老舍文集

第十二卷

老舍文集

第十二卷



老舍一九六五年于日本

《全家福》原稿一页

第十二卷

目　　录

全　家　福

（三幕七场话剧）

人 物 表

诸所长—— 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
平海燕—— 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
刘超云—— 男，二十多岁，民警。
李珍桂—— 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
李天祥—— 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
王仁利—— 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
王仁德—— 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
王秀竹—— 女，二十五岁，工人。
王新英—— 男，二十岁，学生。
丁　宏—— 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
沈维义—— 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
林三嫂—— 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井奶奶—— 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于　壮—— 男，二十多岁，民警。
唐大哥—— 男，三十多岁，工人。
唐大嫂—— 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八年初春，早晨。
地　点　北京某胡同内。
人　物　平海燕　王仁利　李珍桂　林三嫂　井奶奶　刘超云诸所长　李天祥

〔幕启：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树叶刚出芽。平海燕立，
王仁利倚树而坐。

平海燕　怎样啦？大叔！

王仁利　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　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

王仁利　不用！不用！刚才我心里一阵闹得慌，现在过去了！好姑娘，好同志，甭管我啦！我再定定神，就可以去上班！

平海燕　那我可不放心！您要是不愿意上医院，我把您送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给您请半天假吧？

王仁利　别，别请假！工作正紧张，我哪能动不动就请假呢？（立）

平海燕　那么，我去给您找点开水，喝完再走？

王仁利　也不用，好同志！唉！同志，你知道吗？在解放前，我专受警察的气！

平海燕　您从前……

王仁利　卖力气吃饭，什么都干过，也蹬过三轮儿。哼，一想起当年的警察，再看看今天的警察，真，真是一言难尽！我受过多少欺侮啊！

平海燕　您受的那些气呀，我也赶上了个尾巴！

王仁利　你比我幸福多了，姑娘！我呀，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别坏，可也不特别好，没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发愧！

平海燕　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

王仁利　同志，那时候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报复一下！

平海燕　您举个例子吧！

王仁利　啊——在北京沦陷时期，人人得给日本兵行礼！有一天我故意慢行礼。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顿！

平海燕　大叔，您有根！

王仁利　别叫我脸上发绕了吧，同志，我有什么根哪？我没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

平海燕　您现在可是挺好啊！

王仁利　现在我要是再不要强，还算个人吗？北京一解放啊，

救了我的命！

平海燕 您现在是……

王仁利 去年还蹬三轮，现在是运输工人了。

平海燕 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王仁利 很好！很好！

平海燕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王仁利 （回答不上来）有……啊，有……同志，谢谢你，我行啦，赶紧去上班！（欲走）

（李珍桂上。）

平海燕 大叔，我陪您走几步吧！（同王走）

王仁利 同志，同志！你回去吧，回去吧，我真行啦！

平海燕 我跟您走几步，看看您是不是真行啦！

王仁利 好，你看！（大步走，平随下）

李珍桂 （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他？他？他上这儿干吗来啦！莫非……

平海燕 （回来）李大妈，我问您上哪儿去？您干吗直勾勾地发楞啊？

李珍桂 （不愿意回答）啊，啊，我上车站接我的儿子天祥去！他复员了，回来住几天，然后到工厂搞生产去。

平海燕 天祥就回来？那可真好！

李珍桂 是呀！我说，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

平海燕 不认识。他走着走着直晃悠，我把他搀到树下边坐了一会儿。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好象不愿意说。

李珍桂 不愿意说……

平海燕 哟！我忘了告诉他，我们管替人民寻亲觅友。难道

他也许把家里的人丢啦?解放前那些年，天下大乱，有多少多少人家丢了亲人！

李珍桂 还不光丢了啊，我的好姑娘！卖儿卖女的事多得很呢！那个人不住在咱们这溜儿吧？

平海燕 我没问他在哪儿住，他不象是咱们这一区的。

李珍桂 也没问他姓什么吗？

平海燕 问啦，他姓王，从前是蹬三轮的，现在是运输工人。

李珍桂 噢……

平海燕 怎么啦？李大妈！

李珍桂 没，没什么！我既作街道工作，就得关心别人哪！

平海燕 在您当治保委员以前，您就爱帮助别人！

李珍桂 你真会鼓励我！好，我快走吧！

平海燕 我给您叫辆三轮吧？

李珍桂 不用！我会坐电车去，一会儿就到！噢，再告诉你一件事，小平！我们院子的林三嫂，前些日子，不是逛厂甸把孩子丢了，叫小刘同志给找回来了吗？

平海燕 是呀，林三嫂三十好几了，还象个孩子，喇喇忽忽的！

李珍桂 从那天起，她积极起来，进步的还真不坏哩！咱们都得给她打气，对不对？

平海燕 对！我马上看看她去！您快走吧，大妈！

李珍桂 我马上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想准有大汽车送我们！（下）

〔林三嫂挑着水桶出来。

平海燕 三嫂！挑水去呀？

林三嫂　是呀，我挑，省得又麻烦你们的小刘同志啊！
平海燕　哼，恐怕小刘不见得高兴！
林三嫂　他不高兴，我们可全高兴了呢！李大妈，我，还有全院的人都说了：咱们院子里这么多人，可是天天小刘同志来给井老奶奶挑水，说不下去！今天由我开个头儿，我抓早去挑，挑满了缸！
平海燕　三嫂你真行！
林三嫂　好嘛，就专凭小刘同志给我找着了孩子，我也得卖卖力气！你看我多么马虎呀，净管自己看这个看那个，会把小虎儿给丢了！
平海燕　好在不会真丢了！
林三嫂　那不是因为你们真负责任吗？好家伙，别说真丢了，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
平海燕　三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您也出去找点工作，跃进一下，不好吗？
林三嫂　是呀，我也想过啦，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
平海燕　对！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组织！
林三嫂　可是呀，就怕老林不愿意！
平海燕　请李大妈劝劝他呀！大伙儿不是都愿意听李大妈的话吗？
林三嫂　对！
（井奶奶出来。
平海燕　老奶奶，您好哇？好几天没看见您啦！
井奶奶　（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看人家刘同志，林三嫂，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

平海燕　论岁数，我得是您的孙女，老奶奶！
井奶奶　哎！你们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八十岁了，没想到你们对我都这么好，叫我还想再活八十！三嫂啊，挑半桶吧，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水！
林三嫂　半桶哪行呢？小刘同志待会儿一看，缸没满，他准得又去挑！
井奶奶　真是的，谁见过当巡捕的给老街坊挑水呢？
林三嫂　老太太，现在不叫当巡捕的，叫人民警察！
井奶奶　我知道啊！可是，五十年前的话呀说着顺嘴儿！
平海燕　老奶奶，您也不光说五十年前的话，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
井奶奶　真会说话呀！你的话就好比玫瑰花儿张开了嘴儿，一股子香味儿钻到我心里去！嗯，嗯，我得告诉你：李大妈呀，刚才上车站接儿子去了。
平海燕　是呀，我刚刚碰见了她，她高高兴兴的！
井奶奶　高高兴兴的？在她出门之前，我去让她喝我一碗刚沏好了的茶。她呀，在屋里掉眼泪呢！
林三嫂　掉眼泪？那不象李大妈呀！她是咱们这儿的积极分子，不管风里雨里，什么事都走到前面，没皱过眉，干吗掉眼泪呢？难道她不爱她的儿子天祥吗？
井奶奶　三嫂，你可千万别乱说！她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死啦，她只带着天祥，母子俩呀寸步不离，别提多么亲热啦！
平海燕　您没问过李大妈，她的老伴是谁，从哪儿搬来的？
井奶奶　问过，她只说是由城外头搬来的，别的呀，什么也

不说！

平海燕　城外头还有什么亲戚吗？

井奶奶　天祥告诉我，他还有个叔叔！

林三嫂　说也奇怪，这几年了，咱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叔叔！

井奶奶　三嫂，我可不准你刨根问底地去问李大妈！你的嘴笨，说话没有分寸！

平海燕　对，三嫂，老奶奶想的对！咱们都愿意帮助人，可别叫人家觉得不好受！

林三嫂　哎！我就是个爆竹筒子！好，我多干事儿，少说话！可是老奶奶也爱发脾气，不象李大妈那么有耐心，会说服人！

井奶奶　反正我比你强点！

平海燕　老奶奶，您想，李大妈干吗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猜呀，莫非她还另有儿女，所以一听说天祥回来，勾起来伤心？

平海燕　嗯！您想的有点意思！老奶奶，您得下点工夫，随机应变地问问李大妈和天祥。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别人掉眼泪呀！

林三嫂　哼，我就不掉眼泪。遇见难事，我哇哇地哭！（看见刘超云来了）哟！小刘同志来了，我快跑！（跑下）

刘超云　（赶过来）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您叫林三嫂给挑水啦？

井奶奶　哪是我的主意呀，她自己要去！得啦，谁挑不一样啊，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儿的光！

（储所长走来。

诸所长　井奶奶！您好啊？

井奶奶　好啊！诸所长！来，说会儿话吧！

诸所长　不啦，我有事去！小平，你回去查一查拣来的失物，有到期上交的赶紧交上去，我一会儿就回来！老奶奶，再见！（下）

平海燕　我就去，所长！老奶奶，过两天，天长点儿，我来给您拆洗被子！

井奶奶　那就更不敢当啦！再说，李大妈已经定下了，你说晚啦，好姑娘！

刘超云　小平，你去吧，我招呼着老奶奶！

平海燕　老奶奶，再见！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们作，我们都是您的儿女！（下）

井奶奶　哎！哎！（望着平的后影）多么体面的姑娘啊！从前哪，我见着穿制服的就躲到远远的去；现在，我越看你们就越爱你们，你们简直都象鲜花似的那么叫人爱看！

刘超云　老奶奶，别夸奖我们了吧！我们的工作并没都作好！我们哪，大多数都年纪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井奶奶　你呀，小伙子，谦虚的有点过火！给我挑水的是你，给林三嫂找到孩子的也是你！那天，为救火，你还受了点伤！

刘超云　那……那都算不了什么！

井奶奶　算不了什么？你不明白呀，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从前遇见的净是惨事儿！现在呀，你们叫我这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婆子心里老热乎乎的！

（林三嫂挑水回来。）

林三嫂 哟！刘同志，还在这儿哪？

刘超云 专等跟你换肩儿呢，三嫂！我来！（抢水桶）

林三嫂 别抢！不把水倒在缸里，不能算我完成任务呀！

井奶奶 三嫂啊，叫他挑进去吧！要不然，你再丢了孩子，他可不管找啦！

林三嫂 老奶奶，您也学会拿我开心啦？（把水桶让给刘）

井奶奶 活到老学到老嘛！（笑）

（胡同口外有大汽车停住声，众人告别声。）

林三嫂 大概是天祥回来了！真快！（迎过去）

（李天祥扛着行李，同妈妈上。）

林三嫂 大兄弟，天祥！回来啦？

李天祥 回来喽！你好哇？三嫂！老奶奶，您更硬朗啦！（放下行李）

井奶奶 唉！我大概永远死不了啦！近来连伤风咳嗽都跟我请了假喽！好孩子，你，你简直象个小老虎嘛！

李珍桂 老奶奶，他不光是身体好啊，还学了文化，已经是初中毕业的程度啦！

井奶奶 文武双全，横是快作元帅了！

李天祥 我复员了，老奶奶，作不了元帅！

李珍桂 天祥过两天就下工厂，我看他作个劳动模范，倒有把握！

刘超云 （出来，仍挑着桶）天祥！天祥同志！（伸出手去）

李天祥 （握手）超云！服务的劲儿还是这么大！（就手儿接过水桶去）

刘超云　怎么回事？
李天祥　怎么回事？有复员军人的地方，叫你去挑水，听说过吗？
井奶奶　别挑喽！谁也别去！我的肚子装不下四桶水！
刘超云　这回不是给您挑，是给林三嫂！
林三嫂　给我挑？
刘超云　啊！你只顾了老奶奶，不看看自己的缸！
林三嫂　我的缸空啦？
刘超云　大概从昨天就空了！
林三嫂　嘿！要是开个竞赛大会，比比谁马虎呀，我准得头奖！
〔众大笑。
（幕）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一日，星期日清早。
地　点　某公园内幽静的一角。
人　物　丁宏　王秀竹　王新英　沈维义

〔幕启：某公园极为幽静的一角，王秀竹愁苦地坐在一块大石上，丁宏无可如何地来回走，手里拿着张报纸。
丁　宏　秀竹，上月评比，你的工作成绩很出色，照这样下去，不久就能做个先进工作者，你应该更积极，高

兴嘛！

王秀竹 是，我是要积极。只有忘我的劳动，我才能报答党跟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丁　宏 这就对了。秀竹，事情要一样一样地解决，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摆出来，弄得什么也解决不了！

王秀竹 唉！

丁　宏 秀竹，别发愁！别的事能不能很快地解决，你我都不知道。可是，你准知道再加把劲儿，就能做个先进工作者，你也准知道我真心爱你！

王秀竹 丁宏，我真感激你，能够爱我这么一个人！

丁　宏 难道只是感激？

王秀竹 我，我也爱你！

丁　宏 这不结啦，还不赶快结婚，等什么呢？

王秀竹 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叫你再想一想。你工作积极，为人正直，有眼睛的好姑娘都会喜欢你，你何必非抓住我不放手呢？我，我，十三岁就……

丁　宏 为什么老记着那段历史呢？是那个可恨的旧社会把你推进火坑里去的，不是你自己的过错！

王秀竹 可是，可是，进过火坑的女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回事！一想起来，我就浑身乱颤，手脚出凉汗！

丁　宏 （坐在她旁边，温柔地）秀竹，亲爱的，勇敢点，勇敢点！不再想那个，想现在，想将来！你看，今天你已经是个好工人，病治好了，有了文化，谁问你过去的事呢？你再加加油，明天就可能作个劳动模范！你应当比谁都更高兴，干吗发愁落泪呢？

王秀竹 （有了点笑容）丁宏，你多么好哇！假如我没经过那回事，清清白白地遇见你，我们的爱情该多么干净美丽啊！

丁 宏 看，你还是没解开扣儿！咱们现在的爱情就干净，就美丽！我建议咱们下星期天就结婚，不能再等！

王秀竹 再稍等等吧！要是咱们能够找到我的妈，叫你的父母和我娘看着咱们结婚，有多么好啊！

丁 宏 咱们不是没有找啊，找不到可有什么办法呢？寻人广告登了不止一次，可是……谁知道她老人家……

王秀竹 别乱猜吧！要说死呀，我应当是头一个！病死，打死，折磨死，都很现成，我既没死，叫党给救活，我就相信妈也必定还活着呢！

丁 宏 咱们先结婚，也不妨碍寻找妈妈呀！

王秀竹 她老人家一定也正找我！谁知道她掉了多少眼泪，伤过多少次心呢！对啦，还是先找到妈妈！要是咱们光顾自己的幸福，可还叫老人家天天掉眼泪，咱们不是太自私了吗？想想看，一家子先团圆了，咱们再结婚，不是喜上加喜吗？

丁 宏 好，我听你的话！可是，上哪儿找去呢？怎么找呢？

王秀竹 先找我的弟弟！他年轻，不会象老人那么容易……

丁 宏 那就赶快再登寻人广告吧！

王秀竹 对！可是，谁知道弟弟改了名字没有呢？他也不知道我现在叫王秀竹呀！

丁 宏 就用你的小名好啦。小名叫什么？

王秀竹 叫招弟儿。我的确招来了弟弟，可是又把他丢了！

丁　宏　唉，那年月，够多么惨哪！

王秀竹　（出神地回忆）当初啊，我也就十来岁吧，老拿弟弟当个活洋娃娃，给他梳小辫儿，（丁宏一边听一边翻阅报纸）给他眉毛中间点红点儿，他老实极了，我怎么摆弄他，他也不着急！我一给他梳小辫儿，我们就一齐唱：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泣）

丁　宏　秀竹！看，看这里！怎么？又哭啦？别哭！别哭！看这段新闻！（指报）这儿说：母子失散了二十年，会叫人民警察给找到了！他们既然能替别人找到妈妈，也就能找到咱们的妈妈！告诉我，老人家们在解放前是住在北京吗？

王秀竹　也是，也不是！

丁　宏　怎么也是也不是呢？

王秀竹　爸爸妈妈原住在北京，可是日本兵在这儿的时候，混不下去了，爸爸上了张家口。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见爸爸！据说，他死在那里！

丁　宏　不管怎么说，人民警察准有办法！走，咱们马上到派出所去！

王秀竹　我，我不敢去！

丁　宏　这是什么话？你知道今天的人民警察都是多么可爱！

王秀竹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一提起那段历史，我就光会哭，说不上话来！

丁　宏　有我帮助你，你不会光哭，不说话！走吧！

王秀竹 我想，还是写信好！一边哭一边写，只耽误自己的时间，不耽误别人的工夫！

丁　宏 也好！马上回去写！你说，我写！

王秀竹 走吧！你多么好啊！

丁　宏 你怎么光说我好呢？说得我怪不好受的！

王秀竹 你是好！你是好！在解放前，我没遇见过你这样的男人！

丁　宏 要是不解放，我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姑娘！走吧？亲爱的！（把报纸扔下）

王秀竹 也好吧！（携手缓缓同下）

（王新英与沈维义同上。）

王新英 维义，你去陪妈妈、姐姐吧，不用跟着我！

沈维义 姐姐会招呼着妈妈，我跟你走走吧！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儿！

王新英 维义，你去吧！去吧！别管我！你越照顾我，我心里越不得劲儿！你多么幸福，妈妈那么硬朗，姐姐又那么关心你！看我……

沈维义 新英，你的脾气是有点古怪！

王新英 本来嘛，我这个倒霉蛋儿，几岁的时候就入了孤儿院！你一点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孤儿院是什么样子，我逃跑过两三次！解放后，我入了教养院，我又逃跑过一次，可是又自动地回去了！

沈维义 我真不放心你！你现在不会由学校里跑出去吧？

王新英 那也难说！一想起妈妈、姐姐来呀，我就要到处去找，找遍了全中国！（拾起那张报纸，随便地看）星

期天，每个园子都唱好戏！

沈维义　新英！我去跟妈妈要点钱，请你听《闹天宫》，好不好？

王新英　我没有心程看戏！

沈维义　新英！你不该这样，这会把你的身体搞坏！

王新英　维义，维义，看！（指报）

沈维义　（看）这可是好消息！上派出所去，走！你还记得父母的名字？

王新英　记得！父亲叫王仁利，早死在外边啦！母亲叫王桂珍。

沈维义　姐姐呢？

王新英　就记得小名，招弟儿！大概姐姐也只记得我的小名儿，我的小名叫小马儿。

沈维义　那就行了！这儿（指报）不是说，只要有姓名就行吗？

王新英　恐怕不那么简单！

沈维义　新英！你应当信任咱们的人民警察，他们有智慧，有热情！

王新英　可是呀，维义，万一找不到，我的心里可就更沉重了！

沈维义　你光有顾虑，没有行动，也不对呀！

王新英　行动！行动！失散了十五年，我跟他们面对了面也不认识呀！

（丁宏与王秀竹又回来。

丁　宏　对不起，这份报是我的，还没看完！你们不看了吧？

王新英　给你吧，同志！谢谢你！（递）
丁　宏　（接报）秀竹，咱们快走吧？
王秀竹　快走！假若几天之内把他们找到，我不得乐坏了吗！（同下）
王新英　看样子，他们也是找人的！嘿，说句老话儿，人民警察真积了大德啦！
沈维义　嗯，那位女同志还就许是你的姐姐呢！
王新英　哪有那么巧的事？你没听见她叫秀竹吗？
沈维义　你刚才说的，只记得她的小名儿，你怎么知道现在她不叫秀竹？
王新英　你太乐观了，维义！
沈维义　不象你，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顾虑专家！
王新英　那，都因为自幼儿丢了母亲！你有什么委屈，一直地就去找妈妈说说委屈，心里就轻松了。我有了委屈跟谁说去？藏在心里！你能堂堂正正地当着妈妈落泪，我有眼泪只能掉在枕头上！
沈维义　你的心理分析不坏，该作个小说家！走吧，上派出所去，别再耽误着！
王新英　万一，万一到了那儿，民警说：只有这么三个名字，叫我们上哪儿找去？我，我受不住！
沈维义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说呢？顾虑专家！你不去，我替你去，我已经记住了那三个名字！
王新英　好！我去！你呢？
沈维义　当然陪你去！
王新英　不去告诉你妈妈一声？

沈维义　不用了！妈妈知道，我要是丢了，她会去托人民警察把我找回来！（同下）

（幕）

第 三 场

时　间　第二天，中午。

地　点　李珍桂家中。

人　物　李天祥　井奶奶　林三嫂　李珍桂

〔幕启：李天祥独当看书，时时看看手表。他穿着短夹袄，上面有一块补钉，补得不大好看。井奶奶进来。

井奶奶　天祥！

李天祥　（急立）哟，老奶奶！没听见您进来！

井奶奶　你念书念入了神嘛！

李天祥　快坐下，老奶奶！

井奶奶　我站站，直直腰好！天祥，你这哪是休息呢？不说出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一天到晚拿着本书，老念！老念！

李天祥　老奶奶，过两天我去搞工业，不得预备预备吗？况且，我这儿也没光念书！

井奶奶　还干什么哪？

李天祥　外面火上蒸着包子，我看着呢！（看表）还有五分钟就得了！老奶奶，您尝尝我作的豆沙包子吧，准叫

您满意！

井奶奶 你在哪儿学的蒸包子呀？

李天祥 部队里呗！

井奶奶 真是一人学会了八宗艺呀！那块补钉也是自己补的呀？补的可差点劲！我要戴上老花镜，还能补得更好看点！

李天祥 是吗？老奶奶！可是您不会演戏！

井奶奶 什么？

李天祥 我说您不会演戏！

井奶奶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李天祥 老奶奶，这是名演员倪明霞到部队慰问我们，给我补的！

井奶奶 倪明霞？就是那个长得象仙女、嗓子比笙管笛箫还好听的姑娘？

李天祥 就是她！

井奶奶 真了不得!那么大的角儿还肯补衣裳,真了不得!补的再难看一点，我也没的说了！

李天祥 是嘛！您这么一想，这就跟绣花儿一样好看了！

井奶奶 唉！年头儿变得呀，净出叫人想不到的事！我说老大，别光学这个那个，也得张罗个媳妇，省得衣破无人补啊！

李天祥 当然喽！您等着吃我的喜酒吧！

井奶奶 你看，我还当是你不要媳妇呢！

李天祥 老奶奶，我又不是杜勒斯！

井奶奶 什么毒、辣、私？提又毒、又辣、又自私的人干吗

呀？

李天祥　老奶奶，杜勒斯是美国的，他说呀，咱们这儿不要家庭啦！

井奶奶　噢！他怎么知道咱们的事情？地道瞎扯！我就盼着你娶个又能干又漂亮的小媳妇，你妈妈呀，光是街道上的事儿就忙不过来啦！有个儿媳妇，也好帮帮她呀！

李天祥　妈妈可真进步了，真拿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作！

井奶奶　可是呀，她有时候坐着发愣，眼泪在眼圈里转！

李天祥　真的吗？真的吗？

井奶奶　我又不是那个什么斯，能够造谣言吗？

李天祥　她为什么落泪呢！想我？我常写家信哪！

井奶奶　告诉我，天祥，她是你的亲娘不是？

李天祥　是亲娘不是？（稍迟疑了一下）是！是！她是最好的妈妈！

井奶奶　嗯！我再问你一句，她还有过别的儿女没有？

李天祥　我不知道！

井奶奶　你怎么连有兄弟姐妹没有都不知道？

李天祥　知道，没有！没有！

井奶奶　她结婚以前的事，你没问过吗？

李天祥　问过！妈妈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井奶奶　在你们搬进城里以前，你不是有个叔叔，还是舅舅，他也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李天祥　也没有！老奶奶，您为什么问这些个呢？

井奶奶　我愿意叫咱们都高高兴兴，没有一个人暗地里掉眼

泪！掉眼泪的年月过去啦，不是吗？

李天祥 老奶奶，您说的好！据您看，妈妈为什么偷偷地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这可是乱猜呀，老大！比方说，你妈妈是改嫁过来的，没有把孩子带过来……

李天祥 老奶奶，那……那不会！老奶奶，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不便问她，您跟她说说好不好？假若您真猜对了，我一定想法子找到她的儿女！

井奶奶 你愿意？

李天祥 我添两个兄弟姐妹不好吗？全国的人民都是亲人，何况一母所生的呢？

井奶奶 好！我跟你妈妈说，两个老太太容易说到一块儿。你也别闲着，去找那个叔叔或是舅舅，问问他，你现在是小伙子了，他不至于还不肯对你说实话！

李天祥 可是，好几年没通信了，叫我上哪儿去找呢？

井奶奶 去问派出所呀！

李天祥 喝，老奶奶，您可真有办法！

井奶奶 我哪有办法呀！我就知道派出所的同志什么都管，还管给我挑水呢！

李天祥 对！就那么办！（闻）嗯？怎么有点糊味儿？

林三嫂 （在门口）天祥！锅燕干了吧？

李天祥 哎哟！忘了！（往外跑）

林三嫂 （入）老奶奶，大伙儿老说我马虎，其实呀，谁也不能永远不粗心！

井奶奶 老给自己宽心丸儿吃，三嫂！我当初作小媳妇的时

候啊，连说错一句话，婆婆都能闹一天！我的心哪老在嗓子眼儿这溜儿！

林三嫂 喝！那够多么难受啊！现在可好喽，没有那样的婆婆啦！哼，古时候做媳妇的得受多少罪呀！

井奶奶 什么古时候呀，那是不远的事儿！你们这年轻的就是不知道从前的苦处！

李天祥 （上）得啦，幸而没把锅烧炸了！老奶奶，您在这儿吃包子，我出去办那回事！（拿起外衣）

林三嫂 怎么？天祥！就准老奶奶吃呀？

李天祥 也有你的，三嫂！告诉我妈，不用等我吃饭！（下）

井奶奶 三嫂，咱们不能把他们的都吃光了啊！

林三嫂 嗐！老奶奶，我就那么没心眼儿？您放心，我尝七个八个的就行了！

井奶奶 你呀，三嫂，简直是个大孩子！

林三嫂 我逗着您玩哪！我呀，打定了主意，到街道食堂给大伙儿作饭去！您看我有点出息没有？

井奶奶 好！好！你去吧！可有一样儿，你跟三爷商量了没有？

林三嫂 跟他商量干吗？我作的是正经事！

井奶奶 那不大好吧？

李珍桂 （上）老奶奶！三嫂！

井奶奶 李大妈，你又上哪儿去了？看，跑得这么喘嘘嘘的！

李珍桂 反正一天不闲着呗，作了就是作了，还说什么呢？

井奶奶 不是叫你表功，是我要听听！

李珍桂 好吧，我不敢不听老奶奶的话！我呀，一早出去，在

大树底下捡着一串儿钥匙。

林三嫂　一串儿钥匙？准是锯碗的丢了的。锯碗的管配钥匙呀！

李珍桂　锯碗的不那么早出来，三嫂！我没顾得干别的，就找了小平去。我们俩都想啊，带着一串钥匙上班的也许不是银行的就是邮局的。多半是邮局的，邮局开门早啊！我们俩就往各处邮局一打电话，果然找到了失主儿，是个女同志，急得都说不上话来啦！

林三嫂　她就马上来，取了走啦？

李珍桂　小平忙，我又怕邮局的女同志脱不开身，我就飞跑给送去了。别的都是小事，我怕把丢东西的人急坏了！

林三嫂　李大妈，您的心眼可真是好哇！

李珍桂　什么好不好的，能替别人伸把手的就伸把手！

林三嫂　李大妈，我跟您学，我打定了主意，去到食堂帮忙！不会作菜，我可会挑水买东西什么的呀！

李珍桂　食堂里正缺你这么一把手！来吧！来吧！可是，你跟三爷商量了吗？

井奶奶　你看如何？李大妈也这么说不是？

林三嫂　我要一跟他商量啊，他准不许我去！他都好，就是有点自私！

李珍桂　三嫂，你必得跟他商量好了。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说，我跟他说去！

林三嫂　对！您说比我说更有劲儿！（下）

井奶奶　李大妈你行，真会拉拢人！

李珍桂 团结人，老奶奶！大伙儿的事大伙儿办，先得讲团结。

井奶奶 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呀！

李珍桂 对了！咱们胡同的食堂就快开啦，我得去找点家伙，送到食堂去。（找东西，放在一处）

井奶奶 我帮帮你吧？

李珍桂 老奶奶坐着歇歇吧！您岁数大了，我们都该伺候您！

井奶奶 我要帮助你几句话！

李珍桂 那好哇！您岁数大，经验多，您说吧！

井奶奶 李大妈，我看哪，你有心事！

李珍桂 心事？我不愁吃，不愁穿，里里外外都顺当，有什么心事呢？

井奶奶 咱们哪可都是过来人！咱们没法儿忘了从前的事！

李珍桂 一忙啊，可也就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忘啦！

井奶奶 可是你常想，还掉泪呢！

李珍桂 还掉泪？我不是爱掉眼泪的人，井奶奶！

井奶奶 我看见好几次了！

李珍桂 您看错了吧？老太太！

井奶奶 李珍桂，你这个实在人怎么学着说谎呢？

李珍桂 我不会说谎！我是想啊，话说出来有好处，就说；没好处，说它干什么呢！老奶奶，我去给您拿两个包子来，您尝尝，天祥作的馅子！

井奶奶 我不吃！你不对我说实话，我不吃你的包子！（要走）

李珍桂 您慢着点，我搀着您吧！

井奶奶　甭管我！李珍桂！

　　　　（林氏夫妇吵起来。）

李珍桂　哟！林家的两口子又吵上啦！（急往外走）

井奶奶　你歇歇，我管管他们去！

李珍桂　您甭分心，交给我吧！

林三嫂　（闯了进来）李大妈，您说这个人可恶不可恶？我听您的话，刚一跟他商量，他就横着来了！他说，我要到食堂去，谁管孩子呢？

李珍桂　咱们有托儿所呀！

林三嫂　我也是那么说。可是，他说，谁出托儿的那份钱呢？

李珍桂　三嫂，三爷说的也对！这么办，你不必整天工作，几时有空，来给挑挑水什么的就行！

井奶奶　你出去，我给你照应着孩子！

李珍桂　要不然呢，你就参加缝纫小组，那有些收入！

林三嫂　可是，我的活计拿不出手去呀！我就是个笨人，我恨我自己这么没本事！

李珍桂　不能那么说，三嫂！我去跟三爷商量商量，你先把这些盆盆罐罐送到食堂去，然后看三爷喜欢你去作什么，再看你愿意不愿意。商量着办，什么事就都好办！协商好了，你有不会的，我教给你！好，我找三爷去！对，还得给孩子带俩包子，我就是疼你们的小虎儿！（下）

井奶奶　唉！这个人光知道帮助别人，可就是不说自己的委屈！（三嫂拿筐子装家伙）三嫂，你慢着点，别给碰碎了！

林三嫂　看您说的，我就那么不中用！(说着，把小瓦壶的嘴儿碰掉）得！我是没用，壶嘴儿掉啦！

(幕)

第二幕

第一场

时　间　前场同日。
地　点　西郊莲花峰人民公社。
人　物　于　壮　李天祥　王仁德

（幕启：民警于壮正领着天祥往莲花峰人民公社走。看见了公社办事处。外面码着些红色的砖。

于　壮　李同志，你进去吧，找炊事员王仁德就行啦！
李天祥　对！谢谢你，同志！
于　壮　不谢！回头到我那儿喝喝茶！再见！（下）
李天祥　再见！
王仁德　（提着菜筐子由对面来，筐内有些瓶子什么的，哼唧着）“社会主义好……”
李天祥　二叔！二叔！
王仁德　谁？谁呀？
李天祥　不认识啦？二叔！我是天祥！
王仁德　天祥？天祥？几年不见，不敢认了！你这是怎么搞的？要跟白塔赛身量吗？（热烈地握手）

李天祥　您老人家也够一瞧啊！雪白的白衣白帽，还发了福，的确象个大师傅了！谁想得到啊，乡下会有食堂，还有这么体面的炊事员！

王仁德　那，看看我们的厨房、饭厅去吧！并不是应有尽有，设备齐全，我是叫你看看那个干净劲儿！（掏出口罩，要戴）

李天祥　二叔，二叔，先别戴啦，说话不方便！

王仁德　（放回口罩）本来就是为叫你看看！不管我们吃什么，我们要作到绝对干净，筷子用完都用开水煮煮！这就是卫生教育嘛！走吧，看看去！我一辈子没作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为这个食堂跟厨房啊，我要是还不觉得骄傲，就有点不忠诚老实了！

李天祥　二叔！我待会儿好好地参观一下，我先要问您几句话。来，爷儿俩坐在这儿（指砖）谈谈好不好？

王仁德　你一定进去参观，我才陪你在这儿坐一会呢！

李天祥　就那么办！一定！（扯王坐下）

王仁德　还得先告诉你，我们连男带女一共才七个炊事员，可供给六百人的饭！所以，我们非发明机器不可，切肉的、切菜的、轧面条的……

李天祥　对！对！我待会儿必定仔仔细细地看看那些机器，我还许提点意见，怎么改善它们呢！

王仁德　那可好！机器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制造的吗？有缺点！你就说那个切菜的吧……

李天祥　二叔！二叔！您的热情可真高啊！

王仁德　当然喽！你就说昨个夜里，我梦见了一群鸭子全来

访问我，呀、呀、呀地说：王师傅，你是要发明填肥鸭子的机器吗？

李天祥　二叔！二叔！您也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王仁德　行！行！我是办食堂入了迷！

李天祥　那好哇！二叔！

王仁德　好啊？那就还说那个切菜的机器吧！

李天祥　二叔！您稍等等说那个！我问您，王二叔，我妈的娘家姓王吗？

王仁德　啊……你问这个干吗？

李天祥　我是想，假若妈妈的娘家姓王，我该管您叫舅舅，不是吗？

王仁德　啊……叔叔、舅舅，都差不多！差不多！都是亲人！

李天祥　是呀，都是亲人，叫什么没多大关系！

王仁德　对！你要是不愿意叫我二叔，就叫二舅也行，反正我要作好公社的炊事员，这比二叔或二舅都更要紧！

李天祥　要光是为应该怎么称呼您，我也就不细问了。这里有问题，我想弄清楚了！您到底是我妈妈的娘家弟弟，还是她的小叔子？

王仁德　噢……天祥，你妈妈还好吗？

李天祥　好！身体既好，又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我复员了，她见着我特别喜欢！

王仁德　你已经是复员军人？好哇！好哇！再握握手！天祥，你就上我们这儿来，帮助我搞食堂吧！

李天祥　我不久就去搞工业。

王仁德　工厂里也得有食堂啊！

李天祥　二叔，您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不回答呢？
王仁德　唉！咱们现在都过得怪好的，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呢？
李天祥　可是，我问的不是陈谷子烂芝麻，是跟妈妈大有关系的事！
王仁德　她怎么啦？
李天祥　她不快活，不快活！
王仁德　你刚才说的，她很健康，又很积极，怎么不快活呢？
李天祥　妈妈背着人常自己掉眼泪！
王仁德　掉眼泪？掉眼泪？
李天祥　对！掉眼泪！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您得帮助我！
王仁德　我，我，我很对不起她，这几年也没看她去！
李天祥　妈妈大概不完全因为您不去看她，才掉眼泪！
王仁德　那，那，你记得她是你的后娘？
李天祥　当然记得！可是我爱我的继母！这么多年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她是我的后妈，妈妈好！比亲的还好！
王仁德　你还知道什么？
李天祥　不知道，所以我来问您！
王仁德　我，我……
李天祥　二叔！就是复员军人，我心里没有那一套老封建思想！不管妈妈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也爱她！我也得设法叫她不再偷着掉眼泪！叫妇女暗地里落泪是最残酷的事！
王仁德　我，唔！
李天祥　二叔，您是这么好的人，您为什么不爱我，不肯对

我说实话呢？

王仁德　你等我想一想，想一想！

李天祥　二叔，有什么可想的呢？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您照实地告诉我，不就完了？我告诉您，就是当初您把我妈妈卖给我爸爸，我也不恼您！过去作的错事，说出来不省得老背着个包袱吗！

王仁德　没有，没有！我没卖过你妈妈！

李天祥　那么，您有什么对不起我妈妈的小事，就更不成问题了！您知道，我来不为找您的错处，是想法子叫妈妈快活！您不愿意叫她快活吗？

于　壮　（上）王二叔！李同志！找对了？

李天祥　找对了！

王仁德　谢谢您，于同志！这回可找对了！前两回你都没找对！

于　壮　那不是因为叫王仁德的很多吗？

王仁德　是呀，你一找我，我心里就一动，怎么叫王仁德的专会丢了亲人呢！

李天祥　于同志，我问二叔点事，二叔可是不高兴告诉我！你帮帮忙吧！

于　壮　同志，可别错想了二叔！他是我们公社里热爱劳动、肯帮助人的大师傅，而且对谁都老笑脸相迎，有说有笑！

王仁德　是呀，我总算有了进步，没把食堂办砸了锅！天祥，还是先看看食堂吧！来！

李天祥　二叔，您这是叫我着急嘛！

于　壮　什么事呀？王二叔，您看他还是真着急，就跟他说说吧！

王仁德　我……噢，我得赶快作饭去！天祥，你进来！

李天祥　您去吧，二叔！我马上来！

王仁德　好！赶紧来吧！（下）

李天祥　于同志！

于　壮　有话说吧！

李天祥　我跟你说一说吧，我求你帮我点忙！

于　壮　在这儿说，还是到我那儿去？

李天祥　到——到你那儿去吧！

于　壮　好！走！

（幕）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二日，晚间。

地　点　沈维义家里。

人　物　沈维义　王新英　平海燕

（幕启：沈维义独自在屋里看书，有点焦急不安，时时往外望一望。

沈维义　新英这个家伙，说来还不来，是有点古怪！可也别怪他……正因为他古怪，才得多帮助他！（院中有人声）是你吗？新英！快进来！（迎上前去）

王新英　（颓丧地进来）我说不到派出所去，你偏叫我去！

沈维义　难道有什么坏处？他们已经说没法儿办啦？

王新英　刚才接到他们的电话，叫我耐心一点，别太着急！

沈维义　本来是该耐心一点，这是民警关切你！

王新英　我看希望不大了！前天你陪我到派出所去的时候，我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及至接到这个电话呀，血都一下子降到零度，结成了冰！

沈维义　新英，别这么激动！你看，你只知道姐姐叫招弟儿，姐姐大概也只知道你叫小马儿，哪能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找到，你也得给人民警察容出点工夫来呀！

王新英　要是根本没去过，我心里倒仿佛老有点希望；这么一来呀，一点希望也没有喽！

沈维义　你说的不近情理！有不去找就会找到人的事吗？我相信警察必有办法！

王新英　不说这个，说点儿别的，（从书包里找出纪念册子，笑着）嗬！维义，给你！

沈维义　什么呀？

王新英　你自己看嘛！

沈维义　（接着）滑翔机模型设计图？

王新英　嗯！你爱那个嘛，我能不动脑筋，想想主意吗？

沈维义　你行，你的确有聪明！

王新英　往下看！

沈维义　毛主席语录。

王新英　对，我自己留了一仿，给你抄了一仿儿。

沈维义　写的这么好，还是用红墨水写的！

王新英　毛主席的话，就是咱们的阳光，应该用红笔写。你

天天早晨起来，把看这些话当作第一件事，好不好？

沈维义 好，好！我必定那么办。新英，你也得向我保证：以后不再愁眉苦脸，你应当比别人更高兴。想想看，要不是北京解放了，你自己说的，你不是要了饭，就是个小偷儿。

王新英 对，我常把心分成两层儿，一层儿想妈妈、姐姐，一层儿想做个国家的好孩子。

沈维义 我想不久那两层就会变成一层儿，专做国家的好孩子，因为人民警察会找到妈妈、姐姐呀！

王新英 对，我有干劲！不信（去掀册子）你看看这儿。

沈维义 还做了诗，待我朗诵便了，“维义与新英，两个好弟兄，干劲冲云霄，红专放卫星。”有劲，有劲！我给添两句，“立志争先进，心别分两层。”哈哈哈哈……

王新英 哈哈哈……我说，咱们老实点吧！这么大喊大叫，不怕老太太不乐意吗？

沈维义 放心吧，家里没人儿。

王新英 都到哪儿去了？

沈维义 大大小小都到街坊家看电视去了，我因为等你没去。

王新英 你是个好团员，为照顾我牺牲了看电视。

沈维义 什么牺牲！怎样，咱们是温课，还是先下一盘棋？

沈维义 温课，温课！我叫你看明白，我受得住折磨，不管怎么样也还能念书。

〔门铃响。

沈维义 我看看去。

王新英 我走吧？万一是你的亲戚朋友来了，我搭不上话，怪

僵得慌！

沈维义 坐下，少说废话！（下）

王新英 分离了十四五年，的确不容易找！民警同志们，我没怪你们，只怪我自己是个倒霉蛋儿！

（沈维义同平海燕上。）

沈维义 同志，这就是我的同学王新英。

平海燕 你好哇？我叫平海燕，来看看你！

王新英 谢谢！怎么维义同我到派出所去，没看见你？

平海燕 我不是你们这个派出所的。

沈维义 同志，你请坐！

王新英 同志，你找我干什么？

平海燕 你不是正找妈妈和姐姐吗？

王新英 你怎么知道的？

平海燕 你看，许你上派出所提出要求，就不许我去打听吗？（笑）

王新英 对呀，看我这个胡涂劲儿！

沈维义 他呀，这两天有点紧张！

平海燕 别那么紧张，光着急办不了事呀！告诉我点你的事好不好？

王新英 你问吧，同志！

平海燕 你的父亲叫王仁利，十五年前死在外边了？

王新英 对？

平海燕 你的祖母把你留下，可把你妈妈跟姐姐都轰了出去？

王新英 也对！当时的情形我记不清了，后来听大家都这么说，大概不会错。祖母跟妈妈婆媳不和，祖母厉害

透了！不久，祖母死啦，我就不是在孤儿院，就是到处去流浪；不论在哪儿吧，反正我睁开眼看不见一个亲人，（勉强地笑）够我受的！

平海燕　是够受的！光是那时候的警察就够咱们受的！

王新英　你怎么知道？同志！

平海燕　我小时候也是苦孩子，拣过煤核儿！

王新英　真的吗？

平海燕　怎么不是真的呢？在垃圾堆上跟一群群的野狗挤来挤去！

王新英　对！对！一听见警察的皮鞋响，咱们就得拚命地跑，叫他们逮住就挨一顿揍！

平海燕　是呀，还有那些推垃圾车的，一个个都那么神气！咱们拣着点好东西，得送给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不许咱们靠近了车身儿！

王新英　越说越对！那时候，我一看见人家妈妈带着孩子拣垃圾呀，就羡慕的不得了！孩子们一叫妈妈，我就躲开，我没有妈妈可叫啊！

平海燕　你妈妈叫王桂珍，是吧？

王新英　对！有人说叫这个名字的多得很，不好找。你看呢？

平海燕　那也没什么。你今年……

王新英　二十岁。自幼失学，所以到现在还在中学里。

平海燕　你看，你二十，妈妈必定是四十以上的人，这就可以把许多许多王桂珍减下去了，太老太小都不合格呀，不是吗？

沈维义　新英，你看，他们多么有办法！

平海燕　妈妈是北京人？

王新英　对！

平海燕　好！这又可以把从外乡来的王桂珍都减了去！

王新英　这么说，有希望？有希望？

沈维义　动脑筋，有热情，什么事都有成功的希望！

平海燕　是呀，我们要用你的感情去作这个工作，就好比我正找自己的妈妈、姐姐！

王新英　我相信你！可是，告诉我一句话，到底能找到不能？别让我老这么冷一阵热一阵的！

沈维义　新英，你又忘了控制自己！

平海燕　没关系！谁找不到妈妈、姐姐，不着急呢？

王新英　同志，你真好，你了解人！

平海燕　你姐姐叫什么？

王新英　光记得小名儿，叫招弟儿。

平海燕　真巧，我的小名儿也叫招弟儿！姐姐比你大几岁？

王新英　大五岁。

平海燕　假若有她的相片，你认得出她来吗？

王新英　大概认不出来。当我想念姐姐的时候，她很具体；赶到一细问我呀，我就，就什么也说不上来了！

平海燕　你连她一点什么也不记得吗？

王新英　我仿佛还记得点姐姐的声音。在梦里，姐姐叫我，姐姐唱“小小子，坐门墩儿”，总是那个声音。这也许完全是想象，并不是事实。平同志，你问了我这么些事，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了点底，知道了我姐姐在哪儿了吗？

平海燕　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那儿接到了一封信……

王新英　托你们找人的信？

平海燕　对！

王新英　这怎么跟我拉到了一块儿？

平海燕　写信的人呀，小名叫招弟儿。

王新英　是这么一回事？招弟儿？招弟儿？那一定是我的姐姐！

沈维义　先不忙下结论，新英！在北京，叫招弟儿的大概不止一万个！连这位平同志不也叫招弟儿吗？

平海燕　将来会少起来的，大家不再重男轻女了啊！

王新英　这个招弟儿是干什么的？

平海燕　是个女工人。

王新英　女工人？有个工人姐姐多么好！她在哪个工厂？告诉我，我马上找她去！

平海燕　先别这么忙！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什么呢！

王新英　她是不是找妈妈和弟弟了？

平海燕　是！

王新英　那一定是我的姐姐了。哪能就那么巧，我找妈妈和姐姐，她就找妈妈和弟弟？

平海燕　新英，沉住了气！这是一种细致的工作，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就拿你来说吧，你说好象跟祖母在石大人胡同住过，我们就到那里详细地问过，居然还有老街坊记得你的祖母。

王新英　真的呀？

平海燕　真的！据说你入过孤儿院和教养院，我们也都查阅

过文件，可惜孤儿院的文件已经找不到了！

王新英　教养院的查到了？

平海燕　查到了！我们这才又到学校去了解，才找到这儿来。你看，你很小就丢了妈妈，过去的事有好些记不清的；我们得由四面八方证明你说的不错，或接近事实，才好去找你的亲人呀。

王新英　对！对！对！平同志，为了我，你这两天跑了几十里路，访问过许多许多人了吧？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平海燕　要说感谢呀，你到过的那个派出所的同志们比我跑的路多！

王新英　我也得给他们道谢去，待会儿就去！平同志，你看这件事会快解决了吧？

平海燕　我看有希望！不过我还不敢保证刚才谈到的那个招弟儿就是你的姐姐。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还会来麻烦你呢！

王新英　来麻烦我？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

平海燕　不管谁麻烦谁吧，只要我细心，你安心，咱们就好协作了！维义，你帮帮他，别叫他过度紧张！

沈维义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地看着他！

平海燕　那么，我就走啦！

王新英　维义，咱们送她回去！哟，你还得看家呢！好，我去送，你看家！

平海燕　谁也不必送我，我骑着车呢！新英，这是我的电话号数，你万一又想起一点什么来，随时告诉我！

王新英　一定！不管多么小的小事，只要想起来就告诉你！
平海燕　对！小事儿往往解决大问题！
王新英　还有什么嘱咐我的？
平海燕　你要叫亲人哪看见个结结实实、活活泼泼的小伙子！别老不好好地吃饭、睡觉！维义，你看我说的对吧？
沈维义　对！他聪明，又肯用功，就是心里老不开展！
王新英　你们等着看吧！找到了我的亲人，我一定不再忧郁，每天睁开眼就嘎嘎地笑！同志，我去把你的车推出去！这院里的拐弯抹角我都摸熟了！（下）
沈维义　（低声地）有点眉目了吧？
平海燕　有点底儿了，我赶紧回去跟所长再研究一下。
沈维义　我还应该干点什么？
平海燕　给新英个精神准备。比方说，他的亲人可能在旧社会里受过污辱什么的，要是没点精神准备，他也许又苦痛！
沈线义　你能说具体一点不能？
平海燕　那用不着！旧社会里什么惨事没有啊！我快走吧，别叫他多心，他非常敏感！
王新英　（在外面喊）怎么还不快来呀？你们嘀咕什么呢？
平海燕　来喽！（跑下，维义跟着）

（幕）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次日，下午。
地　点　派出所。
人　物　平海燕　李珍桂　唐大嫂　刘超云　诸所长　丁宏王秀竹　王新英　沈维义

（幕启：平海燕正打电话。

平海燕　喂……你是王秀竹吗？……你能来一会儿吗？好！待会儿见！（又拨）喂，劳驾给找一下王新英。……告诉他，下了课来看看我，好不好？……你一说平海燕，他就知道了！……对！谢谢！

李珍桂　（上）小平！小平！

平海燕　王大妈！

李珍桂　（已答应）哎！（又急改嘴）哟，看你，怎么叫我王大妈呢？

平海燕　我，我也不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净叫错了人！有事吗？大妈！

李珍桂　有事！（忙回至门口）唐大嫂，你进来！（唐上）你看看，你还不愿意进来，怕这里光有老爷儿们。这里也有大姑娘，而且是这么可爱的大姑娘！

平海燕　唐大嫂，请坐吧！有什么事呀？

李珍桂　唐大嫂由乡下来看她的爱人，把住址条子丢了！她只粗粗地记得唐大哥在南河沿肥料厂，找了半天也

找不着，急得直哭！交通警把她交给了我，我帮着又找了一阵子，也没用，我就把她领到这儿来了。

平海燕　您等等，我问问小刘，他熟悉城里的地名儿。（叫）小刘！小刘！

刘超云　（上）干吗呀？小平！哟，李大妈，您又拣着什么了？又是一串儿钥匙呀？告诉您，邮局那个干部姓汪，可感激您啦！她要来给您道谢呢！

李珍桂　别叫她来，都忙！只要她没急坏了，咱们心里不就消停了吗？来，帮助帮助这位唐大嫂。南河沿有个肥料厂吗？

刘超云　南河沿？没有肥料厂！我记得那儿有个小自行车修配厂，还有个酱油制造厂。

李珍桂　我们都问过了，没有唐大哥这么个人。

唐大嫂　我呀，真没用！会把住址条儿给丢了。

刘超云　大嫂，别着急，先喝碗水！（给她倒水）

李珍桂　小刘，还有南什么沿儿？

刘超云　南，南沟沿呀！对，我跟那儿联系，看那儿有什么厂子没有！（打电话）

李珍桂　大嫂，你不饿吗？我们这儿可方便，有了食堂！

唐大嫂　不饿，着急就着饱啦！唉！

刘超云　小平，南沟沿有厂子！

平海燕　什么厂子呀？

刘超云　塑料厂。

唐大嫂　对了，是塑料厂！乡下不是搞积肥运动吗？我就把它记成肥料厂啦！

李桂珍　小刘，快跟塑料厂联系吧！

刘超云　对！（再打电话）

李珍桂　唐大嫂，别着急，准能找到！家里有孩子没有啊？

唐大嫂　有两个，都交给老奶奶看着呢。好在，我过两天就回去。

李珍桂　对！孩子最要紧！

唐大嫂　您的孩子都成人了吧？老太太！

李珍桂　都……啊，长大啦！

刘超云　大嫂，大嫂！打对了！来，先跟唐大哥说句话！（递听筒）

唐大嫂　是你呀？老唐！……好，好，我就来！（递回听筒）

刘超云　唐同志，您忙您的，都甭管啦！放心，我马上把大嫂送到！

李珍桂　小刘，你忙吧，我送大嫂去！

唐大嫂　都别送！给我雇上一辆车，我不会走丢了！

刘超云　李大妈，所长还跟您有话说。我去！不把大嫂交到大哥手里，我不放心！大嫂，咱们走吧！

唐大嫂　给你们添够了麻烦，还不走吗？大妈，这位女同志，我谢谢你们！等老唐休息的那天，我们一块儿来道谢！

平海燕　甭来喽，大嫂！您进了城，就跟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一个样！

唐大嫂　那就更得来啦，走亲戚嘛！（同刘下）

平海燕　再见，大嫂。（向李）大妈，来，坐，等等所长。大妈，咱们的食堂、托儿所这么一办起来，缝纫组什

么的一定有很大的发展！

李珍桂 那是一定！看着大伙儿干的起劲，我心里真痛快！

平海燕 林三嫂的问题……

李珍桂 解决了！她还是到食堂来。三爷三嫂都是劳苦人民，一说就通！就是可惜呀，咱们说的还不够；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啊！

平海燕 您说的对！苦人跟苦人才说得到一块儿呢！您就说我们民警吧，小刘原是油盐店的徒弟……

李珍桂 那我知道！要不怎么沏茶灌水的，他都行呢！

平海燕 我呀，更苦！我拣过煤核儿！

李珍桂 你拣过煤核儿？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平海燕 所以咱们才能打成一片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老画报）您看，我那天在旧书摊上看见了这本，随便一翻，照片上敢情有妈妈跟我！

李珍桂 我看看！这是你妈妈呀？

平海燕 啊！这个小不点儿就是我！我们到粥厂去打粥，叫那些假善人给照下来了！

李珍桂 唉！感谢毛主席吧，叫咱们真翻了身！

平海燕 是呀！那时候我淘气极了，招得妈妈到处去喊招弟儿！招弟儿！

李珍桂 你也叫招……

平海燕 是！我小名儿叫招弟儿，大妈，您没生过姑娘吧？

李珍桂 我……没有！

平海燕 大妈，您是不是有点心事呢？

李珍桂 我……（楞了一会儿，有点发怒）小平，你是有意

试探我吗?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点心事?你问,并老奶奶也问!

平海燕 大妈!大妈!您怎么啦?我那么问问,是要帮助帮助您!您要真有心事,就说说吧!

李珍桂 说!叫我说什么?怎么说?那个旧社会叫人有嘴说不出话来!叫人一辈子说不出话来!

(诸所长上。)

诸所长 李大妈,怎么啦?小平,是你招李大妈生了气?

李珍桂 (缓和下来)所长,小平没有!是我自己不好!所长,找我有事吗?

诸所长 我要跟您商量一下,咱们的交通安全宣传的还不够理想,胡同窄,车马不少,孩子多……

李珍桂 一点不错,我常常不放心那些孩子们!

诸所长 这一带连大人带孩子都听您的话,您……

李珍桂 好,我先去征求征求老街坊们的意见,再向您汇报吧。(要走)

平海燕 李大妈,刚才……

李珍桂 刚才,忘了刚才那一段儿吧,先办事要紧!(下)

诸所长 刚才怎么一回事?

平海燕 是这么一回事:您不是说王家姐姐弟弟那件事已经差不多了吗?

诸所长 是呀。你给他们打了电话?

平海燕 打过了。

诸所长 我再问问那个女工人,就可以叫他们见面了。你说呢?

平海燕　我也那么想。可是，他们的妈妈到底是谁呢？我怀疑就是李大妈，所以我想试探一下，刚才李大妈一进屋，我就猛不丁的叫了一声王大妈，她没留神答应了，后来我说我的小名叫招弟儿，她也直发楞，我再往下问，她就生气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井老奶奶时常发现李大妈背地里掉眼泪，对了！那天李大妈呀直勾勾地看着那个人的后影儿，仿佛动了心！我一说那个人姓王啊，李大妈好象更不自在了。我想，这个人就是王仁利！

诸所长　王仁利？王新英的父亲？不要这么草率地下判断吧！况且他们姐弟都说爸爸早死啦！

平海燕　我相信他没死！

诸所长　你是说，王仁利没死，李大妈改名换姓，过去的王桂珍就是现在的李珍桂？

平海燕　咱们不是已经遇上好几档儿改名换姓的事了吗？

诸所长　我知道！可是，王仁利要真没死，李大妈就改了嫁，说不通啊！

平海燕　按常理说，的确说不通！可是，那是发生在我还正追土车、拣煤核儿的年月呀！

诸所长　对！老一辈的人称觉得改嫁不体面，所以李大妈不肯说。不对！李大妈亲自宣传过婚姻法，她应当明白了再嫁没有什么不体面！她呀，假若你猜对了，必定有更深的难言之隐！

平海燕　是呀！我当时就托了井老奶奶！

诸所长　你作的对！光靠咱们自己，什么事也办不妥当！老

奶奶问了没有？

平海燕　问过了。可是，李大妈什么也没说！老奶奶又没有耐性儿，闹了个没结果。老奶奶这才告诉了天祥，天祥上了趟妙峰山，去找他的二叔。

诸所长　他的二叔是谁？

平海燕　叫王仁德。

诸所长　王仁利，王仁德，名字很象哥儿俩。你没查查老户口册子，王家有没有这么个王仁德？

平海燕　查过了，没有他！

诸所长　嗯——那可能是哥儿俩分居另过，各有户口。再说……你说他在妙峰山？

平海燕　是！莲花峰人民公社。

诸所长　妙峰山是老根据地，不象敌伪统治区那样人人有良民证，恐怕连详细的户口底簿子也没有！天祥回来怎么说？

平海燕　天祥说，王仁德是公社里的炊事员，积极分子。

诸所长　那好啊！他对天祥说了什么？

平海燕　什么也没说！

诸所长　奇怪呀！假若王仁德跟李大妈真是叔嫂，可是都不说什么，其中必有……据我看，他们都不光为顾全封建性的那点体面，而是有实在说不出口的痛苦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解除了痛苦，同时又须极其谨慎，不可以冒冒失失地跟李大妈说什么，那会更伤了她的心！你这些新材料很有用，不过这种事儿，你热心为群众解决问题很好，不过，小平，记住，我们事

事都要以诚相见，你刚才不该对李大妈耍这种小花招儿！

平海燕 所长，以后我不再那样！可是，我的小名真叫招弟儿，一点不假！

（刘超云回来。）

刘超云 所长，小平，我把唐大嫂送到了，唐大哥很高兴！

诸所长 超云，你到运输工会去看看有没有一位王仁利。假若有，了解一下。

刘超云 是！见他本人不见？

诸所长 电话上联系，我叫你见，你再去找他。

刘超云 是了，所长！（下）

诸所长 小平，你给西郊打电话。

平海燕 是！所长，天祥说，敢情于壮在那儿呢。（打电话）

诸所长 于壮？他是漂亮手儿呀！

（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丁宏与王秀竹进来。）

丁 宏 您是所长？

诸所长 对！那是平海燕。来，坐吧！

丁 宏 我叫丁宏，这是王秀竹。

诸所长 都坐下！我接到了你们的信。

丁 宏 事情有眉目吗？

诸所长 我还得问秀竹几句话。

丁 宏 秀竹，坚强点，预备好痛痛快快地说话！

诸所长 秀竹，你有个二叔？

（平过来记录。

王秀竹 有！有！给您写信的时候，我忘了写上他的姓名。

诸所长 他叫什么？

王秀竹 叫王仁德。祖母把我们母女赶了出来，妈妈就去找二叔要主意，把我托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谁知道…… （泪在眶中，竭力控制）

丁 宏 秀竹，先别伤心，往下说！

诸所长 不忙！不忙！慢慢地说！

王秀竹 谁知道，那个朋友不是好人！他们夫妇说日子不好过，怕委屈了我，要把我转托给另一个朋友。

诸所长 这对夫妇姓什么？

王秀竹 他们姓宋，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诸所长 他们住在哪儿？

王秀竹 离我们不太远，胡同名儿我也忘了。那时候我才不满十岁，没什么心眼儿！

诸所长 也许是宋黑子。要真是他呀，早已经叫我们给抓起来了。往下说吧。

王秀竹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姓庄的家里。

诸所长 庄什么？

王秀竹 我也不知道，就听见大家伙儿叫他庄家大爷。

诸所长 他家里什么样子？

王秀竹 相当阔气，有一群小姑娘。当时，虽然有那群小姑娘陪着我玩，我可是一劲儿想念妈妈。我可也不敢哭，怕得罪了庄家大爷。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妈妈还下来，我大着胆子去问庄家大爷。他哈

哈地笑了一阵，然后把一条皮鞭扔在我的面前。他说：从现在起，你叫小桃儿了，记住！好好地在这里，不准再问妈妈！你要是不听话，我好说话儿，皮鞭可比我厉害！我……（要哭）他可真狠呀，我才十三岁，就……

平海燕　（倒过水来）你喝口水，喘喘气再说！把委屈都说出来！

王秀竹　（含泪地）谢谢你！

丁　宏　秀竹，恨那群混账！恨！把眼泪咽下去，说话！

诸所长　秀竹，你知道庄家大爷早就叫咱们捉住了，给你们报了仇！

王秀竹　（坚强起来）我知道！我们没叫他虐待死的姐妹都参加了公审！我才十三岁呀，他就叫我……要不是毛主席来到北京，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子，十之八九我已经叫他们折磨死啦！党和毛主席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哭）

（静场片刻。

丁　宏　还有什么，都说说！

诸所长　你始终得不到妈妈的消息？

王秀竹　（摇头）在认识了丁宏以后，登了几次报，没结果！所长，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妈妈、弟弟，我起誓要积极劳动，作个最好的女工！

诸所长　小平，你领着她到里边（指旁边的屋子）休息一下，等会儿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丁　宏　是，所长！来吧，秀竹！（让她先走，看她已入了门，

又回来）所长，我爱她，可是她的过去那点历史就好象一条毒蛇缠住她，咬她的心！每逢我一见她掉泪，我就……唉！

诸所长　咱们都好好地安慰她，劝解她，随时随地体贴她，尊重她，好叫她忘了过去，看得起自己！

丁　宏　对！

（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王新英与沈维义进来。）

王新英　（急切地）平同志！平同志！

丁　宏　你们谈吧！（下）

平海燕　新英，这是我们所长！

王新英　所长，有消息没有？有没有？我……

沈维义　新英，刚才说好了不要紧张，看你……

诸所长　来吧，都先坐下！别着急，着急解决不了复杂的问题。我问你，你父亲的灵运回来没有？

王新英　不记得看见过棺材！

诸所长　你记得有个二叔吗？

王新英　记得，我有个二叔！

诸所长　你记得姐姐的一点特点不记得？

王新英　我……（摇头）

平海燕　你不是说，记得她的声音吗？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小平，请他们过来！

平海燕　是，所长！（走向旁室）

王新英　姐姐的声音，是，我似乎常听见姐姐叫我！

〔平拉着王的手，与丁宏同上。

诸所长　秀竹，你看看他！（指新英）新英，你看看她！

〔姐弟呆视，不相识。

平海燕　秀竹，说句话！

王秀竹　我……

沈维义　新英，你说句话！

王新英　我，我认不出来！

诸所长　你们的父亲是王仁利？

王秀竹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母亲是王桂珍？

王秀竹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你们的二叔是王仁德？

王秀竹
王秀英　对！

诸所长　那就……

〔姐弟仍呆视。

丁　宏　秀竹，唱那个，唱那个“小小子”！

王秀竹　小，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泣）

王新英　姐姐！大姐！（扑过去）

王秀竹　弟弟！小马儿！（相抱痛哭）

丁　宏　秀竹，别再哭！找到了弟弟，该快活嘛！

沈维义　新英，别再哭！

（姐弟止泪，携手走向所长。

王秀竹　所长，我有了弟弟，我说不出来怎么感激！

王新英　所长！我有了姐姐！有了姐姐！再分分心吧，找到我们的妈妈！

诸所长　你们先回去吧，等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前场后二日，星期日上午。

地 点 派出所，所长室。

人 物 平海燕 唐大哥 唐大嫂 王秀竹 王新英 诸所长丁 宏 沈维义 刘超云 王仁利 王仁德 李天祥李珍桂 井奶奶 林三嫂

〔幕启：平海燕在阅文件。电话响，她接。

平海燕 喂！……是呀！你是于壮呀？……噢，王仁德正上我们这儿来？好极了！谢谢！再见！（敲门声）请进来！

唐大哥 （同唐大嫂上）同志，我们来给你们道谢！

唐大嫂 道谢喽，同志！

平海燕 这算什么呢？都坐坐吧！

唐大哥 不坐了，你们忙！

唐大嫂 刘同志出去啦？等他回来千万替我说一声！也替我谢谢所长！谢谢街上的交通警！真好哇，穿红道儿衣裳的处处办好事！

平海燕 大嫂就要回去吗？不多住几天？

唐大嫂 不啦，乡下的活儿忙，在这儿我也安不下心去！再见啦！我们去看看李大妈！

（平与他们握手，往外送，他们下。

王秀竹 （拉着弟弟，欢欢喜喜地进来）海燕同志！

王新英 海燕同志！

平海燕 是你们姐儿俩呀？我真替你们喜欢！看，秀竹的眉头儿不皱着了，新英的脸也亮堂了！

王秀竹 是呀，还有什么比姐姐找到小弟弟更快活的呢？

王新英 看我大姐，既是工人，又有了文化，多么叫人高兴啊！我们哪，不知道怎么感谢党和毛主席才好！

诸所长 （上）来啦？秀竹！新英！

王秀竹 诸所长，我们来给您道谢！

王新英 所长，我每个星期天都要来道谢一次！

诸所长 什么时候都欢迎你们来，可是不要老道谢！况且，我们还没把这件事作完呢！

王秀竹 妈妈有消息没有？

诸所长 有点！

王新英 妈妈在哪儿？在哪儿？我恨不能拉着姐姐的手，满街去叫妈妈！

诸所长 还有一些细节没弄好，也快！也快！秀竹，妈妈的脸上有什么特点没有？

王秀竹 脸上稀稀拉拉的有几个麻子。

诸所长 噢！你也记得爸爸的模样吗？

王秀竹 也还记得点儿！

王新英 说说，说说爸爸什么样儿！是四方脸，还是圆脸？有胡子没有？

王秀竹 唉！新英，父亲埋在了什么地方，咱们都不知道！多

么惨！多么惨！来了一阵风似的，一家人就死的死散的散了！

〔敲门声。

平海燕 请进来！

〔丁宏与沈维义上，沈带着小照相机。

丁 宏 所长，海燕同志！他们俩给你们道谢了没有？

诸所长 别紧说道谢吧，叫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丁 宏 连我也得给你们道谢！你们看，秀竹的脸上有了笑容！她笑一声啊，我就要笑十声！

王新英 姐姐还争取当上劳动模范呀！

沈维义 我们都得道谢！看，这个家伙（指新英）决定争取入团！所长，你就不知道你作了多么大的好事！

丁 宏 所长，等一找到了秀竹的妈妈，我跟秀竹就结婚，请所长来参加婚礼！你肯来吗？肯吗？

诸所长 我有什么不肯呢？

平海燕 没有我的事吗？

丁 宏 当然请你吃糖！我说，咱们都道完谢就走吧！

平海燕 你们上哪儿？

沈维义 我们去找个好地方照几张相，也许在一块儿吃顿饭。

王秀竹 可是，妈妈还没找着呢？就照相？

丁 宏 秀竹，你太死心眼儿了！找到了弟弟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王新英 姐！相信所长吧，他既能找到咱们，也就必定能给咱们找到妈妈！所长，以后您有什么抄写不过来的，还是要编点清洁卫生什么的宣传快板儿，给我个电

话，我保证来帮忙，而且要作得顶好！

沈维义 所长，这小家伙的笔底下可棒！他的作文老得五分！

诸所长 好吧，都去玩玩吧！待会儿呀再回来看看，也许就有好消息！

众 人 谢谢所长！谢谢海燕同志！再见！（下）

平海燕 所长，于壮来了电话，说王仁德就来！

诸所长 那好啊！刚才王秀竹说她妈妈脸上有几个麻子，这一定是李大妈了！可是李大妈为什么还不肯说这件事呢？

平海燕 是呀，我也不明白！我又跟井奶奶、天祥谈过了，他们也跟咱们想的一样，既然李大妈不愿意说，就别太勉强了！天祥很着急，他马上须到新工作岗位去，不把这件事赶紧弄清楚，他心里不会消停！

刘超云 （上）所长，我把王仁利请来了！

诸所长 他来了？

刘超云 对！我已经跟他谈了两次，他躲躲闪闪，不说痛快话，您跟他谈谈吧！

诸所长 你怎么不先来个电话？我应当先去看他，那不更显着亲切，他也许就更容易说出心腹话吗？

刘超云 是他要求来见您的，所长！他说，他的话得对所长说！

诸所长 好，请他进来！

刘超云 （到门口）大叔，您进来吧！（王入）这是我们的所长，这是—— （指海燕）

王仁利 ——我认识！所长您好？这位女同志，谢谢你前几

天照顾我！

平海燕　您完全好了吧？大叔！

王仁利　好啦！好啦！那是在敌伪时期留下的老病根儿！那时候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算了，不说了！

诸所长　快坐下吧，大叔！超云，倒水！（刘去倒水）王大叔，您作运输工人还行吗？钉得住吗？

王仁利　（坐）行！（刘递水）谢谢！

诸所长　超云，你去看看天祥吧！

刘超云　是！大叔，您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下）

王仁利　（对刘）再见！（对诸）行！我的力气还不小！可是呀，组织上照顾我，只叫我管管联络工作！叫我感动啊！肚子呀，老爱出毛病，那天这位好姑娘看见了……

诸所长　我劝您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

王仁利　唉！我既是活人，也是死人，这点病算什么呢？

诸所长　不能那么说，大叔！身体好，工作才能好，咱们都是给国家干事儿的！不是吗？

王仁利　对！对！我学习的不够，常那么积极一阵，又消极一阵的！

诸所长　您应当有个家，好有人照管着您！

王仁利　我原来有家，可是，可是……

诸所长　今天是星期天，咱们就作为坐在茶馆，谈谈家常里短，请把事情都告诉我吧！我除了想帮助您，没有别的意思！

王仁利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我还不要求来见您呢！

诸所长　那么就说说吧！
王仁利　唉！唉！（欲语又止）
平海燕　大叔抽烟吗？
王仁利　抽！抽！我这儿有！（掏出烟斗）
平海燕　对！抽着烟，亲亲热热地跟所长谈谈！您要是不喜欢我在一边儿听着，我可以……
王仁利　没有的话，我怕你干什么吗？
平海燕　是呀，我比您的女儿还小一岁呢！
王仁利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在哪儿？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女儿？
平海燕　还有您的儿子，我也认识！他们姐儿俩可好啦！
王仁利　我的儿子小马儿？
诸所长　王大叔，我们找到了您的女儿、儿子，您不喜欢吗？
王仁利　女儿，儿子？我怎能不喜欢呢？难道我的心不是肉作的？可是，我，我，我……所长，我有什么脸见他们呢？
诸所长　大叔，痛痛快快地说吧！我们知道您有心事！
王仁利　心事？我知道儿子、女儿都没有啦，我对不起老祖宗们，我叫王家门儿绝了后！心事，不是心事还是什么呢？
诸所长　大叔！沉沉气，从头儿说吧！
王仁利　（低头想了会儿）所长，在日本兵占领北京的时候……”
平海燕　您对我说过了一点。您打过一个日本兵！
王仁利　对！把他揍了个半死！揍完了，我就跑到张家口去，

那儿有我一个熟人，给我找了点力气活儿。凑啊，凑啊，凑了两三个月，我才凑了十块钱，托一个铁路警察带回来。所长，那个时代呀，一个人就可以因为十块钱灭了天良！

诸所长　他骗去了您交给他的十块钱？

王仁利　要光是那样，还不算可恨！

平海燕　他对您家里说，您死在了张家口！

王仁利　嗯！他回来对我说，我的老婆带着招弟儿跑啦，改嫁啦，家里只剩下老太太跟小马儿！他知道我会相信，因为我告诉过他，他们婆媳不和。他也知道我不会回京来看看，我打过日本兵，不敢回来。老太太不久就死了，可是他还张罗着替我捎钱！就这么隔不久他吃我十块八块，我始终闷在葫芦里！我恨我的老婆，竟自不等我回来就改嫁！咱们胜利了，我回到北京，老太太早没啦，儿子也不见了！我去到处找老婆，我真想杀了她！我见着了我的兄弟，王仁德，吓得他直想跑！他说："哥哥，你不早死了吗？"我这才明白了我是活人，可又是死人！

诸所长　这您就不再恨孩子们的妈妈了？她是听说您死了，才又改嫁的！

王仁利　我解不开这个扣儿！请听明白了：我也并不是不恨自己！我要是有出息，何至于跑到外边去混饭吃，把一家子都丢了呢？

诸所长　您卖力气吃饭，没有错处！是那个旧社会叫您妻离子散的！您应当原谅您的妻子，她听说您死在外边，

　　　无倚无靠，能不找一条活路儿吗？
王仁利　我不能原谅她，尽管她有理由改嫁，可怎么那样狠心把孩子们也弄丢了呢？
诸所长　您的女儿说，是您的老太太把他们母女轰出去的！
王仁利　是……嘿，怎么这些事就都出在我家里呢？
诸所长　有什么社会，有什么家庭。出这种惨事的不止您一家！我们常替人民寻亲觅友，我们知道不少这样的事情！
王仁利　您说的对！您叫我心里亮堂点了！所长，我的儿子、女儿在哪儿呢？
诸所长　您当然想见见他们？
王仁利　十几多年啦，我连作梦都常想看见他们！走在街上，我就象找东西吃的饿鹰，眼睛盯着每一个小姑娘、小小子！我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可是，我又有点怕、怕遇见他们！怎么说呢？您看，万一他们是跟着妈妈，而且表示愿意跟着妈妈，我怎么办呢？再说，倘使他们愿意跟着我，我拿什么养活着他们呢？我告诉您实话，胜利以后，解放以前，我挣的那点钱，全喝了酒，一醉解千愁嘛！要不是北京解放了，我早就真死啦！
诸所长　您现在戒了酒？
王仁利　戒了！只有在心里实在难过的时候，才喝两盅！
诸所长　还是少喝的好，大叔！我问您，您始终没见过孩子们的妈？
王仁利　没有！要是遇见了她，可就麻烦了！即使我不跟她

拚命，我也张不开嘴跟她说话呀？我不能明白，不能明白，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妇人，老实，正直，我妈妈对她那么无情无理，她总是忍着，没有挑拨过是非。怎么，怎么，她就会另嫁了人呢？（外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王仁德　（上）您是所长？（看见了哥哥）我……哥哥！哥哥！

王仁利　（楞了会儿）你？老二！

王仁德　是我，哥哥！

王仁利　哼！你没想到我会在这儿吧？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诸所长　王大叔，别动气，有话慢慢地说。今天咱们要把事情都弄清楚了！

平海燕　（给仁德拿过椅子）您坐吧，二叔！

王仁德　谢谢，同志！谢谢！哥哥，您看，我现在是公社里最得力的炊事员啦！

王仁利　别吹了吧！当初你嫂子找了你去，你怎么就不帮助她，反倒替她找人，叫她改嫁呢？别再叫我哥哥，我没有你这么个弟弟！

王仁德　（低头无语半晌）哥哥，当着所长，我把憋在肚子里十多年的话都说出来吧！

王仁利　憋在肚子里是块病！

王仁德　真是一块病，所长，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哪，遇见那个人吃人的年月呀，会作出见不得人的事！

王仁利　你就会抱怨那个年月，不说自己没出息！

诸所长　大叔，听二叔说什么！

王仁德　所长，那时候啊，我只有那么几亩山坡地！到山里加入游击队吧，我舍不得那点地。种地吧，光是保甲长的霸道，就整我个半死！我呀，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嫂子来找我，说哥哥死在了外边！

王仁利　你就不去打听打听我到底是死是活？

王仁德　您说的是废话！三顿饭还混不上，我哪儿来的钱去找您？您说！

王仁利　哼！

王仁德　嫂子来啦，跟我要主意，怎么活下去。我有什么主意呢？最好的主意是：嫂子，您来吧，我养活着您！我有一个杂合面饼子准分给您一半！可是，我连半个饼子也没有啊！我能劝她回到婆婆那儿去？老太太是那么不讲情理的人！我呀，急得直哭，想不出办法！

王仁利　你就劝她改嫁？

王仁德　哥哥，改嫁比饿死强！那年月就是那样，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恰好，一个有点积蓄的人，姓李，生了病，怕自己一死，撇下个十二岁的男孩天祥没人管。

王仁利　你就作了大媒！

王仁德　对！他答应事情说成了，给我二十块钱！

王仁利　二十块钱！

王仁德　我问你，哥哥，那时候你要是白捡二十块钱，你怎么样，是伸手，还是摇头？

王仁利　（苦笑了一下）……

王仁德　可是，嫂子不肯！

王仁利　她不肯？

王仁德　哥哥，别只看你自己不错，别人都是坏东西！别只想你自己委屈，别人都没有心肝！嫂子走后啊，我心里扎着疼了好几天！

诸所长　特别是对妇女，我们男人应当格外小心，别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王仁利　后来，她怎么还是往前走了呢？

王仁德　她回到城里来，招弟儿丢啦！

王仁利　丢啦？

王仁德　嫂子把招弟儿托咐给一个姓宋的,姓宋的不是好人。嫂子回到城里，没回家，就先去看招弟儿，可是连姓宋的也没影儿啦！这样，嫂子知道你死了，婆家回不去，招弟儿又丢啦，我穷的帮不上忙，她可怎么办呢？你说！

王仁利　我……我没的说！

王仁德　我告诉嫂子，你自己的骨肉都完了，干吗不行行好，管管李家那个孩子呢，嫂子先看了看天祥，她喜欢这个孩子。

王仁利　她不会答应只管看那个孩子，不嫁给那个病鬼？

王仁德　他们不成为夫妇，姓李的死后，怎么承继那点钱呢？姓李的还有亲戚呀！就是这样，嫂子无可奈何地点了头。不久，姓李的就死啦，嫂子带着天祥搬进城来，躲开李家那些亲戚，省得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包子那么大，变着法子抢过那点钱去！从那以后，我没再来看嫂子，我心中有愧！有愧！北京解放以后，

我又活了，可是，我心里这个疙瘩并没解开！我有勇气克服一切工作上的困难，可是一想起嫂子这件事，我就……

诸所长　二叔，这不都说出来了吗？心里的疙瘩就可以解开啦！二位叔叔，事情到底怎么办呢？

王仁德　叫一家子团圆吧，那不是最好的事吗？

诸所长　您说呢？大叔！

王仁利　我，我，我想老婆！想孩子！可是，谁知道孩子们怎么想，孩子们的妈怎么想呢？

诸所长　那还不好办吗？都是亲骨肉啊！

李天祥　（上）所长！哟！二叔！

王仁德　是我！见见，这是我的大哥！哥哥，这就是那个李天祥，嫂子把他拉扯大了的！

李天祥　您就是……

王仁德　我哥哥并没死！

王仁利　我这该死的人也不是怎么死不了！

李天祥　大叔，啊——

诸所长　就先叫大叔吧，以后再决定该叫什么。

李天祥　大叔，我妈妈是个最好的人，她把我拉扯大，我现在已是复员军人，就去搞工业。您要说愿意合并成一家，我完全拥护，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您一家的团圆！不管以前的事是怎么阴错阳差，今天我们都要欢天喜地！您说呢？

王仁德　哥哥，我当初受过天祥的父亲二十块钱，我现在——（掏出一包儿钱来）一点小意思儿……我是要减轻一

点我心里的包袱！（看仁利不接，放在桌上）

王仁利　天祥，你，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妈有什么意见呢？

李天祥　小刘同志、井奶奶、林三嫂，和我都劝过妈妈，都觉得从前的事越惨，现在就该越鼓足干劲，一家子高高兴兴地往前干！

刘超云　（上）所长，李大妈来了！（下）

李天祥　（迎上去）妈！妈！进来，别难为情！

王仁德　（迎上去）大嫂，我来了！

李珍桂　（说不上话来，面对着仁利）……

王仁利　（低下头去，然后立起来，走向李珍桂）招弟儿的妈！（哭）

李珍桂　招弟儿的爸！（也哭）

李天祥　妈！妈！别哭！说说心里的委屈！有我，您什么也不用怕！

李珍桂　唉！招弟儿的爸，你说，叫我说什么？

王仁德　哥哥，咱们的妈妈怎么不好，咱们自己怎么不好，该由咱们先说说！大嫂，当时呀，我要是有一碗粥喝，也不至于……我，我呀，就没那个骨头，打破“人穷志短”那句老话！

李天祥　二叔，您也别那么说，假若您当时没成全那回事，我现在在哪儿呢？这听起来，有点自私，可是妈妈并没有只图那几个钱，她的确把我教养大了！

王仁利　她把你养大了，可忍心地把自己的孩子丢了！

李珍桂　你等等，你妈妈把我跟招弟儿轰出来，小马儿始终跟着你妈妈。这不是我的错儿！

王仁利　那么招弟儿呢？

李珍桂　我承认我托错了人。可是，事后一想，我就想到她是叫人家给卖了。我就三天一趟，两天一趟，到一个妇女不该去的地方，去看，去问，想找到她！可是，看不到，问不到！我只能在天祥睡着了的时候叫招弟儿，哭招弟儿，不敢叫天祥听见、看见！我夜夜自己念道：叫我得个暴病死了吧！这种折磨不是一个妇人受得住的！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会弄得不清不白，连女儿都会进了……找不到招弟儿，我去找小马儿！你妈妈死了，不管你们王家门的后代，我管！小马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把孤儿院，连那时候堆垃圾的臭地方都找到了，没有！他是那么小，饿，容易饿死；冻，容易冻死！我的心里老插着一把刀子！

平海燕　（含泪，端过水来，扶李珍桂坐下）大妈！别太伤心了！

李珍桂　北京解放了，天祥越来越有出息，我喜欢；可是一想起招弟儿跟小马儿，我又极难过！

诸所长　李大妈，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一声儿呢？

李珍桂　孩子们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啊！再说，我有什么脸告诉你们呢？改嫁了的活人妻，找从前的儿女？要是传出去，我怎么再作街道工作呢？

王仁德　嫂子，你说活人妻，你知道哥哥没死？

李珍桂　解放前，我知道他是死了；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没死！

王仁德　怎么？

李珍桂　我看见过他！

平海燕　就是那回在大树底下……

李珍桂　不止那一回，我早就看见过他，他可是没看见我！我躲得快！我要是向前相认，他必定把我骂化了！他必定跟我要招弟儿跟小马儿，我，我怎么办呢？那天，在大树底下，我以为他是发现了我，找我算账来了！我自信是个干干净净的好人，可是就弄得连哭也不敢当着人哭！我爱咱们的新社会，我把街道上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作，可是，插在我心上的那把刀子，老在那儿插着！我，我说不下去了！仁利，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静场一会儿。）

王仁德　哥哥，该你说话！

王仁利　（长叹）唉！

李天祥　我绝对愿意多添几个亲人！妈，咱们那两间屋子，你们老两口住一间，叫弟弟睡我的床，我不是马上得走吗？

刘超云　（上）所长，他们回来了！我请井奶奶去！（下）

王新英　（先跑进来，王秀竹后面跟随）所长，找到妈妈了吗？

王秀竹　妈！（扑过去）妈！我是招弟儿！

王仁利　招弟儿！小马儿！

王秀竹　爸爸！新英，这是爸爸！（秀竹仍抱着妈妈，新英扑奔父亲）

王仁利　孩子们，这不是一个梦吗？

宝　　船

（三幕五场话剧）

诸所长　小刘，你不要再去挑水，让我去挑吧！

　　　　（众笑。）

丁　宏　（跑进来）怎么样啦？

王秀竹　都解决了！妈，这是丁宏，我的朋友！

丁　宏　老太太，这下可好啦，可找到你老人家啦！

李珍桂　好！好！我马上给招弟儿赶一身新衣裳！所长，小平，小刘，我要说些感谢你们的客气话啊，就不大对了！我要在工作上对得起你们！

王仁利　所长，我也那样！招弟儿的妈，上你那儿去吧？

沈维义　（跑进来）等等，（拿起照相机）都请站好！

林三嫂　也有我吗？

沈维义　都有！照完全体的，再给他们照一张全家福！

（幕·全剧终）

宝　　船

（三幕五场话剧）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古时候，有那么一天的上午。
地　点　山涧有一条独木桥的地方。
人　物　王小二　李八十

（幕启：一片美丽的山景，比图画还更好看。山脚有一条溪涧，很深，上边有个独木桥，极难走。林中百鸟争喧。忽然鸟声静下来，自远而近传来歌声。这是王小二唱呢。他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背着柴下山，边走边唱。

王小二　（唱）清早上山去打柴，
太阳升，下山把柴卖。
早打柴，早去卖，
买盐买米，早早回家来。
盐米交给好妈妈，
妈妈夸我真可爱！（走到桥头，把柴放下，休息一下，以便聚精会神地过桥。找了块平滑的大石，坐下，向林中说）小鸟儿，我不唱了，听你们的吧！（鸟声又起）你们这些小家伙，老唱那一个调儿，唧

咕唧，唧咕唧的！用点心思，编点新歌儿不好吗？

（李八十老翁从对面走来。要过桥，自言自语。

李八十　这个破桥，多么难走！我老啦，怎么年轻的人不动动手，修一座宽点的，结实点的桥呢？

王小二　（立）老爷爷，你出主意，我来修！这里，石头木头都现成啊！

李八十　（望望）你呀，是个好孩子！可惜，年纪太轻，没力气呀！

王小二　说我没力气？你等等，我把你背过桥来，看看我有力气没有！这可不是逞能，是应当帮助老人！

李八十　说得好！我领情！可是，让我自己慢慢过去吧！背着我，你的腿一颤，心一慌，咱们就一齐掉下去！（开始战战兢兢地过桥）

王小二　慢着点，老爷爷！眼睛别往下看！

李八十　我知道！（可是，失足落水）哎呀！

王小二　哎呀！老爷爷！（急跳下去）

（小梅花鹿、小狗熊等到涧边往下看，颇为着急。小二救上老人来，扶老人坐大石上。小鹿等跑开。

王小二　老爷爷！老爷爷！

李八十　哎呀呀呀！好孩子！好孩子！你救了我的老命！

王小二　快脱了这湿衣裳，晒晒吧！

李八十　不要紧，山风儿一吹，一会儿就干！你的也都湿透了啊！

王小二　不要紧，山风儿吹干了你的，也会就手儿吹干了我的，不是吗？

李八十　对呀，你简直比老人还聪明！

王小二　老爷爷，在哪儿住呀？我送你回家！

李八十　不用送！我的家呀，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连我自己也有时候找不着！

王小二　找不着自己的家，倒怪有意思儿，可就是麻烦点！

李八十　孩子，你在哪儿住呀？

王小二　就在这山下边，门口儿有个磨盘，磨盘旁边有棵大柳树，柳树上有俩“知了”儿，吱、吱、吱地唱。我妈说，那俩“知了”儿要不是哥儿俩，就是夫妻俩。

李八十　他们在冬天也唱吗？

王小二　老爷爷，你怎么了？冬天他们睡觉，不象咱们一年四季老爱干活儿！

李八十　说的好！我最喜欢爱干活儿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呀？

王小二　我叫王小二。

李八十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那个王小二呀？

王小二　谁说的！我是一年比一年身量更高，力气越大，越能多干活儿的王小二！

李八十　都快结婚了吧？

王小二　还不一定！

李八十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王小二　有妈妈，顶好的妈妈，最爱干活儿！所以呀，我们的门外种着吃不完的菜，缸里老存着点粮食！我们还有一只大白猫！

李八十　你爱大白猫吗？

王小二　当然喽！它会捉老鼠啊！其实呀，我也很爱老鼠！

李八十　这可就不大对了！我们爱好的，不爱坏的！你能爱天上的九头鸟，山里的四眼狼吗？你能爱天天杀人的皇上，夜里偷吃小孩的妖精吗？不能吧？你是个有好心的孩子，要是能够分好歹，辨黑白，可就更有出息了！

王小二　好，我听你的话！老爷爷，你有妈妈没有呀？

李八十　从前有，现在我已经八十多岁，妈妈早不在了！

王小二　你都八十多岁了？

李八十　一点不假，我就叫李八十嘛！看，我的胡子不是全白了吗？

王小二　可是，我们的大白猫也有白胡子呀！

李八十　看你，怎么可以拿老爷爷比大白猫呢？

王小二　别生气，老爷爷！我也看那么比不大合适！

李八十　来吧，好孩子，我最爱好孩子！你今天作了一件好事，我得送给你一点礼物！

王小二　老爷爷，我不要！妈妈常说：帮助人是应该的，不为得礼物！

李八十　你妈妈说的对！可是，礼物要是一件宝贝，也不要吗？

王小二　也不要！我自己有宝贝！

李八十　你带着宝贝哪？叫我看看！

王小二　（从腰中掏出小板斧）看！这还不是宝贝吗？（耍斧）有它，上山能砍柴，豺狼虎豹不敢近前来！它们敢前进，嗑喳喳，一斧劈开它们的脑袋！

李八十　好！好！好！可是，有朝一日发来大水，房子冲塌，

树木冲倒，白茫茫一片，天连水，水连天，你的宝贝可有什么用呢？

王小二 老爷爷，会有那么一天吗？

李八十 会有，会有！你看，咱们的皇上多么懒哪！日上三竿他才起，先喝一大碗香油，然后吃好几大张葱花烙饼；吃完了就再睡，睡醒了再吃；既不修河，也不开渠，怎能不闹大水呢？

王小二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可恶的臭皇上，吃了睡，睡了吃，活象我家的大白猫！

李八十 大白猫还爱拿老鼠,咱们的皇上连臭虫都不肯拿！快来吧，拿去这件宝贝！（掏出一个小木盒，掀开，取出个小纸船）你看！你看！

王小二 一只小纸船儿？有什么用呢？还装不下我的一个拳头！

李八十 宝贝不一定都很大呀！你的斧子比树大吗？可是斧子能砍树，树不能砍斧子！这是宝船！

王小二 我明白了：大水来到，我拿着它，可以淹不死！可是，妈妈怎么办呢？大白猫怎么办呢？要是扔下他们不管，我一个人逃命，说什么我也不干！

李八十 你，你妈妈，大白猫，连你们家的磨盘，都装得下！

王小二 老爷爷，你是瞎说！

李八十 一点不是瞎说！你看着，听着，记着：快长快长，乘风破浪！（小船变大）你看，长大了没有？再念再长，要多大有多大！赶到不用的时候，你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船又变小）

王小二　老爷爷，这可真是个宝贝！有了它，大水来到，我可以救起许多活东西呀！

李八十　说说吧！

王小二　比如说，水上漂着一群蚂蚁，该救不该救？

李八十　该救，蚂蚁多么勇敢，多么勤劳啊！还有？

王小二　水上来了一窝蜜蜂，也得救起来呀，蜜蜂多么爱干活儿，酿的蜜又多么甜哪！

李八十　应当救，还有？

王小二　一只美丽的仙鹤，或是一只胖小狗，都该救起来呀！可是，老爷爷，第一要先救人！

李八十　是吗？连坏人也救吗？王小二，你要小心，你要是救起一条毒蛇呀，它会咬死你！坏人哪，也许比毒蛇更厉害！你记住那两句话了吗？

王小二　记住了！快长快长，乘风破浪！水落收船，快快还原！对吧？

李八十　对！好好地拿着，交给你妈妈收起来！看，太阳这么高了！

（小二看太阳，一回头，老人不见了。

王小二　老爷爷！老爷爷！你在哪儿啦？老爷爷！老爷爷！（只闻回响，不见人影）哎呀，奇怪呀！老头儿藏在哪儿去了？

李八十　（声音）快回家吧，王小二！再见！

王小二　再见！（四山回响）再见，再见……

（幕）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闹大水的那一天，下午。

地　点　王家门外。

人　物　王小二　王妈妈　大白猫　仙　鹤　大蚂蚁　蜂王张不三

（幕启：天昏地暗，黄水横流。一片锣声，众人惊叫："水来了！水来了！逃命啊！"

（锣声呼声稍远，王小二喊叫。

王小二　（在幕后）妈！妈！别慌！咱们有宝船！宝船啊，快长快长，乘风破浪！妈，抱着大白猫，我来搬东西！

（锣声又近，鸟儿惊飞，牛羊哀叫……宝船出来，随浪起伏。

王小二　妈，你驶舵，我划桨！大白猫，别害怕，看着水里，有什么活东西好救上来！

王妈妈　小二！小二！等等再开船！咱们的磨盘还没搬上来呀！（船停住）

王小二　来不及喽！磨盘分量重，大概冲不走！

王妈妈　（依依不舍地回顾）这是什么事哟！房倒屋塌，东西全冲走喽！这，这怎么活下去呢？

王小二　妈，别伤心！等水下去，房塌了再修，菜淹了再种！天下无难事，因为人有手，天塌用手托，水来……

王妈妈　水来怎样啊？

王小二　水来坐船走！哈哈哈！

王妈奶　小二！小二！大难临头，你怎么还有说有笑呢？
王小二　愁眉苦脸的，水也退不了啊！
大白猫　喵！喵！
王小二　什么事？大白猫！水里有老鼠吗？不管它！
大白猫　（伸一爪，指水中）不是老鼠！
王小二　不是老鼠？捞上来吧！
太白猫　（不敢）喵！
王小二　胆小，怕掉下去呀？把尾巴交给我，拉着点，掉不下去！
（轻拉猫尾）
〔大白猫去捞，捞上个大蚂蚁来。为抖去身上的水，它跳舞起来。
大白猫　（觉得很有意思，用从指他，笑起来）咪咪，哈哈哈！
王小二　大白猫，大白猫，人家浑身是水，不好受，你还笑哪？没有同情心！快去，再看着水里！（向大蚂蚁）这位先生，你是谁呀？
大蚂蚁　（停舞）姓蚂。
王小二　名字呢？
大蚂蚁　单名蚁。
王小二　原来是蚂蚁兄弟！就是一个人吗？
大蚂蚁　我是大蚂蚁，小的都在这儿呢？（叫小二看他的衣袋）
王小二　喝！真不少！
大蚂蚁　谢谢你把我们救上来，给我点活儿干吧！
王小二　大白猫，听见没有？人家刚到，就找活儿干，不象

你！

〔白猫摆尾，表示抗议。

大蚂蚁　来，我帮你划船！(与小二分掌二浆)

王小二　好，一—— 二！嗨！

大蚂蚁　哟！

王小二　嗨！

大蚂蚁　嗨！

大白猫　嗨，喵！嗨哟！(躲开原处)

王小二　又怎么了？大白猫！(船又停住)

王妈妈　水里有个大蜜蜂！大白猫从前扑蜜蜂，叫人家螫得鼻青脸肿的，所以至今还害怕呢！

王小二　我来吧！(把浆伸出去，蜂王爬了上来)

蜂　王　谢谢喽！好大的水呀！唉！花儿淹了，树也倒啦，我看今年的冬天不大好过去！

王小二　别发愁，先干活儿！你去把舵，好让妈妈作点吃的！

蜂　王　好吧！(去换下王妈妈)

大白猫　(紧随着王妈妈)喵！喵！

王妈妈　我知道你叫什么；你是要吃点鱼，对吧？

王小二　大白猫，到处都是水，你自己钓两条鱼吃吃吧！

大蚂蚁　把尾巴放在水里，还真许钓上大鱼来！

大白猫　喵—— 不！

王小二　大蚂蚁，白猫心眼儿多，怕鱼把它拉下去！是不是呀？你个大白猫，坏白猫！

大白猫　喵—— 嘻嘻嘻嘻！(笑得很不自然)

〔白猫笑声未止，一只大仙鹤自天上掉下来，正砸在

猫身上！

仙　鹤　哎呀！

大白猫　喵—— 哎哟！（急逃开）

仙　鹤　（趴在船上，连连喘气）哎呀！累死我也！累死我也！

王小二　快歇歇吧！

仙　鹤　哎呀，我飞呀，飞呀，飞了一天一夜，找不着一个落脚的地方，可真累坏啦！你们这些好人，让我在这儿歇歇吧？

王小二　当然！当然！

王妈妈　我们欢迎你！

大蚂蚁　我也是刚上来的，这儿呀真好！有福大家享，有难一齐受，你放心吧！

蜂　王　你先歇歇，歇够了，你可以去捉几条鱼来，大白猫馋得很！

仙　鹤　行！捉鱼我有把握！

大白猫　（赶紧过来，给仙鹤舐舐羽毛）喵—— 嘻嘻嘻嘻！

大蚂蚁　大白猫真会巴结人啊！

大白猫　喵—— 我吃鱼，你啃骨头！

王小二　这个大白猫，真自私！

大　家　哈哈哈哈……

张不三　（在水中喊）救人哪！救命啊！

王小二　哟，水里有人！快救！快救！

王妈妈　小二，李八十老人不是说过，要救好人吗？这个人是好是坏，咱们不知道啊！

王小二　我有办法！嗨，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实话！

张不三　我是好人，顶好的人！不踩一个蚂蚁，不伤一个蜜蜂，既不捉鸟，也不打猫，可好呢！

王小二　你叫什么？

张不三　张不三，我弟弟叫张不四！

王妈妈　小二，留点神！不三不四，听着不大顺耳呀！

王小二　妈，人好不好不在乎叫什么！

王妈妈　等我看看吧！（看）哎呀，他好象张大财主的儿子张三哪！他们都是坏人！

张不三　我不是张三，是张不三！我爸爸也不是大财主！老太太，想一想吧，我家要是大财主，怎能连一只船也没有呢？快点吧，我要沉下去啦！

王小二　妈，救救他吧，他多么可怜哪！妈，快递给我那根大绳子！

王妈妈　（递绳）你看准啦！他是好人哪？

张不三　救命吧，老太太！

王小二　你真不是张财主家的？

张不三　真不是！这么办，看我不好，再把我扔下水来，还不行吗？

王小二　好！接绳子！（把张不三拉了上来）

张不三　谢谢救命之恩！老太太，你就作我的亲妈妈吧！你（指小二）就如同我的亲弟弟！你（指蚂蚁）是我的亲蚂蚁！你（指蜂王）是我的亲蜜蜂！

大白猫　喵！

张不三　还有你，大白猫，你是我的亲咪咪！仙鹤呀，美丽的仙鹤呀，我一看见你，心里就喜欢，比亲人还亲！

　　　　我说，众位亲人，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呢？

王小二　四面都是水，我忘了东西南北！

张不三　（指）看，那边不是有山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着山走吧！那边地势高，咱们一定能找到一块又干又好的地方！

王小二　妈，你看，他很聪明啊！

王妈妈　（仍未释疑）嗯！我还得问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叫张不三呢？

张不三　不三就是：一不馋，二不懒，三不偷东西！

大白猫　跟我一样！

王小二　大白猫，你真不害臊！

王妈妈　你弟弟为什么叫不四呢？

张不三　他不馋，不懒，不偷，又不怕水！

王小二　所以他没来，是吧？

张不三　是呀，他在水里睡觉呢，睡的可香哩！老太太，诸位亲人，相信我吧，我是顶好的人！来吧，都预备好！划桨的有了，掌舵的有了，作饭的有了，瞭望的有了，钓鱼的有了，我就作个总指挥吧！开船喽！

　　　　（大家正要往张不三所指的方向开船，一片呼救声与牛羊哀叫声却从相反的方向传来。

王小二　等等！把船掉过头来！快！

张不三　干吗掉头？那边的水更深！

王小二　那边水里有人，有牛，有羊，都得救上来！快，使劲！嗨，哟！

大　家　嗨哟！嗨哟！

王小二 （唱）水里有人我们去救！
大 家 嗨哟！
王小二 （唱）有牛有羊也要救上来！
大 家 嗨哟！
王小二 （唱）我们心齐不怕水，
乘风破浪往前开！
大 家 嗨哟！嗨哟！（船越走越快）

（幕）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又过了些日子，水落下去，王家回到故乡。夏日午后。

地 点 王家。

人 物 张不三 大白猫 仙 鹤 蜂 王 大蚂蚁 王小二王妈妈

〔幕启：大水已落。王家的磨盘并没被冲走。大柳树也没倒，蝉又回来歌唱。冲坏了的房子已修好多半，还在加紧施工。张不三不干活儿，独坐在磨盘上，自言自语。

张不三 这群好心眼的傻蛋，我说什么，他们都信！我说我不是张财主的儿子，他们也信以为真！就是那个老太婆聪明点，可是我一叫她亲妈妈，她就不再疑心我！我得赶快想主意，把那个宝船拿到手。宝贝到手，我准升官发财，多么美呀！

〔大白猫背着一小筐土，还用尾巴在下面支着，慢慢

地走来。

大白猫 哎呀，哎呀，了不得！压得我成了个小锣锅！

张不三 大白猫，大乖猫！快着点，别哎呀哎呀的！

大白猫 是呀，我要是在磨盘上坐着，干吗哎呀哎呀的呢！

张不三 大乖猫，看明白点，我是监工的，应当坐在磨盘上！

大白猫 你呀，监工的，一肚子坏！

张不三 这是什么话呢？我是天下第一的好人！

大白猫 昨天你偷吃了王妈妈的鱼，反倒说我爱偷嘴！（把土倒下，又往回走）你呀，不是不馋、不懒、不偷；是又馋、又懒、又偷，还又坏！（下）

张不三 哎呀，我得快点动手，别叫他们大家都看出我的原形来。

（仙鹤与蜂王同挑着砖走来，边走边唱。

仙 鹤
蜂 王 （唱）哼，嗨！哼，嗨！

我们的活儿作得快！

嗨，哟！嗨，哟！

房子一会儿比一会儿高！

哟，喝！哟，喝！

人多好干活，人多好干活！

张不三 （从磨盘上下来）亲爱的好仙鹤！亲爱的好蜜蜂！我没在这儿坐着偷懒，我是动脑筋，想好主意呢！

仙 鹤 想什么好主意？

张不三 你们看，咱们哪，是有福不会享！

蜂 王 怎么？

张不三　咱们有宝贝，为什么不用它呢？

仙　鹤　你说的是那个宝船？

张不三　对呀！

蜂　王　发大水才用它呢，不是吗？

张不三　它现在就可以有用！

大蚂蚁　（独自挑着很重的两筐土）走！走！挑土一大堆，快步走如飞！

张不三　大蚂蚁，亲爱的！你这么小的个子，挑那么多的土，快放下歇歇吧！

大蚂蚁　别看身量矮，志气比天高！别看个子小，要把日月挑！

张不三　放下，歇歇！（蚁放下筐子）我正在这儿要说，咱们要是把宝船献给皇上去，皇上必给咱们一大堆金子，一大堆银子，玛瑙的水桶，翡翠的磨盘，咱们何必再受累，又搬砖，又挑土的呢？

仙　鹤　我们爱挑土，爱搬砖！多么有意思呀！

蜂　王　宝船是小二哥的，我们不能作主！

大蚂蚁　你要敢动那个宝贝，我打死你！

张不三　谁说我要动它呀，大家伙儿商量嘛！你们愿意了，我再跟小二哥商量。

大　家　我们听小二哥的，不听你的！（都抬起砖，挑起土，走向工地）

张不三　这就算大家同意了？好！（给自己鼓掌）

（大家又去挑土抬砖，没理他。王小二扛着根柱子，上。

王小二 （唱）又是泥水匠，
又把木匠当！
墙厚二尺五，
松木柱子柏木梁！
水冲不倒，风吹不透，
盖起来结结实实的房！

张不三 （忙去接柱子，放地上）小二哥，小二哥，告诉你，他们都同意了！

王小二 同意了什么呀？

张不三 不是我，是他们大伙儿说的，这么干活儿太累了！何不把那个宝船献给皇上去？

王小二 献给皇上？要是再发了大水，怎么办呢？

张不三 这样的大水，一万年才发一次，把宝船放一万年，多么可惜！咱们要是把它交给皇上，跟皇上要金子，银子，珍珠，玛瑙，咱们不就阔起来，不必受累，也天天大碗喝香油吗？

王小二 坐着喝香油，我不干！我愿意干活儿！

张不三 是呀，有了钱，多买地，种一百亩高粱，一百亩玉米，一百棵玫瑰花，一百棵茉莉花，养活一百头猪，一百头牛，一百只鸡，一百只大肥鸭，不是有干不完的活儿吗？

王小二 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张不三 小二哥，你爱妈妈不爱？你孝顺不孝顺？

王小二 我顶爱妈妈！顶孝顺妈妈！

张不三 可是，你看看，妈妈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戴

的是什么？我都替她难受啊！咱们要是有了钱，妈妈不就能吃点好的，穿点好的，戴上金簪子，银环子，宝石戒指，多么好啊！那才见出你的孝心啊！再说，反正那个宝船放着也是放着，为什么不叫它有点用呢？你想想！

王小二　对，你说的有道理！妈妈实在太苦！我跟她商量商量去！

张不三　别跟她老人家商量，她老人家爱勤俭，自己吃苦，可不肯说！跟她一商量，她必定说，我不苦！我不苦！

王小二　嗯！妈妈是那样！

张不三　所以呀！你快把宝船拿来，别叫妈妈知道！等到把它献给了皇上，咱们得了金银财宝，马上就带回来猪羊牛马，绫罗绸缎，叫妈妈吃上好的，穿上好的，妈妈也就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可顶高兴，说你是个大孝子！

王小二　好！咱们俩马上走！

张不三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你要一去，妈妈必定盘问你，谁可也去不成了！快去，拿宝船去！我不怕见皇上，又会买东西，我雇一匹快马，很快就到了京城。得了金子银子，赶快就把妈妈心爱的东西都买回来！快去，拿宝船去！

王小二　好！你等着，别动啊！我马上回来！（下）

张不三　行了！行了！张不三，三不张，真真是个百宝箱！心眼快，嘴又强，神仙见我也遭殃！

王小二　（跑回来，拿着小盒）给你，好好拿着！

张不三　小二哥，你放心我呀？

王小二　什么话呢？咱们是大水冲不散的朋友啊！你快去，快回来！

张不三　一定快回来！一天不见，我就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去呀！唉，我真舍不得你！（抹泪）

王小二　快走吧！反正你回来得快，何必伤心呢？

张不三　对！你们好好地盖房，我快快地回来！再见！（匆下）

（王小二扛起柱子。鹤等又都抬着砖，挑着土，一块儿回来。）

仙　鹤　小二哥，土够了，砖也够了，好不好再给外面的墙基砸砸夯啊？

王小二　对，等我放下柱子，就砸夯。根基不砸结实了，墙厚也不牢靠！

大白猫　唱夯歌不唱？

蜂　王　当然要唱！小二哥，你领唱！

（大家各拉一绳，王小二领唱。）

王小二　（唱）大水下去，回到家乡。

大　家　夯来（"来"读如"赖"）！（砸）

王小二　（唱）又种庄稼又修房！

大　家　夯来！

王小二　（唱）蚂蚁浑身是力量！

大　家　夯来！

王小二　（唱）蜜蜂儿事事爱帮忙！

大　家　夯来！

王小二　（唱）仙鹤干活儿真稳当！
大　家　夯来！
王小二　（唱）大白猫背土啊，那么一小筐！
大　家　夯来！哈哈哈！
大白猫　我不干了，不干了！我这么卖力气，还拿我当笑话说呀？不干了！
王小二　说着玩儿哪，着什么急呢？
　　　　〔王妈妈提着一桶水，一桶饭，笑着走来。
王妈妈　孩子们，洗手去，吃东西啦！哎？怎么少了一个人？张不三呢？
王小二　他，他走啦！
王妈妈　走啦？上哪儿了？
王小二　他进京了！
王妈妈　进京干什么去？
王小二　去见皇上！
王妈妈　见皇上干吗？
王小二　去，去……
仙　鹤　去献宝船吧？
大　家　去献宝船？
王小二　他说，那是你们大家的主意！
大白猫　我一点也不知道！船能大能小，我的眼珠也能大能小，都是宝贝，我怎会叫他拿走呢？
仙　鹤　我们没出主意，张不三骗你呢！
大蚂蚁　追他去，把宝船要回来！
大　家　对！对！追他去！

王妈妈　孩子们，听我说！自从张不三一露面，我就有点疑心。可是，咱们都太实在，就难免有点马马虎虎。我比你们都多知多懂，因为我的岁数大呀。可是，连我也一听见他叫我妈妈，就动了心，不再提防他。我还这样呢，何况王小二呢！小二，你甭难过，这回有了经验，以后就会多留神，不上坏人的当了！

王小二　妈，我追他去，把宝船要回来！

王妈妈　一定得把宝船要回来！宝船在咱们手里，不但能够救咱们自己的命，也能救别人！

王小二　现在我想明白了，宝船落在皇上手里就成了废物！皇上只会拿着它玩儿，想不到用它救人！好，我马上走！

仙　鹤　要去，大家一齐去；小二哥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

王小二　我一个人去，行！我有理，再留点神，还怕什么呢！

大白猫　都听妈妈的吧！妈妈怎说，咱们怎么办！大家去，我也去！可是，道儿远，在路上吃什么呢？

蜂　王　你呀，大白猫，老先想吃！

仙　鹤　不要紧，我天天捉一条大鱼喂你，还不行吗？

大白猫　顶好是鳜鱼，肉多，刺少！老太太，你说吧！

王妈妈　这么办：叫小二先走，咱们赶快盖房，省得叫雨水冲坏了！一完工，要是小二还不回来，你们就都去找他，好不好？

大　家　好！好！加把劲儿，快盖好了房！

王小二　仙鹤，你得给自己在树上搭个窝。蜂王、大蚂蚁，你们也得安好了家！大白猫，找点草，给你自己编个

过冬住的小篮子！

大白猫　我这小肉包子似的手，编不上来呀！

大　家　我们帮着你！

王小二　妈，我走啦！

王妈妈　带上干粮啊！（给他预备）

仙　鹤　带上你的斧子！（递斧）

蜂　王　顺着大道走，迷不了路！

大蚂蚁　快去快回来！

大白猫　晚上睡觉，多打咕噜，小虫儿什么的不敢过来！咕噜，咕噜……

王小二　（提着干粮，插好斧子）再见！再见！

大　家　（送他）再见！快回来！

（幕）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月余，上午。

地　点　京城城门外。

人　物　宰相的随从若干　张不三　王小二　仙　鹤　蜂王　大蚂蚁　大白猫　李八十　差人甲乙

（幕启：二道幕前，二公差鸣锣开道。

二公差　闪道！闪道！大宰相过来喽！

（张不三上。

张不三　（红袍玉带，手执马鞭，得意洋洋。后面随从数人，

张伞持枪，威风凛凛。唱）

要作一品官，
全凭心眼儿尖！
黑心眼，别人看不见，
只见红袍在我身上穿！
哎呀，我的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是俺张不三！

（王小二迎面走来。

二公差　闪开！闪开！

王小二　嗨，张不三，我找你来了！

张不三　你是谁？

王小二　连王小二都不认识了吗？

张不三　我是宰相，怎么会认识你？

王小二　噢！翻脸不认人哪！

张不三　快滚开！

王小二　张不三，你骗走我的宝船，一去不回头，还假装不认识我，你是多么坏的人哪！二句话没有，给我宝船！

张不三　宝船已经交给了皇上，皇上叫我作了宰相。告诉你，你有四个脑袋也惹不起我，八个脑袋也惹不起皇上！

王小二　皇上也得讲理！皇上也没长着八个脑袋！

张不三　好吧，咱们就试试谁更厉害！来呀，拉下去打！

（随从上前捉王小二。

王小二　（抽出斧子）看谁敢动手！

张不三　王小二，讲打你可不行，别自寻苦恼！
王小二　你敢无理打人，我就还手！
张不三　给你二百钱，乖乖地回家吧！
王小二　我要宝船！
张不三　好！拉下去，重责四十大板！
（王小二抵抗，但寡不敌众，被二随从拖下去。
张不三　哈哈哈！打道上朝！（下）
（幕后喊：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随从甲上。
随从甲　这个王小二真是好样儿的！一声也不哭！
随从乙　哼！我看他恐怕活不成啦！
（仙鹤等匆匆跑来。
仙　鹤　嗨！你们说的是哪个王小二；
随从甲　跟宰相要宝船的那个王小二！
蜂　王　宰相是谁？
随从乙　张不三，张大人！
大　家　张不三！王小二在哪儿呢？
随从甲　在那边！（同乙下）
仙　鹤　快走！找小二哥去！
大　家　快走！小二哥！小二哥！
（二道幕开：一座假山，数竿翠竹，上有小亭。仙鹤等急跑。
仙　鹤　小二哥！小二哥！
大　家　小二哥！你在哪儿哪！小二哥！
（王小二躺在亭内，大家看不见他。李八十老人在亭

内立起来。

李八十　谁叫小二哥哪？

大　家　是我们，老爷爷！你看见王小二没有？我们是他的好朋友！

李八十　快来吧，孩子们！小二叫张不三给打伤啦！

仙　鹤　老爷爷，我这儿有灵芝草！

蜂　王　我这儿有蜂蜜！

李八十　你们两个上来！

仙　鹤　（同蜂一齐跑上去）小二哥，我们来了！

〔大蚂蚁与大白猫也要上去，李八十出来，拦住他们。

大蚂蚁　老爷爷，叫我上去！

大白猫　叫我上去！

李八十　亭子小，咱们在下边等着去吧！

大蚂蚁　不行啊，老爷爷！我得看看小二哥怎样了！

大白猫　老爷爷，我是小二哥最好最好的朋友啊！让我上去！

李八十　孩子们，听话，下去！王小二的伤很重，可是有了灵芝草就一定能治好！来，随我来！（拉他俩下来，坐于石上）

大白猫　小二哥呀！（哭）

李八十　别哭！别哭！

大蚂蚁　别哭！走！咱们找张不三去！他打了小二哥一顿，咱们打他三顿！

大白猫　走！（掏出半条干鱼来）来，我这儿还藏着半条小鱼，给你一半儿，吃吧！一边走一边吃！走！（吃着走）

李八十　孩子们，听我说！等王小二好过来，大伙儿一块去，

才打得过张不三呢！

大蚂蚁 （向亭子问）小二哥怎么样啦？

仙　鹤 （探出身来）行啦！行啦！睁开眼睛啦！你们等等再上来！（又蹲下去）

蜂　王 （也探出身来）他已经吃了两口蜂蜜，放心吧！（蹲下去）

大白猫
大蚂蚁 告诉他，我们也来啦！（缓和下来，坐在老人旁边）

大白猫 嗯？我的鱼呢？

李八十 你不是已经吃了吗？

大白猫 真把我急糊涂了！

大蚂蚁 老爷爷，你是谁呀？

李八十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大蚂蚁
大白猫 啊！你是李八十爷爷？

李八十 对喽！最爱孩子的李八十！

大蚂蚁 你怎么知道小二哥有了难呢？

李八十 我听人说，张不三献宝船，作了宰相。我一想，天下只有一只宝船，怎么落在张不三手里了呢？所以呀，进城来看看。可巧，看见王小二在这儿躺着，我就把他抱到亭子里去啦。

（传来锣声。）

大蚂蚁 宰相又过来了吧？听，锣响！大白猫，准备打！

（蜂王在亭内立起，向外看。）

蜂　王 什么事呀？锣响！

大蚂蚁　小二哥怎么样？
蜂　王　（下来）已经坐起来了，待会儿就下来！
　　　　（来了二差人，一人叫喊，一人打锣。
差人甲　皇上有圣旨，大伙儿用心听！
差人乙　（打锣）当，当，当！
差人甲　公主有了病，要请好医生！
差人乙　（打锣）当，当，当！
差人甲　谁能治好病，算是立奇功！年轻的招驸马，年老的把官封！
差人乙　（打锣）当当，当当，当当！（同下）
蜂　王　老爷爷，公主是谁？
李八十　公主就是皇上的女儿。
大蚂蚁　老爷爷，驸马是哪一种马呢？
李八十　驸马不是马！
大白猫　大概是驴？
李八十　也不是驴！驸马是公主的丈夫！
蜂　王　噢！谁给公主治好了病，谁就娶她作老婆，对吧？
李八十　对！
蜂　王　（向小亭）怎样啊？
大白猫
大蚂蚁　怎样啊？
仙　鹤　（扶起小二）看！小二哥好啦！
　　　　（王小二同仙鹤走下来，大家上去，亲他，抱他。
王小二　谢谢老爷爷！谢谢大家！
大　家　不谢、不谢！彼此帮忙！（一齐拍手，跳着，念着）

好快活，好快活，灵芝草救活了小二哥！好二哥，二哥好，乐得我们跳破了脚！

王小二 老爷爷，朋友们，坐下！坐下！大家商量商量，怎么要回宝船来！

〔大家静下来，都坐下。

仙　鹤 老爷爷先说！

李八十 我说呀，宝船在皇上手里，就找皇上去！

大　家 对！走啊！走！

王小二 等等！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刚才我吃了亏，为什么？因为事前没准备好！咱们去找皇上，得先想好了办法！去找皇上，皇上肯见咱们吗？

大白猫 哼，皇上比我还懒，准不见咱们！

仙　鹤 我有办法！公主不是有了病，请医生吗？好啦，叫小二哥当大夫，拿着灵芝草，去给公主治病，准能进去！

大　家 （鼓掌）好主意！好主意！

蜂　王 刚才小二哥挨了打，因为一个人力量小啊！这回，咱们都跟小二哥去！

王小二 是呀！皇宫里有皇上，有兵，还有张不三，咱们得多去几个人！蜂王，你带着小蜜蜂没有？

蜂　王 （示以口袋）我带来五百名蜜蜂兵，都能征惯战！

大蚂蚁 （示以口袋）我也带来最会打仗的精兵一千名！打起来，咱们准打胜！

王小二 好！可是呀，咱们也得用心思，处处留神，一点别上当！仙鹤常在水里耐心地捉鱼，所以最稳当。蜂

王也有心眼儿。大蚂蚁有时候太急。大白猫呢又懒又馋！大白猫，到宫里，谁给你吃的也别要，也别打盹！

大白猫　是啦，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大蚂蚁　我听你的，你说打，我才打，决不乱来！

王小二　好，老爷爷，还有什么嘱咐我们的？

李八十　你们想得很周到！可是呀，他们的模样不行啊！到了皇宫，人家一看这怪模怪样的，准不许进去！

王小二　对呀，老爷爷，你有办法吗？

李八十　等我想想！我小的时候，妈妈教给我两句话，一念就会变！

仙　鹤　快想吧！老爷爷！肃静，叫老爷爷好好地想！

李八十　（想了会儿）嗯！嗯！想起来了：要变男的呀，说：der、嗒、我、喝、哨！

大白猫　要变女的呢？

李八十　说呀：龇、布、楞、登、呛！都记住了吗？

大　家　记住了！der、嗒、我、喝、哨；龇、布、楞、登、呛！

李八十　对！对了！你们真聪明，一学就会！好啦，我走啦！

王小二　老爷爷，不跟我们进宫吗？

李八十　不啦！你们人多，又齐心，准能成功，我很放心！万一有什么急事儿，你们一喊：八十加九十一百七，我就会来！再见，孩子们！

大　家　再见，老爷爷！慢慢地走！

（李八十下。）

大蚂蚁　走吧，快着点，给张不三一个冷不防！

仙　鹤　你又着了急，咱们还没变哪！小二哥，说说，都怎么变？

王小二　男变女，女变男，好不好？

大　家　好！

大白猫　好极啦！我正想变个姑娘！老当男的，多么单调啊！

王小二　就变吧！

仙　鹤
蜂　王　走！der、嗒、我、喝、哨！（跑向假山后）

大白猫
大蚂蚁　走！龇、布、楞、登、呛！（跑向假山后）

三小二　（叫）仙鹤！多变一套衣裳，我穿！我原来的这一身叫他们打坏了！

仙　鹤　（内白）是啦！

仙　鹤
峰　王　（出来。鹤穿白，戴小红帽。蜂穿黄，戴小黑帽）看，变得怎样？

王小二　好！你们俩当作我的徒弟。你（指鹤）叫白哥。你（指蜂）叫黄弟。

大白猫
王小山　（出来。猫穿红衣，蚁穿绿衣）看，变得怎样？

王小二　好！大白猫，哈哈哈！（众皆大笑）

大白猫　（莫名其妙）怎么啦？

王小二　你这个懒东西，怎么不变全了呢？大姑娘有带着尾巴的吗？

大白猫　（摸了摸）咪—— 哈哈哈！不要紧，藏在衣裳里就看

不见了！(藏尾)

仙　鹤　(递衣) 给你，小二哥，穿上吧！

王小二　(边穿边说) 大白猫，你叫红姐。大蚂蚁，你叫绿妹。你们俩当我的妹妹。灵芝草、蜂兵、蚁兵都带好了吗？

大　家　都带好啦！

王小二　我们走吧！(白哥、黄弟在前，小二在中间，红姐、绿妹在后) 走！左右左！左右左！(下)

(幕)

第　三　幕

时　间　前场后片刻。
地　点　皇宫。
人　物　皇　上　内侍甲、乙　卫　兵　王小二　仙　鹤　蜂　王　大蚂蚁　大白猫　张不三　公　主　宫娥数人　李八十

〔幕启：金殿内，皇上坐当中，二内侍两旁侍立。龙案上摆着一大堆葱花烙饼，一大盘子煮鸡蛋。他正在摆弄宝船。袭宝船的小盒在案上放着。

皇　上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船变大）好玩！好玩！哈哈哈！（拿起一个鸡蛋，在脑门上碰，蛋碰破了，即蘸点盐花，吃着）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船变小）好玩！好玩！哈哈哈！（又在脑门上碰一蛋，吃着）什么宝贝也没有这个好玩！

〔卫兵上。

卫　兵　启万岁，有个王小二求见！
皇　上　没工夫！我这儿正玩得怪高兴！
卫　兵　他说，他会治公主的病。
皇　上　会治病啊？进来吧！（忙将宝船藏入怀里）
卫　兵　领旨！（喊）王小二上殿！（下）

王小二　（应声）来喽！（领仙鹤等同上，一齐说）皇上，皇上，你好啊？

皇　上　废话！我是皇上，有什么不好？来呀，把他们推出午门斩首！

仙　鹤　你斩不了我，我会飞！

蜂　王　我也会飞！

大蚂蚁　我会地遁！

大白猫　我会上房！

王小二　你瞎扯！凭什么要斩我们呢？

皇　上　见了皇上，不下跪磕头，还不该斩首吗？

王小二　你派人去请大夫，大夫来了，谁该给谁磕头啊？

皇　上　这个……（问内侍）该怎么办？

二内侍　一点办法没有！

皇　上　请宰相，商议大事！

二内侍　宰相上殿哪！

（蚂蚁等要动手迎击张不三，王小二阻止。

（张不三上。

张不三　（念）宰相上金殿，没事瞎捣乱。臣张不三见驾，吾皇万岁！（连连磕头）

王小二　（对鹤等）就是这样的人才爱磕头！

皇　上　（对小二）你看，宰相多么有礼貌！

王小二　这会儿有礼貌，待会儿会把你害死！

大白猫　他还会偷吃的！皇上，留神你的烙饼！

张不三　（立，看见小二，惊异）啊？是你？

王小二　是我！还活着呢，没叫你给打死！

张小三 （旁白）哎呀，怪呀！他怎么还活着呢？（向皇上）万岁，这是一群野孩子，把他们打出去！

皇　上 对！打出去！

王小二 打出我去，谁给公主治病呢？

皇　上 是呀！别打出去！

张不三 （旁白）他要是当了驸马，我这个宰相可就不好作了！（向皇上）万岁，他是打柴的，不会治病！

王小二 我不会治病，你会吗？

张不三 那……

皇　上 得！又问住了一个！来呀，请公主！

内侍甲 公主上殿！

张不三 万岁，干吗请公主？

皇　上 费什么话，治病嘛！

〔二宫娥引公主上。

公　主 参见皇父！

皇　上 罢啦！叫王小二看看你的病！

张不三 公主！公主！这个穷小子冒充大夫！

公　主 我都快死啦，你怎么还拦着我治病呢？你多么坏呀！

仙鹤等 他坏透了！

王小二 公主，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公　主 累的！累坏啦！

大　家 累坏了？累坏了？

王小二 你一天干多少活儿，累成这个样呀？

皇　上 别听公主的！我叫她一天吃十五顿饭，什么也不干！

公　主 是呀，吃十五顿饭还不累得慌吗？我浑身都疼！

皇　上　小女孩子，没出息！我一天吃二十四顿还不累得慌呢！

王小二　公主，我能治你的病！白哥，拿灵芝草来！

张不三　公主，灵芝草不是葱，不是蒜，没地方找去！他瞎扯呢！

仙　鹤　（掏出仙草）灵芝草在这里！（递给小二）

王小二　（用仙草抚擦她）怎么样？怎么样？

公　主　真灵啊！身上都不疼了！

王小二　跳跳！跳高高的！

公　主　（跳）咦！怪舒服！

王小二　再跑个圈儿！

大　家　我们陪你跑一圈！（同公主跑）

公　主　真痛快！真好！头上有点汗啦！

王小二　公主，你的病就算好啦！从今以后，你要是一天只吃两顿饭，常跑跑跳跳的，多干点活儿，就不会再闹病了！

公　主　好！我听你的话！谁不愿意结结实实的呢！

王小二　你歇会儿去吧！

公　主　谢谢你！谢谢你！（向皇上）皇父，我看你也少吃点吧！

（领宫娥下）

张不三　万岁，你看，王小二刚来这么一会儿，就把公主教坏啦！还不轰出他去？

皇　上　对！王小二呀，把灵芝草留下，你走吧！

王小二　给我宝船，我马上走！

皇　上　宝船？那是宰相给我的！
王小二　他从我家里骗了走的！
张不三　万岁，没有这个事！快把他打出去！
王小二　好！张不三，刚才你仗着人多，打了我一顿，现在咱们单对单，（脱衣）看看谁成谁不成！接衣服！（扔衣，蚁接住）张不三，来吧！
皇　上　这好玩，好玩！宰相，跟他打！
张不三　宰相是文官，不动武！
王小二　你没骨头！
张不三　我没骨头，有脑子，咱们斗斗智！万岁，我出个谜语，王小二要是猜对了，给他宝船！猜不对，打八十大板！
皇　上　行啊！出个最难猜的！
张不三　王小二，听着！什么花儿热？
大白猫　瞎说八道！花儿没有热的！
王小二　红姐，听着！他难不倒咱们！
张不三　什么花儿热？什么花儿凉？什么花儿是木头？什么花儿噼哩啪啦炒的香？
蜂　王　什么花儿我都认识，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些花儿！
王小二　黄弟，别说话，让我好好地想想！
张不三　内侍，预备好大板子，他猜不上来！
王小二　张不三，听着！灯花儿烫手热！
仙鹤等　对呀！对！（鼓掌）
王小二　灯花儿烫手热，雪花儿片片凉！刨花是木头，玉米花儿炒的香！

仙鹤等　好哇！好哇！（欢跳）

王小二　皇上，拿宝船来！

皇　上　等等！你再猜猜我的！我有花两种，让你猜不着！你要猜不着，打你后脑勺！猜吧！

王小二　猜对了，给我宝船？

皇　上　对！

王小二　一猜就猜对，你的花两种：盐花儿蘸鸡蛋，葱花儿烙大饼！

仙鹤等　对！对！鸡蛋和烙饼，皇上是饭桶！

王小二　怎样？皇上！

皇　上　猜是猜对了！可是，他们说我是饭桶，该罚，我没收你的宝船！

王小二　皇上，你不是饭桶，是什么呢？

皇　上　我，我，我是什么呢？宰相，再出好主意，快！

张不三　万岁，叫公主同七个宫女都一样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叫王小二认。一认就认对，算他赢了；认不对，不叫他作驸马，也不给他宝船！

仙鹤等　这不公道，不公道！

皇　上　不公道？干吗要公道呢！来呀，去叫公主预备！

内侍甲　领旨！（下）

皇　上　哎呀，我要上厕所！宰相，带路！

张不三　领旨！（同皇上、内侍乙下）

大白猫　这怎么办呢？怎么认出公主来呢？

大蚂蚁　咱们痛痛快快地打吧！

仙　鹤　先想想办法，文的不行再动武的！

蜂　王　对！小二哥，我看出来了，不知你看出来没有？
王小二　我也看出来了，（指头）这个！
蜂　王　对！
大白猫　什么呀？快说吧！
王小二　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
蜂　王　宫女戴的是纸花！
仙　鹤　对呀！鲜花有香味儿！
王小二　公主来到，蜂王放出些个蜜蜂去。
大蚂蚁　（跳起来）对！哪个头上有蜜蜂儿围着，哪个就是公主！
大白猫　对！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想明白了！
〔皇上、张不三、内侍乙回来。
皇　上　公主还没来吗？快着点！
〔内侍甲上。
内侍甲　公主到！
皇　上　快进来！
〔七个宫女与公主结队而来，头与脸都遮得严严的，缓行轻舞。蜂王放出蜜蜂。仙鹤等亦舞。
皇　上　有趣，有趣！八个姑娘，都一边儿高，一样的打扮，怎能认出来呢？
王小二　（看了看，过去拉）一二三四五，驸马拉公主！
公　主　（揭开自己的头纱）哈哈！……一点也不假，公主爱驸马！王小二，我跟你去，咱们走吧！
王小二　听我说：一年之内，你要是天天种菜，浇花，洗衣裳，织布，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壮壮的，我就来接

你。

公　主　一年？

王小二　一年！

公　主　你准来？

王小二　准来！见了面，我一看，你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堂堂的，腰板儿直溜溜的，胳臂硬棒棒的，我就拉着你走！好不好？

公　主　好，我从明天就干起活儿来！

王小二　干吗等到明天呢？现在就去干点什么吧！

公　主　（对宫娥们）走！我们去找点活儿干！（宫娥们都露出头脸，舞蹈着下）王小二，再见！

王小二　（同大家）再见！（向皇上）皇上，你全输了，拿来吧！

皇　上　作驸马就行了吧？别要宝船啦！

王小二　不行，我要宝船！

皇　上　咱们俩谁拿着它不一样吗？

王小二　不一样！你拿它当玩艺儿，我用它救人！

皇　上　这怎么办呢？好吧，我给你一斗金子！

王小二　我不要金子！

皇　上　我给你一所大房子！

王小二　我不要大房子！

皇　上　宰相，出主意呀！别站在那儿看热闹！

张不三　万岁，我有主意！王小二，你说宝船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王小二　你有什么证据，说它是你的？

张不三　那是我的传家之宝！
王小二　好！我找个证人，看他怎么说！（与大家同喊）八十加九十一百七！八十加九十一百七！
（李八十忽然出现。
李八十　孩子们，我来了！
皇　上　哟，哪儿来的白胡子老头呀！
李八十　我叫李八十。宝船哪，是我给王小二的！
张不三　你给他的？谁看见啦？
李八十　你这个坏人！我老头子一辈子没说过一句假话！
张不三　你现在说的就是假话！
李八十　孩子们，你们说呢？
大　家　他敢骂老爷爷说假话，打他，打他！（围上张不三）
张不三　（害怕）亲爱的小二哥，亲爱的朋友们，放我回家吧，我还没吃饭呢！
王小二　我们不再听你的甜言蜜语！
仙　鹤　这个家伙，一会儿软，一会儿硬，真会变！咱们就叫他变吧！
大　家　对！对！
王小二　叫他变个大灰狼吧！老爷爷，人变走兽该怎么说？
李八十　说八十减九十，不大好减！
大　家　（扯住张不三，喊）八十减九十，不大好减！（扯他入幕旁。一声狼嚎，张不三已变了，大家牵他出来。狼又摇头，又摆尾，口中还乱七八糟地出声）
大　家　（围狼欢跳）张不三，大宰相，不仁不义变了狼！
王小二　皇上，拿宝船来！

皇　上　（拿起桌上的小盒，递）拿去吧！（收拾鸡蛋烙饼等，要逃走）

李八十　小二，打开看看！

王小二　（打开小盒）啊哈，空的！白哥，黄弟，红姐，绿妹，杀上前去！

（大家七手八脚，齐攻皇上。他的头被蜂子螫肿，身上被蚂蚁叮坏，连哭带嚷，不住求饶！

皇　上　饶了我吧！别打啦！给你！（掏出宝船）给你！

王小二　（接船）收兵！收兵！（但蚁与蜂犹有余勇，各自表演武技）行啦！行啦！

（他们停下来。

李八十　小二，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小二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船变大）老爷爷，是真的！我们走吧！

仙　鹤　这不是个好皇上，叫他也变变吧？

蜂　王　叫他变个大肥野猪！

大　家　好！八十减九十，不大好减！（一声猪叫，皇上变成了野猪）臭皇上，又坏又糊涂，叫他变个大野猪！

李八十　孩子们，唱吧，跳吧，庆祝宝船又回到咱们手里啦！（领头从容地起舞。孩子们围着老人且歌且舞）

合　唱　好欢喜，好欢喜，

打败了皇上，得回宝船！

得回宝船，好欢喜，

打败了坏人张不三！

欢欢喜喜回家转，

叫妈妈收好宝贝船！

喜欢，欢喜，喜欢，欢喜！

我们得回救人的宝贝船！

〔大家往外走，猪与狼哀叫不已。

（幕·全剧终）

注：此剧系根据江苏铜山民间故事（见《中国民间故事选》）改编，谨向搜集者姜慕晨同志致谢！

神　　拳

(四幕六场话剧)

人 物 表

高菊香	高永义	冯铁匠	牛大海
丁双喜	田富贵	高永福	高大嫂
高秀才	赵大娘	贺天庚	吴　七
于铁子	丘二头	夜猫子	孙知县
小　周	荷　花	乔神甫	明大人
八衙役	众仙姑	团　众	群　众
乡　民			

第一幕

时　间　一九○○年初，下午。
地　点　京西某县县城外，农民高家。
人　物　高菊香　高永义　冯铁匠　牛大海　丁双喜　田富贵
　　　　高永福　高大嫂　高秀才　赵大娘　夜猫子

（幕启：屋中一切简陋，但很干净。大炕上摆着一只新而不体面的箱子、两个匣子，都贴着红喜字。高菊香低首盘腿，坐炕上。她穿着一件旧而干净的小棉袄。高永义进来。

高永义　菊香，给你！（把一小串铜钱扔在炕上）
高菊香　干吗呀？二叔！
高永义　二叔没的给你，就是这几个沙板儿钱，拿着买朵花儿戴吧！
高菊香　二叔，我不要！
高永义　怎么，还没坐上花轿，就看不起二叔啦？
高菊香　人家心里怪难受的，就别说俏皮话儿啦！二叔，我知道这几个钱来的不容易！
高永义　是不容易！这年月，死容易，挣钱难！什么年月呀！
高菊香　要不是钱紧，二叔你何至于到教堂借阎王债，落得

给教堂去作长工还钱呢！二叔，你几时才能够还清了呢？难道得给教堂白作一辈子活儿吗？

高永义 也快！也快！

高菊香 快？二叔，你可真会给自己宽心丸儿吃！唉！说的好听，传教是为劝善行好，可怎么霸占咱们的地，还放阎王债呢？

高永义 洋教嘛，洋办法！

高菊香 二叔！你心里有话，不跟我说！

高永义 别生气，好姑娘！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说那些叫人咬牙的话干吗呢？

（冯铁匠在外面叫："高老二！老二！"）

高菊香 冯师傅来了！

高永义 菊香，你躲躲，省得叫他看见你，空手儿道个喜，心里不好受！他吃的比我多，所以比我还穷！（拾起那串钱）拿着吧！好姑娘，别叫二叔心里难过！（递）

高菊香 （接）谢谢二叔！（到内间去）

高永义 冯师傅，进来！

（冯铁匠上。）

冯铁匠 老二，告诉你个喜信儿！（看见箱匣）哟！今儿个菊香放大定！你看，你看……

高永义 说你的吧，别管那套俗礼儿啦！你送不起礼，我们也请不起客！我看透了，有洋人在这儿，连咱们的祖坟都得一扫儿光！

冯铁匠 是嘛，洋枪洋炮，洋货洋教一齐来，谁能保得住祖坟呢？千不该，万不该，你我都使了教堂的阎王债！

咱们这辈子休想逃出洋毛子的手心去了！

高永义　有办法就能逃出去！说你那个喜信儿！

冯铁匠　刚才有位过路儿的，叫我给收拾收拾马掌。他说，有不少地方的义和团把教堂烧了！

高永义　这就是办法！

冯铁匠　可是洋枪洋炮厉害呀！

高永义　义和团善避刀枪，还怕什么呢？冯师傅，你得把全身的武艺都教给我们，加紧儿地练！有了武艺，再加上神法，咱们就没挡儿，准的！

冯铁匠　唉！我就会那么几套拳，都教给了你们，没留看家的玩艺儿！

高永义　那就紧着练吧，贪多嚼不烂，有几趟练到家的玩艺儿，也许更好！走，练去！

冯铁匠　还得告诉你个坏信儿：听说乔神甫弄来了几杆洋枪！我看，咱们得派个人去找老团，学法术！神甫有洋枪，咱们善避刀枪，才成啊！

高永义　对！

（牛大海和丁双喜在外面叫："老二！"

冯铁匠　走！练去！天短，别等天黑了！

高永义　大海，就走吧？

丁双喜　（已走至门口）等等，我有话说！（同牛大海进来）冯师傅，二哥，我妈不许我练了！

冯铁匠　为什么呢？是我的把式不地道？还是教的不得法？

丁双喜　不是！妈说，她找不着那么多碎布，也没有那么多工夫，天天给我补衣裳！本来嘛，老老实实地不动，

还往下掉棉花呢！(果然，掉下一小片棉花来)

高永义 告诉大娘，拳练好，打跑了洋人，就都有新衣裳穿了！

冯铁匠 双喜，光着腚也得练，别搁下！

田富贵 (内声) 练！非练不可！(进来，手里提着一大块猪肉) 二哥，小意思儿！将就着算点礼物吧！

高永义 我们不能收！既不请客，也不收礼！

田富贵 那也好办：咱们先去练拳，待会儿到城里，找个小馆，大伙儿吃一顿。

牛大海 富贵，听我告诉你，你们乡下有地，城里有买卖，顶好甭跟我们穷棒子掺在一块儿；叫人家看见，倒好象我们沾你的光，要当你的打手似的！

高永义 这话对！我们穷，可穷得硬正，不求跟着吃肉的喝点汤儿！

田富贵 你们都算了吧！谁跟你们分穷富来着？我爱交朋友，爱练！

冯铁匠 万一磕了碰了的，我担待不起！

田富贵 磕了碰了？难道有钱的人就不打架吗？你就说那个张飞龙，老想压我们老田家一头，我早想揍他一顿，可是揍不过他！我得练工夫！(大家默默无言) 得啦，冯师傅，叫我跟着练吧！看我不地道，当面告诉我，我就不来了，好不好？

冯铁匠 好吧！你要是练会几招儿就去欺侮人，我们大伙儿可一齐揍你！

田富贵 就这么办！走！这块肉你们不要，我拿走！

〔冯铁匠、丁双喜、田富贵同下。

牛大海 永义，我看这小子不顺眼！

高永义 瞧他几天，他掏坏，我有法儿治他！（往外走）

〔高永福提着酒壶进来，拦住了高永义。

高永福 老二，家里有喜事，别又练去了吧！

牛大海 大哥，我给你道喜！老二，要不你就晚去一会儿？

高永福 老二，连大海你，都别练了吧！越练，吃的越多，谁家的粮食都接不上啊！

牛大海 永福哥，到了时候喽，非练不可！老二，我先去，这儿完了事你再来吧。（下）

高永福 姑娘呢？新亲就快来到，她怎么……（叫）菊香！菊香！快出来呀！（高菊香出来）哟！怎么？连新衣裳还没穿上哪？老二，你看着灶去，叫你大嫂快来！

高永义 是了，大哥！（下）

高永福 好姑娘，大喜的日子，应当欢天喜地的，别哭丧着脸呀！好姑娘，在这儿好好地坐着，我到门口接接秀才公去！

（下）

〔高菊香上炕，坐好。高大嫂匆匆进来。

高大嫂 哟！菊香！怎么还不穿上新袄罩呢？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总得红扑扑的，取个吉利！（取下箱上的红衫）来，好孩子，快穿上！

高菊香 不穿不行啊？妈！

高大嫂 乖！快过来，穿上！今天放大定，你就是赵家的人啦！到了婆家可不能象在自己家里，动不动地就耍

小孩儿脾气！

高菊香 真麻烦！(慢慢往前移动)

高大嫂 麻烦？这是终身大事！(给女儿穿衣) 你当是妈妈舍得你哪？我就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

高菊香 妈！(搂住高大嫂)

高大嫂 别哭！别哭！千万别把眼睛哭红了！(自己强忍着眼泪) 这门亲事总算门当户对，两边儿都穷，可都是好人家儿。再说，你三伯伯秀才公给保的婚，放心吧，准保不会有错儿！

高菊香 秀才公真爱多管闲事！

高大嫂 婚姻大事怎么会是闲事呢？搁在十年前，秀才公常到县衙门去，连看咱们一眼也不看！这几年，教堂的乔神甫，跟那群假洋人，踢破了县衙门的大门坎儿，秀才公反倒吃不开了！他这才说，都姓高，五百年前总是一家，没事儿也过来串串门儿！天下大变，什么都是洋的好，洋枪洋炮，洋布洋面，洋油洋教，洋毛子，二毛子，都吃香；秀才公倒落了价儿啦！

高菊香 秀才跟土布一样了，没人要！

高大嫂 可别叫秀才听见啊！听见你这句话，他准得气炸了肺！

高永义 (内喊) 大嫂，锅烧干了吧？一股子糊味儿！

高大嫂 你没看着吗？这个老二，准是没看着锅，又练上拳了！

高菊香 快看看去吧，别烧裂了，买不起！

高大嫂　对！这年月，什么也买不起！（匆匆跑去）

高菊香　（长叹）唉！（仍端坐炕上）

（高永福陪高秀才进来。

高永福　大冷的天，又叫三哥跑这么一趟，真怪不好意思的！菊香，快给三伯伯道谢吧！

高秀才　姑娘，别动！我得先给你道喜！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乾坤定矣！

高菊香　（不知如何是好，立起来，在炕上行了个礼）三伯伯！（又赶快坐下）

高永福　三哥，坐吧！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天下不太平，到处乱七八糟，姑娘没个人家，作父母的实在没法儿睡安生觉！这可不是说，我不疼爱这孩子，把她快快撮出去！我一共就有她这么一个宝贝！（看菊香要哭）孩子，别难过，你一难过，爸爸可就更堵得慌了！三哥，多么好的孩子啊，可惜，没赶上好年月！（拍拍炕上的新箱子）这么一只该劈了烧火的箱子，几件洋布衣裳，就急得我转了半年的磨！你说，钱可都上哪儿去了呢？

高秀才　难言哉！难言哉！连我这有功名的人都快吃不上饭喽！咱们是天朝，有金山银库，可架不住一轮船一轮船的，一火车一火车的，运了走，运到外洋去，洋人肥而华人瘦矣！天朝云乎哉！天朝云乎哉！

高永福　对！对！三哥，你没听见小孩子们唱吗："已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今年正是庚子年！我看非出大乱子不可！

高大嫂 （端茶进来）你这个人，怎么老说丧气话呢？天下不乱，已经有不少卖儿卖女的，还盼大乱吗？三哥，我这儿谢谢你，你作了件大好事！（递茶）三哥，你还得多劝劝他，这一程子，他老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天塌砸众人，光他一个人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高秀才 （为把她支走）我劝劝他，你忙去吧！

高大嫂 先说明白了，秀才公！我今天可只有一只谁也没法儿炖烂了的老公鸡，跟贴饼子，款待大媒，三哥可别挑剔！

高秀才 不客气，大嫂！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况有老公鸡乎！

高大嫂 真有文才，张嘴就让我听不懂！（下）

高秀才 永福，你刚才说对了，天下确是要大乱！

高永福 听说山东，跟咱们直隶各处，都闹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

高秀才 洋教该灭，自不待言。可是，义和团也是邪魔外道，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高永义气呼呼地进来。

高永义 三哥，你敢说杀洋人、灭洋教的是邪魔外道？

寓永福 老二！怎么不先给三哥道谢，这么横着来了呢。

高永义 道谢了，三哥！

高秀才 我给你道喜，老二！

高永福 老二，听秀才公的，他喝过的墨水比你喝过的凉水要多的多！

高永义 哥哥，你听我说！那年闹旱灾，我跟教堂借了点钱。

三下两下儿，把我那几亩地全折了账，还是还不清，又叫我去当长工还钱。你想想，天下还有这么欺负人的没有？这是传教？是他妈的图财害命！你算算吧，他们抢过去多少地，逼得多少人投河觅井！你算算！还外带着没地方讲理去，咱们的知县看见洋人就打哆嗦！

秀才公，你有一肚子四书五经，可没有我说的这本冤孽账！

（沉默片刻。

高秀才　我也有一本账！

高永义　你说说！

高秀才　堂堂中华上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读孔孟之书，明周公之礼！到现在，竟自屈膝自卑，叫外来的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永义　不能忍，就干呗！

高永福　老二，不谈了！不谈了！今天是菊香的好日子，不再说这些可怕的事！老二，洋人该杀也好，义和团真灵也好，咱们弟兄要安分守己，决不胡作非为！

高永义　大哥，你还有十几亩地，所以你要安分守己！不过，照这样下去，你那点地也保不住！

（高菊香假咳嗽了两声。高永福忙往外看。

高永福　哟！亲家太太亲自来了！老二，快扣好钮扣！（迎出去）

高永义　菊香！大方着点！有二叔呢，谁欺负你，我揍谁！

（高永福领赵大娘上。赵大娘拿着个红布包儿。

高永福 亲家太太，请吧！

赵大娘 哟！秀才公也来了？你看，为我们两家子的事，叫你这么跑前跑后的，我道谢啦！

高秀才 君子成人之美！只盼哪你们添人进口，全家和睦，跑破了我的鞋也没什么！

赵大娘 新娘子会给你作一双新鞋穿！

（高永义站在一边出神。

高永福 老二，见见新亲，别楞着！

高永义 道喜喽，亲家娘！我的侄女年轻，你可别给她气受！

赵大娘 这是哪儿的话呀！放心，我怎么疼爱自己的女儿，怎么疼爱媳妇！

高永义 作婆婆的都会这么说！

高永福 （听不下去）老二，叫你大嫂去！（高永义下）亲家，我们老二心眼儿好，可不会说话，你别多心！

赵大娘 咱们是一家人了，谁能多谁的心呢！

（高大嫂换上刚浆洗好的蓝布衫，进来。

高大嫂 亲家，大喜啦！

赵大娘 同喜！同喜！

（二妇人生在炕沿上，二男人坐在凳子上。

高大嫂 亲家，孩子年轻，还没调教好，凡事儿都得多担待着点！

赵大娘 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多托咐！

高永福 菊香，还不给婆婆行礼吗？快着！

（高菊香往前凑了凑，磕了头。赵大娘拉住她的手。

赵大娘 真是一朵鲜花儿呀！老赵家还要走一步好运呢！（打

开布包，拿出一大块土布来）唉！唉！亲家，我真……按礼说，无论怎样，也得有一对戒指呀！可是，可是……

高永福　亲家，咱们都赶上这年月，我不争彩礼，你也别挑剔陪送！当着大媒秀才公，我说，什么也不盼，只盼亲戚越走越近，两家子都顺顺当当的！

赵大娘　亲家公，你是个明理的人，话说的好！这是我自己织的，可是没人要，赶了几趟集呀，没有人看它一眼！

高大嫂　可是洋布啊，跟热烧饼似的，抢着买！亲家，别难过了！只要你对菊香好，就是拿一根高粱秆儿来，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别的都不盼，就盼两家子都顺顺当当的！

众人　都顺顺当当的！

（门外有喝马停住声。高永义疾入。

高永义　大哥！夜猫子来了，在门口下了车！

赵大娘　谁？夜猫子？恶霸张飞龙的弟弟？

高永义　就是他！

高永福　咱们跟张家没有来往，他干吗来了呢？秀才公，你看……

高秀才　猜不透！我先走一步吧！

高永福　三哥，别走！万一有什么麻烦呢，你的主意多，帮帮我！

高大嫂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带菊香去赶集，碰上了张飞龙。他直看菊香，还过来搭讪着说了两句话。

赵大娘 好在菊香是我家的人了，谁也抢不了走！

（夜猫子上场。）

夜猫子 （在院中）永福哥在家吗？

高永福 在家！请进来！（拉住高永义）有理讲倒人，别莽撞！

夜猫子 （进屋）道喜喽！道喜！（大家松了口气）

高永福 真不敢当！不敢当！

夜猫子 秀才公也在这儿哪？

高秀才 啊……令兄好？

夜猫子 托福！

高大嫂 张二爷请坐吧！秀才公是大媒！

夜猫子 我哥哥知道是秀才保的婚，很喜欢！（看高菊香）姑娘真体面，不怪我哥哥夸奖她！

高大嫂 唉，乡下小丫头，不缺胳臂短腿就是了！

赵大娘 多么好的姑娘！今天过了定礼，不久就过门！办喜事的那天，还求二爷赏脸，来喝杯喜酒！

夜猫子 今天过了礼，马上就娶不好吗？

赵大娘 那不太紧促了吗？穷人家办事，总得有几天工夫，拼拼凑凑的！

夜猫子 （看箱子等）嗯，都齐全了，省了我的事！好吧，我坐着轿车来的，就把姑娘拉走吧！

高永福 拉走？上哪儿？

夜猫子 上我家去！不好吗？

赵大娘 我家的媳妇，怎么上你家去呢？

夜猫子 跟你们办事真费话！是这样：我嫂子死啦，大哥看中了菊香，派我来迎亲！

〔沉默。高永义向前迈了一步，被高永福拉住。

高永福　张二爷！你来道喜，我们感谢，你爱开个小玩笑，我们知道！得了，就跟秀才公喝我们一杯喜酒吧！菊香的妈，领着亲家和菊香到里间去吧！

高大嫂　对！都来，给他们老爷们腾腾地方！

夜猫子　别动！谁也不准动！我大哥张飞龙跺跺脚，连北京城都得颤那么几下，你们不是不知道！他叫我来带走菊香，是菊香的福气，你们的体面！

赵大娘　菊香是我家的人，不能两嫁，这儿有大媒，有定礼！

夜猫子　是呀，媒人、定礼都不换，更省事，不好吗？

高永福　二爷！张大爷看得起我们，我们脸上有光！可是，怎么不早说呢？如今，孩子已经给了赵家，实在叫我们为难！你回去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就说不是我们给脸不兜着，是，是真有难处！

高大嫂　再说，凭张大爷的人才、钱财，招驸马也不难，何必要这个小丫头呢？

夜猫子　花言巧语办不了事！菊香马上跟我走，万事皆休。不跟我走呢，你们吃亏，可别怨我！

高永义　我们要是玩命呢？

夜猫子　玩命？你们的命值几个小钱一条呢？

高永福　秀才公，你说句公道话！

高秀才　张二爷，赏我个脸：你到外边休息一会儿，叫他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夜猫子　这点面子我给你啦，秀才公！可得快着！我到车上抽袋烟，抽完就进来！（下）

高秀才　大伙儿看怎么办？
高永义　我跟他们拼了！
高秀才　那没用！
赵大娘　到县里说理去，打官司！咱们两家子告他一家子还不行吗？
高秀才　十家子穷人也告不倒一家财主！
高永福　官司不能打！输、赢，全得倾家荡产！
赵大娘　亲家，你要是不敢告他，我就告你！
高大嫂　要是秀才公帮帮忙，县里不能不给点面子吧？秀才公，你是读书明理的人，你说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
高菊香　三伯伯，救救我！你疼爱我，才给我找个人家！我活着是赵家人，死是赵家鬼，不能叫恶霸霸占了！三伯伯，我给你磕头了！（跪下叩头）
高秀才　起来！起来，孩子！话说得好，打动了我的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问问你们：赵大娘，你敢干？
赵大娘　打官司！
高秀才　高大嫂，你？
高大嫂　打！
高秀才　永福，你？
高永福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
高永义　大哥，还犹疑什么呢？该死，活不了！输了命，不能输了理！
高永福　好吧，打！秀才公，全听你的啦！
高秀才　列位，这件事我本可以不管。一管，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不会有我的好处！可是呢……

（夜猫子闯了进来。

夜猫子　（口衔吕宋烟）怎么样啊？

高秀才　张二爷，陪我到县衙门走一趟吧！县里不行，到府里，府里不行，我告御状！我的功名不大，可是到大堂之上，我立着，你跪着！

夜猫子　哟，这倒怪有意思儿，穷秀才敢碰碰老张家了！哈哈哈！秀才公，你没打听明白了行市！现在，到了大堂之上，说不定还许知县立着，我坐着呢！（掏出一张大红名片，字也很大）秀才公，你认识字，请看！

高秀才　（看，念）乔约瑟！

夜猫子　对！乔约瑟，乔神甫！

高秀才　乔神甫跟你们张家有什么相干呢？

夜猫子　我哥哥张飞龙，连我们全家都入了教，昨天受的洗！要不然，我今天还不会来迎亲！（静默，高秀才发抖）好吧，我再抽口烟去，你们再想想！看，乔神甫给我的烟！张家的势力，再加上乔神甫的势力，就天下无敌！想想吧：就凭这张红纸，会叫知县、知州、知府、巡抚，连西太后，都　地打哆嗦！（下）

高秀才　（立不住了）完了！完了！土恶霸难斗，洋恶霸万万斗不得！

高永义　完不了！三哥，你硬棒点！

高秀才　所有的官儿都怕教案！

高永义　这是抢人，不是教案！

高秀才　有乔神甫一句话，什么事都算教案！我们有天大的理，也得输，输，输！
赵大娘　我马上把姑娘带走，怎样？
高大嫂　夜猫子堵着门口呢！
高永福　三哥，官司没法儿打啦？
高秀才　别说我这个秀才，就是状元也碰不了洋人！
高永义　我跟他们碰碰，先把夜猫子宰了！
高永福　永义，二弟，你得走！
高永义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撂下你们，甩手一走？
高永福　你得走，好留个报仇的！
高大嫂　二弟，走，不能叫他们一网打尽！
高永义　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高永福　你在这儿也没办法，走！
高永义　那，我算什么人呢？
高大嫂　有骨头的回来报仇！
高永福　（把弟弟拉到门前）走！由后边跳出篱笆去！
高永义　菊香，咬上牙！（被哥哥推出去）
高永福　三哥，一点主意没有了吗？
高秀才　（摇头）没有！
高永福　菊香，你呢？
高菊香　（跪）爸！妈！赵大娘！三伯伯！没有别的路儿了，我跟夜猫子走！
高永福
高大嫂　孩子！
赵大娘　秀才公，你是媒人，就，就……

高秀才　赵大娘，事到如今，你逼我有什么用呢！
赵大娘　我…… （掩面泣）
高菊香　（立起）爸！妈！我走啦！
高永福
高大嫂　菊香！宝贝儿！
夜猫子　（进来）怎样？
高菊香　走！
夜猫子　你比这群老家伙强，拿着定礼！
赵大娘　那是我的！
夜猫子　我要，就是我的！高永福，你的陪送！
高永福　夜猫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哇！
夜猫子　送五亩地吧！你们老二欠教堂的钱还没还清呢！
高永福　老二的事老二管，我管不着！
夜猫子　一笔写不出两个高字来！
高永福　他欠教堂的钱，不欠你们张家的！
夜猫子　张家入了教，跟教堂是一码事！
高菊香　（走近夜猫子，冷不防给他个嘴巴）畜生！（往外跑）
夜猫子　啊？往哪儿跑！（可是没敢动）
高菊香　（在外边）妈！（碰死在磨盘上）
高永福　（往外跑）菊香！
高大嫂　（往外跑）菊香！
（高家夫妇在院内啼哭。
赵大娘　姓张的，你，你逼死了我家的媳妇，我跟你没完！
夜猫子　是没完！你们都等着我的吧！（往外走）

高秀才 （仰天长呼）天哪，天！

——幕落

第二幕

时　间　前幕后半个多月，晚。
地　点　同前幕。
人　物　高永义　高大嫂　冯铁匠　高秀才　牛大海　丁双喜贺天庚　吴　七　于铁子　丘二头　田富贵

〔幕启：新月欲落，鸦雀无声。高永义夹着一件衣服，内藏东西，听了听，凑至窗前。

高永义　（轻叫）大嫂！大嫂！
高大嫂　谁？
高永义　我，老二！
高大嫂　等我点上灯！（灯点好）老二，进来！（开门）
高永义　（入，见大姓带孝，哭叫）大嫂！
高大嫂　老二！（强忍着泪）我已经把眼泪流干了，不会再哭！我知道你必定会回来！要不然我早跟你哥哥、侄女去了！
高永义　他们都……
高大嫂　那天，菊香碰了磨盘，登时断了气！
高永义　好姑娘，死的豪横！哥哥呢？
高大嫂　死了人，事情并没完！张飞龙说，你欠教堂的钱，必得交地还债！你哥哥跟秀才要主意，秀才一言不发！

高永义　秀才总是秀才！

高大娘　饶那样，秀才还叫知县传了去，叫他证明咱们不对，教堂对！

高永义　秀才点了头？

高大嫂　他没有！

高永义　还算有点骨气！

高大嫂　秀才怕洋人跟二毛子，可也恨他们！县里把你哥哥传了去，你哥哥老实了一辈子，这回可横了心：他说地是他的，甭想由他嘴里让给教堂，恶霸！

高永义　大哥有根！

高大嫂　有根？知县还是把咱们的五亩地断给了教堂！你哥哥吐了血！忠厚老实了一辈子，就这么委委屈屈地完了！临死，他的末一句话是：菊香的妈，等着老二，叫老二杀他们！（泣）

高永义　（跪下，磕了一个头）大哥，你的阴魂不散，保佑老二吧！我要不砍了乔神甫、张飞龙，死后没脸见你！（立）大嫂，你不怪我在大难当头的时候，跑了出去？

高大嫂　是你哥哥叫你走的，你走的对！我把你等回来了，说吧，该怎么办！

高永义　有办法！我在外边入了义和团！

高大嫂　好！我算计对了！你带来多少人？

高永义　我一个人回来的！

高大嫂　一个人？那怎么干得起来呢？

高永义　我自己开坛，马上动手！（打开衣卷，抽出钢刀）大嫂，看，（抡刀）杀！

高大嫂 好！杀！现在我不怕这样的家伙了！这是咱们的主心骨！

高永义 （又拿出两面旗子）还有这两面神旗，神旗高挂，我就开坛传道！

高大嫂 上面是什么字？

高永义 “天兵天将，扶明灭洋！”

高大嫂 天兵天将？老二，真有天兵天将？

高永义 大嫂，你怎么啦？你忘了头上有天，天上有天兵天将？

高大嫂 唉！我给财神爷、灶王爷烧了一辈子香啊，怎么你哥哥、侄女会死得那么冤，那么惨呢？

高永义 （急）大嫂，你敢不信神团？我走了半个多月，四五百里，到处有团，杀洋人，灭洋教，到处得人心，这能是假的吗？

高大嫂 别急！别急！我信！我信！

高永义 假事骗得了几个人，骗不了成千上万的人！时候到了，该叫洋人看看咱们的厉害了！咱们的钱，咱们的地，咱们的命，咱们的国，都叫洋人攥在手心儿里，咱们还能避猫鼠儿似的不干点什么吗？

高大嫂 只要杀张飞龙，报仇，你说什么我都信！

高永义 张飞龙不过是老虎尾巴，洋人是虎头虎口！灭了那些洋人，张飞龙还能跑得了吗？

高大嫂 这么一说，事情可就闹大了去啦？

高永义 要闯祸，就闯大着点！糖豆大酸枣什么的成不了气候！

高大嫂　好吧，一不作，二不休！说吧，叫我干什么？你敢闯，我就敢闯，别看我是个女人！

高永义　可坏就坏在你是女的！大嫂！

高大嫂　怎么？屈死的是我的老伴儿，孩子，我怎么就不该报仇？

高永义　我们练团，得躲着女的，女人是阴气！阴气一冲，法术就不灵了！

高大嫂　阴气？哪个男人不是妈妈生的？说！自从我到高家门儿来，屋里地里，哪儿没有我动手干活儿？阴气？怎么我种的地一样长庄稼呢？说！

高永义　大嫂！这么说，你真敢干？

高大嫂　敢！一块儿干！

高永义　好！有办法！天津有红灯照，都是女的，红衣红袜，一念咒就飞上天去！

高大嫂　我身带重孝，不能穿红的，这么着吧：我穿黑的，来个青灯照！

高永义　没有圣母的传授，怎么办呢？

高大嫂　我开个头儿吧！为替夫报仇，大概圣母也不会怪我！谁敢开头儿，谁敢造反！就这么办！说吧，我干什么去？你哥哥，你侄女，可等着咱们给报仇呢！

高永义　先找秀才去！

高大嫂　找他？在秀才里，他不是个坏秀才。可是，他能老跟咱们穷棒子一条心吗？

高永义　咱们得有个会写字的！我只认识几个字，不会动笔杆儿。找他去，我会跟他说！

高大嫂 还干什么？

高永义 传你的青灯照去！找身子骨好的，心里有委屈的！

高大嫂 教给我两句咒语！

高永义 就这么说：“庚子义和团，戊寅青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

（外面有人叫：“高大嫂！高大嫂！”

高大嫂 谁？

冯铁匠 我！老冯！

高永义 大嫂，干你的去，叫老冯进来！

高大嫂 还有个剩饼子，饿了嚼两口，喝水自己烧。我走啦！（下）

（高永义把刀与旗盖好。冯铁匠上。

冯铁匠 老二！老二！你可回来啦！大伙儿都盼了星星盼月亮地盼你回来！

高永义 我也想你们哪，冯师傅！

冯铁匠 问你，你看见义和团没有？入了义和团没有？

高永义 干吗？

冯铁匠 干吗？你这是装傻充楞！除了闹义和团，咱们还有第二条路走吗？

高永义 大伙儿怎么说？

冯铁匠 都这么说！穷棒子一条心！

高永义 （拿出刀、旗）看吧！冯师傅！

冯铁匠 （先拿起刀来）好家伙，地道！合手儿，钢口儿好！（又看旗）神旗！神旗！你有了传授！好！老二，扯起大旗，就反了啵！

高永义　得跟大伙儿商量商量！

冯铁匠　急不如快，我马上找他们去！夜猫子今天给我送了点料来，叫我打刀！你看，教堂准备上了，咱们得先下手的为强！

高永义　好，你找他们去！不三不四的人不要！心齐，不怕人少；心不齐，人越多越乱！你用夜猫子的料，给咱们自己打家伙，连夜打，别打刀，那费料；打花枪头儿，又多又快！

冯铁匠　好！好！好！我先给神旗磕个头，保佑咱们马到成功！（跪，叩首）过往神灵，助我们穷棒子一膀之力吧，我们活不下去啦！（立）老二，待会儿见！（走得太急，一出门碰着了高秀才）

高秀才　留神！

冯铁匠　哟！秀才公？你……（怀疑）

高永义　（扯住高秀才）三哥，进来！冯师傅，走你的！

（冯铁匠下。

高秀才　老二，这是怎么回事？黑灯下火的把我找来！

高永义　三哥，我回来了，求你点事，摇头不算，点头算，痛痛快快的！

高秀才　什么事？

高永义　我作大师兄，你作先生，帮我动动笔！

高秀才　那可不好办！前三天县衙门贴出告示，禁止练团！

高永义　各处都有告示，各处可都练团！

高秀才　告示上不是知县一个人的话，乃朝廷的旨意！何况，你手无寸铁，知县可以调兵，这不是自己找亏吃吗？

高永义　义和团不怕刀枪！

高秀才　子不语：怪力乱神！邪法难成正果！你自己想想，那一套靠得住吗，灵吗？

高永义　有这股气儿，就灵！没有这股气儿，什么也不灵！

高秀才　哪股气儿？

高永义　不准洋人骑着咱们脖子拉屎！

高秀才　好，你有骨头！

高永义　难道三哥就没有？

高秀才　你心雄语壮，我安分守己！咱们再见！

高永义　等等！你得对神旗起个誓，不走漏风声！（拿起一面神旗）来吧！

高秀才　（看，念）扶明灭洋！这是谁的主意？

高永义　老师傅给我的！原样儿没动！

高秀才　得改一个字！

高永义　怎么改？为什么改？

高秀才　改成扶清灭洋，这里大有文章！照原样，洋人、官兵一齐打你；这么一改，可以不受两面夹攻！

高永义　只要灭洋，别的都好说！你就起誓吧！

（冯铁匠匆匆跑来。

冯铁匠　哟！秀才公还在这儿哪？

高秀才　有话说吧，我不是汉奸！

冯铁匠　老二，要田富贵不要？

高永义　不要！

冯铁匠　我原也这么想。可是，那小子的耳朵尖！他要是知道了咱们不要他，准会爬到知县、恶霸那边去！咱

们可就多了一个对头！

高永义 也对！要他，咱们多留点神，量他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冯铁匠 好！我还约人去！

高秀才 这么看来，你们真齐了心？

冯铁匠 活不下去，还不一块儿拚吗！连你呀，秀才公，也得留点神！今天，夜猫子来打刀，还说呢：打好了刀，先找城里城外有头有脸的，秀才什么的，开刀示威！

高秀才 天哪，我得罪过谁呀？

高永义 中国又得罪过谁呢？可是各国的刀都搁在咱们的脖子上！干吧！三哥！

高秀才 一个信洋教的恶霸，敢说拿孔门弟子开刀，真乃千古奇闻！奇闻！

高永义 你在县衙门没帮着他说话，就算有罪，明白了吧？

高秀才 好！跟着你们造反与否，容我再去仔细想想，我先帮助你们写写字吧！

高永义 冯师傅，你走吧！（冯铁匠下）三哥，带着笔哪？（高秀才点头）来，写个底稿儿。

高秀才 你先说个大意，我来编词儿。

高永义 我编，你写！

高秀才 你？没作过八股儿、策论，会编词儿？

高永义 我有我的一套！你编的，大伙儿念不懂，我编才行！

高秀才 好吧，你说说看！有不合适的地方，我给改改！

高永义 我怎么说，你怎么写，不准改！

高秀才　这，这……你也太小看我这个秀才了！

高永义　秀才大不过义和团去！听着："告白：本县乡亲，本县知县知晓！"

高秀才　我的天！叫知县知晓？

高永义　这是神团的口气！在我们的眼里，知县比一颗黄豆还小呢！往下写："本团大师兄替天行道，扶，扶清灭洋，于本月初八，午时三刻，在城里三义庙祭坛祭旗，远近乡亲，本县知县要前来叩头敬神，广为传晓！县城东南高家屯本团拱手同胜。"

高秀才　同胜？应该说同拜！

高永义　你盼着我们打败了吗？

高秀才　我说的是跪拜的拜，音同字不同！

高永义　我不管什么音同字不同，我要旗开得胜，一回也不吃败仗！你写去吧！

高秀才　老二，你叫知县来行礼，他要是不来，你不就一开头就碰个钉子吗？

高永义　叫他来，他不敢不来！你等着瞧！

高秀才　我回家写去？

高永义　三哥可别多心，你今天晚上睡在这儿，走不了风声，明天找来纸墨，你在这儿写！

高秀才　老二，你行！没想到你这么细心！

高永义　留点神好！到里间歇着去吧！

高秀才　真没想到啊，秀才也造了反！（入）

（高永义把旗打开，靠在墙上，中间桌上放置钢刀。冯铁匠、牛大海、丁双喜、贺天庚、吴七等进来。

牛大海　老二，可把你盼回来喽！

高永义　回来喽！大海哥，双喜，老贺，吴七哥！都坐吧！

牛大海　（油灯不甚亮，他拿起灯去看神旗）哎哟！真有神旗！

（大家过来围看。）

丁双喜　我说了多少次，二哥决不会空着手回来！

吴　七　还不拜旗，等什么呢？

（于铁子、丘二头、田富贵进来。）

冯铁匠　等等！田富贵，我把你找来了，不拿外人待你，你到底……

田富贵　哥儿们，我家里比你们强点，你们老不放心我，该当的！可是，你们要看明白了，你们恨洋人，我也恨，这一点真心，你们不会不相信吧！

高永义　我们要拚命去，你有花不完的钱，肯那么干吗？

田富贵　这么办好不好？几时你们动手，几时我头一个上去，看看我地道不地道！到了阵上，我要是脚心朝天，你们踢着我走好啦！当年，刘备是皇叔，还跟卖肉的张飞在桃园结义呢！不是吗？

吴　七　我看这没什么！反正要一齐干，都得对天盟誓，谁有坏心，天诛地灭！

田富贵　对！天诛地灭！还告诉弟兄们，我爸爸说了，没地方设坛，可以到我家去，茶水什么的都方便！

吴　七　好啦！好啦！快着点办事！老二，你上站，受我们一礼！你有了法术，你是大师兄！大家看，是这么说不是？

牛大海　应当这么办！

〔大家要下跪。

高永义　等等！我先交代两句：哥儿们抬爱，推我作大师兄，我不推让！我受了坎字老团黄老师傅的传授，得到这一对神旗，我怎么学的，怎么教给你们，没有半点私心！

贺天庚　咱们的仇一样，恨一样，谁也不会有私心！

高永义　好！有三条规矩，谁都得遵守！头一条：不管到哪里，干粮自备，不准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

田富贵　家中没有粮的，我给垫上！

高永义　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第三条：神团上阵，只许往前冲，没有师兄的号令，不许后退！弟兄们都愿意照这三条儿办吗？

众　人　我们愿意！大师兄请上，受我们一礼！

高永义　等等！待会儿我就传授法术，再受你们的礼。

吴　七　老二，我是急性子的人，我要问一句，咱们到底先干什么？要光说不练，我不干！

高永义　你看呢？七哥！

吴　七　先烧教堂！

众　人　对！先烧教堂！

牛大海　这真是天意，要不怎么大伙儿想的都一样呢！

吴　七　现在就去吧，还等什么呢？

贺天庚　吴七，你也太急了！

丁双喜　二哥必定已经有了个打算，说说！

高永义　我们赶着练，三天里要练成。初八是黄道吉日，一清早烧教堂，紧跟着攻打张飞龙的寨子。当天午时

三刻，在三义庙祭坛，叫知县来烧香，有咱们烧教堂的威风，他不敢不来！当天晚上，全县家家挂红旗，悬红灯，叫二毛子们吓也吓个半死！牛大海，贺天庚，待会儿我告诉你们怎么烧教堂。丁双喜，丘二头，你俩帮助冯师傅连夜打家伙。

吴　七　没我的事吗？老二！

高永义　你跟于铁子执掌大旗，带队往前冲！

田富贵　老二，给我点事儿作！

高永义　你……你去贴告白，教堂一起火，你就去贴，城里城外都贴到了！

田富贵　我要不给县衙门的大门贴上两张，就不算神团！

高永义　天机不可泄漏，连自己的亲爹也不准说一个字！现在，我们对天焚表。（从衣中取出黄纸，向内间问）三哥，你睡了吗？

众　人　高秀才在这儿哪？

高永义　他是咱们的人，咱们的先生！

高秀才　（出来，给高永义作揖）老二，我服了，万没想到你会这么细心，井井有条，一丝不紊！我服了！中华天朝要转好运啦！可是，我问一句：专靠在座的几个人，似乎太少吧？

高永义　冯师傅跟牛大海可以招新团，心虔诚的，一天就可以练好！三哥，给我们写表！（递纸）名字写在表上，可就不能再改！

高秀才　（执笔）说吧！

高永义　高永义！

冯铁匠　冯寿！
牛大海　牛大海！
贺天庚　贺天庚！
吴　七　吴七！
丁双喜　丁双喜！
丘二头　丘二头！
于铁子　于铁子！
田富贵　田富贵！
高永义　三哥，你自己？
高秀才　好，高中道！
高永义　三哥，往下写：“民等替天行道，扶清灭洋，在高永义大师兄旗下，当坎字神团，焚表告天，决无反悔！”众师兄，先生，到院里焚表，练拳！
（高永义极严肃地捧表前行，众随之。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前幕后四日，黎明。

地　点　县城外教堂前。

人　物　高永义　冯铁匠　吴　七　于铁子　丁双喜　丘二头田富贵　高大嫂　众仙姑　牛大海　贺天庚　团众夜猫子　群　众

〔幕启：教堂靠近张家寨子。教堂对面有小土岗，高永义立土岗最高处，冯铁匠手持大锤旁立，吴七与于铁子掌旗翼之。团众皆红布包头，腰系红带，各持武器，分列于下。田富贵身背黄包袱，内置告白。丘二头提着大锣。乡民闻风而至，三五成群，在土岗下。牛大海与贺天庚未在行列之中。

高永义　乡亲们，本团替天行道，请来天兵天将，率领九条火龙，今天火烧教堂！教堂该烧不该？

群　众　该烧！早就该烧！

高永义　下跪，向东南磕头！（单手打问讯，团众随之。乡亲们磕完头，高永义口念真言，全场鸦雀无声地望着他。他忽举钢刀，大喝）着！着！着！（教堂里钟鸣

三响，众急回顾教堂，起了火）

群　众　（呼声震天）谢天谢地！着了！着了！

团　众　烧啊！烧！

高永义　乡亲们，天意！天意！九龙真火烧下来了！乡亲们，闪开！神团攻打张家寨，生擒乔约瑟，刀劈张飞龙！（领先跑下土岗，神旗紧随，团众齐跑下来，群众随之）杀！杀！杀！

（寨门紧闭。夜猫子与打手们仓猝应战，防守不严，寨墙上只上来几个人，有开枪者。于铁子中弹，挣扎仍向前冲。丘二头抢过旗来，前进。团众中又有倒下者。

高永义　乡亲们，把“睡”了的师兄抬下去！神团们，杀！

（寨墙上添了人与洋枪，火力渐猛。

冯铁匠　冲！冲！（跑到寨门，以大锤击门）

高永义　散开！散开！四面攻打！

（牛大海、贺天庚由教堂那边跑来。

牛大海
贺天庚　大师兄，我们来了！

高永义　牛大海，领头攻南面！贺天庚，攻北面！

（牛大海、贺天庚各领数人，驰向南北。

吴　七　（挥动大旗）杀！杀！

高永义　（见又倒下两个）正面暂退，寨门上有脏东西！

吴　七　我吴七不退，杀！

田富贵　我也不退！杀！

（正在危急，高大嫂与二仙姑忽在寨楼上出现。

高大嫂　天灭恶人，青灯照在此，杀呀！

团　众　（精神百倍）杀！

（仙姑数人自内开了寨门，冯铁匠首先攻入。高大嫂与打手们短兵相接，冯铁匠登高助战，捶倒数打手。夜猫子在墙上往南跑。牛大海自南面攻入。

牛大海　哪里跑！（擒住夜猫子）夜猫子被擒！

高永义　（立于寨门前）押过来！

（贺天庚自北而攻入，也上了墙。

高永义　鸣锣！（接过大旗来，丘二头鸣锣）都退出来！都退出来！听候号令！

（高大嫂引众仙姑出来。冯铁匠、牛大海押过夜猫子来，一推，夜猫子跪下。贺天庚亦率众出来。田富贵抡刀便砍夜猫子。

高永义　别砍！

田富贵　留着他干什么呢？（仍欲砍）

高永义　不听号令的，斩！田富贵，贴告白去！

田富贵　哎呀，刚杀上劲儿来！

高永义　快去！

田富贵　得令！（下）

群　众　大师兄，砍这个无恶不作的畜生！

高永义　乡亲们，听着！留他一会儿，用他开刀祭坛！夜猫子，说，乔神甫、张飞龙在哪儿？

群　众　说！

（夜猫子不语。

吴　七　不出声，杀了他！

高永义　吴七！

〔吴七不再出声。

高永义　贺师兄，带领几个人搜查寨子，搜人，不准动东西！

贺天庚　搜不出来，就烧寨子，把恶霸们都烧死在里头！

高永义　不能烧，里边有粮食！去吧！

贺天庚　得令！

〔贺天庚三四人入寨。

高永义　神团拿这儿作粮台，有了粮台，好多打胜仗！现在，先分给大伙儿点粮食，不准乱抢！

群　众　好，我们都听大师兄的！

高永义　（对大嫂）仙姑，你管分粮，叫众仙姑帮助你！

高大嫂　乡亲们，推出两位岁数大的帮助我们，神团办事，心明眼亮！

群　众　推赵老爹跟李二叔！（众人把二老翁拥至前面）

高大嫂　赵老爹，李二叔，咱们先看看到底有多少粮，再商量怎么分。乡亲们，有粮的让没粮的，咱们各凭良心，不准随心昧己！

群　众　好！对！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仙姑，把这里的衣服，布，也分了吧！

高大嫂　（向高永义）大师兄，（双手打问讯）可以吗？

高永义　可以！要分公平了！

贺天庚　（出来）大师兄，找不着！神甫没藏在这儿，张飞龙大概早逃了！

高永义　他们逃到天边儿去，咱们也会用飞剑取他们的首级！冯师兄，你在这儿镇守粮台，帮助发粮，有不三不

四的人起哄乱闹，砍！

冯铁匠　得令！

高永义　神团们，排好！鸣锣开道，大队进城！

〔团众排好，锣声响亮，昂首阔步前进。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一会儿。

地　点　县衙内书房。

人　物　孙知县　田富贵　小　周　荷　花　乔神甫

〔幕启：知县的书房。知县肉跳神惊，坐立不安。田富贵刚刚跑来，喘息未定。小周侍立。桌上有一顶黑帽子。

孙知县　田富贵，你家是县里的大户，绅士，你竟自跟一群穷棒子骨混在一起，闹义和团，还有脸来见我！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光了！

田富贵　我爸爸叫我干的！

孙知县　你爸爸老糊涂了！

田富贵　他比县太爷总还明白点！

孙知县　胡说！你去烧教堂，打张家寨子，杀人放火，你爸爸糊涂，我来管教你！小周！

小　周　嗻！

孙知县　把他押起来！

田富贵　先等等！告诉你：县官有衙门，我们田家在城里有买卖，义和团是一群发了疯的穷鬼，敢烧教堂，就也敢烧县衙门跟我们的铺子！一把火，全城片瓦无存！县太爷，你想到过这个没有？

孙知县　这个……（软下来）小周，给田二少爷看座儿！

田富贵　（很神气地坐下）谢座！

孙知县　请往下讲！

田富贵　刚杀了一阵，嘴怪干的！

孙知县　小周，看茶！（小周倒茶）请讲，田二少！小周是我的心腹人！

田富贵　前些日子你贴告示，禁止练团，团对你大概不会很亲热吧？有我在团里，我可以给你美言几句，也保护住我们的买卖，跟全城的生命财产！

孙知县　嗯，想的不错！

田富贵　（强硬）平日，你跟张家穿一条裤子，看不起我们田家！

孙知县　都是绅士，本县向来一视同仁！

田富贵　你没有！

孙知县　那也不是没有原因！

田富贵　是有原因！张飞龙比我们霸道，又信了教，你就死巴结他！

孙知县　自古以来，县官都是那样，倒不由我创始！小周，别光站着，看点心！

田富贵　小周，甭看点心，贴这个去！（递两张告白）

孙知县　什么呀？

田富贵 （递给孙知县一张）神团的告白！（对小周）大门上一边一张！

孙知县 这，这能贴在衙门的大门上？

田富贵 不这样，穷棒子们怎能相信我呢？他们相信我，你在大堂上才会坐得稳当点！

孙知县 对！小周，更稳当点，贴四张！

小　周 老爷，贴四张不费浆糊吗？

孙知县 快去！

小　周 嗻！（下）

孙知县 我得去祭坛上香？嘿！我算什么七品县官呢！

田富贵 去不去随你！你不去，惹恼了义和团，一把火把你烧死，也把乔神甫烧死！那才热闹呢！

孙知县 乔神甫？他在哪儿呢？

田富贵 在这儿呢！那（指黑帽子）是什么？

孙知县 那不过是他的帽子！

田富贵 谁都恨洋人，你可把神甫藏在这儿，倘若我出去说一声，义和团大概不会叫我的脑袋搬家吧？

孙知县 你不会那么办！

田富贵 你怎么知道？孙大人，看明白点，现在我在团里，团也在我手里！

孙知县 告诉我，团的法术真灵吗？真那么用手一指就烧了教堂吗？要真是那样，你指指这顶洋毛子的帽子，看能烧了它不能！

田富贵 嗯……

孙知县 你没有那个本领！（又硬起来）好啦，你是借着团的

邪气儿来敲诈我！

田富贵 孙大人，你这么说话，咱们就别再往下谈了！再见吧！

（立）

孙知县 这个衙门不是随便出入的，我押起你来！

田富贵 （软了点）孙大人，那又何必呢！咱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命、财产、前程，干吗自己人先闹翻了呢？

孙知县 （也又软）对！这象句话！坐下，说知心话，你要什么？

田富贵 我可说干脆的啦！

孙知县 早就该开门见山嘛！

田富贵 以前，张家的铺子里有你的股子。

孙知县 不错！以后交给你们，对吧？

田富贵 谢谢大人！以前你给二毛子们不少方便，以后……

孙知县 也照样给你们？

田富贵 那你就真是父母官了！

孙知县 以上所言，一律照办！可是，你给我什么呢？

田富贵 现在最难办的是什么？

孙知县 团！

田富贵 你要怎么办呢？说心腹话！

孙知县 我已经去调官兵！

田富贵 我知道团的气儿是真足，官兵不见得是团的对手。

孙知县 依你之见？

田富贵 这就是我给你的东西！

孙知县 只是几句话？

田富贵　千金难买的话！
孙知县　说吧！
田富贵　用调虎离山计，把团请了走！
孙知县　调虎离山计……
田富贵　对！叫他们走，比如说上北京。他们都肯走呢，好，到处官兵、民团、洋人都打他们，管保一个也回不来！他们要是留下几个人呢，你调的兵一到就收拾他们！这样，团不在你的眼前，你就是睡三年大觉，也可以稳赚十万银子，还再娶个小太太！
孙知县　赚十万？哼，为买这个缺，我下了五万本钱！
田富贵　别吹了吧，捐个后补道也用不了五万！你等着瞧我的吧，我会不掏一个小钱，来个官儿做做！言归正传。现在，最不好办的倒是这个戴黑帽子的！一走漏风声，准出乱子，事情可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儿了！
孙知县　你看，我得把他交给义和团？万万不能！不管义和团怎么厉害，也厉害不过洋人去！别的我也许看不明白，这个我却看得清清楚楚：别惹洋人！永远别惹洋人！我自信对这点事我看的远！看的真！你要是为巴结义和团，出卖我，随你！
田富贵　放心吧，大人，我们能不出卖穷小子们，反倒出卖自己人吗？
〔小周上。
小　周　（拿着封信）老爷，胡大老爷的信！（递信）
孙知县　赏了送信的没有？
小　周　赏了一吊钱。

孙知县　你比我大方，赏五百钱就不少！（拆信看）……哎哟！京里王公大臣称义和团为义民，西太后拨国帑十万两犒赏神团……哎哟，这个变动来得奇呀！

田富贵　孙大人，你藏着乔神甫，还调了官兵，大概都不大对西太后的劲儿！

孙知县　小周，快去预备羊羔美酒，犒赏神团！弄丰富点！这笔钱不能不花！

小　周　是！（下）

孙知县　田二少爷，该走啦吧？回去替我问候令尊、令兄！告诉他们，万事亨通，不要着急！

田富贵　我也告诉他们：你给我们的买卖添股子，事事还都给我们方便，对吧？

孙知县　对！我要是忘了，你提醒我一声！

田富贵　我会时常提醒你！再见，大人！（下）

孙知县　（独白）哎呀，这么扎手的事儿，会有了办法，运气不错！先去祭坛上香，犒劳团民，这就讨西太后的喜欢！祭完坛，告诉他们，西太后遍请神团进京，叫他们快走，这就是那个调虎离山计。官兵一到，把没走的团民叫作土匪，抓的抓，砍的砍！然后高枕无忧，静观变化：团胜了呢，我献出乔神甫请赏；团败了呢，我搭救神甫有功！喝，八面驶风，左右逢源，真乃诸葛亮也！

（荷花飞跑进来。

荷　花　他，他，吓死我，他上我屋里去了！

孙知县　谁上你屋里去了？小荷花！

荷　花　他，那个洋人！

孙知县　噢，那是乔神甫！

荷　花　他不是好人！

孙知县　洋神甫怎么应当是好人呢？

荷　花　一进来，他就拉我的手！

孙知县　洋人的规矩，见人就拉手！

荷　花　你没心没肺，没骨头！我到街上喊去，叫义和团进来杀了他！

孙知县　杀了他？你碰破他一块肉皮儿都有死罪！

荷　花　你又怕洋人，又怕团，什么都怕，就会欺负我跟老百姓！我愿意死了，也不受洋毛子调戏！我去喊！（往外跑）

乔神甫　（开开门，堵住她）荷花，为什么怕我呢？你有罪，我来救你！你应当去作修女，把身体、灵魂都献给圣母！只有那样，圣母才会饶恕你！

（荷花躲在屋角，哆嗦成一团。

孙知县　神甫，请坐！荷花不懂事，别计较她！她是三两五钱银子买来的，就是模样长的好，心里全是浆糊，很稠的浆糊！

乔神甫　跟你们全中国的人一样！你们胡涂，野蛮，肮脏，愚昧无知！我是这片黑暗国土上的灯，我是这座人间地狱的光！我带来上帝的爱，你们却给我预备好十字架！

孙知县　神甫灯，神甫光，下官实在对不起，疏于防范，以致愚民烧了教堂！

乔神甫　那是上帝的旨意！那座神的宝殿是五万两银子修盖的，神嫌它简陋，我要要求你们赔偿三十万两，派民工五百名，重新修建！神的殿宇原来占五顷地，我要要求再拨十五顷地！

孙知县　有神甫一句话，没有作不到的事！本县虽然才疏学浅，给神甫办事可是无不尽心尽力！

乔神甫　团匪的名册要交给我，我要点名，全数送到地狱去，不冤枉一个好人！

孙知县　神甫向来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总是神甫怎么说，我怎样断案！连先告状，后入教的，也叫他转败为胜，打赢了官司！

乔神甫　你说的太多了！赶快去造团匪名册！

孙知县　他们人太多，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我怎么去造名册呢？

乔神甫　那也好！外国兵一到，误杀几个人是你的过错！

孙知县　神甫，洋兵真会来吗？

乔神甫　你们不讲理，不接受福音，还不该受洋枪洋炮的惩罚吗？

孙知县　是不是洋兵来到，鸡犬不留啊？

乔神甫　鸡更要紧，外国兵吃不惯窝窝头，是要吃鸡的！

孙知县　神甫，看起来，事情是要越闹越大呀！

乔神甫　当然的！越大越好！外国兵来的越多，就越好早早瓜分中国，处处都叫我们文明人管起来，你们就有了福！

孙知县　那么，瓜分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作官吗？

乔神甫　也许更大一点，只要你听我的话！

孙知县　我谢谢神甫！（请安）神甫大慈大悲，孙某永远感激！

乔神甫　别光说空话！马上作点什么！去，叫几个衙役，假扮义和团，奸淫抢掠，弄臭了义和团三个字！

孙知县　是！

乔神甫　马上派人混进团里去，叫他们自己乱吵乱闹！

孙知县　是！

乔神甫　派几个坏女人去引诱他们，派几个人去给他们散布谣言，派几个……事情有的是，你得去作，去作！

孙知县　是！是！

乔神甫　你应当入教！你听我的话，必能作个好教徒！你们说张飞龙是恶霸，可是他的罪都赦免了。你虽是赃官，你的罪也会都赦免！我代表全知全能的神，我会赦免你的罪，叫你死后到天堂去！荷花，你也有罪，你是迷途的羊羔，叫慈悲的牧人把你抱在怀中吧！（要过去）

荷　花　（抄起茶壶）你敢来，我打碎了你的脑袋！（尖叫）乔神甫在这儿哪！乔鬼子在这儿哪！

孙知县　（急过去，捂住她的嘴）别嚷！

乔神甫　可怜的羊羔啊！捆起她来！

（外面人声、锣鼓声、爆竹声。

小　周　（急入）大人，神团进了城！

孙知县　堵住门，别叫荷花跑出去！

乔神甫　（颤抖，但佯作镇定）上帝，饶恕这些罪人吧！孙知县，官兵几时才能到？

孙知县　（仍捂着荷花的嘴）神甫，先说荷花怎么办吧！
乔神甫　让她出去！神叫我回去，我就回到天堂去！团匪要也杀了你呀，你既不能再作知县太爷，还得入地狱！
孙知县　荷花！荷花！救救命吧！（跪下）从此我决不许太太再打你一下！

——幕 落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同日午时。
地　点　三义庙内。
人　物　丘二头　丁双喜　高秀才　田富贵　冯铁匠　于铁子　高永义　吴　七　贺天庚　群众若干人　夜猫子　孙知县　小　周　八衙役　荷　花　乡民

〔幕启：三义庙内，正殿前面，两株青松之间，摆好香案。案前有大香炉，案后神旗并立，案右设一大椅。丁双喜与丘二头正从殿内搬来香炉、烛台等，往案上摆。庙门尚未开。只有团中一些人在庙内。丁双喜与丘二头一边工作，一边说话儿。

丘二头　打了一仗，你觉得怎样？
丁双喜　打了那么一场，我仿佛有了用不完的力气，想再打，准打胜！
丘二头　我也是那样！刚一动手的时候，我有点蒙头转向的；打过一会儿，心里越来越清楚，劲儿也越大！

丁双喜　我想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七出七入，就是这么股子劲儿！
丘二头　就连田富贵都打的不错呀！行啦，咱们不用疑心他了！
丁双喜　哼！我总觉得人头儿杂了，没有好处！
丘二头　人头儿没法不杂！大伙儿都愿意入团，你拦得住谁呢？
　　　　〔高秀才端着一碗清水，田富贵捧着一座不大的神龛，内有关帝像，慢慢走来。
高秀才　咱们到底应当供什么神呢？
田富贵　在三义庙里，当然供关老爷！（把龛放在案上）供上清水吧！
高秀才　（放下碗）要有点干、鲜果品，气派不更大点吗？
田富贵　要依着我呀，就供猪头三牲！
丁双喜　大师兄说供凉水，就供凉水！鸡一嘴鸭一嘴的，事情可就不好办了！二头，咱们问问大师兄去，还干什么？
丘二头　走！（同丁双喜下）
田富贵　瞧　，好象我是外秧儿，连句话都不准说！他妈的，攻张家寨子，我没落在后头！给县衙门的大门贴上告白的是我！（气呼呼地坐在大椅上）
高秀才　刚刚旗开得胜，别闹别扭！我看哪，富贵，咱们应当见好就收，别再往下闹！教堂烧了，大家解了恨。张家寨子破了，大家报了仇。知县一声不响，明明就是低头服了咱们。咱们还闹什么呢？凡事都要留

有余地，别死钻牛犄角，你看我说的……

田富贵　秀才公，你这是有学问的话！可是，他们不懂呀！你说得对，见好就收，应当讲和！知县不深究，大伙儿撂下刀枪，好好地去种庄稼，这是正理！

高秀才　你想的对！要是现在不收兵，我请问：到底闹到哪儿为止呢？永远闹下去吗？我还要问：到底闹的是什么呢？

田富贵　谁也不知道！秀才公，你可听明白了，我并不怕闹，我比谁的胆子都大！我是说：总得闹出个名堂来呀，总得有个一定的办法呀！

高秀才　我得跟大师兄商量一下，我是先生，我见到的不能不说！

田富贵　你应当说，你是这里独一份儿有学问的人！他们要是非往下干不可，你告诉他们最好是上北京！

高秀才　上北京？干吗去呀？

田富贵　闹到天子脚底下去，总算有了名堂啊！（外面有人砸门）我看看去，有人砸门呢。（出去）

高秀才　（独白）上北京？那有什么好处呢？可是，老在这里，又闹个什么劲儿呢？

（田富贵同冯铁匠进来。

冯铁匠　（兴高采烈地）秀才公，老夫子，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心里怎么痛快！就好象啊，把天杵了个窟窿，能摸到太阳啦！几辈子的气，一下子出净了！教堂，烧了！恶霸张飞龙，跑啦！夜猫子，跪下了！昨天，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本事；今天，我知道了！

我的大铁锤一抡啊，就能把十八层地狱都打开！老夫子，你，你不这么高兴，高兴的说不出来吗？

高秀才　我也高兴！高兴！

冯铁匠　你也高兴，好！凭一个文墨人，就算不容易！大师兄呢？

田富贵　在后边商量事情呢，干吗？

冯铁匠　我得见见他！待会儿开坛祭旗，我得捧着大锤，站在他旁边，他是关公，我是周仓！

田富贵　我给你问一声儿去。（入）

冯铁匠　劳驾！秀才公，老夫子，你信服我们了吧？看，凭这一双铁胳臂，会把洋人全赶出去，一个不留！

高秀才　洋人都跑了之后，可又怎样呢？

冯铁匠　怎样？好安安生生地打铁呀！哈哈……

高秀才　哈哈！凭这膀子力气，不考个武举人什么的吗？

冯铁匠　我？我揍武举人，净是些混蛋！

〔田富贵上。

田富贵　冯师傅，去吧，大师兄在东配殿里！

冯铁匠　待会儿见，老夫子！（入）

田富贵　就是这样的人不好办！这么一闹，不怕洋人了，可也谁都不怕了！怎么好呢？

高秀才　是呀，连个上下尊卑都不分，不成体统啊！

〔丁双喜搀着于铁子出来。于铁子腿部受伤，走路很困难。

于铁子　双喜，别搀着我，我能走！

丁双喜　刚上了药，你该躺着去！

于铁子　祭坛大事，我必得来！

高秀才　听话，到里边躺着去！

于铁子　受点伤就哼哼哎哟地老躺着，那算什么神团呢！我告诉你，要不是张家寨子的门上有脏东西，我一定不会受伤！

（高永义同冯铁匠出来。）

高永义　于铁子，回去！

于铁子　大师兄，我非在这儿不可！就要上一股香，禀告关夫子：于铁子不服气洋人，不怕洋枪，就是洋炮打来，我顶着炮弹走！

高永义　于铁子，你配作个神团！你先去躺一躺，等到开坛的时候再来，也并不晚哪！

丁双喜　大师兄的话对，走吧，何必叫大师兄多操心呢？

田富贵　对！双喜，咱们俩抬他进去！

于铁子　什么？刚才我叫人家抬回来，丢人丢大啦，你又要抬我，我于铁子丢人不能丢两回！双喜，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一瘸一颠地走，丁双喜随下）

高永义　行！于铁子对得起这两面神旗！冯师傅，赶紧回去，那里光剩下大嫂跟几位仙姑，我不放心！

冯铁匠　有什么不放心的？咱们公道，乡亲们明白，分粮分布都挺顺当，没出一点事儿！

（外面又有砸门声。）

高永义　富贵，看看去！

田富贵　是！大师兄！（出去）

冯铁匠　秀才公，就这么半天啊，我长了好多学问！你就说

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吧，以前我就弄不清楚，现在我明白啦！跟苦乡亲们一个心眼儿就是替天行道！

（田富贵领吴七与贺天庚进来。贺天庚手里拿着一条红包头。

吴　七　大师兄，大师兄，有了奸细！

高永义　什么奸细？

吴　七　有好几个分了粮的人又要退回去，他们听说张飞龙马上就打回来，分过一斗的得赔一石！

高永义　他们听谁说的呢？

吴　七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奸细说的！你想吧，分粮的人能自己造这个谣言吗？不能！咱们团里的人能这么说吗？更不能！那么，不是奸细是谁？

贺天庚　大师兄，上回我说烧张家寨子，没说对！现在，我可以这么说了。奸细不是说张飞龙快回来了吗？好吧，咱们把粮食、东西都搬出来，把寨子烧光，就是他真能回来，也没有老窝了！

吴　七　这个主意好！就去烧吧，还等什么呢？

冯铁匠　不能烧，我等着他回来，还跟他干干呢！

高永义　冯师傅，快回去！日夜留神，别马虎一点！烧寨子不烧，听我的号令！

冯铁匠　大师兄，你办这儿的事，那边的事全交给我啦！就是十个张飞龙回来，我起码锤死五对！（下）

高永义　贺师兄，手里的红包头是怎么回事？

贺天庚　的确有了奸细！刚才，东边的小饭馆掌柜的对我告状：来了三个团，吃完东西不给钱，还把家伙都砸

了！临走，留下这条红布，叫掌柜的跟咱们要账！

高永义　这是安排好了，败坏神团的名声，把咱们弄臭了！

田富贵　真可恶！大师兄，这样下去，咱们就丢净了人心！我看，咱们得走，别老蹲在这儿！

高秀才　大师兄，咱们得见好就收，别等声名扫地，无可收拾！

高永义　七哥，祭完坛，你在各处巡逻，抓两个造谣言的来！

吴　七　干吗抓来啊，就地正法，砍！

高永义　不！抓来当众审问，心明眼亮！七哥你得改改你的急脾气！

吴　七　是！（入）

高永义　贺师兄，祭完坛，你叫咱们的人都把红包头上写上名字，好分别真假。你还得想法子抓几个假团来，也当众审问！

贺天庚　是！（入）

高永义　三哥，事情刚开头儿，你已经干腻了吗？

高秀才　没有！没有！我是，我是……

高永义　又想吃，又怕烫嘴，是吧？三哥，属老虎的才能干这种事儿，属耗子的干不了！

高秀才　别挖苦人，老二！即使我不是属老虎的，可也不属耗子！我要问问你，咱们到底要干什么，干到几时为止？

高永义　凡事都有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管它干到几时呢？待会儿焚表祭坛，你的表文作好了没有？

高秀才　作好啦！作好啦！这回可是你的意思，我的手笔，不

敢说一字千金，大概也差不多！

高永义 好！富贵，告诉后边的人，预备祭坛，把我的宝刀请来！

田富贵 是！（入）

高秀才 老二，大师兄，待会儿知县要是来了，给他个面子！无论怎么说，他总是父母官！

高永义 父母官？在神团面前，他不过是个芝麻粒儿！咱们就位吧！（昂坐大椅上）

高秀才 按说得有我个座位！

高永义 你站着，好读表文！

高秀才 好！（立于香案左侧）

（田富贵、牛大海、贺天庚、丁双喜、吴七、于铁子、丘二头和团众都从后边出来，都拿着家伙。牛大海执枪捧刀，刀上裹着红布。丘二头执锣，吴七拿着高香。

牛大海 大师兄，宝刀到！（递）

高永义 （接刀）各就各位！

（牛大海与贺天庚立于永义两旁。吴七立于高秀才旁边。田富贵、丁双喜、于铁子、丘二头，与团众在香案前排成雁翼，中间空着，以便祭坛行礼。

丘二头 大师兄，都已齐备！

高永义 鸣锣！开山门！

丘二头 是！（鸣锣，往外走）

（群众进来，有执香的，有执烛的……立于院中，肃静无哗。

丘二头 （回来）坎字神团大师兄高永义上香祭坛、祭旗！

（吴七点起红烛，然后点着了香，递给大师兄。他举香叩首，众随之。叩拜毕，他插香炉内，肃立。

丘二头 请先生读表文！

高秀才 窃查洋教诡称真理，神甫貌似慈悲，福音前导，枪炮随来，利诱无知，横行乡里，目无天朝，死有余恶！本团上参天意，下体民情，高张正义之帜，誓灭异端之徒，谨此表告天地，遍及各地神团：黄道吉日，已火焚教堂，赤胆义民，将重光华夏！大师兄高永义虔心焚表，秀才高中道斋戒撰文！

高永义 （接表，焚化，纸灰飞扬）吉祥！吉祥！（归座）绑上夜猫子来！

（二团民把夜猫子押来，跪于案侧。

二团民 夜猫子到！

高永义 乡亲们，谁受过恶霸张家的欺负？

群　众 （举双手）我们！我们！

高永义 该杀不该杀？

群　众 该！该！该！

高永义 夜猫子，你有话说没有？

夜猫子 只有一句！我哥哥会给我报仇，把你们杀绝！

高永义 推出去，斩！

二团民 是！

（二团民推夜猫子往外走，群众啐他。

（孙知县、小周、八衙役上。八衙役分抬四个大食盒。

孙知县 刀下留人！

高永义　谁？

小　周　县太爷到，下来迎接！

高永义　神不迎人，叫他上来！

孙知县　大师兄，本县前来犒赏神团！（八衙役把食盒放在香案前）

高永义　神团不受你的赏！

孙知县　犒劳！犒劳！大师兄，我既来犒劳，自然没有恶意。你这么私设公堂，随便杀人，恐怕不大合适吧？

高永义　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设的是神坛，杀的是恶霸，先跪下祭坛！

孙知县　我跪下，你坐着，似乎也不大合适吧？

高永义　你坐着，我们跪着，多少百辈子了；今天该换换个儿！跪下！

孙知县　秀才公看呢？

高秀才　据学生看，大人还是跪下好！

孙知县　好在是祭神！（跪下叩首）

高永义　把夜猫子推出去！

夜猫子　县太爷，平日我们给你不少好处，你就连句好话不敢说吗？

孙知县　（立）我还是少说话吧！

二团民　走！（将夜猫子推出去）

孙知县　大师兄，我有个好消息，特来报知大师兄：西太后拨国帑十万两，犒赏各路神团，大师兄别落在后边吧？

高秀才　这是真的吗？西太后……十万两！大师兄，大师兄，

咱们作对了，闹对了，全都对了！咱们这是奉旨练团，名正言顺啦！

高永义　要不然，知县也不会送这几个盒子来！孙知县，你想用这点儿吃食，把我们撵走，你好照旧巴结洋人，勾通恶霸，欺压老百姓，是不是？

二团民　（回来，一手打问讯，一手亮刀）请大师兄验刀！

高永义　好！归队！孙知县，看见没有？夜猫子是恶霸，又是二毛子，又是你的心腹人！他是二毛子，你是三毛子！我们敢杀二毛子，三毛子还算什么呢！

孙知县　哪能那么说呢？秀才公！

高秀才　县大人奉旨作官，我们奉旨练团，我看都是一家人！

高永义　乱说，我们不是一家人！

（外面尖叫："冤枉！"群众活跃。荷花穿着男装，跑进来，跪在神坛前。

孙知县　（没认出来）有冤枉到县里去告，你告谁？

荷　花　我告你！

孙知县　啊？荷花？你疯了，快回去！

高永义　有什么事，对我说！

荷　花　那个洋鬼子，乔神甫，在县衙门里哪！

孙知县　大师兄，不要信她的话！她有疯病！

高永义　牛大海，贺天庚！带几个人去搜！叫她领路！

牛大海
贺天庚　是！（对荷花）带我们走！

高永义　抓到乔神甫，带到这儿来，当众受审！

孙知县　（急了）我看谁敢去搜县衙门！

牛大海 我就敢！贺师兄，走！（同荷花下）

高永义 先生，你看看他跟咱们是一家人不是？孙知县，我知道你是什么作的！你从骨髓里怕洋人！那个神甫就是你爸爸，爷爷，他怎么说，你怎么坑害老百姓！你是中国人，可吃里爬外，变着方儿害自己的人，要苦人的命！

群 众 杀了他，杀了他！

孙知县 （颤抖）大，大师兄，饶，饶命吧！我情愿拿出一千两银子送给你们！

高永义 呸！

（门外有人喊："报！"一蒙着面的乡民分开众人，闯到香案前。

乡 民 大师兄，我在二十里外住，看见了一个千总，带着一百多官兵，奔县城来了！我爱团，特意借了一匹快马，前来报信，师兄们早作准备！我走啦！（向神坛磕了个头，爬起即往外跑）

高永义 谢谢你，乡亲！孙知县，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西太后请我们进京，为什么又调来官兵呢？

孙知县 上边派来的，我连个影儿也不知道！

高永义 你是想：甜言蜜语把我们诓走，叫官兵兜着我们的屁股打，是吧？

孙知县 绝不是！不是！你们是义民，官兵怎能打你们呢？

高永义 那么，官兵干吗来呢？

孙知县 都是一家人，官兵弹压地面儿，江水不犯河水！

群 众 师兄们回来啦！拿到那个老毛子没有？

〔牛大海、贺天庚进来。

牛大海　大师兄，抓到了乔神甫，半踏儿上叫乡亲们围上，打死了！（外面喊声大作）乡亲们跟上来，来打知县！

群　众　打他！打死他！

〔八个衙役要逃命，被群众揪住。

高永义　丘二头，鸣锣！（锣响，群众安静下来）乡亲们，坛祭完了，都请回去！怎么办这个赃官，本团自有主意，决饶不了他。

团　众　请回吧，乡亲们！

〔群众纷纷散去，执香者把香扔在大香炉里。八衙役也溜了，只剩下小周。

高永义　孙知县，你看怎么办？

孙知县　我愿出一万银子！

高永义　你再说银子，我马上砍了你！列位师兄，看怎么办好！

田富贵　上北京！上北京！

团　众　上北京！

高永义　牛师兄怎么看？

牛大海　这里教堂烧了，神甫死了，没多少事可作了，可以进京！

贺天庚　一来是西太后请神团去，二来是京里洋人多，有咱们的事情作！

吴　七　在这儿打官兵不如进京打洋人，说走就走，还等什么呢？

高永义　可有一宗，咱们走了，这里怎么办？这里是咱们的

家乡，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要是咱们走，官兵到，乡亲们怎么受呢？

丁双喜 分为两半儿，一半走，一半留，不好吗？

高永义 要走都走，要留都留，弟兄们的义气，不能分开！打仗的力量，不能分开！

吴　七 听你一句话吧！大师兄！快说！

牛大海 大师兄怕乡亲们受官兵的欺负，我看也不要紧！咱们在北京打胜了，回来再收拾官兵！

高永义 好！走！先生，赶快去写告白，贴出去，告诉官兵，他们不老实，咱们从京里回来，跟他们算帐！写明白点，别转文！

高秀才 行！可是，大师兄，我的腿脚不行了，走不动呀！

吴　七 张家寨子有牲口，有车，连青灯照也用不着走路 对，还有于铁子！

（高秀才下。

高永义 吴师兄，飞跑到张家寨子，该带的粮食，盆碗，带上！冯师傅跟你带团，大嫂带领仙姑，从城外走，在老王庄碰头！

贺天庚 告诉乡亲们，拿完东西，烧了寨子！

吴　七 就这么办！（跑下）

高永义 牛师兄，领着第一队走南路，老王庄会面，听见枪响，往中间来！

牛大海 得令！（下）

高永义 贺师兄，你带第二队走北路，也在老王庄会见，听见枪响到中路来接应！

贺天庚 得令！（下）

高永义 其余的人跟我走中路。双喜，你招呼着于铁子！

孙知县 大师兄，我跟小周怎么办呢？

高永义 烦你俩陪着我走！半路上，遇见官兵，他们开枪，你俩先死！

孙知县 小周，咱们完了！

高永义 丘二头，鸣锣集众！

锣声大作。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夏天，上午。

地　点　北京明宅的花园——内设神坛。

人　物　高秀才　高永义　丁双喜　高大嫂　于铁子　田富贵明大人　丘二头　冯铁匠　牛大海　吴　七　仙姑甲仙姑乙　贺天庚

（幕启：宅子里的花园，一门通街，一门通宅院。有假山、荷池与小亭等。神坛在假山前，香案上有神牌，前供清水一碗，点着一根长寿香。

（园子本是精心布置的，但已不大象样子了：假山上长着荒草，池内荷叶枯萎，小亭外晒着几件衣服，遮住亭内。

（外面炮声隆隆，隐隐有杀声。

高秀才　（独自徘徊，立定，听外面的杀声、炮声）杀声震天啊！可是来到北京两个多月了，攻交民巷，攻西什库，光死人，攻不下来，怎么一回事呢？想不明白！莫非天朝鸿运已尽，大难来临，天下确是洋人的天下了吗？……我，我这个老秀才该怎么办呢？

（高永义、丁双喜匆匆地进来，先向神坛行礼。

高永义　三哥！看见田富贵没有？

高秀才　没有！怎么啦？他临阵脱逃了吗？
高永义　那倒还没有，就是这两天他不大露面儿！
丁双喜　那小子，老那么鬼鬼祟祟的！
高永义　三哥，你留点神，多盯着点他！
高秀才　是啦！大师兄，咱们已经来了两个多月，到底怎么样啊？
高永义　沉不住气了吗？三哥！
丁双喜　先生，别着急！胜也打，不胜也打，就能打胜！
高秀才　我沉得住气，我没着急！可是，咱们这个打法都合乎兵书战策吗？咱们打得勇，可也打得乱！
丁双喜　勇就行啊！管它乱不乱呢！
高永义　双喜，又勇又不乱一定更好！
高秀才　怎样?双喜，你肚子里还是少点墨水儿!大师兄，你看该怎么办呢？
高永义　三哥，还得你动动笔！
高秀才　那好啊！秀才不动笔，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吗？说吧，老二！
高永义　你好好地编一套词儿，要明白干脆，不准转文，多抄几份儿，叫双喜去贴。
高秀才　到底说什么呢？
高永义　说清楚：进京的神团有十多万，打得都勇，应当所向无敌，可就是没有个总头儿，总打法，打不出名堂来！
丁双喜　大师兄，你去跟各路神团的大师兄说说，推出一位来，不就行了吗？

高永义　那不行！他们各不相让。我一去，他们准会故意地说：你就当总头儿吧。好嘛，咱年纪轻，道行浅，压不住台呀！先贴出些传单去。神团都那么一纷纷议论，不久就会出来个总头儿，是吧？

高秀才　嗯！嗯！老二想的对！不白进北京，老二，你长了学问！你象个文武双全的大将了！老二，咱们跟西太后要炮，有信儿没有呢？

高永义　（摇头）一点信儿没有！不懂，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一进北京，上边很重看咱们，可是一打起来，上边又好象不乐意真干了！

丁双喜　看那些官兵，好象不是来打仗，是故意挡着咱们，不叫咱们往前攻！拿交民巷来说，官兵一字长蛇阵拉开，密密层层，占满了长安街，叫咱们挤在南河沿那一点儿，空有天大的力气，使不开，干着急！兵有好的，可是那些带兵的……

高秀才　大师兄，这，你何以教我呢？

高永义　（渐怒）三哥！嘿！双喜说的，我都知道，我日夜着急！可我是大师兄，又得沉住了气！我要不是大师兄啊，那可就好办了，一死相拼，嘎嘣脆！

（高大嫂飞跑而来。

高大嫂　老二！老二！打的紧，快上去！

高永义　双喜，走！（丁双喜急下。高永义跑了两步，又立定）大嫂！你看出点来没有？

高大嫂　什么呀？

高永义　咱们一进城，就找到东边的小庙儿住下。可是明大

人非把神坛请到这里来不可，天天过来烧香磕头。这两三天了，他没再来过。什么意思呢？

高大嫂 谣言很多，说洋兵快到了，莫非……

高永义 要真是那样，大嫂，我想你得把仙姑们先带出城去，决不能让姑娘们落在洋兵手里！

高大嫂 老二，我是来了不去，要去就不来！老伴儿，没啦！女儿，没啦！除了一肚子仇恨，我什么也没有！我死在这儿也不错！

高永义 好！可是那些仙姑呢？

高大嫂 谁没有冤枉，谁也不会舍命进北京！放心吧，老二，我们青灯照不会丢了人！

高永义 对！大嫂，你到西院看看去，看看他们干什么呢。看出点棱缝儿来，咱们好有个准备！

高大嫂 好！我就去！（入角门）

高永义 先生，好好守着神坛！（下）

高秀才 那，你放心吧！强将手下无弱兵啊！（独白）话虽然是这么说呀，可究竟有什么结局呢？看不透！好象什么都怪笼统，看不出一条清清楚楚的线儿来！怎么办呢？怎么办！

于铁子 （在亭内微弱地叫）秀才公！先生

高秀才 于铁子吗？

于铁子 是我！（已受重伤，慢慢地爬出来）是我！

高秀才 铁子，要什么，我给你拿去，你别动！

于铁子 先生，好先生！扶我一下，我给神坛磕个头再死！

高秀才 小老虎似的孩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胆量有志气，死

不得呀！（搀起他）于铁子，孩子，你，你的手已经冰凉！

于铁子　手脚都凉了，心里还热！（慢慢往前移动）先生，咱们今天打的怎么样？

高秀才　还不知道。大概，大概还是很紧吧！

于铁子　先生，我们会打胜，一定！今天不胜，明天胜！（到了坛前，跪）诸位上仙，助我们一膀之力吧！我，于铁子，没出息，不必管我！请多保佑大师兄们吧！我磕头，现在磕，死了也还磕！多咱打了胜仗，把欺侮我们的、不讲理的洋人都赶跑，我才能安安生生地睡在地下呢！

高秀才　（搀他）行啦！行啦！回去躺着吧！告诉我，孩子，有什么话捎给你妈妈吗？

于铁子　什么话也没有，没的可说！我没打胜了，对不起神，对不起人！

高秀才　别那么说！别！国家大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可是你先流了血！血不会白流！

于铁子　（要摘下红包头，自语）不能摘这个！我要头裹着红布闭上眼，好叫阎王爷认出我是义和团！（解红腰带，对高秀才）把这个交给妈妈吧！告诉她：这不是一条腰带，是一股气，有这股气，挺得起腰板来，我们就不再受欺负！（往与亭子相反的方向走，走向宅院的角门）

高秀才　亭子在这边！在这边！

于铁子　我到那边去！宅子里有很多闲房子，我到那儿

"睡"去，省得叫大师兄看见伤心！

高秀才　他们要问呢？

于铁子　不用告诉他们！我没成功就"睡"了，值不得一提！忘了我吧，就好象没有过我这么一个小伙子似的，我心里还舒服点！

高秀才　好吧，于铁子，你扶住这棵小树，扶住了！（于铁子扶住小树）于铁子，请你受我一拜！（跪拜）

于铁子　（无法去搀高秀才，只急切地喊）起来！起来！

高秀才　（立）于铁子，你叫一个老秀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义和团，你叫我的老骨头硬棒起来了！刚才我还忧虑，这件事的结局到底怎样呢？我自己怎样呢？你呀，于铁子，叫我不再为自己揪着心了！这些日子，我仔细想过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有明训，那可得彼此以兄弟相待，想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是兄弟，是仇敌，对不对？

于铁子　对！走吧，别等他们回来，看见我！

高秀才　走！我搀着你！（同入角门）

（田富贵同明大人在他们跪拜之际，贼似的从角门进来，隐于太湖石后，他们走后才出来。田富贵持铁锹。

田富贵　没别的人了，好！那个糟秀才回来，我一拳就把他送到西天去！东西在哪儿？

明大人　亭子右边，第五块石头下面。

田富贵　快！（跑至亭右，掘石）

明大人　你看，咱们还出得去城吗？洋兵可是快到啦，千真

万确！

田富贵 行！我有办法！你倒是帮帮我来呀！

明大人 我？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指甲是养了多年的吗？碰坏了多么可惜！

田富贵 命都保不住了，还管指甲？我的明大人！

明大人 唉！真没想到，义和团会惹出这么大的祸来！洋兵一进来，鸡犬不留啊！

田富贵 当初你可那么虔诚，在自己的花园里设起坛来，天天磕头烧香！

明大人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朝廷原来禁止老百姓练团，可是团一进北京，连西太后都不敢不说民心可用，团是义民了！我要是不信，他们敢说我是二毛子，要了我的命！你想想，要不是那样，我们这给朝廷办大事的人，哪能够轻易准小民造反呢？在这儿设坛，为是保护我跟我的一家子人呀！

田富贵 你的算盘打的真不错！（挖出一小匣） 就是这个？

明大人 （急接过去） 就是它！

田富贵 里边装着什么好东西？珍珠？金刚钻？

明大人 那，你甭管！跟你说一句知心的话吧：你对我好，我必对你好！等天下太平了，我给你弄个五、六品的官儿作作，一点也不难！快走吧！别叫团看见。他们在这儿多跟洋人打几天，咱们好逃得远一点！

田富贵 明大人，你阴透了！

明大人 你不阴？大家拚命，你到处捡便宜！昨天你得到的那一对翡翠戒指，值一千两银子！

田富贵　你要是看不起我呀，我的明大人，咱们散伙，各奔前程，好不好？

明大人　你看，你看，真是年轻，脸皮儿薄，禁不住一逗！得了吧！这不是挑眼拌嘴的好时候！

田富贵　那么就走吧！

明大人　这么好的宅子，这么好的花园，住了好几辈子，真舍不得呀！

田富贵　哼，洋兵一来，听说这里设过坛，要不一把火烧光才怪！

明大人　真能那样吗？

田富贵　你自己想想啊！

明大人　那，那，我不想走啦！

田富贵　你愿意烧死在这儿？你们作过大官儿的，可真罗嗦！你到底要怎样？快说！我没工夫跟你磨豆腐！

明大人　唉！搁在平日，你要敢对我这么说话呀，早就挨上了嘴巴！告诉我，到底怎么出城！要是没准谱儿，我就等烧死在自己的炕头上，反正什么好的都吃过，什么好的都穿过，这一辈子总算没白活！

田富贵　明大人，听着！你得去换换衣裳，这一套吃不开了。换上短打扮，我这儿有红布，你也包上头，戴上“老爷码儿”。城门上遇见团，一看是自己人，不会不放咱们出去。

明大人　有你这么一说。可是，包着头，遇上洋兵，那才热闹呢，准死无疑！

田富贵　明大人，细看看我：凭我这点聪明，能光带红布，不

带白布吗？遇上洋兵，扔了红布，打起白旗，一点不费事嘛！

明大人 你这小伙子，比军机大臣还更足智多谋！可是，打着白旗，还出不去城，怎么办呢？

田富贵 那就更好了，带着洋兵，去搜拿义和团嘛！我知道团都住在哪些小庙里，一掏一个准，掏出来交给洋人，就立了大功！

明大人 好！好！我算佩服了你！我，头品顶戴，三眼花翎，给你请安啦！（请安）

田富贵 （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大人请！（让明大人先走）

（高秀才听见了他们的话，由角门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高秀才 学生高中道请大人安！（并没请安）

明大人 罢啦！

高秀才 （猛啐明大人）呸！

明大人 （倒退）怎么回事儿？啐了我一脸唾沫，怪脏的！

田富贵 老梆子，闪开！要不然，我一铁锹把你拍扁了！

高秀才 田富贵，我不再跟你过话！你不止没有一点人味儿，连猫狗的味儿都没有！

田富贵 我（要打）……

明大人 别打！别打！我就怕打架！高秀才，躲开！要不然呢，你也跟我走吧，搭个伴儿！

高秀才 跟你走？看见没有？（示以手中的红带，往腰上系）我也是义和团！

明大人　你老胡涂了，不想活着了！

高秀才　胡涂？听见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全明白了！洋人洋教怎么霸道，我亲眼得见，所以我才跟师兄们到北京来。进了城，我们住的是小庙，睡的是土地，吃的是棒子面，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我本想，有这么多纯正忠勇的义民，上边必然受到感动，上下实在可以一条心，一个劲儿，齐心对外，转危为安。可是，我把你们这上边的人看得太高了，太大了。你们另有打算，看团民不好惹，就天天叫师兄，赶到看风头不对了，你们赶紧想逃跑，又要打白旗投降，作汉奸，杀义民！你们只知有己，不知有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洋人猖狂，因为你们胆小如鼠！百姓无衣无食，因为你们吸尽民脂民膏！你们吃里爬外，欺软怕硬！义和团比你们胜强十倍、百倍！师兄们有颗真心，你们浑身连一根骨头也没有！我不再多说了，看你把我怎么办吧，明大人！

明大人　这，这真是，真是，岂有此理！

田富贵　快走！用不着跟这个老疯子费话！

高秀才　不准动！有我，就不准你们由这儿逃出去！

田富贵　真逗气儿呀！老梆子，你自己找死，可别怪我！（举锹要拍）

高大嫂　（急从角门出来，托住田富贵臂）田富贵！你个吃里爬外，乘火打劫的东西！我看明白了，放走孙知县的必定是你！现在，你又巴结上了这个姓明的大官儿，出卖义和团！你打算逃出去，哼哼，休想！

田富贵　臭娘们！放手！别等我要了你的狗命！（对明大人）还不快跑吗？

明大人　哎哟！我的腿抽筋儿！快来背着我！

高秀才　哈哈哈，还有比我更糟的人呢！

（丁双喜搀着丘二头进来，丘二头受了伤。

高大嫂　双喜，快来！别叫这个汉奸跑喽！

丁双喜　丘二头受了伤！

田富贵　（对明大人）快跑！快！

丘二头　我看谁敢跑！

丁双喜　二头，别动！我去！（拉住丘二头）

丘二头　（挣开）田富贵，汉奸，你跑不了！（抓住田富贵，扔出去，他自己也倒下）

高大嫂　二头！二头！怎么样啦？

丁双喜　二头！醒醒！

高秀才　醒醒！

丘二头　（猛地坐起来）双喜，走，还得打去！

高大嫂　什么？你受了伤，很重！

丘二头　伤重，在这儿也好不了！要死，死在明处！走，好双喜！别人拦我，你总会陪着我走吧！

（外面炮声大作，飞来一"巨弹"，噗哧一声落在亭畔。

明大人　（吓昏，倒下）我的妈呀！

丁双喜　（拾起"炮弹"）先生，大嫂！洋兵是快到了！看，西瓜！

高秀才　大炮打西瓜？这是开什么玩笑呢？

高大嫂 双喜说对了！官兵放西瓜，既欺骗咱们，又不得罪洋人，不是吗？

高秀才 哼！进了趟北京，确是长见识，无奇不有嘛！

丘二头 他们放假炮，咱们真玩命，谁对谁不对，老天爷知道！双喜，走！

高大嫂 你们别走！等我把大师兄请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

明大人 （坐起来）师兄，仙姑！乘着洋兵还没来到，把我送出城去吧，有你们的好处！

丁双喜 你要再出声，我一枪戳死你！

明大人 别那么办，我乖乖的，我乖！

〔高永义、冯铁匠、牛大海、吴七、仙姑甲、乙，一同回来，均甚疲惫。大家向神坛打问讯，而后坐下。

高大嫂 仙姑们，去给大师兄们烧水！

仙姑甲
仙姑乙 是！（去烧水）

丘二头 大师兄！我把田富贵摔死了！要是我不对，你就罚我吧！

高秀才 大师兄！我控告田富贵：混入神团，居心叵测，乘火打劫，抢劫民财，其罪一；勾结官吏，临阵脱逃，其罪二；准备降敌，出卖义民，其罪三！有此三罪，死有余辜！

高永义 丘二头，你作的对！

丘二头 我对？好啦，诸位师兄，咱们再见了！

高永义 你干什么去？

高大嫂 你已经受了伤！

丘二头 我受了伤，跟着你们是你们的累赘！我去打！我不会说什么，你们要是看我象个义和团，就叫我去吧！

冯铁匠 二头！师兄！走到天边上去，我老冯会背着你！你不是累赘，是我的亲手足！

高永义 吴七哥！把他送到小庙里去，上点药！出了什么岔子，拿你是问！

吴 七 好！我会不错眼珠地看着他！走吧，二头，还等什么呢？

〔丘二头不肯走。

高大嫂 二头，听大伙儿的话吧！把病养好，不是打的更有劲儿吗？

吴 七 大嫂说的对！等你病好了点，我陪着你，你打到哪里，我打到哪里！（把丘二头搀走）

高秀才 唉！团跟团不一样啊！有田富贵，也有丘二头，叫我怎么说呢？

丁双喜 （对明大人）起来！见大师兄去！

明大人 好！好！大师兄！这两天短看你们，十分抱歉！

高大嫂 是呀，你忙嘛！忙着收拾金银财宝，想逃出城去！你知道洋兵快到了，就不告诉我们一声，作个准备！

明大人 那，那是我的疏忽，很对不起！现在，我告诉你们几句良言：咱们哪，打不过外国，别钻死牛犄角！

高永义 胡说！你怕外国，我们义和团不怕！

明大人 是！是！你们不怕！我没骨头！这也不足为怪：我家大业大爵位大，难免娇嫩点；你们呢，风吹雨打惯了，就硬棒点，不是吗？得啦，事到如今，谁也

别再抱怨谁，商商量量地办吧！看见这个小匣子没有？不大，里边的东西也不多，可是无价之宝，又贵重，又轻巧！你们好好地把我送出城去，咱们二一添作五，你们一半，我一半儿，好不好？

众　人　（大笑）哈哈哈……

明大人　怎么？怎么？还嫌少吗？师兄们可以随我到宅里去，我多少还有几件康熙五彩的花瓶，乾隆御笔的福寿字儿，你们随便拿！

高永义　把匣子拿来！

明大人　那，出了城，把我送出城，再分东西！

冯铁匠　（抢过匣子）拿来吧！（递给高永义）

高永义　（接过匣子，扔在荷池里）去你的吧！

明大人　哎哟！那是命根子哟！

高永义　呸！你拿我们当作什么样的人了？我们是上这儿来捡瓶子罐子的吗？有你这样的大官，天下怎么会不乱呢！双喜，把他押下去，看起来！

丁双喜　是！（对明大人）走！

明大人　双喜师兄，我老老实实的！到那边，我先给你挑两件值钱的东西，叫他们瞧瞧！请吧，请！

丁双喜　少说废话，走！（押明大人入角门）

（贺天庚跑进来。

贺天庚　大师兄，听说洋兵进了永定门！前门城上的官兵已经逃下城来，神团上去了！可也有人说，那不是洋兵，是西北的老团。

冯铁匠　要是老团呢，更好；洋兵呢，咱们也不含糊！反正

是穷棒子骨，死在哪儿也一样；死在家里也不见得有棺材！

牛大海　对！官兵撤下去，更好，省得碍咱们的事！

高大嫂　老二，你怎么说？谁没有冤屈，谁也不会当义和团。可是，高家屯这一团，多少总得算是咱们俩带出来的，咱们得给大伙儿想个好主意！

冯铁匠　大嫂，乘早儿别那么说！当义和团是天意，没人怪你们高家！大师兄，听你一句话，你说往西，我们决不会往东！

众　人　对！是这么说！

高永义　师兄们，到底咱们想打痛快仗不想？

冯铁匠　想得快把牙咬碎了！

高永义　好！洋兵来了，好！咱们出城，迎着洋兵打！到城外，咱们人熟地熟，又有青纱帐，凭咱们的劲头儿，再斗点智，准能打胜仗！在这儿，西太后、明大人、田富贵，全骗咱们，叫咱们有本事施展不出来。到了城外，咱们自己作主，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受别人的气，不上别人的当！大伙儿看怎么样？

牛大海　大师兄，你的看法对！

高大嫂　这么打不好，就那么打；打活了，才能打胜！

冯铁匠　好！大嫂说的好！怎么打都行，我就是不打白旗，给鬼子兵跪下！

高永义　先生怎么说？

高秀才　我不懂兵书战策，不敢乱说！跟你们在一块儿这么多日子，叫我看明白，民非亡国之民，朝廷乃亡国

之朝廷！民可用而不用，官可杀而不杀，伤心哉！不多说，我跟着你们走，死而无怨！

〔一巨响。吴七飞跑而来。

吴　七　大师兄，洋炮打前门！官兵四下逃散！

高永义　七哥，快把我们的人全调回，在小庙外聚齐，等号令，往城外冲！

吴　七　是！（飞跑而去）

高永义　大嫂，带仙姑们到西院去，调回双喜，看有粮没有，借一点，不准动别的东西。小庙外会齐儿！

高大嫂　仙姑们，走！（领她们入角门）

高永义　冯师傅，天庚师兄，你们打先锋。

冯铁匠
贺天庚　是！

高永义　大海师兄，你督后队。

牛大海　是！

高永义　先生，你捧神牌，人到哪儿，神牌到哪儿。神保佑你！

高秀才　神保佑大家！（端起神牌）咱们的国是大国，民是良民，别叫洋人把我们当作一块肥肉，分着吃了，灭了我们！

高永义　还有，还有于铁子呢！

高秀才　他，他的红腰带，我系上了！（一个流弹飞来，打中了他）啊！（倒下）

众　人　先生！先生！

高永义　（把神牌拿起来，抱在怀中，单腿跪下）三哥！于铁

子！睡过去的众师兄！都好好地睡吧！有咱们，多少外国，多少洋枪洋炮，也永远分吃不了咱们，灭不了咱们！

〔众垂首，打问讯。外面枪炮声更急，杀声震天。

后　记

一九六〇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我以《义和团》即《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的话剧。

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我简略地记了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可都丢失了。即使没有丢失也不够支持写一本长篇小说的，因为东鳞西爪，既乏系统，又不无偏见。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

一九六〇年，因为是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这又鼓动了我，想写点什么。我就写了这本话剧。

剧本好坏，我不敢说；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为什么这样关心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与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

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

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

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

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

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

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

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

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

是呀，现在每逢我路遇幼儿园的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说着笑着唱着，象清早睡醒的小鸟那么活泼，我总要站住，细细地端详他们，数一数他们梳着几种小辫儿，穿着几种花样的鞋袜。我是那么欢喜，总想把他们都领到我的家去，陪他们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

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象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

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

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蒙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

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上述的那些不过是那一次大屠杀，大劫洗，大耻辱中的一些小节目而已。假若当时我已经能够记事儿，我必会把联军的罪行写得更具体、更“伟大”、更“文明”。当然，我也必会更理解与喜爱义和团——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

可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义和团的记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手笔），十之八九是责难团民的。对于联军的烧杀抢掠，记载的反倒较少。是去年发表的民间的义和团传说，不是那些文人的记述，鼓舞了我，决定去写那个剧本。由那些传说中，我取得团民的真正形象。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哪！想一想老母告诉

我的那些惨事，再看一看眼前的光彩的三面大红旗，谁能说我们不是走出了地狱，看见了天堂了呢！

可是，今天的美国强盗依然是强盗，而且抢掠劫杀的技术有所翻新！不仅自号“文明”，还会口中念念有词，说“和平”，讲“自由”；“和平”地、“自由”地杀人劫宝，图财害命！这种新手法十分毒辣，比旧手法要厉害得多！谁不警惕，必上大当，吃大亏，悔之晚矣！

一九六一年

荷　珠　配

据川剧改编

（六 场 话 剧）

序　言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

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

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

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

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

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

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

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

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

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

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

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

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 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

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

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

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

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

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

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第　一　场

时　间　老年间的那么一天，上午。

地　点　土财主金三官宅内，客厅）。

人　物　赵　旺　荷　珠　赵　鹏　王　兴　金三官　黄员外黄家的管家　仆人数人　金贞凤

（厅内悬灯结彩，而缺乏喜气：灯是破的，彩是旧的。
（赵旺夹着把条帚，弯着腰东找西找。
（荷珠上。

荷　珠　赵旺哥！赵旺哥！

赵　旺　是荷珠姐呀？

荷　珠　可不是我！除了我，还有谁叫你赵旺“哥”呀？

赵　旺　一点不错！一天到晚，东也喊赵旺，西也喊赵旺，只有你叫我一声赵旺哥！你呀，真是个好姑娘。没错儿！

荷　珠　唉！心里一样苦，肩膀才会一边齐！咱们不都是苦人吗？

赵　旺　对！

荷　珠　赵旺哥，你弯着腰干什么呢？

赵　旺　我？找一个芝麻！

荷　珠　一个芝麻？赵旺哥，你怎么专会给自己找麻烦呢？简

直有点傻气！

赵 旺 我并不傻：谁无缘无故，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找那么小的小玩艺儿呢？

荷 珠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赵 旺 是呀，老员外刚才吃了个烧饼，掉了一个芝麻，叫我非找到不可！

荷 珠 嗯！员外就是那么细打算盘的人！你找了半天啦？

赵 旺 有一顿饭的工夫了！

荷 珠 别忘了，今天是员外的生日，事情多的很！你怎能老在这儿找芝麻呢？

赵 旺 员外说了：找不到芝麻，生日不过了！荷珠姐，你给想个主意吧！

荷 珠 好吧，你先别出声，我给你好好地想。

赵 旺 （静默了一小会儿）荷珠姐，想起来没有？

荷 珠 你看，刚想起个头儿来，又忘了！啊……有啦！你出去买个烧饼，把它吃了，剩下一个芝麻，还给员外，不就行了吗？

赵 旺 对呀！荷珠姐，你真有点聪明！（要走又止）可是呀，我那个芝麻不能跟原来的那个一样呀！员外认出来，又得臭骂我一顿！

荷 珠 芝麻都差不多，员外认不出来。

赵 旺 好！我买去！（欲走又停）荷珠姐，你帮了我，我怎么帮帮你呢？

荷 珠 我的事儿大，怕你帮不了。

赵 旺 说说，说说，说不定我就能帮上忙！

荷　珠　你看，今天不是员外的生日吗？

赵　旺　是呀，我还没忘。

荷　珠　员外作寿，赵相公不得过来行个礼吗？

赵　旺　那是自然。虽然赵相公跟小姐还没办有事，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早定了婚，女婿怎能不给老丈人拜寿来呢？

荷　珠　可是呀，员外叫相公在这儿用功读书，只供给他每天两顿饭。

赵　旺　还不是什么好饭！

荷　珠　员外始终不给他作一件衣裳。今天高朋满座的，相公那一身破破烂烂，怎么好出来行礼呀？

赵　旺　这是小姐告诉你的吧？

荷　珠　不是。

赵　旺　不是？对了，小姐害羞，不好开口。你应当先提醒小姐一声儿。

荷　珠　是呀，我试着步儿说：小姐呀，书房里那位秀才，蔫乎乎的！

赵　旺　傻乎乎的！

荷　珠　心眼儿热乎乎的！

赵　旺　衣裳烂乎乎的！

荷　珠　我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

赵　旺　小姐就动了心，直要哭？

荷　珠　哭？小姐哏哏地笑了！头摇得波浪鼓儿似的，嘴撇得瓢儿似的！

赵　旺　小姐怎么啦？

荷　珠　怎么啦？小姐有点看不起秀才！

赵　旺　看不起？秀才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又老实，又忠厚！
再看小姐……

荷　珠　（摆手，低声）你可千万别说小姐长的……

赵　旺　我是直心眼儿！我看，秀才象个大姑娘，小姐倒象个大胖小子！

荷　珠　别再说！秀才眉清目秀，可就是穷。

赵　旺　那不是秀才的过错。赵家原先不是也很体面吗，所以员外才把小姐给了秀才。后来，赵家遭了不幸，只剩下秀才一个人，才来到这里，天天念书，念的声儿可大哩，大概都是好书。

荷　珠　可是小姐说啦：她一听见“子曰”就头疼，一听见“诗云”就要发脾气！咱们呀，得想个主意，弄件整齐衣服，叫秀才穿上去拜寿。

赵　旺　说了半天，是这点事呀？好办！（脱衣）拿这件去！

荷　珠　你算了吧！穿上这件衣服，还象个秀才吗？
（赵鹏哼哼唧唧地上。

荷　珠　哟！秀才来了！我快躲开，你跟秀才要过衣服来，我给缝缝吧。（急下）

赵　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赵　旺　穿上破棉袄！

赵　鹏　（这才看见）啊？原来是赵旺。

赵　旺　是我。（行礼）相公，有什么事吗？

赵　鹏　我么？想见见员外，叫他给我买几本书。

赵 旺 我劝你，相公，先别那么办！

赵 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买书要紧，万不能再耽误了一寸金子啊！

赵 旺 你看看，今天不是员外的生日吗？(指灯彩)

赵 鹏 (看) 是呀！是呀！

赵 旺 相公，先拜寿，别提买书！我这儿正发愁，怎么给你找件整齐衣服！

赵 鹏 愁什么呢？这衣裳么，正是穷秀才的本色！有道是君子忧道不忧贫！(正襟抖袖，掉下一块破布来)

赵 旺 别拉喽，又掉下一块来！快走，找不到好衣裳，就让我先找个人给你缝缝这一件吧。

赵 鹏 等我想上一想！

〔王兴捧着锦匣，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跑进来。

赵 旺 王管家，拿着什么呀？

王 兴 这个？东庄黄员外送来的礼单。待会儿他还亲自来拜寿！

赵 旺 不就是长的象马猴的那个人吗？

王 兴 长的象马猴？看看这是什么礼物吧！八仙寿幛全幅，松鹤遐龄金匾一方，寿酒八坛，彩缎十匹！站稳当点，别吓个跟头！

赵 旺 我还不至于那么爱摔跟头！

赵 鹏 啊，王兴，王管家！

王 兴 哟！赵相公，你看，我怎么没看见你！

赵 鹏 你的眼眶子太高了！烦你回禀一声，我要买几本书。马上要买，非买不可！

王 兴 那，还请相公自己去说。员外今天作寿，大概只收礼物，不往外拿钱，我不敢开口！（把锦匣置于桌上，下）

赵 旺 相公，你可真老实！瞧他那带理不理的劲儿！

赵 鹏 啊，赵旺，昔日韩信受胯下之辱，后来登坛拜帅！我笔下横扫千篇，就是不打架！哈哈哈！

赵 旺 相公，别哈哈啦！走，缝衣裳去。我也得去买个烧饼。

〔金三官在后面高喊：“王兴！王兴！”

赵 旺 员外来了！快走吧！（扯秀才下）

〔金三官上。

金三官 王兴！王兴！（东看西看）

王 兴 来喽！来喽！（上）

金三官 我今天作寿，你不在这儿伺候着，上哪儿玩去了？

王 兴 员外爷，我忙得这个样儿，还有工夫玩吗？

金三官 你看！（指茶具）茶壶茶碗不收起去，摆在这儿干什么？专等客人一个劲看茶壶，不沏茶不行吗？

王 兴 是！是！我马上叫人拿走！（喊）赵旺！赵旺！（无应声）嘿！赵旺上哪儿玩去了？

金三官 你自己没长着手吗？

王 兴 是！是！我把它收起去！

金三官 等等！到厨房看看去，把肘子、猪肝儿、猪肚子、猪大肠，全给我留下，别都便宜了客人！

王 兴 是！是！我马上去！

金三官 等等！把小鸡子都轰到后院去，别叫亲友们看见！他

们一看见鸡毛掸子，就想吃鸡，何况看见我的九斤黄呢！

王 兴 （高叫）哎呀员外呀！

金三官 你喊什么呀？吓我一跳！

王 兴 今天有贵宾，我看得杀两只肥母鸡！

金三官 什么样的客人，值得杀鸡款待呢？

王 兴 （拿起锦匣）员外请看！（递）

金三官 （看）啊？这么厚的礼物？（跳）啊哈，啊哈，哈哈哈……！

王 兴 （也跳）啊哈哈哈！

金三官 （再看）啊？黄龙衮，黄员外？不对！不对！这是送错了地方！

王 兴 没送错，是给员外的！

金三官 送给我的？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王 兴 啊哈哈哈！

金三官 哎呀，不对！越想越不对！黄、金二家一向不和，他，他又安着什么坏心呢？

王 兴 他不会有坏心眼儿！

金三官 你怎么知道？他这是先给我个甜头吃，然后狠狠地坑我一下子！

王 兴 他是真心来拜寿！员外忘啦，他的老婆不是死了吗？

金三官 他的老婆死了，难道叫我赔一个吗？

王 兴 我是说，我是说……

金三官 说什么呀，干活儿去！

王 兴 是！（端茶具下）

金三官　嗯！好好想想吧！黄龙衮，黄员外，笑里藏刀，心眼比狐狸还更坏！他爸爸，还有他，多少年来跟我是冤家！我睡炕，他住楼，事事压着我一头！大前年，我老伴儿到棺材里面睡大觉，黄家假装不知道，烧纸没给送一张，连条黄狗也没来吊吊孝！为什么，今天忽然送厚礼，光那个锦匣就值好几吊？莫非是，他看中，我的女儿小贞凤？要我的小娇生，还得要陪陪送，至少敲我好地两三顷！哼！黄龙衮，你小子真叫会算账！怎奈呀，针尖对麦芒，金三太爷不会上你的当！王兴！王兴！

（王兴上。

王　兴　来喽！

金三官　王兴，我把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王　兴　员外，员外，此话从何说起呀？

金三官　说吧，黄龙衮给了你多少钱！

王　兴　员外，他干吗给我钱呢？

金三官　刚才你干吗忽然提起他死了老婆呢？

王　兴　员外，你真聪明，真可佩服！我那么一句话，会叫你想出这么远去，真了不得，得啦，事情没得瞒过你去，我实话实说吧！黄员外呀，看上了咱们贞凤小姐！

金三官　他给了你多少钱？

王　兴　他说了，事情办妥之后，他有份儿人心！我也不能独吞，必定分给员外一半！

金三官　胡说！

王　兴　是！我说错了，不是平分，是三七成分账，我要三成，给员外七成！

金三官　这还象句人话！

王　兴　那么，员外看这门亲可以作？

金三官　你看呢？

王　兴　事情全由员外作主，我哪敢说什么呢！我只看出这么一点来：那个穷秀才，死吃你一口，一点出息也没有！再看看黄员外，牛羊满圈，骡马成群，广有田园，值得挂千顷牌！

金三官　那我都知道！正因为他是县里的首户，我才心里有点嘀咕！

王　兴　员外请想：任凭怎么说，他要作了员外的女婿，一定对你有好处。比如说吧，他跟知县太爷是把兄弟，以后咱们打官司就有点照顾。

金三官　嗯！嗯！

王　兴　我知道员外心慈面软，不好意思撵走那个穷秀才，对吧？

金三官　那没难处！我说把他轰出去，谁也拦不住！

赵　鹏　（内白）赵旺，带路！

王　兴　哟，他来了！

（赵旺上。）

赵　旺　员外，赵秀才来拜寿，给你这个芝麻。员外，我可没给换上个小一号的！

金三官　废话！放在盒子里！

赵　旺　是！（对外）有请赵相公！

(赵鹏上。)

赵　鹏　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祝岳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金三官　下跪何人？

赵　鹏　小婿赵鹏。

金三官　是赵鹏，不是一堆会出声的破布啊？起来！

赵　鹏　谢岳父！(立)

金三官　站在一旁，听我教训！

赵　旺　(拿过一椅)秀才，坐下。这儿有我站着就够了！

金三官　赵旺，你大胆！下站！赵鹏，你在这里白混饭吃，胸无大志，学问全没长进，算怎么一回事呢？

赵　旺　秀才一天到晚老念书，我一句也听不懂！

金三官　赵旺，闭上你的嘴！

赵　旺　(嘟囔)有公道话不说，憋得慌！

金三官　赵鹏，这样下去，把我的粮食都吃光，你也成不了材料，你得打个主意！

王　兴　是呀，也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赵　鹏　岳父大人，我无家可归，叫我上哪里去呢？

金三官　那，你自己瞧着办吧！

赵　鹏　那么，婚姻之事呢？

金三官　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女儿娇生惯养，你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拿什么养活她呢？甭盘算我的产业！我这分产业是父一辈子一辈费尽心机挣下的，不能叫个书呆子三下五除二地弄光了！把产业交给你，我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安心！

赵　鹏　难道说，岳父大人有悔婚之意么？
金三官　你看呢？
赵　鹏　有婚约为证，岂可反悔？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
赵　旺　县衙门是告状的地方。
赵　鹏　着哇！我会下笔万言，引经据典地写状子！
王　兴　也要看知县跟谁是把兄弟！
金三官　着哇！凭两家大户，还怕打官司么？
赵　旺　秀才是秀才！
赵　鹏　着哇！今天我是秀才，等到金榜题名，我就身披大红，头戴金花，好不威风也！
赵　旺　不要别的，来个状元！
赵　鹏　着哇！小姐么就成了状元夫人！
王　兴　那状元都是文曲星下界！
金三官　着哇！哪有这样一身破烂的文曲星呢！
王　兴　远水解不了近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好运呢？员外，不要耽误了小姐的青春哪！
金三官　王兴，给这个穷酸五吊钱，叫他写下退婚书！
王　兴　嗻！
赵　鹏　莫说是五吊钱，就是黄金万两，我也不会写下退婚书！赵鹏告退。员外，你要三思而后行！（下）
赵　旺　秀才！（也往外走）
金三官　赵旺！你上哪里去？
赵　旺　我去告诉小姐。
金三官　不用你告诉。叫小姐出堂，我亲自跟她讲！王兴，去看看，酒里多对点水，省得亲友们吃醉了，瞎胡闹！

王　兴　是！不辣的话，我掺上点辣椒水！（下）

赵　旺　有请小姐出堂！（旁白）老天爷，小姐要是也点头，秀才可就糟了！

金三官　赵旺，你嘀咕唧什么呀？不准再出声！

（荷珠引金贞凤上。）

金贞凤　爹爹在上，孩儿拜寿！愿爹爹粮谷满仓，金银成库！（行礼）

荷　珠　荷珠给员外叩头祝寿！（行礼）

金三官　起来！儿呀，为父也给你道喜！

金贞凤　孩儿喜从何来？

金三官　东庄的黄员外有意……啊，儿来看！（拿起锦匣）

金贞凤　哎呀，真没见过这么厚的礼物！

金三官　是呀。他有意……

金贞凤　他有意什么呀？

（王兴上。）

王　兴　员外，贵客到！

金三官　黄员外吗？有请！

（王兴下。）

金三官　荷珠，带小姐藏在后面。（对金贞凤）儿呀，你自己相看相看吧！

荷　珠　那么，赵秀才呢？

金三官　小丫头少说话，到后边去！

荷　珠　这真是没听说过的事！

（荷珠同金贞凤下。）

（王兴引黄员外上。黄家仆人一群，分执礼品上。）

金三官　黄员外，这真不敢当啊！哈哈哈！

黄员外　老岳父请上，小婿大礼参拜！

赵　旺　这倒痛快！

金三官　慢来！慢来！黄员外还没派媒人前来提亲，怎好岳婿相称啊？

黄员外　小婿自己前来提亲，不更亲热吗？老岳父请看：我的脸，胖胖的！我的衣服，绕眼金光的！我的帽子，亮堂堂的！我的靴子，二两一只，四两一双的！

金三官　黄员外，你的家业比我的大，一想起女儿的嫁妆，我心里就有点不安：多了送不起，少了不象话！

黄员外　老岳父，千万千万别不安，我既不要灯，也不要蜡，从此咱们是一家，今天呀，谁提嫁妆是个大王八！你耕地，我出牛，我要不出是个大马猴！你的房，我来住，你去住那大高楼！咱两家，结了婚，知府知县都得来认亲！我有金，你有银，凑在一块儿成了最阔的人！我拜寿，又认亲，管保这是上等婚！（跪下磕头）

金三官　还礼，还礼。贤婿请起！

黄员外　（立）刘管家！

刘管家　在！员外有何吩咐？

黄员外　赏给这里的男女仆人，每人大钱五吊！

王　兴　谢姑老爷的赏！

赵　旺　没骨头！

王　兴　（扯金三官的袖子）员外，得回赏啊！

金三官　啊？这，嗯，必、必得回赏吗？

赵 旺 一到赏钱，他就结巴了！

黄员外 老岳父，我不准我的仆人接赏，请不必分心！

金三官 那我就依实了，免赏！王兴，领黄员外到花厅看茶，沏二百钱一包的好茶叶！

王 兴 是！黄员外，请！

〔王兴同黄员外、仆人等下。

赵 旺 员外，你头上出了汗，擦擦吧！

金三官 混账，下站！贞凤，出来！

〔荷珠同金贞凤上。

金三官 儿呀，你看清楚没有？

金贞凤 怪羞人的，怎好多看！

荷 珠 我倒看清楚了！两个搧风耳朵！

金三官 那是元宝耳朵！

荷 珠 一双母狗眼！

金三官 丹凤眼！贞凤，你自己说！

金贞凤 我看，我看，他的衣裳鞋帽多么讲究，多么漂亮！

赵 旺 小姐，你又不跟衣裳鞋帽结婚！

金三官 赵旺，出去！

赵 旺 谢员外！在这儿站着，浑身不得劲儿！（下）

金三官 儿呀，你的亲事就这么定规了吧？

金贞凤 全凭爹爹作主！

金三官 这才是孝顺的孩子！好好去接待女眷们去吧。那礼物重的，酒饭招待；礼物轻的，清茶恭候！

金贞凤 遵命！

荷 珠 喏！

（荷珠同金贞凤下。

金三官　哎呀呀，我倒错想了黄龙衮！我说他厉害，他倒怪老实咧！（抱起锦匣）厉害人可会送我一大堆东西吗？不会！厉害人可能说：你耕地，我出牛么？不会！这是门好亲事，好亲事！不过……，嗯，得再去考验考验他，马上就去问他下什么彩礼。他不要嫁妆，我不能不要彩礼呀！白白要了我的女儿去，没那么便宜的事！他肯下两对一斤重的金镯子，十个嵌宝石的金戒指，女儿归他；他要是不肯啊，吹！黄龙衮，你再精明，也干不过我！哈哈哈！急不如快，就此前往！正是：为人要长寿，算盘须打透！算盘打不透，不死也得掉块肉！（下）

（幕）

第二场

时　间　前场后，晚间。
地　点　赵秀才书房处。
人　物　王　兴　赵　鹏　荷　珠　赵旺　金三官

（王兴怒冲冲地由书房出来。赵鹏在后面跟着。）
王　兴　秀才，我劝你，别象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写下退婚书，大家好聚好散，干吗找不自在呢？
赵　鹏　我一定不写！
王　兴　这不是员外又添了五百钱，一共五吊五，还不写吗？
赵　鹏　还是不写！再添一百吊也不写！
王　兴　要是叫员外把你赶出去，既没吃的又没钱，你怎么办呢？
赵　鹏　我去上吊，也不写退婚书！
王　兴　上吊？可别在这儿。弄脏了员外的房子，可了不得！
赵　鹏　我在哪里上吊，就不用你分心了！（入室内）
王　兴　地道的穷酸，软不吃！硬不吃！（下）
（荷珠急上。）
荷　珠　哎呀，哎呀，一百个哎呀！员外嫌贫爱富，小姐又那么糊涂，真要把秀才赶出门外，可怎么得了噢！
（赵旺上。）

赵　旺　哎哟，哎哟，一百个哎哟！员外真要把秀才赶出门外，可怎么得了噢！（碰上荷珠）谁呀？走路不看着点！

荷　珠　赵旺哥呀，你干什么去？

赵　旺　我去找秀才，商量个主意。你干什么去？

荷　珠　跟你一样！

赵　旺　是呀，这数九寒天，把秀才赶出去，不是饿死——

荷　珠　就得冻死！

赵　旺　多么可怜！

荷　珠　多么造孽！

赵　旺　你有什么好主意？

荷　珠　我去提醒秀才一声，叫他先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住，别等着叫员外给害了！

赵　旺　他呀，亲戚、朋友都死绝了，孤孤单单，无倚无靠！你的主意不如我的好。

荷　珠　你有什么主意？

赵　旺　山前有个观音庵，地方清静，正好读书，我告诉他到那里去，天天我给他送几大碗饭去，也就不会挨饿了。

荷　珠　观音庵？好！嗯—— 不好！观音庵是尼姑住的地方，不要男的。你去送饭啊，每天煮饭的米，员外都一颗一颗数过呀！不行！

赵　旺　这可怎么办呢？真急死人！

荷　珠　我还有主意！（掏）赵旺哥，看！

赵　旺　一块银子？

荷　珠　银子！银子！我，我的娘啊！（泣）

赵　旺　怎么啦？荷珠姐！别哭！说话！

荷　珠　赵旺哥！想当年，老娘亲一病不起，撇下我，举目无亲，孤苦无依！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为埋葬亲娘，我卖了自己，在这里当奴隶！卖身的银子剩下了这一块。七年啊，它跟着我，时刻不离！我没有姐妹，没有兄弟，每看一看它呀，就好象是亲人，诉诉委屈！今天，为搭救秀才，我把它献出去；见了银子，想起亲娘，我怎么不哭泣！

赵　旺　（也哭）喔！喔……

荷　珠　你这个人！人家伤心，你还笑咧！

赵　旺　我这是哭呢！谁有工夫笑呵？（也掏）荷珠姐，看！

荷　珠　一串铜钱？

赵　旺　对！不多，一共两吊钱，也给秀才！

荷　珠　唉！你挨打受气挣来的呀！

赵　旺　这算什么呢！你的银子是卖身来的呀！

荷　珠　秀才有了这块银子和两吊钱，一时就饿不死喽！

赵　旺　对喽！我们不该哭，笑吧！

（二人同笑。）

荷　珠　赵旺哥，快给秀才送了去，叫他快走！

赵　旺　对！马上送去！（走了几步，又止）不行！不行！

荷　珠　怎么不行？

赵　旺　你想想啊，秀才有个傲性儿，一听这是咱们俩给他的，一定不要。

荷　珠　那又怎么办呢？

赵 旺 你去，你就说小姐送给他的，他一定会收下。

荷 珠 可是小姐看不起他，不会送给他银钱啊。

赵 旺 秀才可不知道小姐看不起他呀。

荷 珠 对！管小姐怎样呢，咱们是心到神知！

赵 旺 是呀，咱们帮助秀才，并不叫他道谢呀。你把银钱放在门外，学着小姐的声儿：（学）相公啊，这里有一点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咱们后会有期！

荷 珠 这么一说，傻秀才就更得用功了，准能中状元！赵旺哥，早半天我还说你有点傻气，说错啦！你一点也不傻！

赵 旺 唉！傻人也有个傻心眼儿！你快去，留点神，别叫人看见！（下）

（王兴在后面伸出头来，又急退回去。

荷 珠 （到书房外）赵相公！赵相公！

赵 鹏 （在屋内）何人叫门？

荷 珠 相公啊！这里有一些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快快离开此地！但愿你苦读诗书，金榜高中，你我后会有期！

赵 鹏 你莫非贞凤小姐么？小生感激不尽！你退后一些，我无物相赠，只有这家传的鸳鸯帕一条，送与小姐，略表寸心，永不相忘！（捂着脸把帕子放在门外）

荷 珠 （捂上嘴，以免笑出声来）愿你一路顺风，多多珍重！（拾帕疾下）

赵 鹏 小姐！小姐！（无应声）啊，小姐已去，我可以出来了。

（拾银钱）唉！有小姐的鼓励，我赵鹏必须锐意上进，以报知己！

（王兴跑上，抓住赵鹏。）

王　兴　抓住贼喽！员外快来！

（赵旺执灯，引员外上。）

金三官　贼在哪里？

王　兴　在这里，就是他！他偷了银钱！

金三官　（夺过银钱）这白花花的银子，我的命根子！（吻银子）这黄登登的铜钱，我的心肝！（吻钱）好个无耻的畜生，你把读书人的脸丢光了！那拾我一个麦穗的人，都要打个半死，你竟敢偷我的命根子，我的心肝！王兴，给我打！

赵　鹏　岳父息怒，等我把话说清！

金三官　哪个是你的岳父？

王　兴　混账才是你的岳父！

赵　鹏　想我赵鹏，乃黉门秀才，哪肯作那鸡鸣狗盗之事！这银子么，实乃小姐所赠！

金三官　啊？偷了我的银子，还诬赖我的女儿！什么东西！王兴，扒下他的袍子，赶了出去！

王　兴　脱！脱下袍子来！

赵　鹏　岳父，那银子真是小姐送来的！

金三官　你偷的，得滚出去；小姐送的，你也得滚出去！脱！脱！脱！

赵　鹏　好！脱！（脱下袍子）

金三官　与我赶了出去！

王　兴　（举棍威吓）滚！
赵　旺　（脱了自己的袍子，给秀才披上，掩护着他往外走）秀才，挺起腰板来！
（赵鹏下。）
王　兴　员外，看，作的多么漂亮干脆！
金三官　王兴，你真是我的心腹人！哎呀，不对！他还没写下退婚书呢！赵旺，叫他回来！
赵　旺　走远喽，追不上！
金三官　王兴，我交给你的钱呢？
王　兴　什么钱？员外！
金三官　我不是交给你五吊钱，后来又添了五百，叫那小畜生写退婚书吗！
王　兴　钱，他不要；退婚书，他不写！
金三官　那么，我的五吊五百钱呢？你想打马虎眼吗？赵旺，拿那条最粗的棍子来，给我打！
赵　旺　是！（跑下）
王　兴　员外，我把员外那块心病给赶了出去，还不值那五吊五百钱吗？员外，赏给我吧！
（赵旺持大棍上。）
金三官　你什么时候见我赏过钱？给我打！
王　兴　慢来，慢来！五吊五，一个不少！给你！我不是秀才，不偷钱！
赵　旺　也怪！给秀才钱，他不要，可偏去偷！
金三官　嗯！叫贞凤！看看到底是她送的，还是那小畜生偷的！

赵　旺　有请小姐！

金三官　哼！我要把事情全弄得清清楚楚！这一家子，偷的偷，骗的骗，连女儿也往外贴钱，全不是东西！

〔金贞凤上。

金贞凤　爹爹，黑灯瞎火的，叫我干什么呀？

金三官　你，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

金贞凤　此话怎讲？

金三官　你竟敢偷偷地送给秀才银子？

金贞凤　哪个该死的说的？我是千金小姐，怎能办出那等事来？

是赵旺说的吧？

赵　旺　不是！

金贞凤　是王兴说的吧？

王　兴　不是！是那个穷小子说的！

金贞凤　他在哪儿哪？

王　兴　他走啦！

金贞凤　啊，他不在这儿，所以你才把错儿推到他身上！赵旺，给我打！

王　兴　别打！小姐，你想想吧，要不是我，你怎么能够，啊，是不是？

金贞凤　你要胡说什么呀？我长的美，福气大，才……与你有什么相干？呸！呸！呸！（下）

金三官　银子到底是谁偷的呢？沉甸甸的银子不能自己飞出来呀！

王　兴　是荷珠！刚才我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她！

金三官 叫荷珠！
赵 旺 荷珠！荷珠！
（荷珠跑上。
荷 珠 参见员外。
金三官 荷珠，你吃着我，喝着我，怎么还偷我的银子呢？
荷 珠 我的手只会干活儿，不会偷东西！
金三官 那么，谁给那个穷秀才送了银子来呢？
荷 珠 银子是我自己的！
金三官 那个穷小子分明说是小姐的，怎能又是你的？瞪着眼扯谎！关了起来，马上把她卖了出去！
荷 珠 你们讲理不讲？
赵 旺 走，走！（低声地）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同荷珠下）
王 兴 得，员外，事情都弄清楚了，该歇歇去，累了一天了！
金三官 歇歇？我还没查点礼物，算算细账呢！
王 兴 都清清楚楚，员外作寿不会赔钱！
金三官 我就不信！这儿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王兴，去找人贩子，卖了那个贼丫头！（下）
王 兴 是！（下）
（赵旺同荷珠上。
赵 旺 荷珠姐，他们已去找人贩子，事不宜迟，你快走！给你，拿着这两个馒头。
荷 珠 赵旺哥，看出来了吧？员外这样的人哪，心毒意狠，翻脸无情！

赵　旺　快走！等到大门上了锁，就出不去喽！我送你出去！

荷　珠　金三官哪，你个狼心狗肺的老东西！

赵　旺　荷珠姐，错呀，都错在我赵旺，不该叫你去送银！我连累了你！你去到观音庵住上两天，等员外消了气，我去叫你回来。

荷　珠　哼！我饿死不吃回头饭！

赵　旺　那你怎么办呢？

荷　珠　天无绝人之路！

赵　旺　好！快走！明天，我拿点旧衣服，送到观音庵去。荷珠姐，真舍不得你呀！

荷　珠　赵旺哥，谢谢你搭救之恩！（匆匆一拜）再见吧！（急下）

赵　旺　我送你几步！（追下）

（幕）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几日，下午。
地　点　乡间。
人　物　赵　旺　刘老汉　赵　鹏

（赵旺背着一袋粮食，走得很吃力，见一大树，在树下休息一下。）

赵　旺　（独白）是呀，荷珠说的真不错，员外是个狼心狗肺的老家伙！那王兴，狗仗人势，多么凶恶，硬把人家度命的粮食，连口袋一齐夺！他摇头摆尾走如飞，倒叫我扛着这伤天害理的货！越走越沉，仿佛背着个大磨盘。不是粮多呀，是我心里真难过！歇歇吧，歇歇吧。唉，一肚子话儿，只好跟老树说一说！

（刘老汉上，窥探，见只有赵旺，才敢过来。）

刘老汉　赵旺哥！赵旺哥！

赵　旺　谁呀？

刘老汉　我。

赵　旺　刘大叔啊！我正替你难受哪！

刘老汉　王管家呢？

赵　旺　他越欺负人，心里越痛快，走的可快哩！（望）兔子腿，连影儿也看不见了！

刘老汉　赵旺哥，你知道，全家大小就剩了这点粮食，你把它背来，今天我们就得挨饿！

赵　旺　是王兴抢的，叫我背着，象背着棺材那么难过！

刘老汉　是呀，是呀！赵旺哥，你是有好心的人，救救命吧！

赵　旺　刘大叔，给你，拿回去吧！（递）

刘老汉　好人哪！好人哪！可是，你空着手儿回去，不得挨打吗？（要接）

赵　旺　那——（缩回手去）别忙，再想想看！

刘老汉　赵旺哥，你甭管啦，我去卖个孩子吧！

赵　旺　你，你拿去！拿去！（又递）

刘老汉　唉！那金三官厉害呀！（不肯接）

赵　旺　谁说不是呢？是这么一笔账：心里要舒服，别怕打屁股！（坚决地递过粮食）

刘老汉　你为我们受委屈，我于心不忍哪！（仍不接）

赵　旺　拿去吧，甭管我的屁股！（扔给刘老汉）

刘老汉　唉！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好处！（背粮下）

赵　旺　大叔，到家问大婶子好！（笑了笑）哎呀呀呀，身上轻松多了！再歇歇，养足了精神，回去好挨板子！（坐树下）

（赵鹏上。）

赵　鹏　唉，无衣无食，一肚子书，凄凄惨惨，晕晕惚惚！子曰诗云不解饿，之乎者也肚子里乱咕噜！员外真可恨，赶我出门还剥下衣服！我想赵旺，也想荷珠，更想小姐深情厚意，给我银钱，劝我读书！赵鹏啊，赵鹏，紧紧腰带，劝劝老肚，不要老这么唧哩咕噜！等

我呀，金榜题名，高官得作，天天请你吃烧猪！哎呀，不行！不行！空话安慰不了这老肚，饿得发慌，支持不住！也罢！四顾无人，清清静静，倒不如上吊，结束苦恼，一命呜呼！老树啊，请你老老实实地把我挂住！

（解腰带，掷树上。赵旺从后面把带子扔下来。

赵　鹏　咦！上吊都不成，莫非这里真有鬼乎？鬼呀，鬼呀，干什么跟我开玩笑？难道说拉个替身也嫌贫爱富？

（再掷带，被赵旺接住。

赵　旺　（过来）赵相公！

赵　鹏　哎呀赵旺呀！你也死了，在此拉替身么？

赵　旺　赵相公，我还没死，你也死不得！堂堂大丈夫，岂可用腰带套上脖子乎？

赵　鹏　你真不是鬼？

赵　旺　你来摸摸，浑身都热乎乎的！

赵　鹏　（摸）不错！不错！是热乎乎的！赵旺啊，我好羞惭也！

赵　旺　吃多少米面才长这么大，怎好两个五百，来这么“一吊”呢？

赵　鹏　如此说来，我不该死？

赵　旺　谁也不该自己杀了自己！

赵　鹏　怎奈吃没吃，穿没穿啊！

赵　旺　你去卖卖字画，也不会饿死嘛！

赵　鹏　你想得好！想得好！可是，可是，连纸笔墨砚也没有啊！

赵　旺　买去嘛！(摸银）赵相公，纹银五两，买纸笔墨砚去吧！
赵　鹏　你的银子，我怎能接收？
赵　旺　收下，收下！我比你强，还有吃饭的地方。
赵　鹏　实在愧不敢收！
赵　旺　拿着！拿着！别等我后了悔！
赵　鹏　赵旺哥大恩大德，受我一拜！
赵　旺　使不得！使不得！
　　　　(二人互拜。)
赵　鹏　就此告辞！
赵　旺　不远送喽！(见赵鹏转身要走）相公，相公！套脖子的玩艺儿还没给你呢！
赵　鹏　惭愧！(接)
赵　旺　(又不给了）慢着，你可别走到前面，又想不开，再去上吊，我可不能老跟着你呀！
赵　鹏　不会！不会！我记住了你的话：堂堂大丈夫，岂可用腰带套上脖子乎！(接过带子)
赵　旺　慢走！慢走！
　　　　(赵鹏下。)
赵　旺　得，这倒痛快，粮也没了，银子也没了！走，回去吧！且慢！那五两银子是给员外收的租子呀！糟了！糟了！唉，多挨几下打也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走！(挺腰，踢腿，下)

(幕)

第 四 场

时　间　二年后。
地　点　金家大厅内。
人　物　金三官　赵　旺　王　兴　黄员外　金贞凤

〔金三官非常高兴，准备迎接女儿女婿。
金三官　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　旺　什么事，员外？
金三官　到厨房看看，杀了鸡没有？
赵　旺　员外接姑奶奶、姑老爷，叫杀鸡，谁敢不杀呢？
金三官　我是叫你看看去，要是还没杀，就算了。
赵　旺　要是已经杀了呢？
金三官　那也算了。成心说废话！
赵　旺　好吧。（要走）
金三官　回来！
赵　旺　好，回来喽！
金三官　要是已经杀了鸡，把那只肥的给我留下！
赵　旺　是啦！（下）
金三官　王兴！王兴！
〔王兴上。

王　兴　来了！参见员外！

金三官　王兴，心腹人！你看，姑老爷说过：我耕地，他出牛。我今天好不好就把他的牛都要过来？

王　兴　那么，他要是也耕地呢？

金三官　是呀，你找个他不认识的人，把我的牛贵贵地卖给他呀！

王　兴　员外，你真有智慧！就这么办！

金三官　还有，我留他在这儿住几天，天天好茶好饭的款待，开销小不了！你跟他说说，叫我上他那儿住几天去，不是两不吃亏吗？

王　兴　又是个好主意！可我怎么说呢？

金三官　你就说：我们员外上了年纪，常闹腰酸腿疼的，何不请他去住住姑老爷的楼房？楼上干燥，没有潮气呀！王兴，你看，我活了一辈子还没住过楼，我要尝尝那个滋味！

王　兴　行，我跟他说，准行！女婿应尽半子之劳嘛！

〔门外有车辆停住声。

金三官　他们来了！王兴，你出去迎接。我在这儿等着，拿出点老丈人的威风！你快去！

〔王兴下。

金三官　哎呀呀呀，这门亲事不坏！不坏！真不坏！那天，黄龙衮居然带我去见知县太爷，当着县太爷的面儿，他说：知县把兄弟啊，金、黄两家是一家人了！我老丈人的财产，就跟我的财产一样，把兄你要多多照应！哈哈哈哈！

〔王兴引黄员外、金贞凤上。

黄员外　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

金贞凤　爹爹在上，孩儿叩头！

金三官　（人模狗样地受礼）起来，起来！啊，贞凤，你倒又胖了一些！

金贞凤　是呀，心宽体胖。黄家吃的好，喝的好，诸事顺心哪！

金三官　儿呀，后边休息去吧！

金贞凤　遵命。（下）

金三官　贤婿请坐！

黄员外　谢座！

金三官　王兴，去看看姑老爷带来的仆人，告诉他们喝点水，可以回去了，我这里有人伺候姑老爷。

王　兴　是！（下）

金三官　贤婿，今天天气甚好！

黄员外　是呀，天气甚好！哈哈哈哈！

金三官　贤婿，不知明天天气如何？

黄员外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呢？哈哈哈哈！

金三官　有了贤婿，老夫就不怕那坏天气了！哈哈哈哈！

黄员外　是呀，乘着今天天气好，岳父该出去活动活动。

金三官　你叫我上哪里去呀？噢噢噢！莫非请我去住你的大高楼么？是呀，你曾说过：你住这里，我去住大高楼！

黄员外　小婿说的是去住“那”大高楼，没说去住“我的”大高楼！

金三官　你说的是什么大高楼呢？

黄员外　县城的城门楼子比我的楼还高啊！

金三官　取笑了，哈哈哈哈！贤婿，你也说过：我耕地，你出牛，你要不出是个大马猴！现在，正是耕地的好时候……

黄员外　老岳父，你又听错了！我说的是：你自己去耕地，还管喂我的牛！

金三官　又取笑了！我金三官什么时候下过地，喂过牛呢？

黄员外　岳父啊，从今以后，你就要去耪地喂牛了！

金三官　贤婿，不要老开玩笑啊！

黄员外　谁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贞凤过门的时候，你没送嫁妆，我特意前来讨要！

金三官　当初说好，你不要嫁妆。

黄员外　我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的是："今天哪，谁提嫁妆，是个大王八"。"今天"就是提亲的那一天。现在，我与贞凤已成了亲，还能不要吗？

金三官　那，那，你要什么呢？

黄员外　全要！我说过：你的房，我来住，咱们是一家呀！

金三官　这是真话？

黄员外　谁有工夫说闲话？

金三官　你，你这是敲诈呀！（立）我自有地方去讲理！

黄员外　上哪里去？

金三官　找县太爷去！

黄员外　那是自讨无趣！前几天，当着知县，我的把兄的面儿，我说：我老丈人的财产，就跟我的一样，我那

么说了，你还直点头啊！

金三官　那，那也不过是句空话，何足为凭？况且，那句话并不是那个意思呀！

黄员外　不管是什么意思吧，我的把兄，县太爷，给写下了文书证件！（掏出来，拍了拍）

金三官　给我看看。

黄员外　看不看都一样：产业是我的了，你请出！

金三官　你，你，你爱贞凤，怎能赶出贞凤的爹呢？

黄员外　谁说的我爱那个胖丫头呀？我娶她，就为的是这份财产！

金三官　你！你！

黄员外　好好地听话，好好地走出去，别着急，也别生气！常言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要不吃你，怎能合天理！请！

金三官　这是我的房，我的地，我不会老老实实地走出去！

黄员外　讲打吗？

金三官　打！打！打！

黄员外　好！王兴！王兴！

（王兴持大棍上。）

王　兴　姑老爷有何吩咐？

金三官　王兴，打！

王　兴　得令！（打金三官）

金三官　怎么打我？

王　兴　不打你，打谁？你个一毛不拔的老磁公鸡！

金三官　来人哟！救命哟！

王　兴　甭嚷！没用！你是老虎掉在山涧里了，伤人过众，谁也不会帮助你！我现在是姑老爷的管家了，大伙儿全听我的！

金三官　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　旺　来喽！干什么？

金三官　救命！救命！

赵　旺　救谁的命？

金三官　他们要把我打出去！

赵　旺　当初，赵秀才不是叫你给打出去的吗？那回是丈人打女婿，这回是女婿打丈人，半斤八两，一边儿大！

黄员外　哈哈哈！这家伙说话倒有点意思！

金三官　赵旺，赵旺，发发善心吧！

赵　旺　一发善心，你就揍我！那回，我还给刘大叔一点粮食，你揍了我一顿！我把五两租金送给个要上吊的人，你又揍了我一顿！善心发不起呀！

黄员外　赵旺，说得好！别管他，好好在这儿干活，我给你长工钱！

赵　旺　我看你也不是好东西！

黄员外　什么？王兴，把这俩都打出去！

赵　旺　别打！你不愿意要我，我还不愿伺候你呢！（走）

金三官　（拉住赵旺）赵旺，别走，帮帮我！救救我！

赵　旺　我是混账，奴才，怎么帮得上你呢？

金三官　我是混账，我是！你快去告诉小姐一声，叫她来看看我这儿挨揍呢！

黄员外　赵旺，滚！

赵　旺　我管不了你啦，求你的心腹人吧！（指王兴，走）

金三官　王兴，心腹人，你给我说句好话！

王　兴　这就是好话—— 看打！

金三官　我，我会到北京，告御状去！

黄员外　走不到北京，你个老梆子就饿死啦！王兴，给我打！

金三官　（跪，叫）赵旺！赵旺！咱们一块儿走！（下）

黄员外　哈哈哈！老梆子跑了，待我好好收拾收拾那个胖娘们！（与王兴同下）

（幕）

第 五 场

时　间　前场后不久，快到中午。
地　点　状元府门外。
人　物　门　役　李大妈　荷　珠　赵　鹏　随从四人
　　赵　旺　金三官　金贞凤

〔门役在状元府门外，信口哼唧着。

门　役　（哼唧）新修的状元府，朱门大铜环。状元心慈善，施粥又舍钱。打粥的、要钱的，有点不好管，我一拦呀，他们就翻脸！

〔李大妈搀荷珠上。荷珠带病，头罩鸳鸯帕。

李大妈　好姑娘啊，这里就是状元府，你去要点粥，求点钱吧！

荷　珠　多谢大娘！我自己去，大娘请回吧！

李大妈　好，再见吧，姑娘！（下）

荷　珠　（对门役）啊，差官！

门　役　干什么的？

荷　珠　听说这是状元府？

门　役　对！

荷　珠　听说这里施粥舍钱，周济穷人。

门　役　也对！

荷　珠　我从远道而来，无衣无食，求些周济！
门　役　年轻轻的，什么干不了啊，怎么要饭呢？
荷　珠　唉，我缝缝补补，浆浆洗洗，都干得来。怎奈这几天生病，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
门　役　可是呀，你来晚了，粥也放完，钱也舍光了！
荷　珠　唉！真来得不巧！啊，差官，这是状元府，可要雇用使女？
门　役　又不凑巧！新科状元还没成亲，没有状元夫人，也就用不着丫环！
荷　珠　唉！既是如此，你看，风寒雪冷，叫我这带病的人在门洞里避避风雪吧！
门　役　我说，要饭的，别看我好说话，就麻烦上没完啊！状元有话，不准错待了穷人。可是，你也别不知好歹，一个劲儿麻烦我呀！你想想，状元府门前，能叫花子蹲着吗？那不成体统！
荷　珠　不行就罢，何必罗哩罗嗦！
门　役　你瞧　，脾气还不小！
荷　珠　嗯！人穷志不短。我就讨厌狗仗人势的人！
门　役　我这儿耐着性儿跟你费吐沫，怎么说我狗仗人势呢？
荷　珠　（一阵眩晕）哎呀！（倒）
门　役　怎回事？怎回事？我不叫你在门洞里坐坐，你怎么爽性躺在这儿了呢？
　　　　（四随从开路，引赵鹏上。
四随从　状元回府！
赵　鹏　（看见荷珠）啊？这是何人？

门　役　启禀状元公：这是个要饭的！
赵　鹏　既是要饭的，你为何不给她点粥呢？
门　役　粥都放完了。
赵　鹏　粥虽放完，你为何叫她倒卧在此，不管管呢？
门　役　那，那……
赵　鹏　（过去看）啊？鸳鸯帕？鸳鸯帕为何落在她的手里？莫非小姐……不能啊！若不是小姐，怎么头罩鸳鸯帕呢？来人哪，搀了进去，夫人到了！
门　役　得！我算碰在点子上了！
　　　　（赵鹏与随从扶荷珠入。
门　役　留点神吧，再来个讨饭的，还许是状元的大舅子呢！
　　　　（赵旺捧着空碗上。
赵　旺　真是的！刮风嘛，就别下雪！下雪嘛，就别刮风！偏偏风雪一齐来！好吧，我把你们顶回去！（用头顶风、雪）
门　役　（立好）又来了一个，就许是大舅子！
赵　旺　嗨，过来！
门　役　（要发火，又控制住）干什么的？
赵　旺　问问你：这是状元府吗？
门　役　是状元府！
赵　旺　状元在家不在？
门　役　在家，怎样？
赵　旺　叫他给我两份儿粥，一吊钱！
门　役　气派不小啊！
赵　旺　本来是不小嘛！我是天地作房屋，日月当蜡烛，盖

的是肚皮，铺着脊梁骨！再问你：状元姓什么呀？

门　役　要饭就要饭吧，管状元姓什么呢！（旁白）怎么又动气！（对赵旺）我们的状元姓赵。

赵　旺　我也姓赵。

门　役　幸而没发火！这还许是状元的哥哥呢！

赵　旺　告诉我：状元可叫赵鹏啊？

门　役　是！是！

赵　旺　（要进大门）赵相公！赵相公！

门　役　请等等，有事我去通禀一声。

〔金三官上。

金三官　赵旺！赵旺！我都快饿昏喽！

门　役　喝！又一个！也许是老丈人吧？

赵　旺　饿昏了，也得等我要到东西！告诉你，这是赵鹏的状元府，他中了状元！

金三官　啊？我的女婿中了状元？

门　役　嘿！真是老丈人！（急入）

赵　旺　他中了状元，你可得提防着点！

金三官　我不供给他念书，他中得了状元么？

赵　旺　你算了吧！谁拿大棍子把他赶出去的？

金三官　我会说，那不是我的主意！

赵　旺　是哪个杂种的主意？

金三官　是王兴的主意！这么一说，他必把我留下！然后，借着状元的势力，把我的财产都夺回来，再当老员外，老太爷！（掏出个烧饼吃）

赵　旺　怎么？你说饿昏了，可还藏着个烧饼！我要饭，给

你吃，你还揣着坏心眼儿！

金三官 别生气，别生气！我当初不是给你下了跪，求你救我一命吗？这个烧饼不是你要来的！

赵 旺 哪儿来的？

金三官 我自己捡来的？

赵 旺 那么方便！满地是烧饼，谁还要饭？好啦，你等着状元。我赵旺告辞了！

金三官 走不得！见了状元，他必给你个差事，你就发财了哇！

赵 旺 你把我太看扁了！我发点善心是为发财吗？

金三官 不为你自己，还不帮帮我吗？状元见了我若是发了脾气，你得给我说说好话呀！

赵 旺 我不会扯谎！

金三官 你不出声就行了！你不说，他不知道贞凤的事呀！再说，你上哪儿去呢？

赵 旺 上哪儿都行，到处凭我这两只手，还喂不了这张口？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吧！状元收下你，好；不收，我也没办法！

金三官 别走！帮人帮到底！我再给你磕一个！赵旺，赵旺哥！

（门役引赵鹏上。

赵 鹏 谁？赵旺哥？

赵 旺 哎呀，真是你呀？

赵 鹏 赵旺哥呀，救命的恩人，受我一拜！（拜）

金三官 （旁白）行！有门儿！他给赵旺行礼，还不给老丈人

磕头吗？(假嗽，没人理他)

赵　旺　赵相公，恭喜你中了状元！

赵　鹏　中状元也没有遇见你这么高兴！来呀！

门　役　在！

赵　鹏　端着恩人的碗！

门　役　是！(接碗)

赵　旺　慢来！慢来！你中了状元，我放了心！是呀，你脸上长了点肉，眉头也不那么皱着了，好！我放了心！这个碗我还用得着，自己端着吧！我还是找个地方，卖卖力气去吧！

赵　鹏　那万万不可！(拉赵旺)

赵　旺　慢着！留神摔了碗！(还想走)

赵　鹏　你总得进来，喝口水，吃点什么吧？我对你，是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哪！

赵　旺　好吧，我进去看看，省得你一劲儿转文，越听越糊涂！状元请！

赵　鹏　赵旺哥请！

赵　旺　你我……那句怎么说？

赵　鹏　你我挽手而行！哈哈哈哈！

金三官　(过来扯赵旺的袖子)赵旺！赵旺！多照应，少说话！

赵　鹏　这是何人？

金三官　贤婿呀，想死我也！(假哭)

赵　鹏　啊？金三官？你还有脸来见我？

金三官　状元公啊！(跪)

赵　鹏　(冷笑)喝，喝喝喝喝！(拉赵旺入)

门 役 怪呀，哥哥进去了，老丈人怎么跪在这儿呢？

金三官 （立）老丈人给女婿下跪，是我们的家规！先给我端点吃的来，伺候好了我，有你的好处！伺候了！

〔金贞凤上。

金贞凤 这就好了！找到了状元府！啊！爹爹！爹爹，我也叫黄家赶出来了！

金三官 住口！（扯她躲开大门，耳语）

（幕）

第 六 场

时 间 前场后，片刻。
地 点 状元府大厅。
人 物 赵 鹏 赵 旺 门 役 金贞凤 金三官 荷珠

（赵鹏、赵旺进入大厅。赵旺把碗放在桌上，四下里看。
赵 鹏 赵旺哥，你看这厅房还好么？
赵 旺 还好，还好，就是太大了些，打扫起来费事！
赵 鹏 赵旺哥，请坐！
赵 旺 你也坐吧！喝！这些椅子都这么硬梆梆的，又大又硬！（坐，盘着腿）
赵 鹏 赵旺哥，今天哪，真是双喜临门！
赵 旺 怎么？
赵 鹏 你看，刚才小姐来了！
赵 旺 什么？小姐？（由椅上溜下来）她，她什么样子呀？

赵　鹏　她么，也象你这样。

赵　旺　要了饭？她现在哪里？

赵　鹏　在后边梳头洗脸。

赵　旺　状元，我，我还得走！

赵　鹏　赵旺哥呀，你怎么这样不亲热，总想走啊？

赵　旺　不是不亲热，是，是我弄不清这些事儿，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离开这儿倒心静。

赵　鹏　此话怎讲呢？

赵　旺　还是那句：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

赵　鹏　赵旺哥，坐下！你要真走了哇……

赵　旺　怎样？

赵　鹏　我就又去上吊！

赵　旺　可别那么办！我坐下好啦。（坐）相公，你跟小姐说了话儿没有？

赵　鹏　还没有。还没有成亲，怎好说话呢？我打算请你去替我问问。

赵　旺　我，我跟小姐说话，也不大在行。

（门役上。

门　役　启禀状元公：外面来了个女人，她说她是状元夫人。

赵　旺　（又由椅上溜下来）喝！又来了一个！

赵　鹏　怎，怎么又一个状元夫人？赵旺哥，你看怎么办哪？

赵　旺　我，我对这种事儿，没有经验。叫进来，比比吧，看哪个是真的。

赵　鹏　（对门役）有请！

门　役　遵命！（下）

〔荷珠收拾干净，头上仍罩鸳鸯帕，上。

荷　珠　谢谢相公！

赵　鹏　（俯首，不敢看她）小姐，小姐……

荷　珠　啊？这不是赵旺哥吗？

赵　旺　是我！是我！你，你怎么来到这里？

荷　珠　你怎么来到这里？

〔金三官与金贞凤大摇大摆地上。

金三官　贤婿呀，小姐来了！

金贞凤　哎呀，我的，我的相公啊！苦死我也！

赵　鹏　金三官，你给我下站！

金三官　贤婿呀，我把女儿带来，将功赎罪，饶恕了我吧！（下站）

赵　鹏　（看看荷珠，看看贞凤）你们，你们哪个是小姐？

荷　珠　我是荷珠！刚才在门外昏了过去，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我当作了小姐。

金贞凤　我是小姐！荷珠，快去打水，伺候我洗脸！

荷　珠　我已不是你家的丫环，伺候不着！

金贞凤　啊？你个不要脸的丫头，假充小姐，待会儿我跟你算账！（对赵鹏）相公啊，自从你走后，我日夜想念！闻听人说，你中了状元，我不怕风霜之苦，不远千里而来，真有一片真心啊！

赵　鹏　小姐呀！当初我在困难之中，你来赠送银钱，今天又涉水跋山，前来找我，小生感激不尽！

金贞凤　相公既感激我，就也饶恕了老爹爹吧！

金三官　是呀！我家中遭了不幸，产业一空，走投无路。当

年，你家衰落，我收容了你，供给你读书，这点小小好处，相公必定不肯忘记。况且，你我吵闹起来，全是王兴的挑拨，老夫一时失察，望相公多多原谅！

赵　鹏　这个……

荷　珠　相公，他说的都是谎话！

金贞凤　荷珠，你随我多年，知道我们不说谎话！况且，过去的事，提它作甚！

金三官　是呀，过去的事，提它作甚！

赵　鹏　赵旺哥，你看呢？

赵　旺　状元的事，状元自己拿主意，我不爱说人家的坏话！

金三官　赵旺说的好！一家人失散，今天又能团聚，都该欢天喜地，干吗说坏话呢！

金贞凤　相公，你我成亲，若把岳父赶出去，也不好看哪！留老爹爹在此，我要好好地劝导于他，改了他的老脾气！

赵　鹏　唉！看你偌大年纪，我赵鹏以德报怨，赏你个座位！

金三官　谢贤婿！（坐）

金贞凤　荷珠啊，带我到后边梳洗梳洗吧！告诉你，你把我伺候好了，状元必定多给你工钱，还给你作好衣裳！来，我还要多嘱咐嘱咐你！来吧！

荷　珠　后面有水，自己去取，我不打算再伺候你！

赵　鹏　荷珠姐，我这里没有丫环，你多帮帮忙吧！

荷　珠　我想马上就走！

赵　鹏　你是带病之人，怎么可以走呢？

荷　珠　看见相公、赵旺哥，我心里一痛快，病已好了一大

半儿。

赵　鹏　那我也不放你走。

金贞凤　相公，也不必勉强吧！

金三官　（端起架子）老夫看么，她走了也好！她既不肯服侍人，得罪了贞凤，还是小事，冲撞了状元公，哪个担待？

赵　鹏　荷珠姐，你走，我不放心哪！

金三官　老夫倒有一计，叫赵旺送她去吧！

赵　鹏　赵旺哥，你看呢？

赵　旺　金三官！

金三官　啊？我是状元的老岳父，怎不叫声老太爷呢？状元公公，贤婿，你若留下他们，他们野调无腔，不有失状元府的体统吗？

赵　旺　金三官，我算把你看透了！你刚坐在椅子上，就想把我跟荷珠赶出去，对吧？

金贞凤　这里的事都由状元作主，老爹爹不过是怕你们没有规矩，丢了状元的脸！

荷　珠　就凭你这个老东西在这里，我就非走不可！

金贞凤　哎呀荷珠呀，你怎么管状元的老泰山叫老东西呢？我是状元夫人，我受不了这个污辱！滚出去！

金三官　对！赵旺，你也走吧！有你们俩在这里，一定会闹得状元府乱七八糟，没大没小，没上没下！

荷　珠　赵旺哥，走！

赵　旺　等等，等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完再去！相公，他们父女来到，我说了什么没有？

赵　鹏　没有，没有。

赵　旺　是嘛，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不如不说！

赵　鹏　现在就说说吧！

赵　旺　不说不行了！他们父女要把我跟荷珠赶出去，就为的是怕我们泄了他们的底！金三官，这是你自己招出来的，我可要说啦！

金三官　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说它作甚？

赵　旺　那也看是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相公，你看，当初那点银两是小姐送去的吗？

赵　鹏　那……

赵　旺　你听听这个：（学女音）相公啊，这里有一点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咱们后会有期！对不对？

赵　鹏　哎呀，你怎么知道呢？

赵　旺　这几句是我教的嘛！

赵　鹏　小姐，可有此事啊？

金贞凤　我，我，不记得！

赵　旺　我没有那么大的工夫教小姐，我可教给了荷珠！

赵　鹏　赵旺哥，你越说，我越糊涂！

赵　旺　好好地想想吧，你是状元哪！

赵　鹏　嗯！嗯！是荷珠姐送去的？

赵　旺　行，有点门儿了！

赵　鹏　是荷珠？是荷珠？

赵　旺　不光是她送的，银子还是她自己的！

赵　鹏　她自己的？

赵　旺　还是卖身葬母剩下的一点银子！

赵　鹏　哎呀，我的好荷珠姐呀！

荷　珠　哎呀，我的娘啊！

赵　旺　哎呀，我的好心啊！

金三官　哎呀，可恨的坏王兴啊！

金贞凤　哎呀，我的哎呀啊！

赵　旺　这个老东西，把银子拿去，倒说是荷珠偷的，要把她卖给人贩子！因此，她逃出在外，落得这般光景！

赵　鹏　金三官，下站！

〔金三官站起。

赵　鹏　荷珠姐，我谢谢你的侠肠义胆！（拜）荷珠姐，那鸳鸯帕子并未交给小姐吗？

荷　珠　没来得及，他们就把我圈起来了啊！

赵　鹏　好！好！赵旺哥，往下说！

金贞凤　赵旺哥，赵旺大叔！话下留情！

赵　旺　我想留情，你们逼得我无情啊！你和那个老东西，见钱眼开，看中了黄龙衮！

赵　鹏　黄龙衮是谁？

赵　旺　就是这个娘们的丈夫！

赵　鹏　啊？你，你改嫁了别人，还敢到这里充小姐？

赵　旺　所以才一个劲儿叫我走嘛！那黄龙衮先把金三官赶了出来！

赵　鹏　也用大棍子赶出来的？

赵　旺　对！

赵　鹏　剥下他的衣服没有？

赵　旺　没有！这一招，黄龙衮还没有金三官那么厉害！赶

出之后，金三官给我下跪央告，同他到京里告状。我又发了慈心。一路上，我要饭，他吃，他还偷人家的烧饼，不叫我知道。到了这里，他叫我少说话，我就不开口。可是，他刚坐下，就翻脸不认人，要把我赶走！那金贞凤想必也是叫黄家赶了出来，还假充千金小姐！呸！呸！呸！

荷　珠　呸！呸！呸！

赵　鹏　呸！呸！呸！

金三官　（跪）状元公，发发慈悲，留下我吧！有那吃不了的残汤剩饭，赏与老狗一碗半碗，感激不尽！

金贞凤　（跪）夫哇！

赵　鹏　呸！

金贞凤　状元哪，那些坏主意，都是爹爹出的，与我毫不相干。留下我吧！我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将来也中状元！

赵　鹏　胡说！走！

金三官　（掏出半个烧饼）赵旺哥，你给美言几句吧！你看，那个烧饼，我给你留下了一半儿！你发发善心吧！

赵　旺　我不要你的烧饼，也不再对你发善心！我看透了你，看透了！

金贞凤　状元，你不要逼人过甚哪！我会碰死在这里！

荷　珠　那就碰吧，用不着商量！

金贞凤　荷珠啊，你大概有意作状元夫人吧？那，我就让给你！你可得管我的吃穿！

荷　珠　你呀，心眼儿脏透了！

赵　鹏　荷珠姐呀！（跪）

荷　珠　起来！干吗爱跪着呢？

赵　鹏　你点头，我才起来！

荷　珠　我点什么头呢？

赵　鹏　想那鸳鸯罗帕乃家传之物，落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这么说吧，它就是媒人！我要报答荷珠姐的恩德，那帕子又落在你手，真乃天作之合！

荷　珠　起来，你先把他们赶出去再说！

赵　鹏　来呀！

（门役上。）

门　役　参见状元公！

赵　鹏　给他们五吊大钱，赶了出去！

金三官　状元开恩，再添点吧！

赵　鹏　再添五百钱，滚！

门　役　走！下面领赏！（下）

金三官　唉！（下）

金贞凤　荷珠，状元娶了丫头，羞！羞！羞！（下）

赵　鹏　哈哈哈哈！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事情弄得一明二白，以后么，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荷　珠　相公，你该去换换衣服，别老穿着大红袍啊！

赵　鹏　好！正当如此！（下）

赵　旺　荷珠姐呀，那件事儿，你想点头吗？

荷　珠　你没听贞凤说吗：状元娶丫头，羞！羞！羞！日久天长，人人都这么说，谁敢保状元不变心呢？

赵　旺　状元跟咱们不是一码事！你还是要走？

荷　珠　你呢？赵旺哥！

赵　旺　我闲了这么多天了，得去找点活儿干。在这儿吃闲饭，我受不了！

荷　珠　咱们俩一块儿去找活儿，不好吗？

赵　旺　好啊！两个人说话搭理的，不闷得慌呀！

荷　珠　你种地，我就纺线。

赵　旺　我喂牛，你就养猪。

荷　珠　多么有意思儿！

赵　旺　可是，咱们上哪儿去找那么一个地方呢？

荷　珠　天底下，总会有那么一块地方！咱们走吧！放下我的鸳鸯帕！

赵　旺　拿起我的破饭碗！

荷　珠　我身体不大好，拉着我点吧！给你！（伸手）

赵　旺　那，心里乱跳，不敢拉呀！

荷　珠　你不敢，我敢！（拉他）走哇！正是：一对苦人情意投！

赵　旺　有活就干不发愁！

（二人同下。

（赵鹏上，已经换了便衣。

赵　鹏　哈哈哈哈！鸳鸯罗帕最风流，香露珠圆莲并头！（见帕）啊？鸳鸯帕！荷珠姐！荷珠姐！赵旺哥！赵旺哥！

（门役上。

门　役　禀状元，他们俩走了！

赵　鹏　走，走了？

门　役　手拉手儿走的！

赵　鹏　手拉手儿……哎呀！（昏过去）

门　役　状元醒来！状元醒来！

（幕落·剧终）

火 车 上 的 威 风

改编旧作《马裤先生》

（独 幕 话 剧）

时　间　解放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地　点　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东车站内，一节二等卧车里。

人　物　马先生——男，四十岁左右，服装四不象，看来大概是某阔老的私人秘书。

奚先生——男，五十来岁，胖胖的商人。

孟先生——男，三十多岁，象是某部的一位科长。

小　赵——男，二十多岁，活泼利落，火车上的茶房。

男女旅客数人，脚行二、三人。

〔幕启：火车在北京前门东车站停着，即将开往沈阳。旅客们正先后入站上车。呼唤声，卖报声……颇为热闹。

〔我们只看见一节二等卧车，内有四张铺，二上二下。马先生已在车内。他的八件大行李都已放在左边的上铺上。他的大衣、雨衣、帽盒、浴衣、各种手巾和口罩等分别占据了所有的挂钩。现在他正从身上各处掏出水果、甘蔗、面包、熟鸡蛋……都放在小桌上，把桌子摆满，颇为得意。然后，他屈指点行李。

马先生　（忽然大吼一声）茶房！（提高一个调门）茶房！
小　赵　（急忙跑来，怪和气地）来喽！什么事？先生！
马先生　就来了，你怎么不在这儿陪着我呢？
小　赵　我不是忙吗？不是得伺候大家吗？您多担待！
马先生　我有好多事要问你呢！
小　赵　您问吧，先生！
马先生　先问你，我用的是免票，卧铺也在内吧？
小　赵　坐车可以用免票，卧铺得另买票。您来得巧，赶上有空铺，待会儿您补买卧铺票吧。
马先生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小　赵　章程，章程是这么定的。
马先生　章程干吗那么定？
小　赵　我不知道！
马先生　章程是谁定的？
小　赵　我也说不上来！
马先生　我不晓得这个章程，也就不必按章程办事，对不对？
小　赵　那，您待会儿问查票的，我没有意见。（看看行李）还有，那些行李……
马先生　那是我的，怎么啦？
小　赵　待会儿有人要那张铺的话，您可得给挪一挪。
马先生　我，我给挪一挪？你是干什么的呢？
小　赵　我搬，用不着您动手！
马先生　这还差不多！
小　赵　好吧，待会儿见！（要走）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急立定）还在这儿哪！

马先生　马上都搬下来吧，放在下铺上！

小　赵　（指左右两下铺）下铺都卖出去了，客人们一会儿就来。

马先生　先搬下来。

小　赵　干什么呢？客人们马上就来！

马先生　他们来了，你再给搬上去！

小　赵　那为什么呢？先生！

马先生　不为什么，我赌的是这口气！你是茶房，我叫你搬，你就得搬！

奚先生　（进来，手持卧铺票，问小赵）对吧？是这里吗？

小　赵　（看票）对！（接过小提包，放好）您坐吧！（要走）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是！

马先生　去，给这位客人搬行李！

小　赵　（问奚先生）您有行李吗？

奚先生　常出门，就是这个小包儿，没有行李。

马先生　（吃惊）哦！真的？

奚先生　真的！真没带行李！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我还没走！

马先生　打电话，叫西局五四〇五。

小　赵　西局五四〇五，干什么？

马先生　叫他们再送四只大皮箱来！这里有地方，他（指奚先生）没有行李！

小　赵　就快开车，来不及啦！
马先生　你试试看，试试看！
小　赵　甭试，来不及！
马先生　（对奚先生）唉！我太保守，不带十二件来！
奚先生　（开小玩笑）要是四只箱子都放在我这儿，我怎么睡觉呢？
马先生　哦！你还要睡觉？
奚先生　您买卧铺为干什么呢？
马先生　噢！（见茶房刚要溜开）茶房！
小　赵　干什么？
马先生　睡觉！有卧铺不睡，太不上算了！
小　赵　您就睡吧！
马先生　睡！（往下铺上躺）
小　赵　先生，您不是要上铺吗？这个（指下铺）已经定出去啦。
马先生　噢！他还没来！
小　赵　他就来！
孟先生　（进来）我来喽！（问小赵）是这个铺吧？
小　赵　对！孟科长，您好哇？
孟先生　好！你好？小赵，忙你的去吧，别招呼我！
　　（别处喊茶房。
小　赵　（应声）来喽！（要走）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您等等，我先看看那边去。
马先生　你得在这儿，我喊的声儿大！

小　赵　您要什么呢？
马先生　这位（指孟先生）也没带行李。去，给我退票。
小　赵　什么票？
马先生　一张行李票。我有一口棺材，打了行李票，退！这里有地方，抬来！
孟先生
奚先生　一口棺材？
孟先生　放在哪里呢？
马先生　这里！（指孟先生的铺）
孟先生　我睡在哪儿呢？
马先生　那……你们俩睡一个铺！（指奚先生的铺）
孟先生　（问奚先生）您同意吗？
奚先生　同意！（摹仿马先生的声调）茶房！
小　赵　有！
奚先生　去，把我那匹骆驼拉进来！
马先生　驼骆？放在哪儿？
孟先生　（指自己的铺）这里！
马先生　那么，我的棺材呢？
奚先生　（指马先生的铺）那里！
马先生　我睡在哪儿呢？
孟先生　棺材里！
马先生　对！可是，棺材里已经有了人！茶房！
小　赵　去抬棺材？
马先生　不必了，我认吃亏吧！搀我上去！
小　赵　好！（扶马先生上铺，又要走）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真急了）又干什么？
马先生　拿毯子！
小　赵　您稍等一会儿。一开车，马上就有！（要走）
马先生　茶房！
小　赵　嘿！
马先生　拿枕头！
小　赵　等一会儿，毯子跟枕头一齐拿来！（要走）
马先生　茶房！茶……
小　赵　等一等！（要走）
马先生　茶房！没茶，拿开水！
小　赵　水还没开！（要走）
马先生　茶房！拿报纸来！
小　赵　站台上有卖的，您买去！（毅然走开）
马先生　茶房！茶房！茶房！
（男女旅客们跑来。）
甲　怎么啦？着火啦？
乙　是不是出了人命？
丙　有小偷吗？
丁　谁要生孩子吗？
孟先生　没事，诸位，没事！这位先生喊茶房呢。（欠脚往上看）行了，放心吧，他睡着啦！
众　人　好啦，这就太平啦！（要散去）
马先生　茶房！
（大家又都站住。）

孟先生　（又向上看了看）还睡呢，他说梦话哪！
众　人　真有点意思！（走开）
马先生　（忽然坐起来）茶房！（无人应声）茶房！
奚先生　您又要什么？
马先生　（怪委屈地）要手巾把儿！
奚先生　等等吧，还没开车！开了车再擦脸吧。
马先生　不擦脸，擦皮鞋！
孟先生　用手巾把儿擦皮鞋？
马先生　我老那么办！
孟先生　那对吗？
马先生　那……对了，窗帘也行！（伸手去摘窗帘）
奚先生　先生！不大好意思吧？（伸手拦阻）
（马先生拿不到窗帘，楞了一会儿，抠了抠鼻子，开始脱皮鞋，在他们的头上拍打。
孟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马先生　（不解）啊？（想明白）噢！不擦嘛，还不拍打拍打？
孟先生　怎么在人家头上拍打呢？
马先生　那，这可是进口货，花旗皮的鞋！
孟先生　什么皮的也不行啊！
马先生　噢！（放下鞋，脱袜子，向下抖）
孟先生　这又是怎么回事？
马先生　这回不是鞋了，是袜子，还不行吗？
孟先生　不行！你坐过火车没有哇？
马先生　怎么没坐过呢？连飞机还坐过一次呢！（掏出几个飞机上用的清洁袋儿）看，前年坐了一次飞机，到今

天还没用完这些口袋呢！(摇一个纸袋）看，这个里还有糖呢，也是飞机上的，简直地吃不完！(又掏出一大堆公文）看，我还有这么多公文呢！

孟先生 公文？那跟坐车有什么关系？

马先生 大有关系！为打半票，办了四道公事。半票又打七五扣，又办了五道公事。

奚先生 为什么不干脆办免票呢？

马先生 是呀，最后还是办了免票。(掏出另一堆公文）这一堆全是！

奚先生 您真有根！为那张票……”

孟先生 ……那张免票，得费多少纸，盖多少关防啊！

马先生 是呀，多么有意思呀，我就是不怕麻烦！可是，美中不足，没办好免费卧铺票！要不怎么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连飞机都能要到免票的手儿，会忘了办免费卧铺，真！

奚先生 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马先生 那玩艺儿在天上飞，不保准儿呀！将就着坐火车吧，保险！

奚先生 火车也有撞上的时候！

马先生 可是你们买票，我不买票，就是火车顶了牛，都撞死，我也比你们便宜点，是不是？(得意地笑）嘻嘻，嘻嘻！

奚先生 有你这么一说！

马先生 (更得意了）借给我车票看看，我还没见过花钱买的票什么样儿呢！嘻嘻！嘻嘻！(见小赵由门外过）茶

房！

小　赵　（没进来）忙！等等！

马先生　这个茶房！太岂有此理啦！

奚先生　您又要什么？

马先生　想吃个桔子！（指桌上）

奚先生　好，我递给你！

马先生　劳驾，给剥开！

奚先生　真的？我喂你好不好？

马先生　好啊！

奚先生　哼！（把桔子扔上去）

（马先生吃桔子，把核儿啐下来，打在二人的头上。

孟先生　嗯？

奚先生　嗯？

孟先生　车真老啦，直往下掉零七八碎的！

奚先生　光卖票，不修车！

马先生　（得意极了）嘻嘻，嘻嘻！我吐的桔子核儿！

孟先生
奚先生　你还说哪！

马先生　茶房！（见茶房不到，向外扔桔皮，正打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脸上）着镖！

妇　女　嗨！你这是怎么回事？

马先生　不怪我！

妇　女　怪谁？

马先生　我叫茶房来拿，他不来嘛！

妇　女　你还有理！

奚先生　大嫂，您快找座位去吧，就快开车。
妇　女　真邪门！（走开）
　　　　（外面铃响。）
马先生　茶房！茶房！这是不是快开车了？
奚先生　是！
马先生　（一下子跳下来，恰好孟先生脱了鞋，马先生穿上，往外跑）茶房！茶房！（几乎碰倒两位旅客）茶房！
小　赵　（跑来）干什么？我的爹！
马先生　拿毯子！
小　赵　等等！
马先生　拿枕头！
小　赵　待一会儿！
马先生　打手巾把儿！
小　赵　不到时候！
马先生　沏茶！
小　赵　水还没开！
马先生　拿手纸！
小　赵　厕所里有！
马先生　厕所在哪边？
小　赵　两边都有！
马先生　买报！
小　赵　车快开了！
马先生　车往哪儿开？
小　赵　你上哪儿去？
马先生　我上南京！

小　赵　车上沈阳！

马先生　我有免票！

小　赵　有免票，车也上沈阳！你为什么上这列车？

马先生　因为你没告诉我！

小　赵　快下去吧！

马先生　你搬行李呀！

小　赵　搬！（乱成一团）

〔车开动，马先生还没下去。汽笛响，车轮响，马先生喊茶房的声音比一切都更响：“茶房！茶房！……”

——幕落·剧终

秦氏三兄弟

《茶　馆》前本*

（四幕六场话剧）

* 一九五七年，作者写完此剧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该院演、导人员建议以此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另写剧本。作者采纳了这个意见，写出了《茶馆》一剧，遂放弃此本。

人 物 表

秦伯仁—— 男，首次出场年约二十三四岁，读书人。要证明自己能改造世界，挽救祖国。
秦仲义—— 男，伯仁之弟，商人。
秦叔礼—— 男，伯仁之三弟，京戏票友。
秦老太太—— 女，伯仁等的母亲。
顾师孟—— 女，伯仁之妻。
秦赵氏—— 女，仲义之妻。
秦凤贤—— 女，叔礼之妻。
顾秀才—— 男，师孟的父亲。
秦汉媛—— 女，伯仁之女。
秦大章—— 男，仲义之子。
秦二利—— 男，大章之弟。
关诵云—— 男，汉媛的丈夫。
关大兴—— 男，汉媛之子。
关二俊—— 女，汉媛之女。
邱子厚—— 男，五十多岁。
邱立本—— 男，子厚之子。
曾墨侠—— 男，伯仁的同学。
王掌柜—— 男，大茶馆的掌柜。
松二爷—— 男，茶客。
常四爷—— 男，茶客。

李三—— 男，茶役。
二德子—— 男，茶客。
马五爷—— 男，茶客。
刘麻子—— 男纤手。
康六—— 男，乡下人。
黄胖子—— 男，流氓头子。
老人—— 男，无人照管的老人，八十多岁。
乡妇—— 女，农妇。
小妞—— 女，农妇之女。
皮太监—— 男，虽是太监，却要结婚。
恩子—— 男，办案的官人。
祥子—— 男，办案的官人。
茶客若干人，男，甲、乙、丙……
老田哥—— 男，秦家的佃户。
田铁子—— 男，老田哥之子，后改名铁根。
方妈—— 女，秦宅女仆。
张二—— 男，秦宅男仆。
邢也达—— 男，政客。
冯策—— 男，政客。
鲁遇斋—— 男，政客。
周文明—— 男，伯仁的学生。
程海兰—— 女，伯仁的学生。
于默芳—— 女，伯仁的学生。
唐巡长—— 男。
巡警—— 男。

学生—— 男与女。
特务—— 男。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所谓戊戌政变就发生在这一年里。端阳节前一二日。变法的上谕已在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了。

地　点　北京城内某胡同，秦宅的书房。

人　物　秦伯仁　秦顾师孟　秦叔礼　秦赵氏　邱子厚　邱立本　曾墨侠　顾秀才　秦老太太

（幕启：负责服装、布景、道具等设计的同志们恐怕要挖些心思，因为这屋里的一切都是半世纪前的风格与式样，而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动又是那么大，连茶壶茶碗的样式都变了不少次。不过，我相信他们必能克服困难；我也就无须在这里多说该用什么样的壶与碗了。

（我可必须说：这屋里的一切不但须照半世纪前的风格去布置，而且更重要的须教人一看就看出来，这是那时侯的一个中产家庭——城外有几十亩地，城

里有个不大不小的布铺，而且家里还有读书人。再往详细里一点说，这一家子大概已在北京住过好几代。到底是多少代，和每一代都是干什么的，我们没看见他们的族谱，不敢乱说。我们只知道：从秦伯仁的祖父起，家道日见兴旺。到了他的父亲（已故）这一代，就不但更加紧地生财发家，而且有力量供给伯仁读书，想改换门风了。因此，长子伯仁成了个相当有学问的人，而次子仲义还继承父业，经管生意。伯仁也居然娶了顾秀才之女为妻。老三叔礼是“老”儿子，受溺爱，虽有聪明而读书不成，就夹七夹八地学了许多街面上的坏习气，可能成为一个小地痞。

〔伯仁独自在屋里。天气很热，他可还不肯脱去大衫，表示他有读书人的修养。他正在用恭楷抄写一个文件。写几个字便轻轻擦擦头上的汗，免得汗珠落在纸上。他力作镇定，可是内心里却非常兴奋。

〔顾师孟（伯仁的妻）端着一个漆盘，上有一相当大的磁壶，轻轻地走进来。

〔师孟站住，呆了一会儿才开口；知道他不愿有人来裹乱。

顾师孟　（先轻轻地嗽了一声）老太太教我给你送点酸梅汤来，冰镇的，凉之呢！（凑过去）

秦伯仁　（很不高兴她来打搅，本想不搭理她，可是，她既奉母命而来，就非应付一下不可；站了起来）老太太干什么呢？

顾师孟　（放下壶）吃过午饭，抽了两口烟……

秦伯仁　唉！

顾师孟　（知道他不喜欢任何人吸大烟，可是作为没听见他叹气）忍了一个盹儿，现在跟孟大夫说话呢。

秦伯仁　孟大夫又来了？老太太……（明知道老太太没有病）

顾师孟　（已猜到伯仁要说什么）老太太没有病，可是闷得慌，盼着有人来说会子话儿。再说，您吃烟，肠胃发燥，总得时常吃点小药儿润润肠。

（正在这时候，三爷叔礼摩仿汪派须生的唱法，高唱“伍员马上怒气冲……”

秦伯仁　（不高兴地）哼！

顾师孟　（好象很懂戏）也别说，三爷的嗓子可真清亮好听！（又怕丈夫责备，赶紧改话）三爷唱几句儿，也可以给老太太解闷儿。

秦伯仁　到咱们这一辈，老秦家才好容易出了读书的人，怎么能没事儿学唱戏呢？

顾师孟　（不愿表示意见）那什么，你不过去看看孟大夫啊？省得教老太太说你不懂礼！

秦伯仁　我这儿忙着呢！

顾师孟　（凑过去看桌上的文件，伯仁把文件翻了过去，不教她看）真格的，你写什么呢？

秦伯仁　啊——你不用管了吧，反正没有你们妇人的事！

顾师孟　可是男人的事，我们女人也该关心啊！

秦伯仁　难道你……

顾师孟　我怎么啦？

秦伯仁　难道你疑心我……

顾师孟　不是疑心，是不放心！

秦伯仁　干吗不放心？我有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

顾师孟　你别着急，听我说呀！这一程子啦，你自己不觉乎，我可看得出来，简直象中了病。吃也不安，睡也不安，一会儿自己噗哧一笑，一会儿拧起眉头子发楞！

秦伯仁　真的？我现在也那么神神气气的吗？

顾师孟　看你的眼睛，多么亮啊，好象咱们的黑猫的那两只眼，有点可怕！

秦伯仁　我呀，我是心里高兴！

顾师孟　什么事教你这么高兴呢？你连一句也不告诉我！

秦伯仁　我不说，你也应当知道。自古以来可有几位皇上象咱们的当今万岁的！你不知道四月二十三下了变法的上谕吗？

顺师孟　噢，那么老爷子猜对了？

秦伯仁　岳父来了？

顾师孟　（点头）他老人家要跟你谈谈呢！

秦伯仁　你呀，底（读如地）根儿就不为来送酸梅汤，倒是为教我跟他老人家谈谈！

顾师孟　看你，心眼这个多之的！

秦伯仁　你的心眼也不少，秀才的女儿嘛！先请他老人家跟老太太说说话儿，我呆一会儿过去给他请安。

顾师孟　好吧！（要走又立住）我说，你知道我是寒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哪怕你去教私塾，一天混两顿粥喝，我

不会口出怨言。

秦伯仁　我还不会落到那步天地，咱们还有点家当呢！

顾师孟　那不过是个比方。我是说，你可别因为要作官发财就不挑道儿乱来呀！

秦伯仁　我不是“穷斯滥矣”的小人！

顾师孟　你要是不谨慎，闯出点祸来，我可怎么办呢？

秦伯仁　你这是胡思乱想，我不作对不起人的事！

（有小儿哭声。

顾师孟　哟！大宝儿醒啦！（要走）

秦伯仁　别老惯着他，一哭就抱起来！咱们的老三还不是教老太太惯坏了的！

顾师孟　老太太不许孩子哭一声儿呀！（往外走）天热，你少写一点吧！

秦伯仁　我不热！我……

秦叔礼　（哼唧着戏词，手中拿着药方，跑上，与嫂子碰在门口）大嫂，快去看看大宝吧！哼，这小子的嗓门可不赖，长大了准能唱黑头！

顾师孟　（反说着）那够多美呀！（下）

秦叔礼　大哥，给我一两银子，我给妈妈抓药去！

秦伯仁　什么药啊?这么贵！（拿过药方，看了看）几味草药，值不了五百钱。（北京昔日以一个钱为一百，十个钱为一吊）

秦叔礼　孟大夫嘱咐我的，得告诉妈妈值一两银子，要不然药可就不灵了！

秦伯仁　那你就拿五百钱去吧。

秦叔礼　那，谁爱抓药去谁去，我没那么大工夫！
秦伯仁　你要一两银子干吗呢？
秦叔礼　大哥，你看，今儿个票房里彩排，我露文昭关。耗财买脸的事，我能空着手儿去吗？
秦伯仁　原来如此！我不喜欢唱戏，也不愿家里出个戏子！
秦叔礼　大哥！你一点也不懂！
秦伯仁　再说，老二当家，跟他要去！别老麻烦我！
秦叔礼　二哥不是没在家嘛！
秦伯仁　找二嫂去！
秦叔礼　她？磁公鸡，一毛不拔！得了，大哥，我给您请个安！您捧我这一场！
秦伯仁　（啼笑皆非）你呀，老三，你有聪明，为什么不干点正经的呢？
秦叔礼　把戏唱好了，能到内廷当供奉，大捧的吃饷拿银子，难道不是正经事？您自幼儿手不离书本，到今儿个还没熬上一官半职，才不上算呢！
秦伯仁　（被老三抓住了痒痒肉）别说了，别说了！（拉抽屜，拿出点钱票来）我就有这点钱，都拿去，还不行吗？

（门外二奶奶叫老三。

秦叔礼　（忙藏起钱，往外迎）二嫂，我马上就走！您倒是给我药钱啊！
秦伯仁　老三！

（秦叔礼急忙向大哥作了个揖。

秦赵氏　（在门口）给你这五百钱，快去！（递钱）
秦叔礼　（看看钱）好家伙，就这点钱，人家跑来跑去，大热

的天，难道不得喝碗酸梅汤什么的呀？

秦伯仁 （赌气地）这儿有，喝了再走！

秦赵氏 大哥，甭听老三的，酸梅汤还没镇凉，他就喝了半罐子！

秦叔礼 二嫂，可别屈心！我才喝了小半罐子！（跑出去）

（院中有客人问："伯仁在家吗？"老三答："在家，请吧！"）

秦赵氏 哟！有客人来了！（急下）

秦伯仁 （将桌上文件收起，往外迎）谁呀？

（邱子厚、邱立本、曾墨侠同上。）

邱子厚 伯仁，好几天不见了！

秦伯仁 邱老伯！您硬朗啊？墨侠！你们怎么遇到一处了？

曾墨侠 师哥，真乃是三生有幸，我在门口遇上了邱老伯。邱老伯，您要是……我就先进去看看老太太。

邱子厚 事无不可对人言，一块儿谈谈吧！立本，见见你伯仁大哥。

邱立本 大哥，您好？

秦伯仁 请吧！请！

（曾与邱互让好久，谁也不肯先进来。结果还是曾胜利了，邱老头先迈了步。曾又与邱少爷相让，又胜利了；他是宁可相让二十四小时，也不肯失礼的。进了屋，曾本打算再取得胜利，让邱家父子坐上座，但一看邱老者有些不耐烦了才拉倒。大家坐好。）

秦伯仁 都请宽宽衣吧，天儿可真够热的！（给大家倒梅汤）请喝口凉的吧！

邱子厚　我不多打搅你，开门见山，我是来请教一件事！

秦伯仁　岂敢！伯父有什么训谕？

邱子厚　（好象久已备好腹稿）伯仁，几十年来，咱们是内政不修，外侮频仍，国家危亡，即在旦夕。老朽已年过半百，无能为矣！我想教立本远渡重洋，到外国学些新学问。老朽只有此子，以慰晚年；可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庶民安在呢？

曾墨侠　伯父高瞻远嘱，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秦伯仁　您想教立本弟到哪一国去呢？

邱子厚　这正是我要来请教的。你的新学比我强，博开强记，你给出个主意！我的心目中只有英法二国……

曾墨侠　对！英法皆强国也！

秦伯仁　那要看立本弟学什么吧？

曾墨侠　一针见血之言！邱伯父，恕我多言！我看，咱们的短处是在没有战舰巨炮，坚甲利兵，立本兄似乎应当去治机械或军事之学。

邱子厚　墨侠，有不然者！甲午之战，咱们有舰队，而全军覆没！南洋各处设有机器局，而国家颓败如故。当今万岁英明，亘古未有，下谕变法，以定国是。今日之安危兴败须决于内政，内政不修，虽有坚甲利兵，不能挽救危亡！所以，我想教立本去学政事。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政法修明，强国可望矣！

曾墨侠　伯父，闻君一夕话，真乃胜读十年书！钦佩！钦佩！

邱子厚　伯仁，你以为如何？

秦伯仁　伯父所见极是！（急从抽屉里拿出刚才收起的文件）

伯父，您看，圣上既开言路，我决定上表陈达一得之愚。表上所言，正跟伯父的明见略同！您看！您看！

邱子厚 （接过文件，并未阅读）你我所见相同？你看我想的对？那么，告诉我，立本该上哪国去？（顺手把文件放下）

秦伯仁 小侄以为英国较好！

曾墨侠 顾名思义，英国者英豪之国也，好！

秦伯仁 英国是君主立宪，正足以备我参证。法国屡次革命，杀人如麻，似乎不足为法。法国的总统……

曾墨侠 洋字是“伯利玺天德”。

秦伯仁 ……数年一易，也不如万世一系的皇帝那样能维系民心，如日在中天，光明普照。

邱子厚 伯仁，你的话深得我心！即使我倾家荡产，也必送立本出去。

秦伯仁 那么，立本弟，你以为何如呢？

邱立本 既然父亲肯栽培我，我必险渡重洋，万死不辞！

曾墨侠 好！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惜我有身家之累，要不然，我必追随立本兄之后，去弄个洋进士洋状元！立本兄，我祝你万里鹏飞，前程远大！

邱子厚 墨侠，一人事小，国家事大呀！伯仁，不再耽误你的工夫，改日再来领教！（忙阻曾）客不送客！

曾墨侠 （无论如何，非送不可）伯父请吧！

（伯仁与曾送邱家父子。空场一会儿，师孟同顾老者上。

顾师孟　您好好地劝劝他，可别发脾气！

顾秀才　我知道，你看大宝去吧！

顾师孟　跟他讲道理，别发火，他的性子硬之呢！（下）

顾秀才　好吧！（看见桌上的文件，掏出花镜戴上，看）

（伯仁同曾送客回来，说着话。

曾墨侠　是呀，我越揣磨越信服，地必是圆的！

秦伯仁　（看见岳父）哟，你老人家好啊？

顾秀才　（放下文件，摘下镜子）好！墨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曾墨侠　您好啊？老师！

顾秀才　我都好，就是不放心你们这群年轻的！我是你们俩的开蒙先生，我说过地是圆的吗？地要是圆的，我老头子早掉下去了！

曾墨侠　我不过听人家那么说，心里并不相信！

顾秀才　是不是？假充维新！地明明是平的，楞瞪着眼造谣，说是圆的！难道地上处处都象罗锅桥？

曾墨侠　老师，您别生气！那什么，我看看老太太去（搭讪着走出去）

顾秀才　伯仁，过来！我好好跟你说

秦伯仁　有什么话，您吩咐吧！

顾秀才　你这一程子，净干什么呢？

秦伯仁　恐怕您已经猜着了吧？

顾秀才　猜着了？我打听明白了！你成天跟那群维新派在一块儿混，上这个学会，那个学会，还到他们家里去过，给他们抄写东西。有这个事没有？

秦伯仁　啊—— 有！

顾秀才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是要造反？

秦伯仁　谁要造反？

顾秀才　你明知故问！

秦伯仁　我知道他们要维新救国，并没要造反。皇上也愿意立宪维新，力图富强！立宪不是造反，倒是教下情上达，教皇上更受爱戴！

顾秀才　噢！皇上愿意，太后愿意不愿意呢？你愿意，我愿意不愿意呢？大权是在太后手里，兵权在荣中堂手里！太后一跺脚，你们的脑袋全掉！

秦伯仁　您也知道不少的事啊！

顾秀才　为了你，我四下里去打听！

秦伯仁　您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谈的作的都是什么呢？

顾秀才　我躲还躲不及呢，还亲自去看！

秦伯仁　我们跪求太后皇上立宪，况且皇上也答应了，何至于砍头呢？

顾秀才　自古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君是君，臣是臣，你们要用什么宪法管着皇上，荒谬！

秦伯仁　老人家，西洋强国已经有那么办的！

顾秀才　鬼子是鬼子，咱们是咱们！拿我自己来说，我五十多了，才只中了个秀才。我甘心吗？哼，只要我有口气儿，我就还去赶考，六十七十中上举人进士也不算晚。你们说什么废科举，教我永无出头之日，多少多少读书人都永无出头之日，你想想看，那是得人心的事吗？

秦伯仁　科举还没有废，不过把八股改成策论。

顾秀才　我作了一辈子八股，我就知道八股能教我显亲扬名，封妻荫子！你们这一套算什么呢？能有什么好处呢？

秦伯仁　变法有利于全国，不只我自己受益！即使为我自己打算吧，大人们可以保荐我，一旦我得个一官半职，我决不辜负皇恩，必定尽忠报国！

顾秀才　哈哈哈！伯仁，你招我冷笑！放着科举功名的正路不走，偏等人家保举，还要维新派保举，这不是舍正路而不由，自取杀身之祸吗？他们几位大人能红几天？他们完，你也跟着完哪！翁相国已经撤职，即刻出京，难道你还看不出风往哪边刮吗？

秦伯仁　听说，袁大人能助维新派一臂之力！他有新军！

顾秀才　袁大人高官得作，骏马得骑，会帮助你们这群维新派？伯仁，你们老秦家本是作买卖的，到你这一辈才懂得读书。我看你勤学好问，有出息，才把我的爱女许配于你。你想想，你要是惹出祸来，我的姑娘年轻轻的可怎么办呢？我的姑娘已给你们秦家生了男孩，接续香烟，你怎可以误入歧途，自取灭门之祸呢？你想想看！

秦伯仁　（沉思）……

顾秀才　这是（指文件）你的奏折？圣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连个功名还没有，怎么敢递奏折呢？多喒太后一怒，凡是上书的全得定罪！（拿起文件，撕碎）

秦伯仁　（过去抢，已迟）您老人家……（怒，但无可如何）

顾秀才　我是为你！

秦伯仁　我是为了大清国！

顾秀才　大清国是皇上的，用得着你分心？没事儿乱说什么君权太大，天子就是天子嘛，权能不大？还信口开河，说什么地是圆的，地招谁惹谁啦……

〔曾墨侠进来。

曾墨侠　老师，我想明白了，地不能是圆的！那什么，大师哥，老太太要跟三爷去听彩排，问你去不去？

秦伯仁　我没心去听戏！

顾秀才　勤有功，戏无益，不去听戏是对的，可是不能坐在屋里攻乎异端！

〔叔礼搀着老太太上。

秦老太太　亲家公，一块儿看看彩排去吧，也倒怪有趣的！

顾秀才　您知道我这个穷秀才，除了死啃书本，没有别的偏好！亲家母请吧！咱们一块儿走，我回家。

秦老太太　伯仁你呢？

秦伯仁　有老三伺候着您，我就……

秦老太太　你们丈人女婿，活是一对儿书呆子！小三儿，咱们走！

秦叔礼　嗻！

〔秦老太太、顾秀才、叔礼同下。墨侠也跟出去。伯仁拾地上的碎纸。墨侠又跑回来。

曾墨侠　师哥！那什么，〔搭讪着从怀中掏出两个红纸封来，递上〕

秦伯仁　这是干什么？

曾墨侠　刚才这儿人多，我不好往外拿。那什么，您跟康大人梁大人都熟识。

秦伯仁　我只认识梁大人。还给谭嗣同写过信。

曾墨侠　那就行！这是我一点小意思，您给我说句话，给我弄个小差事，省得老这么闲着！

秦伯仁　这分明是行贿嘛！

曾墨侠　不是！是一点小意思！

秦伯仁　大人们要是看见这个，（指红封）就永远不再理我！给你，拿回去！以后切切不可再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怎么可以……

曾墨侠　先留在您这儿，您看着办！

秦伯仁　我不替别人看赃，给你！

曾墨侠　师哥，你太难了！

秦伯仁　你要是这路人，以后少上这儿来！

曾墨侠　唉！自幼儿的师兄弟，别翻脸不认人！（接过红封）再见，师哥！（下）

（伯仁含怒，在屋中徘徊。师孟轻轻地进来。

顾师孟　老爷子没得罪了你呀？

秦伯仁　没有！

顾师孟　你的脸上可不好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告诉我一点！

秦伯仁　跟你说，你也不能明白！

顾师孟　我也读过四书五经，不太胡涂！

秦伯仁　那顶什么用呢？

顾师孟　不看我，看在大宝的面上，告诉我一句，你不会闯

出祸来！我年轻，胆小，你不该瞒着我，不说实话！

秦伯仁 我，我，我不知道！

——幕落

第二场

时间 前场后差不多快三个月——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人物 松二爷 常四爷 马五爷 李三 二德子 刘麻子康六 黄胖子 秦叔礼 老人 恩子 祥子皮太监 秦仲义 乡妇 小妞 王掌柜 茶客若干人 打手若干人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靛颏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现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和；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到城外打猎的（非职业的）总要游遍九城，每见大茶馆，必停下，展览他们的猎犬大鹰和胜利品

——一只獾，或几只野兔。总之，这些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坐半天。

在这里，还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多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时时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作为厨房是在一旁。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红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位茶客，也不知姓名，都穿着灰色长衫，低声地谈话，大概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探）。有两三位茶客，都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一两个瓦罐里蟋蟀。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身手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

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地进来，往后院去。

（马师傅，一位拳术极好的练家子，据说曾经保过镖，独自坐着喝茶。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鸟笼进来，先把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

（跑堂的李三过来打招呼，沏上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二位爷向邻近的茶客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冲谁骂咧子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我骂什么咧子呀？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大概是吃官饷的吧，怎没见您去冲锋打仗啊！

二德子 先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李三急忙跑过来。

李　三 老爷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一手搡开李三，一手把一个盖碗搂下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躲）你要怎么着？

马师傅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哟，老师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师傅 我教给你的那几招儿，就为是欺侮人的吗？

二德子 我……我不敢！

马师傅 你吃着国家的饷银，就为狐假虎威，来打群架的？你走！

二德子 老师！老师！我要是不进去，不教人家耻笑我吗？连您也没面子呀！咱们爷们是跺跺脚九城乱颤的人！

马师傅 哼！

二德子 我进去一会儿，准乖乖地回家！（搭讪着走向后院）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事发牢骚）这位爷，贵姓？我这儿谢谢您，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师傅 （立起来）我还有事！（走出去）

常四爷 （对李三）邪！这倒是个怪人！

李　三 好人，就是脾气古怪！原先他保过镖，走过江湖，一身的好武艺。现而今，他谁也不理，问急了他才说：有了快枪，武艺有什么用呢？

常四爷 （往原位走）不象他的徒弟，专给有钱有势的作狗腿子！

李　三 （向穿灰的二位一歪头，低声地说）说话留点神！（大方地）得，我再给您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

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李　三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先向松、常二位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

松二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皇上家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我办点小事！

（领康六找了个座儿。跑堂的拿过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十六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两儿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亲生的女儿！

刘麻子　你生的，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没法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能一天吃上一顿粥，我要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养的！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人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既不能教你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皮大总管！（只是个不大不小太监，他说是大总管）你也听说过皮大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哥，把女儿给个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点头还是摇头，来个干脆的！

康　六　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走遍了你们全村，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家去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村可没有这店，耽误了事可别怨我！快去快来！拿着这五百钱！我刘麻子大仁大义！

康　六　（接钱）唉！今天赶不回来了！

刘麻子　明天还在这儿见！

康　六　唉！（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过去）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弄得这个样！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

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噔嘎噔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象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个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秦叔礼搀着黄大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清楚，过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都是自己弟兄……

秦叔礼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大棚底下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啊！走！走！到后边去！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

（秦叔礼挽着黄胖子往里面走，后面一阵喧哗，大概是欢迎黄胖子的表示。

〔进来一个很老的老者，拿着些牙签、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挨着茶座儿地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蹓蹓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这么要拿刀动仗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了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我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一个乡下妇人拉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进来。小姑娘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极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哭泣。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妇人）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去！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象忘了孩子；走了两分，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掌柜不高兴地走过来。

王掌柜　快出去！麻利着！

（母女走出去。

王掌柜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不算稀奇，多半是假装的，到处骗吃骗喝！

松二爷　假装的？骗吃骗喝？

王掌柜　可不是！我们在街面上的人，不能因为心眼软，受人家欺哄！

常四爷　李三，算账！王掌柜，从此我不再到这儿来喝茶！

王掌柜　四爷！四爷！我是好意，您别挑眼哪！松二爷，您给劝劝！我不能教老主顾这么走出去！李三，二位今天的茶钱，我候了！

李　三　（正端着两碗面往门走）是啦！

王掌柜　四爷！我的百灵老压不上油葫芦，还得跟您多讨教哪！您坐着！（搭讪着走开）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松二爷　（唯恐两位官人听见，赶紧岔话）咱们下半天到白石桥钓鱼去好不好？

（皮太监大模大样地走进来。

皮太监　刘麻子在这儿哪吗？

王掌柜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屁滚尿流地往外迎。

刘麻子　我的老爷子！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

（二灰衣人过来请安，皮对他们耳语。刘麻子聚精会神地偷听；听见了点，赶快向邻座的人耳语。一股

电流似的，一会儿传遍全茶馆。耳语渐渐变成明话——谭嗣同！谭嗣同！……皮太监见大家已知道了，爽性告诉大家，表示自己的重要。

皮太监　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了，谭嗣同斩罪！（坐下与刘说话）

甲茶客　谭嗣同是谁？

乙茶客　没听说过！反正不能是好人，好人不会挨杀呀！

丙茶客　这两三个月了，他们作官的，念书的人，乱折腾，咱们怎能知道呢！

丁茶客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姓康的，不是说教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丙茶客　一份钱粮倒教尅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丁茶客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癞活着，教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掌柜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坐下各说各的事。

皮太监　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秦仲义跑进来。

秦仲义　掌柜的，看见我们老三没有？

王掌柜　秦掌柜，您坐下，我到后院看看去！（走向后院）

（有几个茶客好象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王掌柜同秦叔礼从后面走来。

秦叔礼　谁找我？

王掌柜　你二哥，（对秦仲义）二掌柜，你们哥儿们谈谈吧！不沏两碗吗？我昨天进的这点茶叶也真地道！

秦仲义　不啦！

秦叔礼　二哥，找我干吗？

秦仲义　跟我回家！

秦叔礼　我这儿的事还没办完哪！

秦仲义　什么事？你好事不学，单学打群架，你把秦家的脸丢光了！

秦叔礼　我没打架，我是来学学怎么说和事情，学学街面上的规矩！

秦仲义　走！（扯着秦叔礼往外走，下）

松二爷　这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也走吧！

常四爷　走吧！

〔二灰衣人恩子和祥子走过来。

恩　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恩　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一时说走了嘴！

祥　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

松二爷　哥儿们，我天天在这喝茶，王掌柜知道我，地道老实人！

祥子　问你听见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恩　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

松二爷　别那么办哪！我听见了！

恩　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不知如何是好）二、二位……

恩　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拍拍身上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这是从何说起呢？

祥　子　锁上他！

常四爷　我走！我走！

恩　子　别给脸不白着！（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楚）哟，二位老爷办案哪？谁吧！

松二爷　黄爷，您救救我！

黄胖子　分家呀，打架呀，官厅不管的事，找我！官厅管的事呀，我不敢多管！（问大家）是不是？

众　人　对！对！

（恩子、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黄胖子　（看见了皮太监）哟，你老人家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道喜！

皮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掌柜 滚出去！

——幕落

第　三　场

时　间 与前场同时。

地　点 秦宅书房。

人　物 秦伯仁　顾师孟　老田哥　铁子　秦叔礼　秦仲义　顾秀才　秦老太太

〔幕启：伯仁夫妇的神色都不很好。伯仁想镇定，可是不由地显出点慌恐。师孟也想镇定，可也失败了。

顾师孟 告诉我，告诉我，这两天事情很紧，是不是？

秦伯仁 确是很紧！

顾师孟 那么，你有点准备没有呢？

秦伯仁 准备？准备什么？

顾师孟 万一……

秦伯仁 可也老别往坏处想啊！只要皇上平安，其余的都好办！

顾师孟 万一……

秦伯仁 怎么老是万一？只要圣上平安无事，新法顺利地施行，国家一定能强，我们一定能享福！（兴奋起来）

就拿咱们这样的人说，一变了法，大权不都归几个皇族亲贵拿着！我们就可以兴办实业、修铁路、开纱厂、造轮船，外国有什么，我们有什么？

顾师孟　我们有那么多的钱吗？

秦伯仁　那好办，大家集股出钱嘛！别再打岔！下足以使老百姓有工可作，上可以使皇上与民维新；内可以百废俱兴，外可以抵制舶来之品，以堵漏卮；我们不就可以既富且强了吗？可是，这必须有法律作我们的保障，连皇上也不能凭私心所欲，随便干涉我们的事业！（拿起两本书来）你去念念这两本书，这比十部《论语》都更有用，这才是真正的经典！

顾师孟　（接着，看了看封面）《天演论》！什么叫天演？

秦伯仁　你念去！你一明白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淘汰的道理，你就会明白当今万岁和我们为什么这样劳心焦思地谋救止图存之道！

我们屡战屡败，分明是弱肉，西方各国强盛，处心积虑要割宰我们，我们再不奋起直追，必定亡国！

顾师孟　可是我哪有工夫读书呢？你看，家里这么多的事，都仗我跟二奶奶料理。咱们得雇个老妈子吧？铺子里的小徒弟光能帮忙买买菜，倒倒脏水，帮不上别的！

秦伯仁　你这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应当保持勤俭家风，不能学好吃懒作！念完了《天演论》，你再读那一本卢梭的《民约论》！

顾师孟　卢梭——他是谁？名子透着怪！

秦伯仁　卢梭是个大圣人，他说：法律者国民相聚而成立之

条规也！（掀书，教她看）

顾师孟 你先别这么忙！你说的我一点也摸不着头！

秦伯仁 唉！妇人到底是妇人，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顾师孟 可是，孩子哭了，老太太要喝茶，洗衣裳作饭，是你管，还是我管？二奶奶有俩，我一个，净这三个孩子就多么麻烦哪！

秦伯仁 算了！算了！你干你的去吧！（把书拿回来）你看，这里摔坏了一块！（珍惜）那天，我请老爷子看看，他一下子给摔在了地上！您说宁可吃砒霜，也不看这个！

顾师孟 你别怪他老人家，连我都一天到晚不放心……你到底打算怎样呢？万一真象老爷子说的，太后……

秦伯仁 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反正我的心放得正，我就不怕！再说，真要是不行新法，亡了国，活着也无味！

顾师孟 唉！你的性子是真硬啊！我说，快八月节了……

秦伯仁 又快到中秋了？

顾师孟 可不是吗？咱们怎么过节呀？

秦伯仁 我顾不得过节！

顾师孟 老太太，三爷，要过节呀！

（院中有人叫："秦大爷！秦大爷！"）

秦伯仁 谁啊？

老田哥 （在外面）我呀，城外的老田！

顾师孟 哟，老田哥来了！快进来吧！

（老田哥和儿子铁子进来。他背着一小口袋粮，铁子

扛着一疋家织的紫花布。

秦伯仁 老田哥！你可好哇？

老田哥 大爷！大奶奶！我好，你们都好？

顾师孟 哟，这是谁呀？

老田哥 铁子，还不给大爷大奶奶行礼？

（铁子把身子扭过去，不行礼。

老田哥 这孩子，就这么没规矩，下回再也不带你来！

顾师孟 老田哥，我给你沏茶去！

老田哥 别麻烦！

顾师孟 不麻烦！（下）

秦伯仁 老田哥，有什么事吗？

老田哥 二爷派人找我去啦。

秦伯仁 怎么不到铺子里找他去呢？

老田哥 唉！您是活菩萨，我先来见见您！您得替我说两句好话呀！

秦伯仁 怎么啦？

老田哥 您想，二爷找我能有好事吗？麦秋收得不好，我没交足了粮，还借了二爷几两银子，本利都还不上。这又到了大秋……唉，乡下呀，混不下去喽！

秦伯仁 怎么，难道施行新法，对你们没有一点好处？

老田哥 什么新法呀？我知道新捐新税！您到乡下看看吧，到处是卖儿卖女，投河觅井的！就说我家里，一家大小成年吃不上一顿真正粮食。您看看我，看看铁子，穿的是什么？

秦伯仁 那么你们没听见说变法吗？

老田哥　没有！变什么法也变不到我们身上来呀！地主永远是地主，官人永远是官人！现在可好，又添了洋人！

秦伯仁　洋人？你们村儿里也有了洋人？

老田哥　还没有！人没到，货物到了！您看看（拿起紫花布），您看看，铁子他妈日夜手不闲着呀，织得多么仔密，楞没人要！作得起衣裳的全穿洋布！得啦，什么也甭说了，您得救救我！二爷松一把手，我今年冬天也许饿不死！他要是一把死拿，我呀，我没有活路！

（秦伯仁不知如何是好，来回走了几步。立住，有意无意地翻了翻《天演论》。

老田哥　秦大爷，您就别翻帐本啦！我知道欠您多少！

秦伯仁　这不是帐本，是一本书，《天演论》。

老田哥　唉！"天眼！"但愿老天爷睁眼吧！

秦伯仁　老田哥，二爷是当家的，就怕……

老田哥　二爷当家，您到底是哥哥呀！

秦伯仁　我们这儿人口也不少，过日子也不容易！再说，欠债还钱，二爷也不是没理！

老田哥　那我知道……

铁子　你们有理，我们应该挨饿！

老田哥　铁子，并上你的嘴！

秦伯仁　（笑了笑）这孩子倒敢说话！你念书没有？

铁子　没吃没穿，还念得起书？

老田哥　这孩子，你会好好说话不会？

铁子　好好地说话？越说好话越受欺负！

(顾上。)

顾师孟　老田哥，老太太要看看你。我把茶放在老太太屋里了。

秦伯仁　对，老田哥，你求老太太给你说点好话，比我说话更有用处！

老田哥　唉！想当年，您这儿的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也跟二爷一样精明，老太太看惯了，倒许给我加点盐！

秦伯仁　多给她老人家请几个安，多说好话，也许不至于！

老田哥　铁子，走吧！打着这点新小米子。(同铁子下)

秦伯仁　我说，我想起个好主意，能救救老田哥！

顾师孟　什么主意？

秦伯仁　咱们的地是我们兄弟三个的，有我一份儿，我不要啦，送给老田哥！我讲维新，就讲到底，不能一边儿掐着老田哥的嗓子眼儿，一边又说好听的话！

顾师孟　你想的呀都不着边儿！你那么办，老太太跟二爷答应吗？二爷恨不能一下子发了大财，怎么能出脱地呢？再说，你救得了老田哥，并不能救乡下，乡下人还多之呢！

秦伯仁　你说的也有理！可是有什么法子教乡下人不卖儿卖女，不挨饿受冻呢？

顾师孟　那事情太大了，咱们管不了！

秦伯仁　可是一个读书人不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院中叔礼与铁子比武。秦叔礼："来吧！试试谁行！"相扑击声，很快地叔礼被打败。秦叔礼："哎哟！"捂

着头跑进来。

秦叔礼 大哥！大哥！这小子真楞！闹着玩嘛，他真动手！

顾师孟 跟谁呀？

秦叔礼 还不是那个乡下小子？我说我学戏，练过武功，他要试试！一伸手，我就爬下了！您看，这儿都肿啦！不行，我不能栽在他手里，还得跟他干！

秦伯仁 老三，你算了吧！咱们俩也打不过他，他是耪大地的，你就行啦？

秦叔礼 一个种地的乡下脑壳，敢在这儿发威？不行，我告诉妈妈去！

顾师孟 三爷，哪有打不过人家，去告妈妈状的呢？跟我来，我给你上点药儿！

秦叔礼 真岂有此理！（同嫂下）

秦伯仁 （到门口）铁子！铁子！进来！

铁　子 （进来）干吗？

秦伯仁 铁子，老三是城里人，你可别再跟他动手，你的手重！

铁子 哼！要由着我的性儿啊，我把城里的人、洋人，一个个的都捶扁了！

秦伯仁 别这么说话呀，谁又跟谁没有仇！

铁　子 仇大了去啦，你不懂！

（仲义匆匆地进来。

秦仲义 （看见铁子）这是谁？（想起来）噢，老田哥来了？（没等回答，对铁）你出去玩！手老实点，别动院里的花草！

〔铁子瞪了义一眼，出去。

〔顾师孟在院中：“铁子，给你这个苹果！”

秦伯仁　二弟，你教老田哥来干吗？

秦仲义　为你的事！你得跟他走！

秦伯仁　怎么啦？

秦仲义　难道你还不知道？街上全哄哄动了，连茶馆里的人都吓散了！

秦伯仁　为什么呢？

秦仲义　谭嗣同，还有五位，斩罪！

秦伯仁　（楞住了）斩罪？斩罪？你，你听谁说的？不能！不能！

秦仲义　圣旨已经下来了！

秦伯仁　圣旨……新政……难道袁世凯……

秦仲义　别想那些啦，先想想你自己怎么办？

秦伯仁　（好象没听见仲义的话）斩罪！他们有什么罪呢？（愤怒）他们既没造反，又爱民爱国……

秦仲义　别再耽误着，快走！

秦伯仁　上哪儿？

秦仲义　跟老田走，到乡下藏几天去！

秦伯仁　他们没罪，我更没罪，我干吗藏起去？

秦仲义　难道你不要命吗？街上到处拿人呢！

秦伯仁　我出去看看！我没犯法！

秦仲义　我不准你出去！

〔顾师孟进来。

秦仲义　大嫂，你忙去吧，我们在这儿说闲话儿呢！

顾师孟 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

秦仲义 听见了？也好吧！我教哥哥藏起去，您不能说不对吧？

顾师孟 爸爸跟我忧虑了多少天了，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秦伯仁 难道你也说我有罪？该杀？

顾师孟 我不知道你有罪没罪，我可知道你闯了祸！二弟，你哥哥闯了祸，是得藏起去。我跟他去！

秦仲义 大嫂，你就别给我们添麻烦了。在乡下，藏一个人容易，大人孩子的一群怎么行呢？您想想！

顾师孟 二弟，不是那么说！你哥哥是老实人，他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秦仲义 大嫂，您先歇会儿去，我好跟哥哥仔细商量商量！

顾师孟 二弟，我求求你，先让我跟你哥哥说几句私话！就是几句，耽误不了多大的时候！

秦仲义 那么就快着！（出去）

顾师孟 大宝的爹！你闯了祸，我可是不瞒怨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秦伯仁 老二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人多了招眼。

顾师孟 那么——你下乡，我回娘家。多咱你回来，我才回来。

秦伯仁 你让我安静地想一想，好不好？我心里很乱！

顾师孟 我非说明白不可！有你在家，除了婆婆，我不受别人的气。你一走，事情可就两样了！

秦伯仁 房子，地，买卖，都是我们哥儿三个的，谁能给你气受？

顾师孟　二爷二奶奶当家！
秦伯仁　我要是不回来呢？你还老住在娘家？
顾师孟　你要上哪儿？
秦伯仁　谁知道！天津，上海，广州，还许到日本去呢！我要远走高飞，看看天下是什么样子！
顾师孟　那么着，这一家子不就拆散了吗？
秦伯仁　嗯！大概也该拆散拆散了！
顾师孟　好吧，你多喒走，给我个信，咱们一齐走！我一听说上海广州，心里就冷一下，可是只要跟着你，我就什么也不怕！
（仲义和老田哥回来。
秦仲义　说完了吧？大嫂！
顾师孟　完了！老田哥，你多照应着他点！（往外走）
秦仲义　大嫂，去给哥哥拿上一条被子，可千万别教老太太看见！
顾师孟　万一您看见呢？
秦仲义　就说哥哥快得差事了，到衙门住两天去！
顾师孟　好吧！（下）
老田哥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大奶奶干吗托咐我？（没得到回答）二爷，我已经跟老太太、大爷，说了我的难处，您得高抬贵手！这疋布，你先留下，当作还利钱的吧！
秦仲义　老田，咱们的帐改天再算。你尽管装穷，反正我心里有数儿！现在，你带大爷走，到你那儿住几天去。
老田哥　大爷上我那儿去？

秦仲义　不用问为什么，我怎么吩咐，你怎么办！

老田哥　乡下连个烧饼都买不到哇！

秦伯仁　我也该受点苦，老田哥！

老田哥　可是我们吃的是糠，喝的是凉水，你怎么能受呢？

秦仲义　这儿有三两银子！拿去！

老田哥　您交给大爷吧，我不敢拿！

秦仲义　倒好象我害过你！

老田哥　我一伸手，您又记在帐上，利上滚利，我受不了！

秦仲义　老田你算精明透了！大哥，你拿上这点钱，可千万别带书！老田，到厨房跟二奶奶要点什么吃的，吃完就走！

老田哥　这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

秦仲义　你怕有什么事，连累了你，对吧？

秦伯仁　老田哥，我住不了几天，你放心吧！你知道我是老实人！

老田哥　我信您的话！（下）

秦伯仁　老二，你谨慎小心，不能算错。可是，你再细想想，我一定得走吗？大丈夫志在四方，我并不恋家，我可是不大喜欢藏起去！

秦仲义　哥哥，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你必得藏起去！你们手无寸铁，就想造反，不是自取灭亡吗？

秦伯仁　（急）谁想造反啦？

（敲门声甚急。仲义慌，伯仁力作镇定。叔礼在院中喊：“来了！”）

秦仲义　您到后院去！快！

秦伯仁　（害怕，但不肯动，勉强笑了笑）真要是来拿我，藏在后院也没用！

（叔礼跑回来。在门口说。）

秦叔礼　有人来了！

秦仲义　谁？

（顾秀才应声而入。叔礼下。）

顾秀才　我！（非常兴奋）这可好啦！这可好啦！（兴奋得忘了寒暄）全回来了，全回来了！所有的老办法，老规矩，老制度，全原封不动地回来了！我又是我了，还可以去赶考，中举人，中进士，增光耀祖！

秦仲义　老人家，先别这么高兴！伯仁可怎么办呢？

顾秀才　（不那么高兴了）就是呀！当初我劝你，你不听，事到而今，可怎么办？你要有个好歹，我的女儿怎么办？你对不起人哪！伯仁！

秦伯仁　您看新政就这么完了吗？永远不会立宪了吗？

顾秀才　你们造反一次还不够吗？国家有王法，谁造反，杀谁的头！

秦伯仁　既要造反，就不怕杀头！

顾秀才　你这话要教外边听见哪，就没了命！

秦仲义　就先别乱吵吧！想想正经事！

秦伯仁　您看看大宝的妈去吧，您不来，她还要找您去呢！她有主意！

秦仲义　这些事，一股拢总，千万别对老太太说一个字！

顾秀才　好！我找她去，看她有什么主意！（下）

秦仲义　大哥，您可别怪老秀才呀，他是为您好！

秦伯仁　看样子，仿佛我真有死罪！
秦仲义　谁知道！要抄家，也没人拦得住！
秦伯仁　那么说，二弟，你是怕我连累了你们，并不是为我！
秦仲义　您要那么说，我也就不分辩！大哥，不是我没有手足之情啊，您闯的祸实在不小！（掏出一张字纸来）大哥，你按上斗箕吧！
秦伯仁　（接过纸来）按斗箕？（看）噢，我不孝，老太太不要我了，把我驱逐在外！从此我就不算秦家的人了？（气得发抖）
秦仲义　不是！不是！现在这么写写就是了！您走后，万一官人来搜查，有这张倒填年月的字据，连老太太带一家人就不至于吃罣落了！诸事太平之后，您回来，咱们把它烧了！
秦伯仁　老二，你好狠心哪！父亲临死，嘱咐咱们什么来着？
秦仲义　您怎么啦，这不是为眼前的事吗？咱们并不分家！
秦伯仁　你嫂子呢？也不算秦家的人了？
秦仲义　大哥，这不过是作个样子骗骗官人！
秦伯仁　我不能画押！
秦仲义　难道你不怕连累上老母亲吗？
　　　　（叔礼进来。）
秦叔礼　大哥，嫂子干吗收拾铺盖呀？亲家爹干吗来啦？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秦仲义　你不用管！玩你的去，我们这儿商量要紧的事呢！
秦叔礼　二哥，给我十两银子，我出去！
秦仲义　给你十两银子？

秦叔礼 唱文昭关得戴三样髯口，黑三、惨三、白三，非买齐了不可！你不给，我告诉老太太去！我不是傻子，不用细问，看也看出点稜缝来了！你们有不敢教妈妈知道的事情！

秦仲义 你这是敲诈！

秦叔礼 敲诈？走，你敢跟我一块儿见妈妈去，算你好汉！

（老太太在院中问：“小三儿，你怎么闷着不浇浇花呢？”）

秦叔礼 妈妈来了！

秦伯仁 老二，老三，凭你们的行为，都不会有什么好前程！（愤怒地按上斗箕）给你，老二！

秦老太太 （进来）你们干什么呢？

（沉默一会儿。）

秦伯仁 妈，您歇着去吧，什么事也没有！

—— 幕徐落

第　二　幕

时　间　一九一二年春初，傍晚。

地　点　秦宅。

人　物　秦顾师孟　秦赵氏　秦叔礼　方　妈　凤　贤　秦大章　秦二利　曾墨侠　秦仲义　张　二　铁　子　顾秀才　邱立本　秦伯仁　邢也达　冯　策　鲁遇斋

〔幕启：距前幕已十多年了。这十多年中，中国有了极大的变化。清朝的皇帝已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了。前幕出现的人物也不能不变：他们的模样、思想，以及服装，都有了变化。嗯，连秦宅的房子与屋中的摆设也变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秦仲义吧。他已不是布铺的掌柜，而是一个小纱厂的经理了，握有纱厂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四十。从前他的心眼就很厉害，现在，因为有了更多的财产，更高的地位，就更厉害了。从外表上看，他可是显着开朗了，不但嘴里说着新名词，而且有时（特别在照像的时候）穿上西装。以前，家里没有用人；现在，家中也用着两个仆人；出门时，他有自己的包车。现在，我们眼前的新式屋子，原

是前幕的那个书房，已经换上可以推开的玻璃窗；纸糊的“棚”已改成灰顶。旧式的桌椅已换上洋式的——就是清末民初的那种中不中，西不西，最难看的东西。摆设也改了良，粗劣的西洋磁器、玻璃杯，搪磁痰盂等代替了中国的胆瓶果盘等。这一时期发了财的人似乎已辨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伯仁夫妇在外漂流了十多年，伯仁参加了那时候的革命工作，已作了参议员。南京政府派代表到北京来，约袁世凯南下。伯仁也随着回来。仲义在家中预备了酒席，约了几个客人，欢迎哥哥。

〔幕启时，顾师孟往里走，二奶奶迎接。顾显着很开阔，象个已见过世面的妇人，打扮得也时髦。二奶奶显着憔悴，还穿着老式衣裳。顾提着礼物。

秦赵氏　（带感情地）哟！大嫂！一幌儿十几年啦！（接过礼物，放在一旁）

顾师孟　（也激动地）可不是吗！二妹妹！喝（看屋中）咱们家改了样啦！

秦赵氏　谁说不是！大嫂你也变了样，可是更漂亮啦！

顾师孟　（得意地）唉！走南闯北的，总算是开了眼！有钱呢就花，没钱呢就忍着，凡事不往心里去！

秦赵氏　那敢情好！大哥呢？他不是作了革命官儿吗？

顾师孟　待一会儿就来。什么革命官呀？我们是跟着南京代表来的，来约袁世凯到南边去。他忙的很！

秦赵氏　孩子们呢？怎么不带他们来呢？

顾师孟　大宝——学名子叫宝新——入了中学堂，还算聪明！

二的呀……

秦赵氏　男的女的？在哪儿生的？十多年，你们敞开儿不来信，大家伙都日夜念道你们！

顾师孟　今儿个上海，明儿个广州，老没个扎脚的地方，你哥哥又是个革命党，写信干吗？二的是个小姑娘，在汉口生的，名子就叫汉媛，也上了学。怕耽误他们的功课，没带他们来。你有几个了？

秦赵氏　还是大章跟二利他们俩！去年小喜了一个！

顾师孟　哟，你看！他们也都上学啊？什么都是小事，儿女们的教育可顶要紧！

秦赵氏　识文断字是要紧的事！唉！你看我……

顾师孟　怎样？老二待你还不错吗？现在改了民国，男女平等！有什么委屈告诉我；你不敢，我可敢，跟他干！

秦赵氏　大嫂，我这几年哪……（要哭）

顾师孟　说吧，二妹！

秦赵氏　甭说了，一言难尽！

顾师孟　老二要讨小老婆，是吧？我在外边看多了，男人一有俩钱，准闹这个毛病！

秦赵氏　也难说，钱在谁手里，权柄就在谁手呀！

顾师孟　等我见着他的，我教他知道知道咱们妇女不是好惹的！

秦赵氏　我的委屈还多之呢，一天一夜也说不完！

顾师孟　待会儿咱们细说，我先看看老太太去。她还抽烟吗？

秦赵氏　简直不大起床了，难伺候透啦！

顾师孟　雇了人没有？

秦赵氏　两个呢，一个老妈子，一个男的。可是雇来的人怎能伺候好了她老人家？老妈子砸个茶碗，洗破了一只袜子，都是我的罪过！哟，提起老妈子，我还没张罗给您倒茶呢！（叫）方妈！

顾师孟　我可要新沏的！不管茶叶好坏，得是新沏的！就是这点北京人的习惯还没改了！

秦赵氏　方妈！（外面应声）沏茶！（外应："是啦！"）

顾师孟　在外边跑啊，住旅馆不是什么舒服事，可有一样好，茶水方便！走吧，看看老太太去！

〔老三跑进来。

秦叔礼　（激动地）大嫂！大嫂，您怎么一声不出就来啦？

顾师孟　老三，我是谁，还鸣锣开道吗？

秦叔礼　您是谁？搁在十年前，可有您这样走南闯北的女人？

顾师孟　年头倒是变了！老三，你怎么好哇？

秦叔礼　我呀，不好！我盼了星星盼月亮，盼您回来，好跟您诉诉委屈！

秦赵氏　三爷，难道家里有人欺负过你吗？说话别不得人心哪！

秦叔礼　二嫂，说实话，大嫂比谁都疼我！

秦赵氏　又说我是磁公鸡？

顾师孟　老三，你怎么这么瘦啊？难道你也……

秦叔礼　有时候陪着妈妈，吃一口半口的！

顾师孟　那象什么话呢！

秦叔礼　您看哪，小瘦长脸，戴上髯口，我的扮像甭提够多么好看啦！

顾师孟　你还玩票哪？
秦叔礼　您怎么啦？九城里谁不知道秋云馆主啊！
顾师孟　我告诉你，老三，这不行！你哥哥革命，你抽鸦片烟，成什么话呢？待会儿当着客人，你可千万别说有烟瘾！
秦叔礼　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戏才唱得热闹啊！
（方妈端了茶来。）
秦赵氏　方妈，见见大奶奶！
方　妈　您好哇？太太可真少兴！（“少兴”即年轻。）（递茶，问赵）还有事吗？
秦赵氏　你去吧！（方下）
（叔礼乘这机会去看礼物。）
秦叔礼　喝，南京板鸭！这个算给我的吧！
顾师孟　放下！都得先教老太太看看！
秦叔礼　好，我听您的。大嫂，我叫三奶奶去！头次见面，您可得给她点礼物！（下）
顾师孟　老三成了家？
秦赵氏　快二年了！
顾师孟　你怎么没说？
秦赵氏　我一张嘴说不了八宗事儿呀！
顾师孟　她怎样啊？
秦赵氏　长得呀跟画儿里的美人一样，嘴也甜甘，就是不会干活儿，连拆洗被子都不会！
（老三同老婆上。）
秦叔礼　凤贤，见见大嫂，给大嫂磕头！

顾师孟　嘿！别磕头，现在是民国了！
凤　贤　老嫂比母！什么民国不民国的，总得磕！（跪下叩首）
秦叔礼　得！大嫂，我们讨赏！
顾师孟　我没带着什么呀！
凤　贤　甭听他的，他见了大嫂，乐得不知怎么好啦！
顾师孟　（摘下一只手镯来）得，咱们妯娌俩分着戴吧，一人一只！（凤不受，顾给她戴上）走吧，看老太太去！
秦叔礼　（对二奶奶与三奶奶）你们俩拿着东西先去，我跟大嫂说句话。（二人携礼物下）大嫂，我告诉您，二哥呀，把咱们的地跟铺子全卖了，在天津开了纱厂。我在家，他分给了我几个股儿；大哥在外，老二干脆任什么也没交代！您得跟他讲讲，我们弟兄三个的财产，不能教老二独自占了！
顾师孟　亲是亲，财是财，我会提醒你大哥！
秦叔礼　大哥也得替我说两句呀！
顾师孟　你自己没长着嘴？
秦叔礼　您不知道哇，老二越来越厉害，我说不过他！
顾师孟　不厉害怎么开得了工厂？（说着往外走）也怨你自己，年轻轻的，染上嗜好……
秦叔礼　我怕猛孤仃地断烟，坏了嗓子！您不知道我唱的多么好！待会儿我唱几句，您听听！
顾师孟　无论怎么说，抽烟不对！
　　　　〔大章进来。
秦叔礼　大章，这是你大妈！

秦大章 大妈，How do you do？

顾师孟 哟，这小子怎么说英文呢？

秦大章 什么？大妈你懂英文？怪不得你敢山南海北地走呢！大妈，求你件事，你得帮助我跟爸爸说，让我到美国留学去！

顾师孟 你，你中学堂还没毕业哪吧？

秦大章 越早去越好啊！爸爸事事学洋派儿，可惜半路出家，学不到底；我要早早地上美国去，科班出身，有多么好！

秦叔礼 我就吃亏没坐过科，唱得好，武工可还不到家。

顾师孟 大章，什么事不能一冲子性儿，得细细地想想，多商量。这是我出门在外多年学来的乖！老三，来吧！（同礼下）

〔大章看他们出去，到门口轻轻地叫。

秦大章 二利！二利！（二利象小猫似的从什么地方走过来）你怎这么胆小哇？她是咱们的亲大妈！

秦二利 我才不胆小，我是要在暗中偷看，看大妈是不是女侠客！

秦大章 你呀，你念《施公案》入了迷！你没看见大妈吗？她又漂亮又有学问，懂英文！

秦二利 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我还得到院里偷偷地看去！（又怕又兴奋地往外跑）

〔曾墨侠与他碰在门口。曾相当潦倒。

曾墨侠 ！站住！（利立定）二利，《施公案》念到第几续了？念到百鸟朝凤，棍打凤凰腿没有？来，（掏出一

部小书）给你，《小五义》，比《施公案》还热闹！
秦二利　里边有女侠没有？有画儿没有？
曾墨侠　都有！你念去吧！
秦二利　谢谢你，曾叔父！（下）
曾墨侠　（进来）大章世兄，听说你伯父回来了？
秦大章　我爸爸预备下酒席给他接风。
曾墨侠　妙哉！妙哉！我来对了！
秦大章　我爸爸可没下帖请您，怎么办呢？
曾墨侠　我跟你大爷是自幼儿同学，有帖没帖的，我坐下就吃！
秦大章　客人都是革命党，您怎好往里搀呢？
曾墨侠　你还年轻，不知其详。想当初，西太后杀了谭嗣同，我就告诉你伯父：皇太后杀得了谭嗣同，可杀不死革命！
你伯父一闻此言，乃远走高飞，到处鼓吹革命。你伯父走后，我告诉你父亲，富国之道，实业为本，所以你父亲才弃商兴工。
秦大章　那么您自己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呢？
曾墨侠　我呀，天生是个策士！专会给别人出好主意，不管自己的利害得失。既是策士，我就最合适办党。我听说了，有点头脸的人都要办政党！你伯父必然用得着我，所以我必须见他一面！
秦大章　无论怎么说，您不能入席！
曾墨侠　吃不吃的，我非见见你伯父不可！
（仲义在院中喊："方妈！茶水预备好了没有？"方妈：

“都预备了！”仲义：“张二，厨子来了没有？”张二：“早来了！”仲义进来。

秦仲义 （好象没看见曾）大章，怎么不摆上果子？

秦大章 我不知道！

秦仲义 问问你妈去！

秦大章 好吧！（下）

曾墨侠 仲义兄！

秦仲义 墨侠，我告诉你，这么破衣垃圾（音撒）的，不要紧自上我这儿来！

曾墨侠 老兄，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啊！

秦仲义 你要真够朋友，就不该老麻烦我来！在街上碰见，你该远远地躲开！我这儿忙得很，没事就请出吧！

曾墨侠 唉！革了命，还是这么不平等啊！

秦仲义 你自己要强，也开个纱厂，咱们不就平等了吗？（掏出一块“站人”来）拿去！

曾墨侠 （接钱，看了看，又听了听）这恐怕是块闷板吧？

秦仲义 闷板谁白给你一块？

曾墨侠 唉！（往外走）

〔大章端着一盘果子，上。

秦大章 走啊？告诉您，别在门口等着我伯父，他是要人，不会管您的事！

曾墨侠 唉！我要是运气好，也会成了要人！（下）

秦仲义 大章，你行！对这种人就得这样！我还是心太软，给了他一块“站人儿”！

秦大章 真的？（放下果盘）

秦仲义　好在是块闷板！
秦大章　爸，大妈来了，敢情她懂英文！真行！爸，什么时候送我到美国去？
秦仲义　中学堂毕了业再说吧！
秦大章　越早越好啊！
秦仲义　说着容易啊，一年得花两三千美金！
秦大章　钱花在儿子身上，才是正地方啊！
秦仲义　这话说的好！你小子有出息！我答应下你，你一毕业我就送你走！咱们可得定个合同！
秦大章　定个合同？
秦仲义　得定合同！第一，不准你娶洋老婆！第二，你必须学染织！第三，回来之后，到咱们厂子里作事，跟工人一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升！你赞成，我供给你！你反对，吹！半路儿你不履行条款，我停止供给！
秦大章　爸，您太厉害了！
秦仲义　一点不厉害！这是最好的办法！
秦大章　去学什么，就不许我自己有点主张吗？爸！
秦仲义　没有！我为了富国裕民才办工厂。你是我的儿子，我的事业也就是你的事业。这是你的天职！
秦大章　等伯父回来，我问问他。
秦仲义　不必问他，他是书呆子，有股子热气，可不懂经济！
〔张二上。
张　二　老爷，有位姓田的要见你。
秦仲义　姓田的？干吗的？

张　二　我不知道。

秦仲义　你怎么不问明白了？饭桶！大章，你看看去！（章下）

把厨子叫来。

张　二　（到门口）庞师傅！二老爷叫你！

（庞答应："来喽！"上。

庞师傅　二老爷！（行礼）

秦仲义　老庞，今天的菜……

庞师傅　您甭嘱咐，我管保样样好！我在御膳房当过差，不能丢了人！

秦仲义　你可不能照御膳房那么开价钱！我不是皇上，一两银子吃一棵菠菜！

庞师傅　那还用说！不是我捧您，您现在比皇上还大呀！

（大章上。

秦仲义　你去吧，老庞！（庞下）谁？

秦大章　城外老田哥的儿子。

素仲义　铁子呀？不见！等等，他什么打扮？

秦大章　穿着军衣。

秦仲义　军衣？是官的？还是兵的？

秦大章　兵的。

秦仲义　不见！

张　二　是！（下）

秦大章　他不是来闹事啊？

秦仲义　他闹什么事？咱们把地卖了，跟田家断了来往。

（门外叫"老二！"

秦仲义　谁呀？

（顾秀才同邱立本上。）

顾秀才　我！

秦仲义　你老人家可老没来了！立本兄，你好？

顾秀才　（抢话）我先说明白了，今天我来，不为看你，也不为看你哥哥，我是来看女儿！

秦大章　好硬棒！（溜下）

秦仲义　您不看看自己的女婿？

顾秀才　我不看革命党！唉！大清国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地亡了，那么多王公大臣会都束手无策！

秦仲义　但分有办法，皇上哪肯退位！十多年杀的人还少吗？

顾秀才　叛逆之徒就得杀！你嫂子呢？

秦仲义　在后边呢！

顾秀才　我看看她去！（下）

秦仲义　（捂着嘴笑了一阵）真是个顽固老儿！

邱立本　不过是呢，咱们对革命也别期望太大！我留英五年，我深知英国人就善于保守，而善于保守不是全无好处的！

秦仲义　立本兄，近二年来，你作事可有点不起劲！凭你的学问，你不该这么不振作呀！

邱立本　唉！你知道，凭我留英五年，法律政治无所不通，回到国来，楞会闲了两年零八个月！后来，好容易才在中学堂找到几个钟头，教ABCD，真乃荒天下之大唐！我告诉你，仲义，中国没有什么希望！

秦仲义　不能那么说，立本！现在革命已经成了功，再那么

一制定宪法，我们的权利有了保障，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当初我大哥只讲维新，不讲革命，没弄出什么名堂来。这一次是真的革命，皇上已经退了位……

邱立本 毛病就在这儿！我说句扫兴的话，一个皇帝下了台，也许有许多人想作皇上！

秦仲义 你呀，立本，可太守旧了！说点正经的吧，我又织出一样新布来，你还得给琢磨几个英文字，我好去印商标啊！

邱立本 人家英国货印英国字，你何必呢？

秦仲义 现在买什么东西的不看看有洋字没有呢？你不懂生意经！好好去琢磨琢磨，待会儿请你吃御膳房的厨子作的菜！

〔二利飞跑进来。

秦二利 大爷回来了！身高丈二，头如笆斗！还跟着一员大将！

（跑下）

秦仲义 （急往外迎）哥哥！大哥！

〔伯仁穿得非常朴素，不慌不忙地进来。田铁子，现已改名铁根，同上，但留在院中没进来。

秦伯仁 老二！

秦仲义 大哥！（相视，黯然）

邱立本 伯仁兄，还认得我吗？

秦伯仁 啊，你是立本！光阴过得多么快，一幌儿……

邱立本 您可一点儿不老，还是当年的丰采！

秦伯仁 丰采？哼！不过依然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而已！伯

父还硬朗？

邱立本 他老人家吃斋念佛，不问世事了！

秦伯仁 唉！变了！都变了！（看屋中）老二，这不象咱们的家了！

秦仲义 十几年了，哪能还是旧样子呢？（说话之间掏出那张字据）您看，十三年前我什么都不懂，教您在这个上按斗箕。现在我也知道革命是好事了。（划洋火）来，您自己烧了吧！

秦伯仁 你烧吧！那时候咱们都年轻无知！

秦仲义 （把字据烧了）大哥，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创事业的人，我要的是法律、秩序。有法律，才没有横征暴敛；有秩序，才能安心作事。您看，从此以后，太平得了太平不了呢？

秦伯仁 那很难说！咱们国家的问题很多，太多，我不敢说都能一下子弄得妥妥当当！目前，最教我不放心的是袁世凯！

邱立本 戊戌变法，就是他出卖了你们维新派，不是吗？

秦伯仁 就是嘛！

秦仲义 那么，您反对他作总统？

秦伯仁 尽我所有的力量！戊戌变法，我们向皇上磕头，结果是砍了维新派的头！如今到底有些不同了……

邱立本 袁世凯就不会杀人吗？

秦伯仁 难说！也许杀头的事不那么容易罢了！

邱立本 伯仁哥，别太关心政治了吧！一个人能活多少年，也该顾到点自己……

秦伯仁 我还没学会吃喝玩乐！

邱立本 并不一定去吃喝玩乐！自己读读书，找点乐而不淫的消遣，钓钓鱼，玩玩古董，也有快乐！

秦仲义 立本，不能这么说！大哥的地位，我的事业，是紧紧相关的。咱们这样的人没有政治权利，什么事业也弄不起来！

铁 子 （在门外）怎么回事呀？

秦伯仁 哟！把他给忘了！（往外走，叫）铁根，真对不起，回到家来，我动了心，把你忘了！快进来！（铁进来）

秦仲义 这是谁？

秦伯仁 老田哥的儿子！现在官名子叫铁根。

铁 子 就是刚才你不见的那个人！

秦仲义 老脾气没改，还是这么硬！

邱立本 你们说话儿，我到后边看看大嫂去。（下）

秦伯仁 我叫不惯铁根，就叫你小田哥吧！告诉我，你怎么当了兵？

铁 子 爸爸妈妈全饿死了，我跟我弟弟都当了兵。

秦伯仁 老田哥饿死了！

铁 子 老两口儿都饿死了！

秦伯仁 惭愧！我的言行不能一致！当初，我有意把我那份儿地送给老田哥，可并没那么办！

秦仲义 小田哥，咱们可是无仇无怨，我早把地卖了，咱们断了来往！

铁 子 你卖了地，可没放松利滚利的债！

秦仲义　说吧，你到底干吗来了？

铁　子　一不求钱，二不要饭，我是来跟大先生要个主意。他下火车，我也下火车，我看见了他。

秦伯仁　咱们有缘！说说你要什么主意？

铁　子　这十年来，乡下越来越没法混，一群一群的年轻人都当了兵。我们没别的路儿可走！

秦伯仁　我们没有多少工厂嘛！

铁　子　我们这群拿枪杆的恨皇上，恨作官儿的！是我们革的命！

秦仲义　你们革的命？谁说的？那我大哥是干什么的？别乱吹呀！

铁　子　是我们逼着军官们起义的！打武昌，打汉阳，都有我！我还挂了彩！

秦伯仁　嗯！嗯！

铁　子　打跑了皇上，可谁也没提老百姓的事！我们白卖命，到今儿个连饷银都领不到了！大先生，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我要是在营里混下去，早晚有一天非砍了头不可，我嘴直心快，容易得罪了上司！

秦伯仁　你的话呢很有道理，可也别太急，四万万人怎能一时半会儿就都有了办法呢？

铁　子　先说我自己吧，我应该干什么去？

秦伯仁　老二，你的厂子里怎样？

秦仲义　我不能收这么大的徒弟！

铁　子　我从前常帮着妈妈织土布，学一学就能摆弄机器。

秦仲义　我惹不起你呀！

铁　子　厂子里有个拿过枪练过操的人也有用！

秦仲义　怎么？

铁　子　有个兵变，闹土匪，你难道不想法子保住厂子？我在行！

秦伯仁　小田哥想的不错！

秦仲义　兵变？闹土匪？难道革了命，天下倒得大乱吗？

秦伯仁　那很难说！

铁　子　我亲自看见过兵变，也打过土匪！其实呢，土匪也是没饭吃的老百姓！

秦伯仁　小田哥，我跟老二再商量商量，你先到厨房吃点什么去！

铁　子　我不吃！明天我再来吧！

秦仲义　我说，你是不是逃兵呢？

铁　子　我不作那样的事，我是来送公文的。有了别的事，我去请长假。（下）

秦仲义　您看这家伙行吗？

秦伯仁　怎么不行？力气是力气，心路是心路。帮助一个人总是好事！

（张二进来。

张　二　大老爷，有客。（递名片）

秦伯仁　别再叫“老爷”，叫我“先生”吧。

张　二　是！先生！

秦仲义　谁？

秦伯仁　邢也达。请！仲义，你先躲躲，这个人当着生人不说实话。

秦仲义　好，我看看菜饭去。（下）

〔张端着灯领邢上。

秦伯仁　也达，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张下）

邢也达　大人物到京，谁能不知道呢？

秦伯仁　也达，有话快说呀，我还没拜见老母呢！

邢也达　要不我怎么喜欢你呢，没有官僚派儿，总是这么爽快！大概你也多少猜到我干吗来了？

秦伯仁　我告诉你实话，我反对袁老总作总统，他的钱不会打动我，他的势力我不怕！

邢也达　伯仁兄，伯仁兄，你可也得看实力呀！

秦伯仁　什么实力？

邢也达　比如说，兵没饷，袁公有办法，别人就弄不转！

秦伯仁　他有什么办法？借外债？我反对清朝皇上借外债，也反对民国总统借外债！那是饮鸩止渴！

邢也达　那……

秦伯仁　我更反对那些想借外债，以饱私囊的小政客！

邢也达　政体改革了，谁敢那么办呢？

秦伯仁　那，你知道！

邢也达　伯仁，说话请含蓄点吧！你是南边政府的有力的人，袁公很器重你，你要是肯帮他点忙，你至少可以作个次长！

秦伯仁　也达，难道我是为作次长才革命的？那叫分肥，不叫革命！

〔张二进来。

张　二　先生，鲁老爷跟冯老爷。

秦伯仁　请！（张下）

邢也达　伯仁，你仔细想想我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万不可冒犯实力派！

秦伯仁　请你也记住我是革命党！

邢也达　可是革命党到底有多大力量呢？你太忙，我们改天再谈吧。（往外走）请记住，顶好不要离开北京！

秦伯仁　难道谁敢软监起我来吗？

邢也达　可也没准儿！

（张领鲁、冯上。

鲁遇斋　也达！伯仁！

秦伯仁　好哇？冯公！遇斋！

冯　策　啊——……

邢也达　都不送！不送！（下）

鲁遇斋　伯仁，也达说了什么？

秦伯仁　你不能不知道吧！

鲁遇斋　我是这么看，满清皇帝退了位，民国成立，总算是亘古未有的事，谁作总统似乎不太要紧！

秦伯仁　你敢保袁世凯不作皇帝？

鲁遇斋　就是他作皇帝，究竟不是爱新觉罗氏了！

秦伯仁　革命是为老百姓干点什么，不专为推倒皇室啊！冯公，您怎么说？

冯　策　啊——无所谓！为革命，我倾家荡产，这一回，内阁里没有我就不行！

秦伯仁　冯公，难道革命是为咱们自己吗？

冯　策　啊——我心口如一，别人呢，心里这么想而不便这

么说！

〔仲义上。

秦仲义 冯公！遇斋兄，饭好啦，请吧！

冯 策 啊—— 我可还另有个约，这儿的菜要是……

秦仲义 冯公放心吧！我找的是御膳房的厨子！冯公，告诉我一句，从此以后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呢？不把这个弄清楚了，我吃不下饭去！

冯 策 我看天下一定会太平！

秦伯仁 可是老百姓还很穷很苦啊，冯公！

冯 策 自有史以来，老百姓就没有丰衣足食过！不要梦想世外桃源吧！老二，不要死看着你那小小的纱厂，本钱要灵活着用，天下太平你有生意，不太平也有生意，那才行！

秦仲义 可是，规规矩矩作生意不好吗？

冯 策 天下可有一个规规矩矩作生意的？英国用大炮逼着我们买鸦片，你能说英国不是工商最发达的国家？

秦伯仁 冯公，我一向拿您作老前辈，您怎么……

冯 策 啊—— 你要说我老朽昏庸，是不是？你要那么说，当初党里就不该要我呀！

鲁遇斋 算了吧，先喝酒去吧！

〔远处枪响。

秦仲义 嗯？枪响！你们听！

冯 策 没事！没事！

〔又是一排枪。

秦仲义 等等，事情不大对！

〔四外枪响。

鲁遇斋 冯公，我们走吧！

秦伯仁 谁也别动！先弄明白了是怎回事！

〔叔礼飞跑进来。

秦叔礼 了不得啦，大概是兵变！街上连巡捕都没有啦！

秦仲义 （在屋门口喊）张二，把大门锁好！（见远处有火光）那边起了火！

秦伯仁 （见老三要往内院跑）老三，别动！别惊动老太太去！

冯 策 怎么一回事呢？

秦仲义 要是天津也……我的事业！都是你们闹革命，闹革命！要了我的命！

〔近处也有了火光。

秦叔礼 大哥！大哥！怎么办呢？

秦伯仁 遇斋，咱们还得离开北京！

鲁遇斋 难道袁世凯故意制造兵变？要是那样，咱们休想逃出北京去！

秦伯仁 这儿是他的巢穴，他不肯到南京去！

鲁遇斋 他就这么毒辣？敢烧抢北京？

秦伯仁 我知道他，戊戌年是他，现在又是他！（愤怒）又是他！又是他！

鲁遇斋 十几年的革命啊，废于一旦！

〔火光更亮了。

秦叔礼 大哥，这可怎么好噢！

秦伯仁 怎么好？喝酒去！

〔一个流弹打碎了玻璃。冯吓得坐下了。

秦仲义　冯公！冯公！

冯　策　好厉害的袁世凯！

〔家中大小惊惶地跑来，连厨师傅也在其中。

秦伯仁　不要乱！都有我呢！厨师傅，开饭！

秦仲义　谁吃得下去呢？

秦伯仁　让我们庆祝咱们革命的失败！哈哈哈！

——幕

第三幕

时　间　“北伐”时期。

地　点　北京某胡同，秦伯仁家内。

人　物　顾师孟　秦伯仁　周文明　程海兰　于默芳　秦二利秦大章　秦赵氏　秦汉媛　邱立本　曾墨侠　秦仲义田铁根　秦叔礼

〔幕启：到了“北伐”时期，秦伯仁已五十多岁了。因革命的屡屡失败，有一度他曾稍灰心。但是，大体上他还相信中国可以复兴，并不因革命失败而绝望。他随时吸取了一些新知识，但是他对祖国复兴的信念与其说来自新知识，倒不如说来自民族的历史。他的旧学问很好，他深信自己的与民族的优越。

〔现在，他热情地在大学教书，已不去亲自参加革命工作。革命的屡次失败，使他改变了革命方法。他觉得只有把青年们教育好，多培养出革命种子，革命才会成功。

〔秦氏三弟兄已分居。伯仁租了几间小房，过着相当清苦的日子。他的薪水大部分花在买书、帮朋友与学生们的忙。屋中有很多的书，院中有一些花草。师孟也在一处中学教几点钟课。

（伯仁正在用心地给学生改卷子。

（师孟兴奋地拿着一封信，跑进来。

顾师孟　你猜谁来的信？你猜？

秦伯仁　你看，五十多了，还是这么哇啦哇啦，小孩子似的！

顾师孟　难怪我喜欢，汉媛来的信！

（她刚要拆信，院内有人叫："秦先生！秦先生！"

顾师孟　进来吧！（把信放在桌上，往外迎）进来！

（周文明与程海兰上。

周文明　师母！先生！

顾师孟　（过去拉住程）来啦？海兰！哟，眼睛怎么红啦？又哭来着，是不是？

程海兰　（不好意思地）没有！

顾师孟　你们年轻人的事瞒不了我！

周文明　先生！师母！我跟海兰打好了主意，马上一块儿南下，去革命！

顾师孟　我的儿子女儿都在南边，我当然不会拦着你们！（指信）看，我女儿汉媛来的信，还没来得及看呢！

秦伯仁　师孟，你找个安静地方看信去；你在这儿简直没有我张嘴的份儿！

顾师孟　也好！在这儿不受欢迎，我就退席！男女呀还是不平等！（拿起信，往外走）你们要茶不要？

程海兰　不要，师母！

顾师孟　多咱要，喊我一声！（下）

秦伯仁　文明，海兰，我说说我的意见好不好？

周文明　我们正是来跟您商议商议，先生！

程海兰　我的父亲是老顽固，我拿您当作父亲，您怎么说，我怎么办！

秦伯仁　（得意地微笑）也别太信任我吧！我干过革命，可是都失败了，所以才立志教书，多教明白了一个学生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学生就是革命种子！我怕有人说，我是慷他人之慨，所以我先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广东去。那不是我女儿的信？（找）

周文明　师母拿走了。

秦伯仁　没关系！你们俩要走？很好！我高兴看见这样的青年！可是，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周、程相视）是一心无二地去革命呢？还是为解决恋爱问题？

周文明　先生，打倒封建的婚姻制度，不也是……

程海兰　我们要一边恋爱，一边革命，这两样事并不矛盾！

周文明　有不少男女青年都那么办

秦伯仁　我看那不妥当！

周文明
程海兰　怎么？

秦伯仁　干革命是流血的事，谈恋爱是求幸福的事，怎能脚踩两只船呢？

周文明　先生，只要我们俩拉着手儿离开了家，我们会好好地干革命！

秦伯仁　家里绝对说不通，非走不可？

周文明　我们向老人们跪求自由，可是说不通；逼得我们非造反不可了！

程海兰　我们还没毕业，没法儿找事作。

周文明　毕了业也不见得有事作！

程海兰　去革命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先生！先生……文明，你说吧！

周文明　先生，借给我们一点路费，我们马上就走！

秦伯仁　路费好办，我总会给你们凑足。我可是觉得你们俩不该走！

周文明　那么，您平日给我们讲的都不算数儿了吗？

秦伯仁　文明你呀，应当作研究工作，你天生的应当作个学者。革命要紧，研究科学也要紧！咱们缺乏民主，也缺乏科学！你研究科学要比你干革命更有成绩。海兰你呢，一向有点胆子小怕事，我就怕你一离开家，毫无办法！

程海兰　我现在什么也不怕！爱情是神圣的！

周文明　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下去，要是老这么下去，我会自杀！

（于默芳跑进来。

于默芳　先生！哟，你们在这儿哪！

周文明
程海兰　在这儿跟先生要个主意。

秦伯仁　怎样啦？默芳！

于默芳　全准备好啦，马上走！我来跟先生辞行，再求您嘱咐我几句话。

秦伯仁　好姑娘！好姑娘！钱带够了吗？

于默芳　差不离！您给我几句话吧！

秦伯仁　话很多，从何说起呢？就这样吧：到处啊，要关心

民间的疾苦，别只顾自己的得失！在我的老朋友之中很有几位最初真有革命精神，可是后来变了，只管争权夺利，忘了民间的苦痛，也就忘了革命！你就记着这几句话吧！

于默芳　我一定记住！先生！我看看师母去！

周文明　等等，默芳，我们俩跟你一块儿走！

秦伯仁　坐下！丝毫没有准备，上哪儿去？默芳，你去你的！

于默芳　文明、海兰，听先生的话！再见，先生！（下）

秦伯仁　再见，默芳！海兰，不是我有成见，你看默芳的身体有多么壮，真是小牛似的，你怎能比她呢？你们俩要是冒冒失失地出去，受不了苦，又断了家庭的供给，可怎么办？

周文明　难道先生教我们向父母投降，乖乖地作孝子吗？

秦伯仁　这么办，好不好？我到你们家里去，见见你们的老人家，怎样？

程海兰　那么一来，要是老人们起了疑，看管起来我们，不就更糟了吗？

秦伯仁　我不会冒而咕咚地说你们要走啊！你看，我五十多岁的人，连这点心眼都没有！

〔二利喘嘘嘘地跑进来。

秦二利　大爷！大爷！（“大爷”即伯父，“大”重读。）

秦伯仁　二利！干吗跑得这么喘忽忽的？

秦二利　我哥哥没上这儿来吗？

秦伯仁　他那个美国派儿，干吗来看我这个老八板儿！

周文明　先生，我们走啦！

秦伯仁　文明，海兰，你们是不是生了我的气呢？
周文明　那怎能呢！
秦伯仁　这么着吧，去跟师母谈一谈，看她怎么说。
周文明
程海兰　谢谢先生！（下）
秦伯仁　说你的，二利。
秦二利　大爷，大章惹了祸！
秦伯仁　他怎么惹了祸？
秦二利　您是我的亲大爷，您又是读书的人，你横是早已看出来了，爸爸多么偏疼我哥哥？
秦伯仁　就别抱怨啦，都有好吃好喝的，还闹什么呢？
秦二利　不是呀，凡事都有个理儿啊！爸爸送他到美国留学，教我在工厂里当苦力，这公道吗？
秦伯仁　你现在不是跑外的吗？并不再干苦活儿。
秦二利　是呀，那不是由几年的苦力熬出来的吗？
秦伯仁　算啦！算啦！说说大章到底惹了什么祸？
秦二利　偏心眼儿不会有好结果！这可好，大章在天津舞场里跟一个军阀的少爷争风吃醋，教人家给告下来了，说他是革命党。幸而他腿快，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人家派了一群拿枪的，跟爸爸要人！
秦伯仁　那，你爸爸还不会应付？花俩钱运动运动就是了。
秦二利　哟！大爷，这不象你老人家说的话啊！
秦伯仁　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只能说这样的话！二利，我不知道你晓得不晓得，当初你爸爸卖了我们弟兄三个的财产，才开了工厂。到如今，他一字不提，我也一

言未发。我混得上饭吃，还没挨饿，干吗分斤掰两地争财产呢？可是，你们的事情，我也不便多操心。你们讲究发财，我是书呆子，顶好各自为政；不要平日连条狗都不来，有了困难才大爷长大爷短来麻烦我！

秦二利　大爷！大爷！您知道，我恨大章，也不喜欢爸爸。可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无论如何您也得帮点忙！

秦伯仁　我帮不上你们的忙！

秦二利　您帮得上！大章要是到这儿来，您把他藏起来，别教他乱跑去。过两天，您给他写封介绍信什么的，教他到南边去。

秦伯仁　上南边干什么去？找个事情作？

秦二利　去革命！

秦伯仁　二利，你出去蹓蹓好不好？你的脑子有什么毛病吧？

秦二利　没有一点毛病！我爸爸赞成革命！

秦伯仁　他？三十年前，我讲维新，他把我赶出在外，民国元年我回来，他敬我有如神明。赶到袁世凯作皇帝，我失去了政治上的势力，他就又不理我了！

秦二利　这回可是真的！现在办实业的人都赞成革命。前几年，欧洲大战，大家都赚了钱。如今鬼子的势力又回来了，我们非内里打倒军阀，外边挡住洋鬼子不可！现在，南边的革命军不是打的很好吗？我爸爸是这么想：因为大章不是真革命党，所以军阀老总才敢欺负他；大章要是个真革命党，老总们也许倒

不敢惹他了！

〔大章大模大样地走进来。

秦大章　哈喽，伯父！

秦二利　大章！

秦大章　又叫我大章！我叫约翰！约翰·秦！（看屋中）伯父，屋里怎么还这么十八世纪的样子？您看，在美国，十层二十层的洋楼，刚盖好，看着不合适，啪，拆了！从新盖！又看着不合适，啪，又拆了！

秦伯仁　大章，你出去，我这儿不招待洋奴！

秦大章　洋奴？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地道哥仑比亚的博士，一切的一切都合美国标准！

秦二利　大章，你的事怎样喽？还这么吊儿啷当的怎么行呢！

秦大章　没关系！我取出来一笔款，满口袋都是钱，明天就上上海！到了上海，舒舒服服那么一革命，一切都“O．K！”

秦二利　你偷偷地取了款？

秦大章　美国大富翁的儿女们都那么办！伯父，你给我开几封介绍信，到各处好找到关系！

秦伯仁　大章，二利，你们都请出，而且从此不要到这儿来！走啊，走！

秦大章　那也“O．K！”（往外走）

秦二利　等等！你偷了爸爸的钱！我不能放了你！

秦大章　分给你一点还不行？

秦二利　我告诉你，大章！

秦大章　约翰·秦！

秦二利　你就是败家子！

秦大章　二利，你的眼光如豆！你等着看，凭我的西装、雪茄、气度、学问，我到革命政府里随便捡也捡个外交总长！我看看大妈去，在这一家里，只有大妈是个文明人，会说半口儿英文。（下）

秦二利　大爷，您看见没有？

秦伯仁　看见了！我没的可说！你也走吧！

秦二利　您得想法子稳住他，别教他跑了，他偷了钱！

秦伯仁　我不是警察！

（院中叫："大哥！"）

秦二利　哟，妈妈来了！（往外迎）妈！

秦赵氏　（上）你在这儿哪？二利！大哥！

秦伯仁　二妹妹，你好哇？

秦赵氏　好什么呀！我盼着一口气不来就死了，可是这口气儿就是不断！

秦二利　妈，您怎能这么说话呢？家里不缺您吃，不缺您穿，您干吗有福不享，瞎生气呢？

秦赵氏　二利，我来是跟你大爷谈谈心，不必你管吧！

秦二利　哥哥在这儿呢，您可看着他，别教他跑了！

秦赵氏　自从他打美国回来，他就没叫过我一声妈，我不管他的事！

秦二利　嘿！我赶紧找爸爸去！（下）

秦赵氏　大哥，有地方吧？我在这儿住几天。

秦伯仁　那行！有工夫咱们好说些陈谷子烂芝麻呀！

秦赵氏　大哥，您老是这么亲热，教人心眼里热乎！老太太

死后啊，您就是一家之主啦！

秦伯仁　老哥儿们姐儿们的，怎能不亲热点呢？老二近来又出了什么花样？

秦赵氏　（楞了一会儿，掏出很重的一对金镯子来）您看吧，大哥！

秦伯仁　他给你的？

秦赵氏　从此我就打入冷宫了！

秦伯仁　他到底是又弄了一份儿家！

秦赵氏　我打听明白了，他在天津……所以拿这对镯子堵住我的嘴！

秦伯仁　你没跟他闹气？

秦赵氏　您说呢？

秦伯仁　这倒真……唉！乱哪！乱！我简直的……

秦赵氏　告诉大嫂不告诉呢？

秦伯仁　你知道她的脾气！

秦赵氏　那么，就这么窝窝囊囊地忍了吗？认了命吗？大哥！

秦伯仁　二妹妹，你把我问住了！先在这儿住着吧，咱们慢慢地商议！

秦赵氏　我都听您的，大哥！

秦伯仁　都听我的？唉！我可……二妹妹，别发愁，反正这次革命必有希望，中国不能老这么乌烟瘴气！国家一好了，大家都跟着好！不是吗？

秦赵氏　我也会好？

秦伯仁　也许！

院中汉媛叫：“妈！妈！”

秦伯仁 谁？汉媛？

秦汉媛 （急上）爸！二婶！

秦伯仁 你怎么回来了？

秦汉媛 回来了！没接到我的信？

秦伯仁 刚刚接到，我还没看。你怎么这个样？赤手空拳，连行李也没有？

秦赵氏 看，满身上的土！我给你撢撢！

秦汉媛 妈呢？（看父亲要去叫）先别叫她来！

秦伯仁 怎么啦？怎么啦？汉媛！

秦汉媛 爸，先给我口水喝！

秦赵氏 我来倒！（倒茶，递）给你！

秦汉媛 （喝了一大口）爸，您从二十多岁就干革命，您禁得住坏消息！

秦伯仁 什么坏消息？我禁得住！

秦汉媛 假若您听说我牺牲了，也禁得住？

秦伯仁 我……你哥哥呢？难道他……

秦汉媛 爸，我没法不告诉您，告诉了您才能瞒住妈妈！

秦伯仁 你哥哥怎样啦？说！我禁得住！我把他送走的；要革命就不怕死！他怎样？说！说！

秦汉媛 哥哥完啦！

秦赵氏 我的好宝贝！（要哭）

秦伯仁 二妹妹，不准你哭！我的儿子死得好！

秦汉媛 爸，他死得冤！

秦伯仁 冤？冤？说！别这么折磨人！

秦汉媛 蒋介石……

秦伯仁　蒋介石怎样？

秦汉媛　我跟哥哥都到了汉口。一夜的工夫，绑出成群的青年！哥哥在内！我逃了出来！

秦伯仁　（坐下，捂上脸）……

秦汉媛　（扑过去）爸！爸！

秦伯仁　革命又完了！又完了！又完了！

秦赵氏　大哥，大哥，别这么动心啊！

秦伯仁　二妹，我完了，你完了，都完了！中国怎这么不幸呢？这个民族真不行了吗？非灭亡不可吗？

秦汉媛　爸，不完！不完！失败了再干！

秦伯仁　好！不完！不完！再干！儿子死了，我老头子再干去就是了！

秦汉媛　二婶，你在这儿看着爸爸，我看妈妈去。

秦赵氏　你去吧！

秦伯仁　媛！我的心碎了，可还能扎挣着不落泪。你妈妈可禁不住！别跟她说！别说！大宝是她的头生儿……（好象噎住了，不能再说）

秦汉媛　我一个字也不说！

秦赵氏　拢拢头发，擦干了眼，别教她看出来！

秦伯仁　看那几个学生走了没有？要是没走，叫他们来，我有话说。

秦汉媛　（拢了头发……）好吧。（下）

秦赵氏　大哥！

秦伯仁　嗯？

秦赵氏　刚想起一句话，又忘了。

秦伯仁　也好！你去找块黑布，挂在那张像片上。（指墙上大宝的照像）

秦赵氏　那不就教我嫂子看破了？

秦伯仁　对！我还是动了心！

（海兰、文明、默芳等进来。）

于默芳　先生，叫我们有事吗？

秦伯仁　有事！汉媛回来说，革命不大顺利，默芳你听一听再走吧！

于默芳　越不顺利才越需要人啊，先生！

秦伯仁　比不顺利还坏！

于默芳　难道是失败了？

秦伯仁　我还说不清，你们顶好都先别动！

程海兰　汉媛不是喜喜欢欢的么？难道她是假装的？

周文明　先生，您好象不愿意告诉我们实话！

秦伯仁　孩子们，你们跟我自己的儿女一样，我……

秦赵氏　大先生有点不合适，你们……

于默芳　海兰，我们走吧！先生，明天我们再来看您。

秦伯仁　对啦！明天再谈吧！

（三青年依依不舍地往外走。默芳在前，在门口遇到邱立本。）

于默芳　您找谁？

邱立本　伯仁先生在吗？

于默芳　他……

邱立本　（进来）伯仁兄，我！二嫂在这儿哪？

秦伯仁　（对学生）你们去吧。立本，进来。二妹，你去沏点

茶来，越酽越好。

秦赵氏 是啦。（下）

秦伯仁 立本，你穿着谁的孝？

邱立本 家严过去了！已经两个多月！

秦伯仁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邱立本 老人的遗嘱，不办丧事。

秦伯仁 你还教书哪？

邱立本 不教了！老人的遗嘱，教我继承老人家的誓愿，作慈善事业。

秦伯仁 到处化缘，冬天舍粥，夏天舍茶水？

邱立本 对！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秦伯仁 你一个也救不了！你只能延长苦人受罪的日子，可救不活他！

邱立本 那总比杀人强！

秦伯仁 你来教我写布施？

邱立本 尽力而为吧，不修今世还不修来世？

秦伯仁 立本，你知道万恶的军阀、贪官污吏也把民脂民膏吐出一点点，假冒为善？

邱立本 知道！吐出一点点，总比不吐出一点点强！

秦伯仁 立本，凭你的学问，你怎么会消极到这样？怎么会这么假装胡涂！

邱立本 你可又有什么成绩呢？大哥！革命除了杀人，还有什么好处？

秦伯仁 我们不杀人，是人家杀我们！我告诉你，我的唯一的爱子……

邱立本　大宝怎么了？

秦伯仁　没怎么！好吧，咱们说不到一处，就不必往下说了吧。

邱立本　你总得写点，一毛钱也是好的！（递捐簿）

秦伯仁　（摸衣袋）袋儿里只有这一块钱，你给写上无名氏吧！

（赵端茶上。倒茶。

邱立本　二嫂，你是财主，行点善吧！

秦赵氏　我丈夫是财主，我不是！您喝碗茶吧！

邱立本　不喝了，乘着今天星期，大家都有工夫，我还得各处跑跑去！

（曾墨侠上。与立本遇在门口。

曾墨侠　不巧不成书，怕碰见谁，偏碰见谁！告诉你，我不捐钱！（进来）伯仁大哥，二嫂，都好哇？

邱立本　我还得忙去，你坐着！（下）

秦赵氏　可老没见了，您倒发财吧？

曾墨侠　这程子就算混得不错，没再挨饿，也可以说时来运转了吧！

秦伯仁　你干什么呢？

曾墨侠　催收讨逆捐哪。

秦伯仁　什么？

曾墨侠　南边的革命军不是一劲儿往北攻吗，北边的官长能不反攻？反攻难道不用钱？所以收点讨逆捐！

秦伯仁　你这是帮着军阀，各处搜刮老百姓！

曾墨侠　在没有别的好机会之前，我只好这么混着吧！

秦伯仁　要是革命军攻上来呢？

曾墨侠 我告诉您，您可别再告诉别人哪！南边也杀共产党哪！北边的军官这几天加紧地杀共产党，赶到南军攻上来，北边的军官就摇身一变，改称革命军。反正两边都杀共产党，不是一家人吗？

秦伯仁 墨侠，从前我就看不起你，现在我更看不起你，作这种事，你对得起人吗？

曾墨侠 我对得起人，谁对得起我？干什么吆喝什么，现在我就抓共产党！

秦伯仁 难道上我这儿来抓？

曾墨侠 也差不多！

秦伯仁 你是什么意思？

曾墨侠 （到书架前，找了一本书）《托尔斯泰全集》！这就行了！

秦伯仁 什么？

曾墨侠 （还看书）还有屠格涅夫！都是俄国人，俄国人都是共产党！

秦伯仁 连古人也是？

曾墨侠 都是！我把这几本书交上去，您就入狱，坐老虎凳！

秦伯仁 你滚出去！

曾墨侠 没法滚出去，门口有侦缉队等着拿人呢！

秦赵氏 曾二爷，您跟大哥是自幼同学，怎么翻脸不认人呢？您不知道大哥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人吗？

曾墨侠 二嫂，我也知道大哥是好人，可是差事是差事！况且，我松了手，你们老三也不答应啊！

秦伯仁 你说什么？老三？他在哪儿呢？

曾墨侠　他在外边呢，不敢进来！

秦伯仁　二妹，老三是怎么回事？

秦赵氏　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他抽“白面儿”，穷得连裤子都没啦！

秦伯仁　老二不管他吗？

秦赵氏　他说老三的股子已经折卖给他，不再给老三钱花。

秦伯仁　墨侠，我告诉你吧，我革过命，可不是共产党！我不怕死，活着已经没有了味儿！我的儿子已经……

（顾和汉媛上。）

顾师孟　大宝怎样了？汉媛，我看你的神气就不对，你没对我说实话！

秦汉媛　我……

顾师孟　说，说你哥哥怎样了？

秦伯仁　师孟，不用管儿子了，连咱们自己还管不了自己呢！这不是，墨侠跟老三诬告我是共产党，要抓我走！

顾师孟　墨侠，你过来！

曾墨侠　（慢慢地走过去）干吗，大嫂？

顾师孟　（啐）呸！呸！呸！你没有骨头！我儿子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跟你拼！（扑曾）

秦汉媛　（拉住妈）妈！妈！（扶妈坐下，妈妈半昏过去）

秦赵氏　曾二爷，你欺负大哥，到底为什么呢？

曾墨侠　实话实说，为钱！

秦赵氏　我给你钱，你放了大哥？

曾墨侠　那要看给多少了！

秦赵氏　（掏出一只金镯子）给你这个行不行？

秦伯仁　二妹，不能给他！看他能把我怎样！

秦赵氏　拿走！拿走！

曾墨侠　够不够我不知道，我跟他们商议去。大哥，冲着二嫂，我会给你说两句好话！

秦伯仁　你滚！

曾墨侠　二娘，我去尽心力而为，成不成可看大哥的运气了！（下）

秦赵氏　大哥，大嫂，都别难过了，身体要紧哪！

秦伯仁　汉媛，搀你妈妈到后边歇歇去！师孟，师孟，是咱们自己把儿子送出去的，革命本是流血的事！

秦汉媛　妈！妈！走！您这个样，爸爸不就更难受了吗？

顾师孟　你说，你说，你哥哥到底怎样了？

秦伯仁　师孟，死的不只是咱们的儿子啊！

顾师孟　他确是死啦？死在了哪儿？谁杀了他的？

秦汉媛　蒋介石！

顾师孟　我走！我找他去！

秦赵氏　大嫂！大嫂！你歇会儿去吧！

秦伯仁　师孟，咱们哪儿也去不成，全中国没有咱们活着的地方了！二妹，搀你嫂子走，教她哭一场去！

秦赵氏　大嫂，走！走！

秦汉媛　妈，走吧！

（赵、媛同搀顾下。

秦伯仁　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回事呢？戊戌变政，给皇上磕头，跪求宪法，不成。好，磕头不行，就造反吧，辛亥革命的确是造了反，可又不成！北伐了，

该当成功了，又，又完啦！什么道理呢？毛病在哪儿呢？难道中国就这么万劫不复，非亡国不可？不能！不能！五千年的老国，山好，水好，土地好，人民好，怎么能亡国呢？可是，怎会不亡呢？

（院中仲义喊：“大哥！大哥！”上。

秦仲义　大哥！大章走了没有？

秦伯仁　老二，是你呀？

秦仲义　大章走了没有？

秦伯仁　我不知道！干吗？

秦仲义　大哥，我得到了上海的消息，蒋介石跟汉口分了家，咱们万不能教大章到南方去！

秦伯仁　你不是赞成革命吗？

秦仲义　我赞成！可是据说汉口教共产党把持着，他们把工人农民全鼓动起来了，那样，咱们不就糟了吗？

秦伯仁　你拥护蒋介石？

秦仲义　那是自然！北伐是好的，他要是统一了中国，咱们就好作买卖！工人农民要是一动，天下大乱，岂不糟了吗？

秦伯仁　你这么看？

秦仲义　我的眼光不错！大章到底在这儿没有？

秦伯仁　刚才在后边呢。

秦仲义　我看看去！

秦伯仁　二奶奶也在那儿呢！

秦仲义　她？啊，没关系，我已经给了她一对金镯子！（要走又停住）可就怕大嫂不好惹！

秦伯仁　你大嫂不也得怕财主吗？

秦仲义　大哥，这话对！我去看看！（下）

〔秦伯仁呆立在大宝的像片前片刻，拉开抽屉，找到一张黑纸，挂在像片上，又呆视。

〔田铁根轻轻地进来。

田铁根　大先生！

秦伯仁　（转身）谁？

田铁根　我，铁根！

秦伯仁　小田哥！

田铁根　那是怎回事？

秦伯仁　大宝……

田铁根　怎么……

秦伯仁　教蒋介石杀害了！

田铁根　在汉口？

〔秦伯仁点头。

田铁根　大先生，别太伤心，血不流够，中国好不了！

秦伯仁　中国还会好吗？

田铁根　会！

秦伯仁　你怎么知道？

田铁根　我知道！自幼儿我没穿过一条整裤子，后来当过兵，入了工厂，我知道苦人不造反，什么革命也不成！

秦伯仁　你为什么不在厂子里？

田铁根　不要我了！

秦伯仁　老二开除了你？为什么？

田铁根　他看我不老实！

秦伯仁　怎么不老实？你还能不老实？

田铁根　他虐待工人，无故开除工人，教我们加班不加钱，我们没法不跟他干，都是我领头儿跟他干！他恨我！

秦伯仁　你变了？原先你是不多说一句话的人！

田铁根　入了工厂不能不变，我不再是乡下人了！

秦伯仁　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田铁根　上南边！

秦伯仁　上南边？我儿子刚死在那里！

田铁根　他是学生，我是工人，不一样！我听说南边种地的，作工的都闹起来，我去看看！

秦伯仁　那行吗？你知道，连我这有点学问的人还不行呢！

田铁根　你干不了的，我能干！活了半辈子，我咂摸出来只有造反好！不造反，种地吃不饱，工厂里干活儿还吃不饱！不造反必定死，造反倒许活着！

秦伯仁　你打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田铁根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秦伯仁　听见过，可是不敢十分相信！

田铁根　我一听见了就信！那些话正打在我的心坎上！

秦伯仁　心坎上……小田哥，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你是不是要点路费？

田铁根　不要！有富余被子给我一条。

秦伯仁　你混得连被子都没有？

田铁根　要不然你们老二怎么发那么大的财呢？

秦伯仁　他可是在这儿呢！

田铁根　我恨他，恨他就不怕他！

秦伯仁　小田哥，你够硬的！

　　　　〔仲义上。

秦仲义　大哥，我还得马上回天津，教大章在这儿藏两天吧！铁根，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田铁根　我来看看大先生！

秦仲义　大哥，这家伙忘恩负义，厂子里每次捣乱他挑头儿！

田铁根　告诉你，说话干净着点！我卖力气，你赚钱，是谁忘恩负义？你的丑事，三天三夜也抖露不完！有你，我们苦人就不用想抬头！

秦仲义　我没工夫跟你费话！大哥，留点神，别受他的骗！（下）

田铁根　哼，你连你的老婆都骗！

秦伯仁　老二的坏处我深知。可是，他是厂主，你给他干活儿，好不好你认个错儿，求他还留下你呢？

田铁根　没那个事！我没有错儿！

秦伯仁　好！你等着，我给你拿被子去！

　　　　〔叔礼进来，拦住了哥哥。

秦叔礼　大哥！大哥！

秦伯仁　躲开，别挡住我的道！

秦叔礼　大哥……

秦伯仁　你还有什么脸见我呢？

秦叔礼　不论怎么说，咱们是一奶同胞啊！大哥，您还得帮帮我！

秦伯仁　我还得帮帮你？

秦叔礼　他们三个把金镯子拿走，没分给我！他们说，我要

不服，就把我抓起去，因为我是您的亲弟弟！

秦伯仁　好个亲弟弟！小田哥，你怎么说？

田铁根　干脆，把他踢出去！

秦叔礼　不能那么说！你们不懂我的工夫有多么大，嗓音有多么好听！我应当成为最大的名角，可惜我错生在秦家！大哥，你以为我只恨老二吗？我也恨你！你轻看唱戏的，不肯帮助我！你看我是败家子，没看我有多大才气！

秦伯仁　我倒有错儿，你没有？

秦叔礼　您自己想想吧！

秦伯仁　你为什么不找老二去，单找我呢？

秦叔礼　您不是还有点人心，他连一点也没有吗？

秦伯仁　你可是要陷害我！

秦叔礼　我饿！

秦伯仁　好吧，我给你拿钱去！

——幕

第 四 幕

时 间 一九四八年春，上午八时左右。

地 点 秦伯仁家里。

人 物 顾师孟 大 兴 二 俊 凤 贤 唐巡长 巡警邱立本 秦大章 秦二利 秦仲义 曾墨侠 关诵云秦伯仁 学生甲、乙、丙 田铁根 特 务

〔幕启：在蒋介石的暴政统治下，不但劳苦大众越来越穷困，连象秦伯仁这样的小康之家也混不上饭吃了。甚至于秦仲义也破产了。

〔伯仁已老，但精神很好。为了生活，他还在一处私立大学教几点钟书。

〔汉媛早已结婚，生了儿女。她的丈夫是个很老实的画家。他们和伯仁住在一处，彼此好有照应。汉媛在一个机关里作职员，师孟操持家务。

〔师孟正收拾屋子，外孙大兴拿着书包，匆匆走进来。

顾师孟 哟！怎么回来了？大兴！

大 兴 您忘了，今天不是要大游行吗？先生们混不下去了，学生们也受不了啦！非示威抗议不可！

顾师孟 谁也混不下去了！物价一天三变，越变越高，比天还高，怎么混呢？

大　兴　姥姥！老爷呢？

顾师孟　一清早就出去了。

大　兴　老爷也去游行？

顾师孟　我不知道！你看我，把游行的事忘得死死的！他那么大年纪了！有话说吧，小子！

大　兴　您当初跟老爷革过命？

顾师孟　那是老年间的事了！从戊戌年，一八九八，你老爷就参加过维新运动，现在是一九四八，整五十年了！

大　兴　我舅舅也参加过革命？

顾师孟　北伐的时候，教蒋介石杀害了，你妈妈逃了回来！要是你舅舅还活着呀……唉！

大　兴　姥姥！我念不下书去了，过了大游行，我走，离开这里！

顾师孟　你上哪儿？干什么去？

大　兴　我上有自由的地方去！在这儿，连口大气都不敢出，四百个学生的学校里倒埋伏着四五十个特务！咱们两辈子都是革命的，我不愿意这么窝窝囊囊地活着！

顾师孟　兴，好孩子！姥姥岁数大了，走不动爬不动了！我要是还年轻啊，我也不会在这儿受这份儿罪！

大　兴　你愿意教我走？

顾师孟　可是光我愿意不行啊，总得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啊！

大　兴　爸爸是个老实人，就怕……

顾师孟　先告诉我，你上哪儿去呢？

大　兴　您还猜不着吗？

顾师孟　嗯，我猜着了！在抗日的时候就是他们最爱国，最

有办法，最得民心，我知道！可是，大兴，他们跟蒋介石干，干得过他吗？美国帮着老蒋啊！

大　兴　他们既能打败日本军队的侵略,就也能打倒蒋介石,我相信这个！

顾师孟　你相信？

大　兴　蒋介石不是咱们的仇人吗？不是大家的仇人吗？大家伙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他啐死！

顾师孟　就怕干不过机关枪大炮啊！

大　兴　姥姥，您真是上了年纪，没了冲劲儿，光说泄气话！

顾师孟　我还不服老，我是谨慎！

〔二傻跑进来。

二　傻　哥哥，你倒是快去呀！

大　兴　我这就走！（从书包中掏出一些传单）给你！找个书包装上，别在手里拿着！（把另一包交给姥佬）姥姥，你给我们保存这一包！

顾师孟　（接）怎么，还发传单？大兴，二傻可是个小姑娘啊！

二　傻　老太太，您讲了一辈子男女平等，怎么还是看不起小姑娘呢？

顾师孟　姥姥又说错了，是不是？大兴，二傻，你们都要留点神，别粗心大意！看见你老爷呀，招呼着他点儿！

大　兴　您放心吧，我们游行为的是反饥饿反迫害，是真正的民意，并不想跟巡警宪兵冲突！

顾师孟　哼，我比你们多知道点！你们不想冲突，巡警宪兵可未必不胡来呢！

二　傻　反正大家伙已经都混不下去，还怕什么呢？

顾师孟　对了！连小姑娘都真着了急，也许没人敢惹你们！这句话还入耳吧？

大　兴　妹，咱们不怕，可也尽可能的避免冲突！

二　傻　好！走吧！

顾师孟　游行完了，赶紧家来，别教我不放心！

二　傻　这个老太太，到底还是不放心！（同兴下）

（傻在院中喊："姥佬，三姥姥来了！"

（凤贤哭着进来。

顾师孟　怎么啦？三妹！

凤　贤　（跪下磕了一个头）大嫂……

顾师孟　莫非老三……

凤　贤　死啦！死得惨！教美国兵的吉普车轧死了！看，这件血衣！（打开手里团着的一件破小褂，满是血）

顾师孟　（不忍看）别教我看了！收起去！凶首呢？凶首呢？

凤　贤　早跑啦！咱们的巡警哪敢惹美国兵啊！

顾师孟　这还算什么国家呢？中国人难道是为美国兵轧着玩的？尸首呢？

凤　贤　弄回家去啦！大嫂，救命吧，告诉我怎么办！

顾师孟　老三！老三！一辈子……唉，我们不必抱怨死人了！

凤　贤　大嫂，他待我可是真好啊！他应当成个最大的名角，可是，也不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成功！前两天，好容易找到了点小事，到一个阔人家里教戏，可谁知道……

顾师孟　三妹，你先回去吧，我到邱立本那里给他"化"一口棺材去！

凤　贤　难道您就一个钱也拿不出吗？

顾师孟　上月你哥哥拿回来一个月的薪水，这么一堆票子，一折合现洋啊，不到七毛钱！你说，我能有钱没有？大嫂我不是有钱不肯撒手的人！你当我愿意去求邱立本吗？我讨厌他那股子救世救人的神气！

凤　贤　难道不弄两件寿衣，教他就穿着这身血衣"走"吗？

顾师孟　三妹，有冤还无处伸呢，还讲什么寿衣！轮到咱们自己呀，还许用破席头卷出去呢！

凤　贤　大嫂，我可以去找找二哥吧？

顾师孟　随你的便！二奶奶要是还活着，尽管她手紧，可到底有点人心；说到二爷，我可就不保准了！

（院中巡警问："秦老太太在家吗？"）

顾师孟　在家，进来！（二警进来）哟，唐巡长啊！有什么事吗？

唐巡长　三老太太在这儿哪？正好！刚才段上接到上边的电话，交派我告诉你们：三爷的事顶好别多提，抬埋了就算了！

顾师孟　唐巡长，你自己听着那象人话吗？

唐巡长　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告诉你们。你这儿的老先生爱管闲事，爱说话，闹出点事来不好！

凤　贤　我的男人死了，难道我得给美国兵赔礼去吗？

唐巡长　都别着急！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日本兵在这儿的时候，日本兵是皇上，现在轮到美国兵当皇上了！

凤　贤　你总是中国人吧？

巡　警　对巡长不许这么说话！

凤　贤　巡长？我的男人死了，还没有棺材，我跟谁都敢拼！（要往前扑巡警，被顾拦住。）

顾师孟　凤贤！凤贤，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凤　贤　唐巡长，告诉你，别老向着洋人，欺负自己人！

唐巡长　就走吧，别说废话啦！

凤　贤　也别老向着作官的，欺负老百姓！（下）

唐巡长　老太太们哪，唠里唠叨，真没办法！

顾师孟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快说！我还有事呢！

唐巡长　还有一件事：明天选举北平市参议员，你们都得去投票！投刘晓风的票！

顾师孟　刘晓风是谁？

唐巡长　（对警）怎么？你昨天没把毛巾送来？

巡　警　那……我忘了！

唐巡长　你这小子太不象话啦！

巡　警　不要紧，再找补上就是了！（从公事袋中拿出一条毛巾）给您，老太太！

顾师孟　这是干吗的？

唐巡长　送给您的！

顾师孟　送给我一条毛巾，我就得投刘什么风的票？

唐巡长　联络联络感情！

顾师孟　（对警）你本来不高兴给我，你还拿着吧！（递回毛巾）唐巡长，这太可笑了！

唐巡长　老太太，别这么着呀！您要招急了我，我可也就不客气了！

顾师孟　有什么主意你使去吧！我跟我老先生主张了一辈子

民主，我可不能参加这样的选举！

（邱立本上。）

邱立本 大嫂！

顾师孟 我正要找你去呢！

邱立本 （对唐）唐巡长也在这儿哪？（对警）你帮帮忙，打进一袋子面来！（警下）

顾师孟 哪儿来的白面？

邱立本 真正美国面粉！

顾师孟 送给我的？谁送的？

邱立本 明天不是要选举吗？候选人刘晓风托我给有头有脸的人送点白面。（警扛面上，放下）您看，是不是真正美国面粉？

顾师孟 立本，你不是专作善事，不问政治吗？为什么替刘什么风运动选举？这对吗？

邱立本 我是不问政治，可是有人托我送大家白面吃，我不能推辞。再说，刘晓风跟美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他作了参议员，对北平的人大有好处。

顾师孟 你看美国是大慈大悲？

邱立本 当然！当然！

顾师孟 美国兵刚刚把老三轧死了！

唐巡长 又来了不是？我刚嘱咐了你，不必再提！

邱立本 所以您要找我去。给老三弄口棺材，是不是？您看，大嫂，没我行不行？

顾师孟 我现在更明白了你是怎么个人了。这袋白面，拿走；我不吃轧死老三的人给的面，也不能去投刘什么风

的票！

邱立本　那么老三的棺材呢？

顾师孟　教他烂在床上！你不用管！

邱立本　也好吧！我是一片善心！

顾师孟　你是一片坏心！你忘了你是中国人！

（街上有简单而难听的音乐声——一面大鼓，两个喇叭，吹打着耍猴子的音乐。有人喊叫："请投刘晓风一票！请投刘晓风一票！"

唐巡长　老太太，您岁数大了，肝火盛！有年轻点的在家没有？

顾师孟　你们都请出！

邱立本　大嫂，真忍心教老三烂在屋里吗？

顾师孟　那是我们秦家的事，不用你分心！

邱立本　好！唐巡长咱们走吧！跟这位老太太没法说通！（对警）劳您驾，再把面扛出去吧！

（邱、唐、警同下。

顾师孟　（颓然坐下，看着墙上的儿子的像片）革命啊，革命啊，革了这么多年，死了多少有志气的好孩子，血流成河，到了儿还是这个样！

（大章用绷带托着手，进来。

秦大章　哈喽，大妈，您在家哪？

顾师孟　你呀？手怎么啦？

秦大章　甭提了，咱们失败了！

顾师孟　什么失败了？说话老这么不挨边儿！

秦大章　您看，我出去竞选参议员，让一个什么刘晓风给揍

回来了！您看，把我打的这个样！

顾师孟　该！该！

秦大章　怎么？大妈！现在政府不是亲美吗？我是美国留学，一口儿英文，怎么不该去竞选呢？我要是当了选，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对爸爸的生意也有好处啊！

顾师孟　你呀，大章，就是个二流子！你就不看看政府里那群是什么东西？

秦大章　大妈，不论怎么说，国民党究竟比共产党好啊！

顾师孟　怎么？

秦大章　共产党得了手，咱们全完！爸爸的纱厂，我这口英文，全完！

顾师孟　我看你完了就顶好！你到底干吗来啦？

秦大章　我来跟您和伯父商议一下。您看，自从我由美国回来，始终没跟父亲弄好了关系，他不了解我，我看不起他。这么多年，我东转转西转转，也不知怎的，没弄出什么名堂来。现在呢，父亲的纱厂要垮。

顾师孟　要垮？为什么要垮？

秦大章　父亲现在已不大管事，老二执掌大权。老二没受过什么教育，就知道一把死拿，手狠钱紧。这么一来，可就得罪了人。前几天有位南京的大官到了天津，要给工厂加股。当然喽，加股是一句空话，人家干脆要把厂子拿过去。父亲愁得要死，老二一筹莫展。我要出头，他们又不信任我。

顾师孟　南京的人要霸占你们的工厂，你可还向着南京，要当参议员！

秦大章　美国既帮助南京，我就得拥护南京！

顾师孟　你怎么不去入美国籍呢？你还算中国人不算？美国兵刚刚轧死了你三叔！

秦大章　真的？唉，中国人动作迟缓，也难怪……

顾师孟　大章！不管他怎样，到底是你的亲叔叔，现在还没有棺材，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你给我滚出去！

秦大章　老太太，老太太！您别着急！我得等伯父回来，跟他要个好主意！

〔街上有宏壮的歌声。

顾师孟　你听，游行的大队过来了！他们要自由，反迫害；要吃饱，反饥饿！有人要霸占你家的工厂，你怎么不挺起腰板，干干去呢？

秦大章　去游行？我舍不得这双“拔佳”皮鞋！

〔街上救火车狼嚎鬼叫地飞跑。

顾师孟　听！不是又用水浇游行的大队，就是又抓人！你上街上看看去，看见你伯父，把他搀回来！

秦大章　我自己的胳臂还生疼呢，老太太！

〔二利搀着仲义进来。

秦大章　哈啰！爸！二弟！

秦二利　大妈！给爸爸点水喝！他差点昏过去！

顾师孟　（倒水）怎么啦？（递水）

秦仲义　（喝了口水）大嫂！大嫂！咱们完了！

顾师孟　什么完啦？

秦仲义　二利，你说吧！

秦二利　爸爸签了字，承认了南京那位大官入股！咱们的厂

子就这么白白地送给人家了！

秦仲义　大嫂！我一辈子的心血啊，一辈子的心血啊，就这么不清不白的完了！日本人在天津的时候，我费尽心机，日夜提心吊胆，保住了厂子；本想在胜利之后，可以平平安安地作生意了！谁想到，自己的政府会比日本鬼子还霸道，硬抢恶夺！大嫂，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来看看您，看看大哥！我对不起你们！这么些年，我没分给你们一个钱；明知道你们不好过，我可是假装没看见！我的心黑，我遭了报！

顾师孟　二利，你有点本事，你怎么不斗一斗呢？

秦二利　大妈！我不是肯白给别人一个钱的人，怎能不想斗一斗呢？可是人家有势力，有枪，有特务，我敢说一个“不”字，马上没命！

秦仲义　大嫂，哥哥呢？

顾师孟　大概是游行去了！

秦仲义　哥哥闹了一辈子革命，可是闹来闹去，国家还是一团糟！我呢，为办工厂用碎了心，总想给儿孙们留下点事业，可是，可是……

秦大章　爸！您在银行里总还存着点钱吧？不会教老二干点别的生意！

秦仲义　你个败家子！我送你到美国念书，花了多少钱！谁想到，留学回来，你会变成一块废物！票子不值钱，谁往银行里存？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

秦二利　爸，不必着急！只要有我这条命，我就有办法！无论怎么说，还不至教您挨饿！

秦仲义　不用管我，我已经不想活着了！几片安眠药就人不知鬼不觉地结束这一场大梦！大嫂，我不等哥哥了！哥哥回来，您替我说吧，说我对不起他！二利，走！

秦大章　我可怎么办呢？

秦仲义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跳河去也没有人拦着你！

顾师孟　老二，老三过去了，教美国兵的吉普车轧死了，还没有棺材！

秦仲义　（从手上摘下金戒指）大嫂，谁死了谁好！您把这个戒指交给三奶奶吧！我也快死了，就不必去哭老三了！二利，走吧！（慢慢往外走）

秦大章　这可怎么好呢？大妈，我怎么办呢？

〔曾墨侠衣冠齐楚，进来。

曾墨侠　哟！二爷在这儿哪？

秦仲义　你还没死哪？

曾墨侠　这是什么话呢？我还得活二十年呢！我这个人永远见机而作，天下越乱，我越有办法。你看，现在，我的大孙子作了保长，二孙子上了南京。我是一手包办，给刘晓风运动参议员！

秦大章　难道打我的是你支使出来的？

曾墨侠　我的人倒不故意地打你，他们看谁出头竞选就揍谁！

秦仲义　墨侠，你对了！你一定还再活二十年呢！（同章、利下）

曾墨侠　大嫂，咱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不惦记着你们。伯仁大哥这么大岁数，怎么老不知道享点福呢？

顾师孟　你是什么意思？
曾墨侠　干脆说吧，我来请大哥去作十分钟的广播。
顾师孟　什么广播？
曾墨侠　大哥是老北平，又是有名的人，他要能给刘晓风广播广播，就显着更风光。这倒不是说，没有大哥帮忙，刘晓风就不能当选。我是为了大哥。他肯去广播呢，就总算站在国民党这边儿，对大哥有利。大伙儿的日子都不好过，大哥那么大年纪，干吗不和气着点，多吃口白面？
顾师孟　墨侠，你混水摸鱼，摸了一辈子。你大哥一清二白了一辈子，他楞可饿死，不会去给刘什么风作广播！
曾墨侠　大嫂，你可要看清楚！大哥要是不听我的话，我会教他连书都教不了，瞪着眼挨饿！
顾师孟　你也还记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吧？
〔门外又有打鼓吹喇叭声，有人喊："请投刘晓风一票！"还有儿童们起哄的喧闹声。
曾墨侠　好！我先去看看他们，待会儿我再来，亲自跟大哥谈谈！
顾师孟　不必！他跟你不是一路人！
曾墨侠　我走的路儿对，他走的不对，我要劝劝他！（下）
〔顾看看戒指，想出去。忽然远处枪响。
顾师孟　开枪了！（叫）诵云！诵云！你听见没有哇？
〔关诵云在院中："听见了！我到街上看看去！"汉媛跑进院中，和诵云说："你小心点，别慌里慌张地乱跑！"进来。

秦汉媛　妈！孩子们都去啦？

顾师孟　都去啦！你爸爸大概也去了！街上怎样？

秦汉媛　兵们向天上开了枪，队伍还很整齐，没乱！学生们很沉得住气，好象都有精神上的准备！

顾师孟　我出去看看，我不放心孩子们！

秦汉媛　您不必！您不知道谁在哪里！我去！

顾师孟　不至于打起来吧？

秦汉媛　游行的秩序很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我看不至于发生冲突。

〔又有救火车的声音。

顾师孟　你快去吧！

〔门外人声嘈杂，诵云跑进来。

秦汉媛　怎样啦？

关诵云　巡警用水浇散了队伍，大家都往各胡同里退呢！

秦汉媛　跟我走！

关诵云　出不去胡同呀！

秦汉媛　你是不想出去，要决定出去就必能出去！走！

〔门外有呼“打！打！”的声音。

顾师孟　打人呢！你们快去！

秦汉媛　大队一散，特务必定动手打走单了的孩子们！诵云快来！（同关跑下）

顾师孟　蒋介石！你杀了我的儿子，多少人的儿子，还要再杀我们的孙子孙女吗？

〔大兴在院子里喊：“姥姥！姥姥！搀老爷来！”

顾师孟　（往外跑）怎么啦？

大　兴　（搀伯仁上，伯仁头上破了一块，用白帕子包着）特务打人，老爷受了伤！快给老爷洗一洗！

秦伯仁　大兴，回去找你妹妹！

大　兴　顾不得找她，我是小组长，我得照管我那一组去！（跑下）

顾师孟　伤重不重？坐下，我弄水去！

秦伯仁　别大惊小怪！我既去游行，就不怕危险！

顾师孟　我弄水去，你把手巾解下来。（下）

秦伯仁　（手颤抖着解头上的手帕）七十多了，七十多了，就象牛马似的教特务随便打！从戊戌年干到今天，我还是得挨打！这是什么国家？

顾师孟　（端水上）就先别动气啦，我给你洗洗！

秦伯仁　快着！包好了我还得出去！

顾师孟　你得歇会儿！已经流了不少血！（洗）

秦伯仁　孩子们还都在街上，我不能退出来！快洗！快包！我还能再活几年呢？死在街上比死在屋里强！

顾师孟　老三死了，老二要吃安眠药！你就别再……

秦伯仁　五十年革命的教训，教我看明白：不死人，中国没法变好！不拼命，革命没法成功！

顾师孟　好！咱们俩一块出去！死就死在一块儿！

（进来三四个男女学生。

甲学生　先生怎样了？

秦伯仁　没关系！队伍怎样了？

乙学生　都散开了，到处作宣传呢！

顾师孟　这儿还有一包传单！你们要不要？

丙学生　要！给我！

（田铁根跑进来。）

田铁根　老先生，还认识我吗？铁根！

秦伯仁
顾师孟　小田哥！

田铁根　特务跟上我了，把我藏起来！

秦伯仁　师孟，带他到后面小屋去！前面进来人，你由后门出去！

顾师孟　跟我来！

田铁根　特务不来，今天我就在这儿住下；明天看情形再走！

秦伯仁　行！快到后边去！

顾师孟　快来！（同铁下）

秦伯仁　孩子们，我们走！

（唐巡长与一特务进来。）

唐巡长　都别动！

秦伯仁　（到屋门口）师孟，有茶叶没有？唐巡长来了！（向唐）干什么？唐巡长！

唐巡长　有个田铁根，来过没有？

秦伯仁　来过！

唐巡长　在哪儿？

秦伯仁　他二十年前来过！后来到上海去了！

特　务　这简直是开玩笑！搜！

秦伯仁　我没犯法，你们没权利搜查我！

特　务　你刚才去游行，还说没犯法？看你头上的伤！

秦伯仁　游行不犯法！你们犯了法！你们随便打人，还打一

个七十多岁的老教授！

唐巡长　别说废话！你听明白了，姓田的可是真正共产党，这回的游行就是他们鼓动的！你敢窝藏着他，准掉脑袋！

特　务　打死你不过象捻个臭虫！

〔顾上。

顾师孟　唐巡长又来了？

唐巡长　家里还有什么人？

顾师孟　都出去了！我刚到后门儿看了看，关得严严的！

秦伯仁　你们搜去吧！

特　务　你在这儿看着他们，我去搜！（下）

秦伯仁　唐巡长，闪开，我们游行还没完，我们得出去！

唐巡长　谁也不准动！

——全剧终

柳　树　井

（曲　剧）

人　　物

李招弟—— 女，二十岁。十三岁时，因年荒，被父母卖给王家作媳妇，受婆婆与大姑子的虐待。

周　强—— 招弟的邻居，男，二十三岁，村中生产委员，热情、积极。

薛玉莲—— 村妇联主任，二十七岁。

高德旺—— 村长，快六十岁，人正派，对婚姻问题看法守旧。

二艾子—— 高的甥女，幼孤，被舅父养大。二十一岁。

刘　祥—— 二艾子的男友，二十二岁，也是村中的积极分子。

王大妈—— 招弟的婆婆，五十多岁，糊涂无知。

刺儿菜—— 招弟的大姑子，三十岁，厉害出名。

一位同志—— 押送王家母女的一位同志。

第 一 场

时　间　1951年秋，柳叶半落，晚间。
地　点　北京西郊，小地名“柳树井”。
布　景　内左方有井台，后一老柳。右远方露出王家院子的一角。王家院子距井台约半里路。

〔幕启：王家院子还有灯光。灯灭，招弟自右方跑出，跑两步，回头望望，怕有人追来。看见井台，始缓步向前走。探身看井，要寻死，又无决心，坐在井台上发楞。

李招弟　（唱）一人只有一条命，
但分有路，谁肯有寻死的狠心肠！
想过了三天两夜，我没有活路，
井啊，从此我再不挑水洗衣裳。
一头扎下，井啊，井啊，你要接着我。
两眼一闭，不再挨打，不再受伤。
不再受伤，不再挨打，
死了一定比活着强！（忽闻脚步声，急躲到树

后）

（周强从右外方来。

周 强 （唱）王家的媳妇真可怜，

挨打受气好几年。

我要到王家帮她讲理，

王家母女一定给我造谣言。

她们会说，我和招弟不清楚，

招弟又得多挨几顿拳。

没到王家，我去找村长，

村长倒说，人家的家事与我何干？（望望王家院子）

招弟，招弟，你够多么好，

性儿柔和，本事十全。

我要能娶你这个好帮手，

一块儿生产，多么喜欢！

我俩一块儿去下地，

你种青菜我浇棉。

同心合意多生产，

那才是新社会的一对好青年。

招弟，招弟，别再寻短见，

明天我去问妇联。

我想妇联会保护你，

帮助你好好生活，解决困难。

这事我要积极干，

不怕辛苦，不怕麻烦。

要改变村子里的旧思想，
我必须拿出青年的勇气冲上前！（下）

（李招弟从树后走出，凝视周强的背影。

李招弟 （唱）我只说天下地上没人爱我，
不料想还有个知心的好周强！
他是个生产委员，多么体面，
怎么会看中了我这苦姑娘？
我要能逃出王家去，
必定必定去找周强！
我愿帮他去耪地，
我愿给他作饭洗衣裳！
唉！（沉默，唱）
可是呀，周强跟我都是妄想，
虎口哪能逃走了羊。
周强哥，不必为我多费事，
要娶妻，好多姑娘比我强。
何必为我去惹祸，
何必为我闹饥荒？
谁不知我婆婆是个糊涂鬼，
谁不知大姑子——刺儿菜——是个母霸王！
天！给我出个好主意，
跳井一死，还是等周强？
还是跳井一死好！（沉吟）
不跳井！不跳井！不跳井！
跳井一死没人给抵偿！

人人都爱共产党，
难道说，共产党单单不管我这一腔子委屈满身的伤？
舍不得自己这条命，
也难舍土改后的好村庄！（四下望）
村子里，大家劳动，大家欢喜，
盼望着大家多帮帮我的忙！
（高德旺与薛玉莲开会后，由此路过。高德旺打着灯笼，与薛玉莲同上，李招弟又藏在树后。

薛玉莲 （唱）毛主席颁布了《婚姻法》，
你老人家为什么不大关心？
刚才讨论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
你老人家不提意见什么原因？

高德旺 （唱）人民政府的法律一定好，
可惜我，心眼迟钝，了解不深。
大城里，男女自由，我实在看不惯，
咱们乡下，自由起来，就乱了人心。
媳妇不再听婆婆管，
姑娘不许父母给定亲，
这一来，人心大乱，家家跟着乱，男男女女，
不清不白，说什么好婚姻？

薛玉莲 （唱）您说男女自由人心大乱，
那是您的旧脑筋。
男人女人既都是人，就都该一样，
男女平等才算一齐翻了身。

男婚女嫁终身大事，
怎能许别人干涉，包办婚姻？
婆婆是人，丈夫是人，媳妇也不是狗，
怎可以打过来骂过去不象个人？
你看那，王家媳妇小招弟，
年轻轻的守寡误了青春。
咱们若不首先将她救，
对不起这座土地改革后的好庄村！
王大妈，刺儿菜，都该检举，
凭什么，对招弟那么狠心？
以前咱没多管，
借口只管土地改革，不管婚姻。
如今检查新《婚姻法》执行情况，
这个事儿不能再因循。

〔二艾子与刘祥自右外方携手上。薛玉莲坐井台上，高德旺吹了灯，蹲下。二人没注意他们。

二艾子 （唱）天短夜长，咱们又该上夜校，
读书识字心眼里亮堂堂！

刘 祥 （唱）读书识字虽然好，
大家伙儿的思想并不见强。
大家伙笑我们闹恋爱，
张三说短，李四说长。

二艾子 （唱）他们越吵，我越气儿壮，
反正拦不住戴上红花，我作新娘，你作新郎。

刘 祥 （唱）你舅舅是个老顽固，

他不准你作新娘！

高德旺 （猛立起，走过去，唱）

刘祥你说谁顽固，

我不许你野调无腔！

二艾子 舅舅！

高德旺 哼！（唱）

二艾子，二艾子，仔细想想，你才七岁父母双亡。

我把你拉扯这么大，

我就是你的亲爹与亲娘！

我给你预备下嫁妆一全份，

一对匣子两只大箱，

花布的衣服有几件，

两份被褥，鞋袜好几双。

我盼望，明媒正娶把你聘出去，

外甥女体面，舅舅也有光。

你可好，没羞没臊丢我的脸，

敢跟他（指刘祥）三更半夜，手拉手儿，说什么作新娘！

刘 祥 （唱）高村长，此话不该这样讲，

高德旺 （唱）闭上嘴，你个不学好的小刘祥！

二艾子 （唱）舅舅，舅舅，您也想一想，

这年头，男婚女聘自己作主张！

我爱刘祥思想好，

我爱刘祥劳动强，

嫁给他有什么不体面？
您干吗站在中间象一堵墙？
我不要您给的鞋和袜，
我不要您那两只箱。
我只要，我只要……

高德旺　要什么？说！

二艾子　（唱）我只要心爱的好刘祥！

高德旺　呸！呸！（唱）
亏你有脸说得出口，
简直是山后的野姑娘！

二艾子　（唱）山后的姑娘也一样，
自由自主的作新娘！

高德旺　（唱）我是家长又是村长，
叫你乱闹脸上无光！

薛玉莲　（走过来，唱）
我有责任对您讲：
这件事决定在二艾子与刘祥。
您既是村长，又是家长，
就应该带头儿成全这好事一桩。

高德旺　我不能！（唱）
村里村外都说闲话，
羞得我老脸发热，不敢搭腔！

薛玉莲　（唱）说闲话的是旧思想，
闲话没有真理强！
再请您仔细想一想，

想一想《婚姻法》的第一章。
废除包办和强迫，
明文规定，国法堂堂。
您是村长就该提倡，
怎好拦着二艾子爱刘祥？

刘　祥　（唱）我俩决心办新事，

二艾子　（唱）为争婚姻自主决不投降！

高德旺　（唱）无论怎说，我不答应，
看谁敢去荒里荒唐！

二艾子　舅舅！

刘　祥　说！说！

二艾子　（唱）三番五次您不答应，
我俩商量了又商量；
在区政府里已经去登记，
批准了婚约盖了章！

高德旺　好！好！好！你们好大胆！

二艾子　（唱）舅舅您把我养活大，
我哪能忘恩负义故意倔强？
婚姻大事我没法让步，
我不能为您生气就改变主张！

（王家院子的灯光又明，王大妈内喊："招弟！招弟！"李招弟忽由树后出来，扯住薛玉莲、高德旺。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

高德旺　（唱）猛孤丁，你出来，吓我一跳！
为什么，半夜里，躲躲藏藏？

李招弟 （唱）我来跳井求一死，
死了倒比活着强！
〔王大妈母女跑向这边来，仍喊："招弟！招弟！你这个死丫头！"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唱）
别叫她们逮住了我，
我已经带了满身的伤！
薛玉莲 （唱）高村长，你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看，人命，人命，招弟死了您怎担当？
〔李招弟向高德旺，向薛玉莲，向刘祥与二艾子，——的央求。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
〔王大妈、刺儿菜母女追到。
王大妈 （唱）你这个不要脸的败家鬼，
刺儿菜 （唱）我一口咬下你半个脊梁！
〔李招弟躲到村长背后，王家母女看清了大家，都假装好人。
王大妈 （唱）哟！原来是大哥高村长，
刺儿菜 （唱）还有薛大姐，二艾子与刘祥。
薛玉莲 （唱）我问你，为什么逼得招弟来寻死？
王大妈 （唱）那是她自己糊涂，吃饱了没事闹得慌。
二艾子 呸！
高德旺 （唱）二艾子，我不准你乱开口！
刺儿菜 （唱）二艾妹，我知道你勾上小刘祥！
刘　祥 胡说！

刺儿菜　（唱）我才一不胡说，二不乱道，

我知道年轻的怎怎么么荒里荒唐；

高伯伯，我的话儿对不对？

您知道谁的理短，谁的理强！（指李招弟）

这个不安分的小寡妇，

没皮没脸，一心勾引小周强！

（周强本未远去，急上。

周　强　（唱）刺儿菜你不要胡言乱语，

血口喷人，你心眼儿里头脏！

高村长，众邻居，请听我讲，

我们都该帮帮招弟的忙。

有一天，招弟到地里刨白薯，

肚里无食，晕倒在道旁。

是我把她背回家去，

要不然，她也许跟白薯一样拉了秧！

哪知道，刺儿菜坏心去把好心想，

硬说招弟勾搭我周强。

她们母女下狠手，

打得招弟鼻青脸肿满身伤。

薛玉莲　（唱）高村长，请您下令，去到村政府，

我们必须给招弟作主张。

二艾子
刘　祥　对！对！

刺儿菜　（唱）这点小事何必大家管，

调教媳妇，妈妈跟我都在行。

招弟跟我回家去，
自家的事儿自家好商量。

李招弟 救救我！（唱）
我要跟她回家去，
活不到明天出太阳！

王大妈 别费话！跟我走！（扯李招弟，李招弟躲开）

薛玉莲 （唱）高村长，为什么您还没有决定？

李招弟 村长救命，大家救命！

高德旺 （唱）救人的事情我敢担当！

刺儿菜 （唱）我一不作贼，二不为匪，
家里没私藏军火和贼赃！
为什么半夜三更拉我上村政府？
打官司也得等出了太阳！

薛玉莲 （唱）招弟寻死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见，就在这柳树旁。
高村长有权叫你们去，
我，妇联主任，不能叫招弟受损伤！
谁若作了犯法的事，
人民的法律给人民作主张！

（王家母女无语。

高德旺 （唱）你们大家跟我走，
人民政府是给人民办事的好地方。

周 强
刘 祥 （唱）村长有令，我们都去。

薛玉莲 走！走！

周 强
刘 祥 (唱) 人民的政府是给人民办事的好地方！

(众随高德旺走。)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数分钟后。
地　点　村政府。
布　景　村长办公室，设备简单，而整齐严肃。

〔幕启：王大妈与刺儿菜并坐一长凳。高德旺坐公事桌后，薛玉莲坐桌旁。二艾子与刘祥坐一处。李招弟不敢坐，周强离她不远立着，象保护着她。

薛玉莲　谈谈吧！
刺儿菜　我先说！
周　强　招弟应当先说，她受了委屈。
薛玉莲　村长主持吧。
高德旺　应当招弟先说！
王大妈　媳妇告婆婆，是不是？
薛玉莲　差点出了人命，我们不能不管。我自己上你们家里去过几次，虽然在外面听说过招弟受气，可是你们母女不对我说实话；招弟又害怕，不敢开口，所以我没能明白真情实况。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事情已经这么严重，不能不负起保护招弟的责任。招弟，你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
〔李招弟不语。

周　强　说吧！

李招弟　怕她们打我！

王大妈　这个东西真会作戏！

高德旺　招弟，不怕，在村政府里没人敢打你！

周　强　说！说！这年头，谁也不应当怕谁。

李招弟　她们，她们……

刺儿菜　你要是胡说，可提防着点……

周　强　说！招弟，说！

〔李招弟摇头。

薛玉莲　村长，好不好请王家母女到西屋里去！

高德旺　好！

王大妈　我不能由着她在我背后嚼舌头！

高德旺　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二艾子，把她们带到西屋去！

〔二艾子同王家母女出去。

薛玉莲　现在可以说了吧？

〔李招弟仍无语。

高德旺　你说出来，我们好给你作主啊！

周　强　有我们大家在这儿，不要再怕！

〔二艾子上。

二艾子　说，不怕！

李招弟　（唱）唉！爹娘爹娘心好狠，

把亲生的女儿换了粮。

那一年春天没雨秋天涝，

一家三口儿受饥荒，

一石谷子半匹布，

狠心的爹娘，卖我象卖一头羊。
卖出的羊儿难活命，
卖出的女儿哪有好下场。

周　强　招弟，说你婆婆大姑子怎么欺负你，不要光说你命苦！

（李招弟低头不语。）

高德旺　对，招弟，你一点一点想着说吧。

薛玉莲　让她慢慢说。招弟，你说吧，爱说什么说什么。

李招弟　（唱）那一石谷子半匹布，
没有救活二老爹娘；
老两口儿前后脚，
饿死在东村的破草房。
他们死了不再受苦，
死了的倒比我这活着的强！
我哭既不敢哭、响也不敢响，
也不敢当着婆婆、大姑子眼泪汪汪；
死了我的父和母，
她们不准我嚎丧！
我恨爹娘心太狠，
更恨婆婆大姑子不准我哭一场。
唉，天多么大，地多么广，
受气的媳妇啊，找不到个地方哭一声娘，
哭一声娘！

周　强　对，往下说，说她们怎样虐待你！

李招弟　我不敢说！

高德旺　怎么？

李招弟　说出来，我就活不了！

薛王莲　我们不能叫她们再打你！

李招弟　她们的家就是我的家，你们问完了一散，我跟她们回家，怎能不挨打？

周　强　招弟，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李招弟　我怕再挨打，才去寻死，不是不怕死！

二艾子　舅舅，要不说明白，今天不叫她回家，恐怕她不会再说下去了！

薛玉莲　招弟，妇联会保护你，待会儿我带你到妇联去，好不好？

李招弟　她们会找到那里去！

薛玉莲　她们不敢！

李招弟　好吧！（唱）

那一石谷子半匹布，叫我呀，十三岁上不再姓李，改姓了王。

王顺子是我的小女婿，

管我叫姐姐，睡觉吃饭都跟着他娘。

婆婆糊涂脾气坏，

她对我，全没有一分一厘的软心肠。

大姑子的外号叫刺儿菜，

还没出嫁心里急得慌。

她怨恨她娘不办正经事，

耽误了她的青春好时光。

她母女一天要不吵三遍，

吃饭喝茶都不香。
我大气儿不出，象个避猫鼠，
连这样，她们吵闹我还遭殃；
她们要骂，骂的是我；
她们要打，我必受伤。
王顺子要是尿了炕，
她们罚我跪完了财神跪灶王。
她们喝茶，我喝凉水；
她们吃面，我吃糠。
三更才睡五更起，
家里地里，黑天白日，我一个人忙。
恨我爹娘心好狠，
卖我象卖一头羊；
一头羊只能受一刀之苦，
受气的媳妇啊，一年到头，心里身上挂满了伤，
挂满了伤！

〔刺儿菜忽然进来，李招弟惊慌。

刺儿菜　这是她顺嘴胡说！

高德旺　我叫你在西屋里等着，你没听见吗？我叫你来，你再来；不叫你，不要来！

〔刺儿菜下。

〔李招弟惊恐之余，又不说了。

高德旺　刘祥，你站在门口，看着她们母女，不准随便出来！招弟，你看，她们不会再来偷听，再多告诉我们一点吧！

薛玉莲　你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她们，说吧！你说明白了，村政府跟妇联才都会给你作主。

李招弟　（唱）王顺子十三，我十六，
婆婆叫我们合了房。
两个孩子睡一铺炕，
硬说是新郎和新娘！
王顺子下河摸鱼去，
淹死在村子外的五柳庄。
糊里糊涂我作了寡妇，
前前后后，一股拢总，糊涂梦一场。
从此后，婆婆叫我低着头走，
不看星星不看太阳。
遇见男人我急忙躲避，
大姑子还骂我招猫逗狗不安详。
那天我晕倒在白薯地边上，
硬说我勾搭上了好周强。
两天不准我吃饭，
响午叫我跪太阳。
三番两次我去寻死，
可巧时候都不恰当。
她们母女下狠手，
打得我鼻青脸肿满身伤。
她们说，打死我，她们才解气，
绝不许我自己上吊脏了房。

周　强　刺儿菜不是人！

高德旺 周强，听招弟说。

李招弟 （唱）熬来熬去，熬来了共产党，

大家伙都说见了太阳。

只有我照旧挨打照旧受气。

太阳虽好不给我一点光！

大家翻身没有我，

难道说，受气的媳妇永远得遭殃？

有一天：我到井台去打水，

又遇见和气可爱的好周强。

他劝我去找高村长，

诉一诉委屈，求个主张。

偷偷地我找到高村长，

实指望他老人家能帮点忙。（高德旺很不安地）

他倒说：一家有一本难算的账，

清官不管断家常。

他又说：媳妇偷懒婆婆管，

调教媳妇理应当。（高德旺低头后悔）

倒好象，我是懒驴上磨不爱动，

招惹得婆婆大姑子把鞭扬。

左思右想我没有活路，

跳井一死倒是好下场！好下场！

薛玉莲 （唱）高村长您是位好村长，

可惜吃亏在旧脑筋。

招弟的事情您没好好管，

您应该当着大伙儿做检讨；
招弟若真跳了井，
高伯伯，您怎担当这个处分？

高德旺　（唱）刚才听了招弟的话，
铁打的人儿也得动心！
我这才明白自己不对，
处理此事我必认真。
我先问王家母女可有话讲，
全面了解才不屈人。
刘祥，叫她们母女到这儿来！（刘下）

李招弟　别叫她们来！

薛玉莲　（拉住李招弟的手）不怕！不怕！妇联会保护你！

（王家母女与刘祥进来。

高德旺　王大娘，你有话说没有？

王大妈　我有话说！（唱）
她是媳妇我是婆，
她不该背着婆婆乱胡说。
我王门不幸娶来了小"白虎"，
克死了丈夫，欺负婆婆！
她摔了家伙打了碗，
难道不许我说她几句，摸她一摸？

二艾子　怎么招弟是"白虎"？

周　强　（唱）婆婆是人，媳妇不是狗，就是小猫小狗难道不好好养活着？王大娘和你刺儿菜，
三天两头，钻天觅缝，把她折磨。

刺儿菜　周强！（唱）

周强你且少说话，
你心眼不正要拐走她！
我娘花了一石谷子半匹布，
十三岁买她到我家。
七年吃了我们多少饭？
七年喝了我们多少茶？
卖身的字据在我手里，
你休想捡个便宜拐走了她！

刘　祥　（唱）你有字据才正好，
买卖婚姻犯法应当告发！
当初地主手里有地契，
挡不住我们斗争他！

王大妈　（唱）为人不说屈心话，
我们没把媳妇乱欺压。
怎奈她一不挨打就不好过，
我们只好轻轻的责打她。

周　强　（唱）招弟，脱了你的破小褂，
教大家看看多少处伤多少疤！

刺儿菜　（唱）周强不要乱出主意，
光着脊梁怎象个女人家？
我妈没有说瞎话，
轻轻打她不会结疤！

二艾子　（跑过去，唱）

招弟，招弟，好妹妹，

教大家看看她们怎样把你打开了花！

王大妈 （也跑过去）好媳妇，好媳妇！咱们是一家人，干吗听别人的话呢？你难道老跟他们去，不再回家？他们能养活你吗？你想想！

周 强 招弟，你不露出伤来，什么是凭据，怎么到法院去呢？

薛玉莲 周强，精神上受虐待，身上没有伤，也可以起诉！招弟，你身上有伤，有凭据，不是更有理了吗？

刺儿菜 招弟，你想想，跟婆婆打官司，你赢得了赢不了！

二艾子 （卷起招弟的袖子，唱）

用不着脱下破小褂，

只须把袖子卷到家。

（众围上李招弟。）

薛玉莲 （唱）大家看！青一条来紫一块，

你们（指王大妈、刺儿菜）倒说轻轻责打她！

二艾子 （唱）招弟，说，说！她们怎样把你打成这样？

李招弟 （唱）她们口咬、手乱抓！

二艾子 （又卷起李招弟的另一只袖子，唱）

两只胳臂都一样，

李招弟 （唱）全身好比打烂的瓜！

高德旺 （唱）她们什么时候把你打？

李招弟 （唱）高兴就打，张手就抓！

高德旺 （唱）她们为什么将你打？

李招弟 （唱）她们要打就打，不为什么！

高德旺 （唱）她们都拿什么打？

李招弟 （唱）棍子、棒子、通条、鞭子顺手儿拿！
高德旺 （唱）她们母女谁最狠？
李招弟 （唱）刺儿菜领头，带着她妈！
二艾子 （唱）她们打你，你为什么不嚷？
李招弟 （唱）不敢嚷，不敢嚷，怕她们把我脖子掐！
二艾子 （唱）你就老老实实叫她们打？
李招弟 （唱）受惯了欺负，看见她们我就头晕眼也花！
她们好象两条毒蛇瞪圆了眼，
我好象她们面前的小青蛙！
薛玉莲 （唱）高村长，招弟受刑，也得怪咱俩，
平日里，咱们没去好好调查！
李招弟 （唱）打在身上疼在心里，
心里的伤啊永不结疤！
我已经忘了怎么流泪，
要不然，我早已哭成双眼瞎！
要不是她们这么可怕，
我怎会想起跳井去自杀？
今天头回我敢说话，
因为这屋里有大家。
你们救人救到底，
别叫我独自对付一双母夜叉。
你们爱我就把我带走，
王家是狼窝不是我的家！
高德旺 王大妈，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王大妈 （唱）我们管教媳妇是好意，

谁想她恩将仇报不是好东西。
我们也许打重了她一点，
谁教她好吃懒作没有出息！

薛玉莲　（唱）二艾子你带招弟到妇联去，
招呼她洗脚，喝水，吃点东西。
她的裤褂你给洗洗，
窟窿破绽你给补齐。
招弟你不要胆小跟她去，
不要着慌，不要着急。
人民政府能够保护你，
民主妇联是咱们自己的。

高德旺　（唱）前几天我真对不起你，
从此后我叫你身上不疼肚不饥！

（二艾子、李招弟要往外走，被刺儿菜拦住。

高德旺　你干什么？（唱）
大家的意见最公道，
你别再糊涂，不饶不依！
艾子招弟你们自管走，
待会儿我送来被子与夹衣！

李招弟　（略有笑容地，唱）
谢谢大家帮助我，
心中温暖，我不再哭哭啼啼！
请你们好好地给我出气，
别教她母女占了便宜！

（二艾子与李招弟下。

薛玉莲　这两个娘们怎么处理？

高德旺　（唱）交给法院依法办，

人证物证咱们备齐。

要开大会，我就发动，

公审这虐待儿媳的坏东西。

王大妈　（软化，唱）

尊一声高村长不要生气，

也别开大会闹斗争。

从此我不再打招弟，

叫她好好作事情。

周　强　（唱）没有那个便宜事，

刘　祥　（唱）招弟怎说就怎行。

她有权利去改嫁，

不在王家受苦刑！

刺儿菜　（唱）妈妈何必多费话，

看他们怎样闹斗争！

咱们的媳妇咱们管教，

不许她改嫁，她就走不成！

薛玉莲　（唱）只有国法，没有家法，

以大压小行不通！

挨打的不能白挨打，

打人的有罪国法分明。

如今有了《婚姻法》，

父母儿女夫妻婆媳都要有感情。

谁也不准将谁打，

　　　　　　不准专制独自横行。
　　　　　　国是民主家也民主，
　　　　　　才能够人人快乐处处光明。

刺儿菜　（唱）你们有新法，我有旧理，
　　　　　　看咱们到底谁成谁不成！
　　　　　　大会上讲理我才不怕，
　　　　　　我的道理准保中听！
　　　　　　儿媳妇造反，硬要平等，
　　　　　　没有一个婆婆大姑子能赞成！

高德旺　（唱）咱们现在不必多争论，
　　　　　　人民审判最公平！

薛玉莲　（唱）人民审判最公正！

刘　祥
周　强　（唱）人民审判最公平！

——幕落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半月后，晴午。
地　点　王家的场院。
布　景　一道篱笆，后有枯柳、房子。左有草垛，右有磨盘。

〔幕启：王家母女受过公审，已被拘管。薛玉莲与二艾子陪伴着李招弟。二艾子去挑水，薛玉莲正帮着李招弟作针线活。李招弟脸上已有光彩，头上脚下都整整齐齐。

李招弟　（唱）薛大姐，薛大姐，我真欢喜！
薛玉莲　（唱）全村子为了你，谁不喜欢！
李招弟　（唱）我纳闷，我怎么忽然有了胆量，
　　敢当着那么多人去诉冤。
那天在公审大会上，（唱）
　　多少个人，多少对眼，
　　人山人海，听我发言！
　　我越伤心，也越勇敢，
　　手脚发颤，心可更坚。
　　我喊，台下也跟着喊，
　　台下男女哭红眼圈。
　　平日里我象个避猫鼠，

怎么忽然好象头顶了天？

薛玉莲　（唱）你要多多感谢共产党，
共产党叫咱们男女平权。
毛主席颁布了《婚姻法》，
从此后：男的爱女，女的爱男。
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
毛主席，共产党，教你有苦诉苦，有冤报冤。

李招弟　（唱）薛主任，那天有您作陪审，
妇女们给您鼓掌好大半天！
我也说话更有劲，
因为有您在旁边！

薛玉莲　（唱）你那天，说出了多少儿媳要说的话，
她们怎能不跟着高喊，举起了拳？
平日里，王家母女多么霸道，
那一天，会场上，她们一声不响，瘫了半边。
你婆婆判了徒刑一年半，
她低下头去，不敢看天。
刺儿菜徒刑二年整，
她好象风霜打过叶儿蔫。
一年半，二年，并不过火，
想一想，她们虐待你整七年！
台底下，多少婆婆心中有病手发颤，
多少丈夫低下头去暗打算盘。
我敢保，他们回家不象往日，
不再把儿媳、老婆当作垫脚的砖。

（二艾子挑水回来。）

李招弟 （唱）艾姐，不叫你去你偏去，
你的心真比水还甜！
艾姐，艾姐，我给你，（从针线笸箩中拿出一堆人民币来，接唱）
这是她们赔我治伤的钱。
买药才用了七八万，
剩下的送给你作盘缠。
自幼儿我没花过自己的钱一个，
我不懂怎用这么多钱！

二艾子 （唱）你应当留着自己用，（放下水桶）
买些花布作衣衫。

李招弟 （唱）我自幼儿穿惯旧衣袜，
不爱花花绿绿去乱穿。

二艾子 （唱）赶明个你跟周强行婚礼，
难道不做件新大衫？

李招弟 （唱）周强爱的是我有本事，
不爱我花枝招展打扮新鲜。
再一说，土地改革后有我的三亩地，
好好生产，我吃喝不完；
饿了有馍，渴了有水，
我想我不会用什么钱。

薛玉莲 （唱）二艾子不要，你留着好，
为增产，何不把农具肥料买齐全？

李招弟 （唱）薛大姐说得对，对，对！

受惯了虐待，我心里不会拐弯！（收回钱）
赶明儿我跟周强去，
两人共有八亩田，
多多的生产，拚命的干，
周强，招弟，样样争先！
艾姐，艾姐，告诉我，
什么时候大红花儿挂胸前？
虽然你们登过记，
跟舅舅不和，心里总不安。

二艾子　（唱）你的事情帮助了我，
他为你，检讨了自己，不再偷闲。
这几天，我舅舅用心研究《婚姻法》，
说起话来就是大半天！
公审大会的种种样样，
他一说起就没完。
劝得那厉害婆婆落了泪，
泼辣媳妇哭湿了脸半边。
他答应了婚姻可以自主，
见了刘祥，还亲热的让他抽袋烟。

李招弟　（唱）艾姐，艾姐，我有了好主意，
你我结婚在一天。

二艾子　（唱）咱们不摆席来不摆酒，
咱们出去作宣传。
我舅舅领头在前面走，
还有大姐薛玉莲；

我们两对新人拉着手，
一齐在村里绕一圈！
叫大家瞧瞧大家看，
自由婚姻是不是堂堂正正喜喜欢欢！

李招弟 （唱）对，对，对！我们一块儿结婚一块儿欢喜，到村子里去走一圈。

薛玉莲 （唱）这个办法想得好，
那一定是个好宣传。
宣传可不是一天的事，
必须要细水长流流不完。
第一件，你们夫妇要真和睦，
不吵不闹不把脸翻。
大家都看你们好，
才肯心服口服，解放青年。
第二件，夫妻比赛着搞生产，
可不单为自己有好吃穿；
公众的事儿领头儿干，
工作努力，计划周全。
第三件，有空儿就去学文化，
叫思想一天新一天；
可别说，自由婚姻我们为首，
别的事儿就不必再争先。
你们答应我这三件事，
咱们就结成中心小组，作宣传；
这一组好比是一眼井，

放水能浇几亩园。
全村的妇女都进步，
男女平等才不空谈；
全村的生产都搞好，
新社会才真是劳动当先。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你们愿意，咱们动手就干不拖延。

二艾子
李招弟 （唱）我们跟着大姐走，
走到天边也不怕难！

（周强、刘祥同上。

周　强　（唱）你们的话语说得好，
刘　祥　（唱）不怕隔墙有耳朵。
二艾子　你们偷听话儿，好没出息！
周　强　（唱）我们愿听这种话，
刘　祥　（唱）再听十遍也不嫌多！
周　强　（唱）你们成立中心组，
教育全村的姑娘、媳妇与婆婆。
我们男的来挑战，
带头的是我与祥哥。
薛玉莲　（唱）说说你们的好计划，
计划要好不须多。
周　强　（唱）今天不说别的事，
领头防旱是我们的活。
我们挨家挨户去细讲，

农闲人可不闲着！
冬天要是不下雪，
我们利用井与河；
去浇全村犁好的地，
好叫地湿土软活。
麦地浇水要有分寸，
防备冻冰，浇得别太多！
怎么浇田怎么用水，
定好计划不瞎摸。
军属烈属我们帮助，
先给他们把地豁。

刘　祥　（望看，指）看，她们回来了！

李招弟　谁？（望）

二艾子　王大妈，刺儿菜！招弟，别怕！

李招弟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我不怕！

（一位男同志押王家母女上，她们低着头，立住。大家相对无言片刻。）

薛玉莲　她们干吗……

一位同志　来取衣裳跟零用的东西。

薛玉莲　王大妈，你过来看看招弟！

（王大妈低头不语。）

薛玉莲　王大姐，你看看她！

（刺儿菜低头不动。）

薛玉莲　你们有话对招弟说吧？

王大妈　唉！招弟！（唱）

不是我心毒手又狠，
都因为：你是媳妇我是婆。
当年我也作媳妇，
见着婆母我也打哆嗦！
她怎待我，我怎待你，
这就叫：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我婆婆的婆婆也是那样，
媳妇都得受折磨。
招弟，招弟，别怨我，
你该怨，千年万代走成的辙！
我求你替我说说好话，
别叫我改造一年多！

薛玉莲 （唱）人民审判公道无比，
你要悔过，不要多说！
招弟吃了七年的苦，
判你年半还算多？
你说古代相传，婆婆都厉害，
怎不想如今是人民共和国？
老年的坏事都应当改，
好教家庭和睦人人快活。
问一声王大姐你怎么样？
你要有话赶快说！

喇儿菜不语。

薛玉莲 （唱）你自己吃了封建的苦，
不能自主，婚姻大事等着媒婆，

耽误了青春，你没嫁出去，
心中的委屈变作疯魔。
你不恨婚姻制度害了你，
反倒拿招弟出气，任意折磨。
我劝你，好好改造，好好悔过，
出来之后，还有希望好好活着！

刺儿菜 唉！我也后悔了，我要好好的改错儿！

薛玉莲 招弟，你有话说说吧？

李招弟 （走近婆婆，唱）

你们俩好好看着我，
不再害怕，不再软弱，我已经学会把理说！
毛主席，共产党，教我把头抬起，
我决不再含着眼泪受折磨！
毛主席的恩情大无比，
他老人家的《婚姻法》把我救活！
我不再守女儿寡，
喜爱谁嫁给谁不找媒婆！
我跟他一心一意搞生产，
大秋麦秋都要生产的多！
你们俩好好地去改过，
再见面，我盼望，你们也会老老实实下地去干活！

王大妈 （叹气）咳！

刺儿菜 妈，进去吧！

（押王家母女到院中。

〔高德旺上。

高德旺 （唱）我来告诉好招弟，
好好的休息，别再发愁。
王家母女今天押了走，
我给你道喜，得到自由！

李招弟 （唱）婆婆、大姑子回来了，
来取衣服，没敢抬头。
我不知怎么感谢你，
乐得我热泪往下流！
高伯伯，我再求您一件事，
艾姐姐的婚姻，请您点头！

高德旺 二艾子的事呀？哈！（唱）
他们已经登记过，
我怎能干涉，再犯错误不知羞？
我已经明白了《婚姻法》，
婚姻自主，我已经点了头。

二艾子
刘　祥 （唱）舅舅，我们佩服你，
思想改好，知道了什么叫婚姻自由。

周　强 （唱）高伯伯，我跟招弟怎么样？

高德旺 （唱）赶快去登记，不要害羞！

李招弟 （唱）我要和艾姐姐同在一天办喜事。

高德旺 （唱）给你们道喜，欢呼，鼓掌，我都带头！

〔欢笑，合唱：
再好没有《婚姻法》好，

男女平权，夫妻相爱，家庭和睦，谁也不结仇！
要紧，要紧，大家好好的搞生产，
拥护，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

——幕落·剧终

青 霞 丹 雪

（京　剧）

第　一　场

时　间　明嘉靖某年。
地　点　北京，严府。
人　物　路　楷（御史，丑扮）　严　喜（严府家院，小丑）
　　　　严世蕃（官居侍郎，但皆以小丞相呼之，抹白脸）

〔路楷上。
路　楷　（念）万般皆下品，
　　　　　　只有作官高！
　　　　来此已是严府，门上哪位在？
〔严喜上。
严　喜　（念）有人见丞相，
　　　　　　先得拿钱来！（伸手）
　　　　哪位？
路　楷　御史路楷，前来与小丞相问安！（递钱）
严　喜　原来是路大人，常来常往，何必多此一礼？（接钱）请吧，您来得正好，小丞相现在书房，闷闷不乐，您出个主意，给他解解闷吧！
路　楷　就烦通禀一声！
严　喜　随我来！

同入。

严　喜　有请大人！

严世蕃　（内嗽，上）何事？

严　喜　御史路楷大人前来问安。

严世蕃　请！（坐）

严　喜　大人有请！

路　楷　是！严大人，卑官路楷特来问安！（行礼）

严世蕃　路大人免礼，请坐！

路　楷　谢座！啊，适才严喜言道，少丞相么……

严世蕃　我官拜工部侍郎，什么少丞相呀？

路　楷　想严老丞相，辅佐当今万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感激不尽，故尔称丞相为老丞相，侍郎大人为小丞相，众望所归，万民爱戴，有何不可！

严世蕃　原来如此！（笑）哈哈哈！路大人，你来得正好。适才在书房之中，想起邹应龙、冯丹雪，与沈青霞之辈，结为一党，反抗严府，有些烦闷！

路　楷　严大人，那邹应龙而今因公离京，冯丹雪又守孝在济宁，剩下沈青霞一人，官小势孤，正好给他些好处，收在少丞相手下，不失为有用之人。

严世蕃　你想的甚好，但不知怎样安排呢？

路　楷　何不约几个官儿，有沈青霞在内，过府饮酒，一来为大人解闷，二来看看沈青霞的举止神色。

严世蕃　嗯！嗯！有些道理！还请哪几个官儿？那杨顺如何？

路　楷　杨顺杨大人既是老丞相的干儿，又与少丞相情投意合，正好请来饮酒！

严世蕃 还有呢？
路 楷 那马明如何？
严世蕃 那马明么，素不饮酒，约来何用？
路 楷 正因他不会饮酒，才好戏耍于他，给大家取笑。
严世蕃 所言甚是！严喜！
严 喜 有！
严世蕃 去请杨顺、马明、沈青霞三人过府饮酒，快去！
严 喜 遵命！（下）
严世蕃 路大人，你我到书房叙话，等他们来到，一同饮酒取乐。
路 楷 少丞相吩咐，卑官遵命！请！
严世蕃 正是：圣明天子贤臣保！
路 楷 严府威风比天高！
（同下。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片刻。

地　点　北京，沈宅。

人　物　沈　衮（沈青霞的次子，娃娃生）　沈　褒（沈青霞的三子，娃娃生）　沈夫人（沈青霞之妻，老旦）　沈青霞（锦衣卫经历，生扮）　沈小霞（沈青霞的长子，小生）严　喜

〔沈衮、沈褒上。

沈　衮
沈　褒　（唱）奸臣当道人愤恨。

〔沈夫人上。

沈夫人　（唱）想回家乡教儿孙！（坐）

儿呀，你父为何不在书房？

沈　衮　想是与我兄长出去散步。

沈夫人　儿呀，你父为人刚正，性如烈火，作了三任知县，真是“吏肃唯遵法，官清不爱钱”！因此得罪了富豪权贵，调到京师，贬作个小小的经历。他每日里，念，念的是这（指桌上）《出师表》；写，写的也是这《出师表》。每逢酒后，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必定仰天长叹，大骂那严家父子。叹！现而今

满朝文武都是严家的爪牙，倘若走漏了风声，那严家父子岂肯善罢甘休！

沈　衮
沈　褒　依母亲之见？

沈夫人　你们的兄长小霞现在要回家赴试，我想劝你爹爹，辞了官职，一同回乡耕种，少惹是非，岂不甚好？

沈　衮
沈　褒　爹爹一心报国，未必情愿！

沈夫人　儿呀！（唱二黄原板）
儿的父，官职小，空怀义愤。
那严家，收买了，文武群臣！
倒不如，回家去，耕田安稳；
有东邻，和西舍，俱是良民！
（沈青霞内嗽。琴声未断。）

沈　衮
沈　褒　爹爹回来了。

（沈青霞、沈小霞上。）

沈青霞　（唱）沈青霞，一穷儒，生平刚正。
恨只恨，招权纳贿、误国殃民、上欺天子、下压百姓的无耻奸臣！

沈　衮
沈　褒　参见爹爹，兄长！

沈青霞　（唱）你弟兄，也都要，言行忠信，
报国恩，日夜里，修武学文！

沈夫人　老爷请坐！

沈青霞　（唱）尊一声，夫人，有何议论？
莫不是，缺柴米，无有纹银？（坐）

沈夫人　老爷说哪里话来，为妻的知道省吃俭用，这家中之

事，请放宽心！

沈青霞 那么，来到书房，有何话讲？

沈夫人 老爷呀，你终日写这《出师表》，叫骂严嵩、严世蕃父子，万一走漏风声，定招大祸！

沈青霞 依夫人之见？

沈夫人 辞去官职，回到乡下，女织男耕，也落个逍遥自在！

沈青霞 啊，夫人，奸臣当道，专与正人作对，在这京城之中，与在乡下，一样受害，并无多少不同！

沈夫人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总要好上一些。

沈青霞 既使那样，也不过是保全性命于乱世，岂是那大丈夫的气魄！

沈夫人 要留在这里，老爷，也该小心一二！

沈青霞 夫人，你叫我怎样谨慎？那严氏父子，专横霸道，巴结他的高官得作，不受他收买的就是仇人，小心么也是枉然！常言说的好，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啊，夫人，请到后边休息去吧，我还要写完这一幅《出师表》。

沈夫人 唉！儿呀，好好伺候你父亲！（下）

沈青霞 儿呀，浓墨伺候！（写，唱西皮倒板）

奸臣当道国将丧，（接唱原板）

怎不叫天下人思慕忠良！

诸葛亮为国家心劳计广，

《出师表》振奋人心血泪文章。

鞠躬尽瘁志激壮，

死而后已正气长！

我青霞无功劳空把禄享，
写罢了不由人悲愤满腔！
〔严喜上。
严　喜　来此已是。门上有人吗？
沈青霞　门外有人，你前去观看。
沈小霞　是！门外何人？
严　喜　是我，严府来的！
沈小霞　随我来。启禀爹爹：严府派人前来求见。
沈青霞　叫他进来。
沈小霞　是！我家爹爹唤你。
严　喜　（傲慢地）参见沈大人！少丞相请大人过府饮宴。
沈青霞　啊？我与严侍郎素无来往，为何约我赴宴？
严　喜　那还不好吗？别人求还求之不得哪！
沈青霞　嗯，别人求之不得，我么……
严　喜　你必定喜出望外呀！
沈青霞　喜出望外么？（冷笑）哦，呵呵呵！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严　喜　早点来，少丞相可不惯等人！（下）
沈小霞
沈　衮　啊，爹爹，严府去得么？
沈　褒
沈青霞　嗯——我自有道理！啊，小霞，你去打点行李，急速回乡赴试。半路之中，若有机会，你应去见见邹应龙与冯丹雪二位伯伯，将朝中大事告诉他们。
沈小霞　遵命！那严府约请爹爹赴宴，爹爹要谨慎一二！

沈青霞　儿呀！（唱）

我与严家无来往，

约赴宴必无有好心肠。

邪不侵正儿等把心放，

我自会刀对刀来枪对枪！

（同下。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片刻。
地　点　严府。
人　物　严　喜　马　明（御史，边老生）　杨　顺（御史，二花脸）　路　楷　严世蕃　沈青霞　歌伎　（四或八人）

（幕开：台上已摆好席位，严喜坐在台口等候客人。
（马明、杨顺上。

马　明　（念）严府开酒筵。
杨　顺　（念）一醉两三天！
　　　　啊，马大人，未曾入府，我告诉你几句好话！
马　明　大人请讲！
杨　顺　想我杨顺，多蒙老函相收为义子，真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作官的秘诀么，一是多拜干爹，二是拚命搂钱。马大人，你要活泼一些，上司叫你奴才，你要高声答应；上司赏酒，就大碗地来喝，一饮而尽！
马　明　怎奈我不会饮酒！
杨　顺　会也要喝，不会也要喝，才是正理！啊，严喜，我的好朋友，我来的可太早了么？
严　喜　不早不晚，正是时候！请吧，老函相的干儿，少丞

相的义弟，我的杨大人！请吧！

杨　顺　严喜，我的老朋友，你讲的好！好！好！哦，哈哈哈……

（严喜引杨顺、马明入。

严　喜　启禀少丞相：杨大人、马大人到。

严世蕃　（内）有请！

（路楷引严世蕃上。

严世蕃　（唱西皮散板）

严府摆下了消闲酒筵，
消愁解闷酒当先。
美味珍馐歌女妖艳，
准能够打动那小穷官！（昂然入主座）

杨　顺　杨顺参见义兄，请受大礼！

严世蕃　义弟少礼！

杨　顺　见了干哥哥，又是少丞相，理当大礼参拜！（行礼）

马　明　参见严大人！

严世蕃　罢了，坐下！

马　明
杨　顺　谢座！

（杨顺与路楷同坐一席，马明坐一席。

路　楷　（看）怎么沈青霞还不来呀？

严　喜　我看看去！（出）

沈青霞　（内）走啊！（上，唱流水板）

来到了相府莫羞惭，
正人哪怕见奸官，

昂头阔步赴酒宴，
乘机会细端详那严世蕃！

严　喜　哎呀，沈大人，你好大的架子，来晚啦！
沈青霞　就烦通禀一声！
严　喜　随我进来。启禀少丞相：沈大人到。
严世蕃　嗯！
沈青霞　严大人，列位大人，这厢有礼！（坐马明旁）
严世蕃　列位大人，今日闲暇无事，特约列位前来饮酒取乐，必须开怀畅饮，杯杯要干，盏盏要尽！路大人，你来监酒，倘违酒令，罚他三大杯！
路　楷　得令！来，先干这一大杯！
（众饮。
严世蕃　好！严喜，斟上！再干这第二杯！
马　明　（有难色，又不敢拒绝）严大人……
严世蕃　不要多言！干这一杯！传唤歌伎，前来歌舞！
严　喜　是！歌伎们走上！
（四或八歌伎走上，行礼，舞蹈。马明已有醉意，离席，路楷推他，混在歌伎中，东摇西摆，严世蕃等大笑。沈青霞不忍睹，用力抑制怒气。舞蹈告一段落，歌伎结队急下。
严世蕃　马大人，再进一杯！
马　明　大、大、大人，下官不、不善饮酒，不能再吃了！
路　楷　吃了吧！不吃要罚三大杯！
马　明　吃不、不下去了！
严世蕃　（执杯离位，揪马明耳灌酒）我看你吃也不吃！哦，

哈哈哈……　（归位）

（众大笑。沈青霞不语。

马　明　（狼狈归席，伏桌上）吃、吃不下去了！

沈青霞　（怒形于色，持酒离席，唱）

官职大小品位差，

一样忠心报国家，

为什么大官敢把小官耍，

怒气难消我去灌他！

严大人，马大人已醉，不能回敬。下官替他还敬一大杯！

严世蕃　我也尽兴了！

沈青霞　严大人岂可自违酒令？来，来，来，我先尽这一杯！（饮，又斟满）这一杯么是大人的！

严世蕃　我赐你酒筵，休得放肆！

沈青霞　官大官小俱是朝廷恩赐，说我放肆，你就不该戏耍马大人！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马大人怎样喝的，我也怎样回敬！（灌严世蕃酒，摔杯）告辞！

严世蕃　回来！

沈青霞　有何话讲？

严世蕃　沈青霞！你可知我严府的厉害？

沈青露　岂有不知之理！你父子谗害忠良，引用奸佞，恃宠贪权，罪恶如山。我要把这欺君误国之罪，奏明圣上！你有何话讲，请到天子面前与我对质！（唱）

我有忠心你有权，

正人原不怕高官，

你我朝中去相见，
谁是谁非质青天！(下)

严世蕃 反了哇，反了！(唱)
好一个大胆小狗官，
揪着耳朵灌我严世蕃，
忙传校尉将他赶……

路 楷 且慢！

严世蕃 啊？(唱)
路楷如何把我拦？

路 楷 请大人息怒，听卑官一言。

严世蕃 有话快讲！

路 楷 大人若派校尉捉拿沈青霞，他乃一名士，又是邹应龙、冯丹雪等的一党，恐有不便！

严世蕃 依你之见？

路 楷 明争不如暗斗，等他参奏之后，我反奏一本，定他个诽谤大臣、沽名钓誉之罪，在朝廷上重责一百，然后发往边疆为民，永不叙用，岂不削减了一个对头？

严世蕃 发往边疆，尚难解我心头之恨！

路 楷 现今宣府都督出缺，大人为何不派个心腹之人接任，把沈青霞发到那里，相机杀掉，人不知鬼不觉，岂不甚好？

杨 顺 义兄啊，就派小弟去镇守宣府，必把沈青霞的人头送来献礼！

路 楷 严大人，若派下官与杨大人同往，必能助他一臂之力，结果那沈青霞！

严世蕃　待我与老丞相商议，派你二人前去。
杨　顺　义兄啊，你是我的重生父母！（叩谢）
路　楷　是下官再造爹娘！（叩谢）
杨　顺　到了任所，我每月必奉上千两黄金！
路　楷　下官也必有孝敬！
严世蕃　路大人，你早些打点本章，参奏沈青霞！
路　楷　遵命！
严世蕃　嘿！刚才之事真是从何说起！
严　喜　少丞相，这个醉鬼怎办？（指马明——仍伏案睡）
严世蕃　将他轰了出去！（下）
严　喜　（推马明出去）滚你妈的吧！（下）
　　（幕闭。

第　四　场

时　间　前场后两月余。
地　点　保安——宣府所属。
人　物　贾　石（农民，生）　赵　四（农民，二花脸）

（贾石持锄上。
贾　石　（唱）每日田间忙耕种，
不知朝中大事情。（锄地）
（赵四上。
赵　四　（念）城中去探亲，
消息动人心！
贾　石　赵四弟，你回来了？城中有何消息？
赵　四　贾石哥，城中听到些消息，只是又可喜，又可恨！
贾　石　为什么可喜？
赵　四　闻听人言，京中有一位沈青霞，官职不大，却敢参奏了严家父子十大罪状！你道可喜不可喜？
贾　石　那沈公赤胆忠心，令人钦佩，却为何又可恨呢？
赵　四　那严家走狗、御史路楷反奏一本，说沈公诬告大臣，朝廷大怒，廷杖一百，发往边疆为民，岂不可恨？
贾　石　全无是非，真乃可恨！但不知发往哪里？
赵　四　那可不清楚！

贾　石　但愿发到保安这里，你我若能得见忠良，真乃三生有幸！

赵　四　哪能那样巧呢！

贾　石　倘若天随人愿，沈公来到此处，我必好好伺候忠良！

赵　四　说得好！看天色不早，收活回家去吧？

贾　石　你我一同回去。正是：朝中有奸臣，

赵　四　苦害好人民。

（同下。

第　五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
地　点　保安。
人　物　沈　衮　沈　褒　沈夫人　沈青霞　杨　顺　路
　　　　楷四校尉　四兵　掌旗兵　贾　石

众　人　（内）走啊！
　　　　（沈衮、沈褒各负行李，引沈夫人、沈青霞上。
沈　衮
沈　褒　（唱二黄三眼板）
　　　　　到保安，无亲友，
沈夫人　（唱）家乡遥远！
沈青霞　夫人哪，国将不存，还说什么家呀！
沈夫人　（唱）恨只恨，那奸臣，
沈　衮
沈　褒　（唱）无法无天！
沈青霞　夫人，吾儿！（唱）
　　　　　一家人，休流泪，英雄有胆！
　　　　　我参奏，贼父子，义正词严。
　　　　　为奏本，受苦刑，心甘情愿；
　　　　　为奏本，发往边疆，正气冲天。

　　　　我的儿，与夫人，切莫哀叹，
　　　　我沈某，战胜了，严贼世蕃！

沈夫人　啊，老爷，适才到县衙交了文书，怎奈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住处，你怎还说战胜了严家呢？

沈青霞　夫人，你看，是我怕了严家呢？还是严家怕了我呢？

沈夫人　这个……

沈青霞　那廷杖一百，我自幼习武，忍受得住，既未打死，也未打怕。那严家呢，为了我这个小官上本，就大惊小怪起来，责打之后，还要赶出京城，发到这里为民。我理直气壮，一路之上，众百姓都为我不平，痛骂奸党，岂不是我战胜了严家么？

沈夫人　唉！话虽如此，只恐那严家还另有奸计，谋害老爷！

沈青霞　那就好！四海之间有的是忠义之士，他害我一人，却惹起万民的公愤！

沈　衮　啊，爹爹，天已不早，该去寻个安身之处才是！

沈青霞　如此向前赶路者！（唱）

　　　　一家人急忙忙朝前赶！

杨　顺　（内）嘟！趱行者！

（四兵捧刀开路，后随四校尉，杨顺、路楷骑马急上。杨身后随掌旗兵，旗上写：宣府都督杨。沈家打背躬。

杨　顺　（笑）啊哈，啊哈，啊哈……！

（杨顺、路楷、掌旗兵、四校尉、四兵下。

沈夫人　老爷，这是何人？

沈青霞　哎呀夫人哪！（唱）

那就是杨顺、路楷二狗官！

沈衮
沈褒 哎呀，爹爹呀！莫非那杨顺升了宣府都督，来与爹爹作对？

沈青霞 嗯！保安正属宣府所管！

沈夫人 不好了！（唱）

见杨顺，作都督，魂儿吓断！
一家人，难再见头上青天！
我哭一声，老爷呀，啊……娇儿呀！

（贾石闻声上。

贾石 何人在此啼哭？

沈青霞 天色不早，尚无住处，因此啼哭。

贾石 此地非讲话之所，请到里面一叙。

沈青霞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贾石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请！

（众入。贾石让座，沈青霞、沈夫人坐，贾石亦坐。沈衮、沈褒侍立。

贾石 请问高姓大名？因何至此？

沈青霞 我乃沈青霞。

贾石 啊？莫非就是那参奏严嵩父子的沈青霞沈公么？

沈青霞 正是！

贾石 沈公在上，受我一拜！（拜）

沈青霞 为何如此？

贾石 想那严嵩父子，误国害民，人所痛恨！沈公忠心为国，焉有不拜之理！

沈青霞　我也有一礼！
贾　石　这是沈夫人么？
沈青霞　正是！
沈夫人　冒造贵府，望祈海涵！
沈青霞　请问尊姓大名？
贾　石　在下姓贾名石，世代务农，祖居此处。
沈青霞　沈衮、沈褒见过贾叔父！
沈　衮
沈　褒　参见叔父！
贾　石　这厢还礼！
沈青霞　适才到县衙办了手续，怎奈人地生疏，找不到住处，你若肯相助，代寻房屋数间，感谢不尽！
贾　石　沈公，如不嫌弃，就住在这里如何？
沈青霞　怎好打扰！
贾　石　啊，沈公，我家里人口不多，岳父家离此只有半里之遥，我搬到那里，把这几间茅舍让与沈公就是。
沈青霞　如此慷慨，何以为报？
贾　石　说什么何以为报！忠臣义士，人人敬爱。请到后边，见过家小！
沈青霞　正要拜见尊嫂！
贾　石　请！（唱）

见忠良，我心中，欢喜无限！（下）

沈青霞　（唱）在异乡，得温暖，气爽心安！
（众同下。

第　六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

地　点　保安郊外。

人　物　群众若干人（有老有少，多数是男的。女的系看热闹的二三小姑娘）　密　探　贾　石　沈　衮　沈　褒　沈青霞　赵　四

〔乡民甲执锣上。

乡民甲　（念）习文心里亮，
　　　　　　练武身体强。

乡亲们，今日沈公教我们武艺，不忙活儿的都来呀！

〔姑娘甲上。

姑娘甲　爷爷，我来打锣！

〔乡民乙上。

姑娘甲　你也来了？

乡民乙　来了！昨天忙，没能来！昨天你们干什么来着？

乡民甲　昨天沈先生给大家伙儿讲了……

姑娘甲　《出师表》，爷爷！

乡民甲　对《出师表》！讲的真好！

姑娘甲　讲到“汉贼不两立”呀，沈先生落了泪！

乡民乙　谁是汉？谁是贼？咱们是明朝的人哪？

姑娘甲　那是个比方，贼指的是曹操，沈先生拿严嵩比作曹操！

乡民乙　今天还讲不讲呢？

乡民甲　今天沈先生教咱们武艺。明天再讲《出师表》。这叫作单日习文，双日习武。

乡民乙　好！好！好！咱们这边疆的地方，大股土匪时常来抢咱们的牲口、钱财、粮食，日子真难过啊！

乡民甲　是呀，那官兵，见强盗来了，就藏起去。等强盗走了，才敢露头，跟咱们要吃要喝又要钱！咱们自己要是能拿刀拿枪，抵挡强盗，打败他们一回，下次准保不敢再来，强盗都是软的欺硬的怕呀。

乡民乙　老大爷，说的对！我一定好好地练功夫！

〔群众持刀枪上。中有两个小姑娘。贾石、沈衮、沈褒一手拿一草人上。草人的胸部有红圈，象箭靶子。

乡民乙　贾大哥，拿着的是什么呀？

〔密探暗上，混入群众。

贾　石　练习射箭的靶子。（众围看）

乡民甲　箭靶子干嘛用草人呢？

贾　石　沈先生言道，这是三个奸臣，叫我们天天向他们射箭！

乡民乙　哪三个奸臣？

贾　石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一个是（四望）严嵩！

姑娘乙　还应当添上个严世蕃！害沈先生的不就是他吗？

贾　石　小姑娘说的好！我想，这一个既当严嵩，又当严世蕃，也就是了。啊，来把箭靶安好！

〔乡民接过草人。〕

沈　衮　我等先练习刀枪！

〔沈衮、沈褒舞刀，乡民耍枪。〕

贾　石　有请沈先生！

沈青霞　（内）来也！

〔沈青霞轻装箭衣上。〕

沈青霞　（唱西皮）

习文学武心身健；

尊一声（施礼）父老听我言：

抡枪舞棒学弓箭，

自卫家乡不求官！

父老兄弟请了！

众　请了！

沈青霞　今日国弱民贫，边疆不安，我等须要能文能武，保卫家乡！

众　沈公费心，我等愿意学习！

沈青霞　好！张伯伯，你年岁高了，就请击鼓助威。

乡民甲　对！我眼神不行了，射不了箭，就击鼓吧！（立于鼓后）

沈青霞　中年的弟兄，练习枪刀如何？

众中年　我等愿意！

沈青霞　如此，站成一队！

众中年　是！（站成一队）

沈青霞　年轻的先学射箭，也自成一队！

众青年　遵命！（列成一队）

沈青霞　你们这些小姑娘呢？
众姑娘　也愿练习！
沈青霞　好！要回家禀明父母为是！
众姑娘　对！我们就回家去说！（跳跃而下）
沈青露　妙啊！叫这村庄出些女英雄吧！啊，哈哈哈……！弓箭伺候！（唱）
　　英雄义士永留芳，
　　奸臣遗臭万代长。
　　满腔义愤射奸相……　（射）
乡民甲　（击鼓）好箭法，正中红心！
（密探溜下。）
沈青霞　我射的不是红心，是奸臣的黑心！沈衮儿，你来射这第二个奸臣！要射中他的心！
沈　衮　遵命！（唱）
　　秦桧之罪万死难偿！
乡民甲　（击鼓）好箭法，又中红心！
沈　衮　爹爹，待我射中严嵩老儿！（唱）
　　严嵩老贼难逃法网！（射）
乡民甲　（击鼓）好箭法，也中红心！
沈青霞　好啊！（唱）
　　箭箭穿心灭豺狼！
（赵四跑上。）
赵　四　沈先生，大事不好了！
沈青霞　何事惊慌？
赵　四　适才到城中有事，闻听人言，大股强盗攻破了数县。

那杨都督按兵不动，这便如何是好？

沈青霞 竟有此事！列位呀，强盗袭来，官兵无用，我等必须日夜操演，贼人不来便罢，如若敢来，我们要杀他个落花流水！

众 喳！

〔同下。

第 七 场

时　间　前场同日。
地　点　宣府都督府。
人　物　杨　顺　路　楷　密　探　报　子　中　军　四将
　　　　四兵　四校尉　难民（若干人）

〔路楷捧剑上。
路　楷　（念）恩赐上方剑。
〔杨顺上。
杨　顺　（念）杀人不留情！
〔同坐。
杨　顺　恭喜路兄，官升巡按，恩赐上方剑，好不威风！
路　楷　上感严丞相提拔之恩，又承杨兄相助的厚意，有这上方宝剑在手，我等要杀出个样儿来，以报严府的大恩大德！
〔密探急上。
密　探　（念）探得机密事，
　　　　　　报与大人知！
　　　　参见大人！
杨　顺　命你暗查沈青霞，有何动静？
密　探　他在保安郊外，每日聚集百姓，习文练武，想必是

要造反！

杨　顺　啊！

路　楷　往下讲！

密　探　他在广场之上，设立三个草人，当作箭靶子。

杨　顺　却是为何？

密　探　那三个草人，各有名姓。

杨　顺　嗯！

路　楷　往下讲！

密　探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还有一个，小人不敢禀告！

杨　顺　你且讲来，恕你无罪！

密　探　那第三个草人，就是当朝的严丞相！

杨　顺　你待怎讲？

密　探　就是严丞相！

杨　顺　喳，喳，喳，哇呀呀呀！（唱）

可恨青霞太猖狂，

叫他自作自遭殃，

先斩后奏不冤枉！

〔路楷作手势，密探下。

〔报子上。

报　子　报！

杨　顺　报道何事？

报　子　大股强盗看看杀到府城来了！

杨　顺　再探！

报　子　得令！（下）

杨　顺　(唱) 强盗杀来我心慌！
　　　　哎呀，路兄啊！强盗抢州就叫他抢州，夺县就叫他夺县，我等可以置之不理。怎奈眼看杀到府城，你我性命难保，如何是好？
路　楷　杨兄不必惊慌！紧闭城门，多派兵丁把守，料也无妨！
杨　顺　倘若攻破城池呢？
路　楷　你我急速打点金银财宝，贼人攻破西门，我们往东跑；攻破北门，我们往南跑。正是：都督前边跑，巡按后面跟，不管别的事，只管金与银！
杨　顺　好妙计！哦，哈哈哈！
　　　　(报子上。
报　子　报！
杨　顺　又报何事？快讲！
报　子　贼人把关厢烧抢一空，呼啸而去！
杨　顺　怎么？他们烧抢了关厢，就跑了么？
报　子　正是！
杨　顺　待我谢天谢地！
路　楷　当谢天地！
杨　顺　报子有功，下面领赏！
报　子　谢都督！(下)
杨　顺　城已解围，你我理当传歌伎，摆酒席，开庆功大宴！
路　楷　怎奈你我还未立功呢！
杨　顺　那贼寇不战而退，分明惧怕你我，难道不是一功么？
路　楷　都督，若欲报功，必须杀几个贼寇，献上人头，才

是真凭实据！

杨　顺　那贼寇岂是好惹的?我若去追杀，万一杀贼不成，反送了我的老命，如何是好？

路　楷　我倒有一计在此。

杨　顺　请讲！请讲！

路　楷　都督点动人马，出城追杀贼寇，倘无贼寇，就杀他几个逃难的老百姓，砍下人头，当作贼寇首级，送往严府，报捷请功。都督啊，恭喜恭喜，都督又要高升了！

〔中军上。

杨　顺　真乃妙计！请到后面休息！

路　楷　是！(下)

杨　顺　中军，吩咐军士们走上！

中　军　都督有令，军士们走上！

〔四兵、四校尉上。

杨　顺　军士们，迎敌去者！

众　兵　嗻！(出城)

〔众难民上。

难民甲　(念）边疆不静百姓惨！

难民乙　(念）家破人亡苦难言！

难民甲　唉！真是叫天天不语，呼地地不应啊！看，城门开了，莫非官儿出来放赈？

难民乙　不是放赈的，是官兵！

难民甲　想是追杀贼寇。那也好，咱们可以跟着官兵回到家乡去了！

难民乙　对！咱们闪在一旁，等官兵过去，咱们远远地跟着。

杨　顺　人马列开！

众　兵　嗻！

杨　顺　　！胆大贼寇，竟敢造反，该当何罪！

众难民　老爷，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

杨　顺　一派胡言，杀！

〔兵杀民，难民哭喊，有的被杀，有的逃走。

杨　顺　众将官，将首级悬挂城楼，示众三日。三日之后，飞送京师报捷，不得有误！收兵！

〔众进城下。

第　八　场

时　间　前场夜晚。

地　点　宣府城。

人　物　沈　衮　沈　褒　沈青霞　群众若干人　贾　石
　　　　杨　顺　路　楷　中　军　校尉与兵丁

沈青霞　（内）父老，兄弟！（唱二黄倒板）
　　　　　　恨奸臣杀百姓天怒人怨！
　　　　（沈褒捧酒，与沈衮引沈青霞上，群众后随。）

沈青霞　父老，兄弟，屈死的人哪！
　　　　（众随哭。）

沈青霞　（唱回龙）
　　　　　　为逃生，反落得，首级高悬！（唱反调原板）
　　　　　　恨杨顺，冒功劳，比狼阴险；
　　　　　　灭天良，杀平民，为了升官。
　　　　　　众百姓，扶老携幼，来逃难；
　　　　　　原为是，贼退后，生返家园。
　　　　　　不料想，大都督，刀光闪闪；
　　　　　　不杀贼，只杀民，无法无天！
　　　　　　叫一声，屈死的，冤魂莫散；
　　　　　　千人哭，万人愤，誓雪奇冤！

　　我要到，都督府，把理来辩，把理来辩！

〔沈青霞同众拜奠。

沈青霞　（唱）杀尽了，贪官污吏，重见青天！

沈衮、沈褒，为父要到都督府与奸官辩理，你等回去，好好侍奉母亲。

沈　衮
沈　褒　儿等愿随爹爹一同前去！

贾　石
众　沈先生切莫独自前往！（拦阻）

〔官兵上，欲捉大家。沈青霞挺身而出。

沈青霞　你们要捉，就来捉我，我正要与奸官辩理！走！

〔沈青霞随兵下。沈衮、沈褒与群众拦阻，沈青霞已下。

沈衮、沈褒、群众与兵开打。百姓无武器，抵挡不住。

沈衮战死。贾石扯沈褒下。群众有伤亡，败下。

〔四兵、四校尉、中军引杨顺、路楷急升帐。

杨　顺　校尉的！

四校尉　有！

杨　顺　今日升帐，非同小可！你们要个个刀出鞘，人人喝虎威！传沈青霞！

〔四校尉喊堂威。

中　军　将沈青霞押了上来！

〔二兵下引沈青霞上。

沈青霞　（唱）哭人头愤怒满胸膛，

　　再与奸官辩一场，

　　　　杀身也要把理讲，
　　　　百姓含冤天日无光！

杨　顺　嘟，沈青霞，你可知罪？

沈青霞　我何罪之有？

杨　顺　我来问你：贼寇杀至城外，我出兵迎战，杀死贼寇多名，你为何集聚乡民，奠祭匪徒？

路　楷　分明是勾结匪帮，背叛朝廷！

沈青霞　呀，呀，呸！尔等敌来不敢交锋，使数县人民，困苦流离，人亡家破，已是罪重如山；却又屠杀逃难的百姓，假造捷报，欺君害民，千古奇冤，万民共愤！你一人功名事小，百姓生命事大，你竟以良民鲜血，去贪功邀赏，天理何在，于心何忍？
　　（唱）那强盗并未把人伤，
　　　　抢些财宝与牛羊，
　　　　你杀百姓天良丧，
　　　　真乃匪盗比官强！

杨　顺　啊！（唱）
　　　　青霞说话太狂妄，
　　　　敢说匪盗比官强！
　　　　人来与爷将他绑！

四校尉　嗻！
　　〔二校尉欲绑沈青霞。

沈青霞　我看哪个敢绑？（昂然立定）
　　〔二校尉不敢上前。

沈青霞　（唱）我不怕死怕的是国亡！

有道是忠臣不怕死，
怕死焉能作忠良！（大笑）
走！（下）

二校尉　走！（随下）
（内鸣鼓，斩首，二校尉持人头上，呈验。

杨　顺　将沈青霞人头送到严府！军士们退下！
（四兵、四校尉下。

杨　顺　路兄，斩了沈青霞，杀了沈衮，大患已除，我等可以高枕无忧了！

路　楷　都督，沈褒逃走，沈小霞在家，剪草不除根，必为后患！

杨　顺　一不作，二不休，要杀就杀个干干净净！待我派人搜索沈褒，再派人前去捉拿沈小霞便了！后堂摆宴，一同畅饮！
（同下。

第　九　场

时　间　沈青霞被杀后三月。

地　点　绍兴沈家。

人　物　张　千（杨顺差官，丑）　李　万（杨顺差官，丑）　沈小霞　沈娘子（沈小霞妻，正旦）

〔张千、李万上。

张　千　（念）有个沈青霞，都督把他杀。

李　万　（念）去到绍兴府，去把小霞拿。

张　千　兄弟，奉了杨都督之命，前往绍兴，捉拿沈青霞的大儿子沈小霞，这趟差事可够苦的！

李　万　咱们苦啊，我看沈家更苦！

张　千　你怎么替犯人说话呀？

李　万　人嘛多少得有点良心！你看，沈青霞是个清官，连二儿子也叫杨都督给杀了。这还不够，又叫咱们到绍兴捉拿他的长子沈小霞，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张　千　你不知道啊，那沈小霞是个秀才，在绍兴府有点名声。他听说父亲和一个弟弟都被杀了，还不想报仇吗？都督还嘱咐了咱们，叫咱们见机而行，中途上害了他，回去必有重赏。你要这样替他难过，不肯下手，回去怎么讨赏啊？

李 万 唉！我实在不高兴作这伤天害理的事！

张 千 这是公事，怎么说伤天害理呢？来此已是绍兴地面，你我去到府衙投文，然后就去捉拿沈小霞。你可得精神着点，别这么垂头丧气的！现在苦点，回去就阔起来了！

李 万 走吧！正是：既然作狗腿，

张 千 怎能不咬人！

〔同下。

〔二道幕开：桌上摆好灵牌、香、烛。沈小霞、沈娘子孝服上，燃烛、上香，拜。

沈小霞 爹爹！兄弟！爹爹呀……

〔沈小霞、沈娘子同哭。

沈小霞 （唱反调慢板）

叹爹爹，与兄弟，身受奇冤！

沈娘子 （唱）邪气升，正气落，杀害清官！

沈小霞 （唱）老娘亲，在何方，孤身避难？

沈娘子 （唱）难道说，抬头望，无有青天？

沈小霞 （唱）难道说，不报仇，只把天怨？

难道说，夫妻们，怕死求全？

沈娘子 （唱）血海仇，定要报，不辞艰险，

你有心，我有胆，同去伸冤！

沈小霞 （唱）老爹爹，是忠臣，儿是好汉。

沈娘子 （唱）为媳的，也不怕，血海刀山！

沈小霞 （唱）叫娘子，急忙去，行囊打点。

沈娘子 （唱）为雪恨，舍弃了故土家园！

沈小霞　啊，娘子，我倒有一计在此。
沈娘子　有何妙计？
沈小霞　那奸贼杀害爹爹，分明是削弱朝中清官的力量，你我何不先到济宁，与冯丹雪伯伯共商妙策，为父亲报仇雪恨？
沈娘子　此计甚好！待我打点打点，即刻启程。（下）
〔张千、李万上。
张　千　来此已是。（入）你可是沈小霞？
沈小霞　正是！
张　千　（乘沈小霞不备，上锁）官司你打了吧！
沈小霞　（惊异）啊？为何将我锁上？
张　千　有公文在此，拿你到宣府严讯！
沈小霞　莫非那杨顺狗官，派你前来的？
张　千　正是杨都督派我们来的！
沈小霞　我身得何罪？
张　千　那，你跟杨都督说去，我管不着！
沈小霞　我有功名，你锁我不得！
张　千　秀才呀？早革掉啦，也有公事！
沈小霞　（唱）赃官作事真阴险，
赶尽杀绝无法无天，
急忙便把娘子唤！
娘子快来！
〔沈娘子提小包上。
沈娘子　（唱）哪里来的这二差官！
问相公因何故项带铁链？

沈小霞 那杨顺派人捉我来了！
沈娘子 （唱）听一语不由我愤怒难言！
那杨顺比豺狼还更阴险，
此一去难指望能够生还！
啊，差官，我愿与秀才一同前往！
张 千 我拿的是他，与你不相干！
沈娘子 这位差官，秀才一人前去，我放心不下，我一人在家，秀才也必罣念！不如我随了他去，一路之上，也好照管茶饭，省得二位分心！
李 万 我看，这位娘子说的也有点理。
张 千 有理没理的，不象官事呀！你几儿看见过犯人带家眷的？
沈娘子 就行个方便吧！
张 千 行方便？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懂得行方便！
沈娘子 啊，差官，我这里有纹银一锭，请先收下。在半途之中，我们还有亲友，讨些银钱，送与二位使用。
张 千 这倒还象句话。好，就走吧！
沈小霞 走！
张 千 不走也得行啊！
（同下。

第 十 场

时　间　前场后半月。
地　点　济宁州。
人　物　张　千　李　万　沈娘子　沈小霞　冯丹雪（在籍守孝侍郎，生）　老院子　柱　儿（小生）

〔张千、李万引沈小霞、沈娘子上。
沈小霞　（唱）过青山望白云仰天浩叹！
沈娘子　（唱）走得我力尽筋疲两腿酸。
沈小霞　（唱）看前面绿阴阴松林一片，
沈娘子　（唱）休息片刻在大道边。
张　千　（念）你们的事，真难办，
没见过犯人起解带家眷！
他一会儿要喝水，
你一会儿要吃饭。
磨磨蹭蹭没有完，
简直是成心误期限！（欲打沈小霞）
〔沈小霞要还击。
李　万　（念）走上前，忙解劝，
不要翻脸，商量着办！
张　千　（念）这趟差事路途远，

为省盘川应当把路赶，
他们两人又没钱，
中途路上没吃没喝谁来管！

李　万　（念）我去说，我去办：
你们瞧，济宁州就在前面，
赶到城里好打尖，
走不动了就住店。
何必休息在道边，
去到城里多方便！

沈娘子　（唱）他道州城已不远，
计上心头暗喜欢！
只要那冯公仗义解危难，
我不怕困苦与颠连，
金蝉脱壳将他骗。（向沈小霞示意）

沈小霞　（唱）挣开铁锁报仇冤！

沈娘子　啊，差官！我倒想起来了，济宁城内有位冯侍郎。

张　千　冯丹雪侍郎？我知道！一进南门大街，路西的大红门就是冯宅。

沈娘子　他是我家好友。我想叫秀才前去借些银两，大家使用，岂不甚好？

张　千　要借多少呢？

沈娘子　多者五百两，少者二百两。

张　千　准能借到吗？

沈娘子　那冯侍郎仗义疏财，定能借到。

张　千　可有一节，犯人不能随便去看亲友啊！

沈娘子　银两借到，全数交与差官，买些好酒好饭！
张　千　嗯！你们俩谁去呢？
沈娘子　秀才前去。那冯侍郎乃是秀才父亲的朋友啊。
张　千　李头，你看去得去不得？
沈娘子　啊，张差官，你随秀才前去；李差官与我找一小店等候，万无一失！
李　万　这样很好，就走吧！
张　千　你同秀才娘子到关厢达顺店等我们吧。嗨，秀才，你真能借到银两吗？
沈小霞　定能借到，走啊！（弄锁链示意）
沈娘子　秀才，那冯伯伯见你项带王法，定说你行为不正，岂肯借钱与你呢？
沈小霞　这个……
李　万　我看就暂且摘下来吧！
沈小霞　朝廷王法岂可随便去掉？唉！不必借钱去了！
沈娘子　若是不去，哪能得到银两，大家花用呢？张差官，你看呢？
张　千　豁出去了，就先摘下来吧！（替沈小霞去锁链）
沈小霞　多谢差官，走啊！（下）
沈娘子　啊，张差官，万一冯侍郎款待酒饭，你要催促于他，快快回来，免得我在店中不放心啊！
张　千　那个自然！李头儿，你可好好地看着她！
沈娘子　张差官，有李差官看着我，不会出一点差错！
张　千　好！嗨，秀才，你等等！（追下）
沈娘子　李差官，我们也走吧！

（唱）但愿得沈秀才随机应变，

见了那冯伯伯共报仇冤！

〔同下。

沈小霞　（内唱倒板）

似鱼儿冲破了千层密网。

〔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跑几步跌一跤意乱心慌！

汗如浆来到了冯家门上！

〔院子上。

院　子　你是干什么的？

沈小霞　求见冯伯父！

院　子　你等等！你等等！（拦阻）

〔冯丹雪上。

冯丹雪　何人争吵？

（唱）问贤侄因何故这样慌张？

沈小霞　后面有差人追赶！

冯丹雪　关了大门！

〔院子急下。

冯丹雪　随我来！（同沈小霞入内）

沈小霞　伯父哇！（跪）

冯丹雪　（唱）贤侄你，忍悲痛，快把话讲！

免得我，年迈人，乱猜乱想，失去了主张！

沈小霞　（唱）我的父遭陷害边关命丧，

那沈衮好同胞刀下身亡！

杨顺贼派人来将我锁上，

与我妻定巧计半路脱身，来寻伯父，搭救小侄，
逃出罗网，待时机血债清偿！

冯丹雪 （唱）闻此言不由我怒火千丈，
沈青霞大忠良有此下场！
贤侄你放宽心兵来将挡，
有什么塌天祸老夫承当！
贤侄，你且在这里藏身，切莫悲痛！

沈小霞 恐怕连累伯父！

冯丹雪 哎！说什么连累不连累！你父被害，并非只因私仇，乃是朝里忠奸之争，我焉肯袖手旁观！家院走上！

〔院子上。

院　子 唤我何事？

冯丹雪 附耳过来……

院　子 是是是！（下）

冯丹雪 贤侄，随我来！

〔同下。

〔张千急上。

张　千 这下子可糟了，城里人多车马多，三闪两闪，会把犯人走丢了！有咧，他反正是去找冯侍郎，就此追上前去。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吗？

〔院子上。

院　子 何人在此喧哗？

张　千 老头儿，你们这儿刚才来了个姓沈的没有？

院　子 什么姓沈的呀？全然不知，全然不晓！（要进去）

张 千 你等等！是个穿青衣服的，年轻人。

院 子 噢，穿青衣的？年轻人？

张 千 对了！他进去啦？

院 子 嗯！他进去了。

张 千 你叫他出来！

院 子 我家主人的朋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怎敢催促！

张 千 老头儿，你去叫他一声，我请你喝酒！

院 子 午饭已过，晚饭未到，酒么，不喝！（要走）

张 千 你忙什么呀？我还有话说！

院 子 你可知道这是冯侍郎的宅院，在这里高声喊叫，罗哩罗唆，成何体统！下站！下站！（入内，下）

张 千 嘿！真来得邪门呀！有咧，反正犯人在里边哪，我给他个死等！

（柱儿穿青衣上，出门。

张 千 沈小霞！（急锁上）

柱 儿 干什么？

张 千 哟！不是呀！（急去铁链）对不起！

（柱儿下。

张 千 嗨，老头儿，出来！

（院子上。

院 子 你又嚷什么？

张 千 你说有个穿青衣的，他出去了，不是我要的人，白耽误了我的工夫！

院 子 他是我家的舅爷。你的人么，你自己为何不看好？跟

我要人，我既不吃官家的饭，管不着呀！（要进去）

张　千　你等等！我就跟你要人，没有不行！他是要犯！

院　子　要“饭”么，别处去要，干我何事！（入，下）

张　千　（随入）嗨，有个犯人，名叫沈小霞，在这儿没有？

（冯丹雪上。

冯丹雪　何人在此喧嚷？

张　千　冯老爷在上，小的奉宣府都督之命，到绍兴拿得要犯沈小霞，经过贵府，他要来拜望。可是，一进去就不出来了，望乞老爷开恩，放他出来，也好趱路。

冯丹雪　你说的是哪个沈小霞啊？

张　千　就是沈青霞的少爷。

冯丹雪　你待怎讲？

张　千　沈青霞的少爷，沈小霞。

冯丹雪　（扯住张千）走！跟我来！

张　千　上哪儿去？

冯丹雪　去到官府，我告你个诬赖好人，敲诈钱财之罪！

张　千　我没有诬赖好人，也没敲诈！

冯丹雪　想那沈小霞既是要犯，又是沈青霞之子，我焉敢与他来往！那沈青霞乃是严府的仇人，人人尽知，我怎敢隐藏他的儿子呢？这要是被人听见，我冯丹雪岂不成了沈青霞一党，开罪严府，那还了得？你分明是敲诈钱财来了，好，好，好，我与你去见州官，把话说个明明白白！

（扯着张千走）

张　千　老爷，老爷，小人不敢！

冯丹雪 那么，你在此作甚？还不与我走了出去！

张 千 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沈小霞分明是在这里，决非诬赖！

冯丹雪 他不在这里！

张 千 老爷，那我可就要……

冯丹雪 要怎么？

张 千 我要搜！

冯丹雪 拿来！

张 千 拿什么？

冯丹雪 公文！

张 千 公文批票都在这里！

冯丹雪 要它何用！我问你可有搜查我的公文？

张 千 这个……

冯丹雪 哪个？你既无公文搜查于我，竟敢私入家宅，该当何罪？走，我与你到州官堂上讲话！

张 千 老爷！老爷！我丢了犯人，心里着急，冒犯了老爷，千祈恕罪！我走，马上走！（要走）

冯丹雪 回来！你来得，去不得！

张 千 怎么？不许走？

冯丹雪 这丢了犯人，关系甚大，我若放你出去，你到外边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岂不坏了我的名誉？走，我与你一同去见州官，交代明白：若是我私藏罪犯，老夫罪有应得；若是你丢了犯人，州官定打折尔的狗腿！走！

张 千 老爷！老爷！您饶了我吧！我糊涂无知，冒犯了老

爷，您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啦！

冯丹雪 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张 千 嘛！我就滚！（出门）

冯丹雪 真真岂有此理！（下）

张 千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当了半辈子差，没吃过这个苦子呀！要人，他不给！搜，又不敢搜！跟他去见官，没有我的便宜！有咧，我坐在这儿死等！……不行啊，肚子直响，得吃点什么去！……也不行，万一我去吃饭，沈小霞乘机会跑了呢？走不得！不走，肚子又真饿呀！嘿，这算什么差事呢！

（院子上。

院 子 看天色不早，关上大门，省得不三不四的人在此淘气！

（关门，下）

张 千 得！大门关了！看行市，我得在这儿蹲一宵，又冷又饿！不行，得去买点东西吃！（望）那边有个卖烧饼的，去买几个。对，我横着走：一眼看那边，一眼看这边！就这么办！（横行下）

第十一场

时　间　前场后一日。

地　点　同前。

人　物　沈娘子　李　万　张　千　四衙役　州　官(丑)
　冯丹雪

〔沈娘子上。打四更。

沈娘子　（唱）沈秀才一去不回转，
思来想去难以安眠！
莫不是冯家伯伯行方便，
搭救秀才得安全？
莫不是冯家伯伯难得见，
得罪了差官惹起祸端？
愁也多恨也多孤灯独伴，
心欲碎肠欲断强忍悲酸！
坐卧不宁呼李万，
叫他前去找张千。（出屋）
李差官！李差官！

〔李万上。

李　万　来喽！

沈娘子　啊，李差官，秀才与张差官去了半日一夜，不见回

来，我十分放心不下！

李　万　我也正纳闷儿呢！

沈娘子　就烦差官去寻找他们，如何？

李　万　我去寻找他们，你可得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沈娘子　我不在此等候，你叫我上哪里去呢？

李　万　对！我就走一趟。

沈娘子　有劳了！

〔李万往外走，张千垂头丧气地回来。

李　万　怎回事儿呀？张头儿！犯人呢？

张　千　丢了！

李　万　丢了？

沈娘子　（出门）你待怎讲？

张　千　昨天我押着他进城，人多马乱，三闪两闪，把他丢了！

沈娘子　你当差多年，哪会有此事？想必是秀才借到银两，你见财起意，将他谋害了！

张　千　你算了吧！我见财起意？瞧我冻饿得这个样儿！

沈娘子　秀才哪里去了？

张　千　一定在冯宅。

沈娘子　现在那里，为何不唤他出来呢？

张　千　唤他？我把嗓子都差点喊哑了，还差点叫人家打了出来！

李　万　那你怎么不在那里等着，回来干嘛？

张　千　我不敢得罪冯侍郎。咱们一同去报官，四下搜查！

沈娘子　啊，张差官，话不是这样讲！

张　千　要怎么讲呢？

沈娘子　你谋害了我的丈夫，待我先去告你一状！

张　千　你丈夫逃走，你倒要告我？

沈娘子　不告你，还告哪个？走啊！（唱）

可叹我只身无人管，

你图财害命胆包天，

去到衙门把理辩，

秀才屈死你把命来还！

张　千　你先等等！（拦她）

沈娘子　你若拦阻，我就要喊叫起来！

李　万　她一喊叫，店里人多，准都可怜她，咱们不是白饶一面儿吗？

张　千　你怎么吃里爬外，向着别人呢？

沈娘子　父老们！冤枉！

李　万　别嚷！别嚷！咱们去见官，还不行吗？

张　千　嘿！我这办案的倒变成被告啦！是福不是祸，走！

沈娘子　走啊！

（走圆场。）

沈娘子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击鼓）冤枉！

（四衙役喊堂威引州官上。）

一衙役　干什么的？

沈娘子　冤枉！

一衙役　启禀老爷：有打官司的。

州　官　有打官司的？升堂吧！

一衙役　进来！跪下！

州　官　谁有冤枉？
沈娘子　我有冤枉！
张　千　小人我有冤枉！
州　官　她先说的，她就是原告！
张　千　得，我落个被告！
州　官　你有何冤枉，站起来说！
沈娘子　容禀！（唱二六板）
　　都只为，这差官，心毒意险，
　　陪同了，沈秀才，去借金钱。
　　他倒说，在城中，丢了人犯；
　　分明是，图财害命，巧语花言。
　　可怜我，在异乡，遇这惨变，
　　我恳求，大老爷，替我伸冤！
州　官　她说完了，该你说！
张　千　老爷，我冤！我奉宣府杨都督之命，捉拿她丈夫沈小霞。我没害她丈夫，是她的丈夫逃到冯侍郎家中去了。
州　官　冯侍郎？你别乱说，那是我的老前辈呀！来呀，拿我的名帖，去请冯丹雪侍郎过衙叙话。
一衙役　遵命！（下）
州　官　嗨！（对李万）你是怎么个人，还没说话哪？
李　万　小人名叫李万，也是解差，他们的事，我都不知道。
州　官　好哇！你无话可说，多么省事呀！
（衙役引冯丹雪上。
衙　役　冯侍郎到。

州　官　有请！
衙　役　有请！
冯丹雪　州官差人将我请，上公堂我要见机而行！啊，州官大人！
州　官　老前辈，我在堂上审案，不能出迎，恕罪恕罪！老前辈，你请坐下！
冯丹雪　（坐）啊，大人，有何事相商？请讲！
州　官　这个女的说：她的丈夫叫这个张千给害了。张千说：她的丈夫藏在老前辈的府中。我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前辈对证一下。
冯丹雪　这张千么，昨天在老夫门前大嚷大闹，说什么有个沈小霞藏在我的家中。我说无有，他就要搜，我正要来禀告大人！
州　官　张千，你太可恶了！随便要搜查冯侍郎的家宅，成何体统！
冯丹雪　想那沈小霞乃是沈青霞之子，沈青霞得罪了严府，我冯丹雪焉敢与沈家来往呢！
州　官　那么他没到府上去？
冯丹雪　哎呀呀，大人说哪里话来！我虽老朽，尚不糊涂！不要说接见沈小霞，就是听到这名字呀，我都要遮上双耳！大人，再也不要提起沈小霞，叫我这老朽无能、闭门守孝的人儿胆战心惊啊！
州　官　可是刚才这个妇人说，她的丈夫去到府上借些银两使用。
冯丹雪　那沈小霞也许有此心意，怎奈他并未曾前来，倘使

他来到，不要说借钱，我连门儿也不敢开放呀！倘使我私藏要犯，不但我自己有罪，也会连累上大人哪！

州　官　老前辈，你倒推得一干二净！

冯丹雪　真是真，假是假，何言推得一干二净？

州　官　那么，他哪儿去了呢？

冯丹雪　问这个差官，自然知晓。

州　官　张千，你从实招来，省得我严刑拷问。

冯丹雪　哎呀大人哪！这张千虽然失职误事，怎奈他是杨都督派来的，也不好责打吧？

张　千　冯侍郎说的对，打狗还得看主人啊！

冯丹雪　大人还是到舍下搜查去吧！

州　官　那我可不敢，不敢！哎呀，这件事可真难办！嗯，这么着吧：老前辈请回府休息，下官有事再去请教！

冯丹雪　大人你几时传，我几时必到！告辞了！（出，唱）

　　沈娘子有才又有胆，
　　先下手的为强来鸣冤。
　　那小小的州官言来语去想把我试探，
　　他怎知老夫我袖里机关！
　　回家去对小霞细说一遍，
　　报冤仇等时机定把严贼参！（下）

州　官　（唱）这件公事不好办，
　　必须要仔仔细细打打算盘！

李万，将这妇人带到白衣庵中，听候发落。张千，限你七天，找到沈犯，不得有误！

张　千　老爷，七天怎能行呢？

州　官　退堂！

〔州官、四衙役下。

张　千　糊里糊涂的，都是什么呀？

李　万　这可怎么办呢？

张　千　我知道他在冯府，还上哪儿去拿他！

沈娘子　你可知道，那严世蕃是侍郎，冯丹雪也是侍郎，他二人平起平坐么？你若再到冯府去吵闹，冯侍郎岂肯与你善罢甘休？

张　千　嘿！我算倒霉透了！

〔分下。

第十二场

时　间　前场后月余。
地　点　冯家。
人　物　沈小霞　冯丹雪　院　子　州　官　四差役

〔幕开，沈小霞的屋子，桌上置好笔墨纸张。
〔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大仇未报心忧愤！
　　嗐！想我在此藏身，父仇未报，真乃苟且贪生，愧对天地！且写几张《出师表》，上承父志，下励自身便了。（唱）
　　　　写几张《出师表》激励忠心！
　　　　我避难在此如囚禁！（写）
〔冯丹雪上。

冯丹雪　（唱）他长吁短叹愁煞人！
　　贤侄，又在此写《出师表》吗？

沈小霞　嗐！伯父啊，侄儿在此避难，父仇未报，一筹莫展，心中十分烦闷！

冯丹雪　贤侄不要如此！为报父仇，正要珍重身体，切莫忧虑成疾！

沈小霞　伯父啊，侄儿恨不能背生双翅，飞到宣府，杀死那

　　　　奸贼杨顺、路楷，方消心头之恨！
冯丹雪　怎奈那奸党有权有势，我等赤手空拳啊。我等要忍愤一时，好作长远之计！啊，贤侄，那州官外愚而内诈，我看他会来查看，我们要有个准备！
　　　　〔院子上。
院　子　启禀老爷：州官到！
冯丹雪　（扯沈小霞）快快回避！（推沈小霞下，对院子）说我出迎，书房接待！
院　子　是！（转身）啊，大人，请到书房！（下）
　　　　〔州官持扇上。
州　官　我已经进来啦，就在这儿谈吧！
冯丹雪　哎呀呀，原来是州官大人！老夫不知，未曾出迎，多有得罪！请！
州　官　今日闲暇，特来问安，冒昧的很！冒昧的很！
冯丹雪　大人请坐！
州　官　（看见桌上的纸张）哎呀，老前辈，偌大年纪，还如此用功，钦佩！钦佩！
冯丹雪　老朽在家守孝，只能天天写几个字儿。
州　官　（看字）老前辈，这是你写的么？
冯丹雪　啊，怎么？不象老夫的笔迹么？
州　官　（猛开扇）老前辈，你来看！
　　　　〔冯丹雪、州官作身段。
州　官　这扇儿么，是去年老前辈所赐，分明是另一种字体啊！
冯丹雪　噢！噢！噢！这扇儿是我写的，那幅字儿么，也是

我写的。

州　官　为何字体不同呢？

冯丹雪　大人，你来看哪，（捧须）老夫老了啊！这老人么，就象小孩子一般，今天喜爱这个，明天就喜爱那个。我写字也是如此，今天高兴么，就写一写颜字，明天么也许写写欧字。见笑哇，见笑！哈哈哈！

州　官　哈哈哈！

冯丹雪　请坐！

州　官　谢座！啊，老前辈，我看见那幅字么，倒想起一个人来了。

冯丹雪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州　官　闻听人言，那沈青霞在世的时候，爱写《出师表》。

冯丹雪　别人写得，老夫就写不得吗？

州　官　老前辈，莫非子承父志，沈小霞写的么？

冯丹雪　哪一个沈小霞？噢，噢，我倒想起来了，前者他行至中途，与解差分散，还烦大人叫我到堂上对质。嗐，他孤身逃走在外，不知是生，也不知是死，倒也可怜！

州　官　老前辈不必担心，他一定还平平安安地活着呢！

冯丹雪　大人如何知道？

州　官　他刚才还在这儿写字呢！

冯丹雪　啊？大人，我已对你说过，那沈小霞没有到过这里！

州　官　他在这里！

冯丹雪　大人既明知他在这里，为何不搜，为何不查？

州　官　我来搜查，有失老前辈的体面。

冯丹雪　依你之见？
州　官　请老前辈把他交了出来。
冯丹雪　我无法交他出来，他并不在这里呀！
州　官　老前辈，你可敢对天盟誓？
冯丹雪　这个……啊，大人，天若有知，必辨忠奸。我来问你，那沈青霞是忠是奸？
州　官　老前辈，何必问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沈小霞在此，你有窝藏要犯之罪，下官也担待不起！你既不敢对天盟誓，犯人一定在此，请交了出来，彼此方便！
冯丹雪　请问大人，他不在此，叫我怎么交呢？
州　官　老前辈，莫非你逼着我搜查吗？
冯丹雪　怎么？大人要搜？
州　官　老前辈不体下情，恕我无礼了！（要往外走）
冯丹雪　且慢！你可知我是朝中的老臣？
州　官　焉有不知之理，怎奈杨顺都督万难得罪！
冯丹雪　好，要搜请搜！（见州官要出去）且慢，我来问你，你若搜不出来呢？
州　官　老前辈，我若搜不出来，甘愿领罪！（出）来人哪，搜！

〔四差役急上，四下搜查，下。

冯丹雪　哎呀！（唱）

我无钱贿赂这小赃官！
叫忠良绝了后怎对苍天！
倒不如与他一死相拚……

〔四差役上。

四差役　启禀老爷：犯人未曾搜到！

州　官　啊？尔等退下！

〔四差役下。

冯丹雪　（笑）哈哈哈！（唱）

搜不出沈小霞你还有何言？

嘟！你搜查朝中老臣府院，该当何罪？

州　官　侍郎大人，下官赔礼！本不该来打扰大人，怎奈不敢得罪杨都督与严府，千祈开恩恕罪！

冯丹雪　老夫宽大为怀，恕你这次，若敢再来，誓不与你善罢甘休！还不走了出去！

州　官　谢大人！（出）嘿，这一宝怎会没押准呢？（下）

冯丹雪　哎呀呀，那沈小霞他上哪里去了？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冯丹雪　那沈小霞上哪里去了？

院　子　我也不知！

冯丹雪　快去寻找！

〔院子下。

冯丹雪　倘若沈小霞从这里叫人拿去，老夫何以对亡友在天之灵！

〔沈小霞上。

沈小霞　伯父！

冯丹雪　（急转身）啊？你，你上哪里去了？

沈小霞　伯父叫我作个准备，我见州官闯了进来，必无善意。幼年之时蒙先父教过些武艺，急忙跳出院墙，藏在

邻家，避过此难！

冯丹雪　贤侄你好机警！

沈小霞　伯父！此地已非侄儿藏身之处，我若在此被擒，严府必乘机一网打尽，伯父的性命恐也难保！

冯丹雪　为了忠良有后，老夫万死不辞！

沈小霞　伯父，侄儿必须急速逃走。

冯丹雪　你要逃往何处呢？

沈小霞　侄儿要奔往宣府，寻找母亲与先父尸骨！

冯丹雪　杨顺、路楷现在宣府，侄儿前去，岂非自投罗网？

沈小霞　正因二贼还在那里，他们万难料到我敢身入虎穴。况且在此被擒是一死，前去报仇也不过是一死！

冯丹雪　嗯！好！你一人前往，我放心不下，待老夫与你一同前去！

沈小霞　伯父年迈，岂可去得？

冯丹雪　我若不去，你寸步难行！我此去一来是为掩护贤侄，二来是为亲眼察看杨、路二贼的劣迹。啊，贤侄，那州官虽然狡诈，幸而多虑寡断，我们要乘其不备，今晚出城。我吩咐家院，护送沈娘子城外相会。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冯丹雪　你附耳上来……快去！快去！

院　子　是！是！是！（下）

冯丹雪　侄儿速去打点，莫再迟延！

沈小霞　遵命！伯父受我一拜！（拜）

冯丹雪 不必拜了！(唱)

我三年守孝期已满，

假作进京去复官。

三人同行多方便，

也免得你年轻想不周全！

(同下。

第十三场

时　间　前场后一小时。
地　点　白衣庵。
人　物　沈娘子　院　子　李万

〔沈娘子上。
沈娘子　（唱）在公堂冯伯伯谈笑风生，
想必是把秀才藏在府中。
怕只怕小州官爱钱如命，
去搜索侍郎府向奸党邀功！
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祷告烧香全不灵！
〔院子持小包匆上。
院　子　沈娘子，快快换了衣裳（指包），到东门外（耳语）……
沈娘子　（急将包儿藏起）怎奈那李万时常前来查看！
院　子　他若来到，娘子只说我是你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
〔李万上。
李　万　嗨，你是干什么的？
沈娘子　李差官，这是我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与我

使用。

李　万　送钱来的？那好哇！沈娘子，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沈娘子　比起张千么，你是个好人！

李　万　娘子有眼睛，分得出好坏人来！我说，老头儿，你带来多少银子呀？

院　子　说也可怜，只是十两纹银！

李　万　十两不算多呀，可是，娘子你看，我呀，嗐！这程子手里连张纸钱也没有！

沈娘子　可怜的差官！啊，老管家，将银子拿了出来！

院　子　是！（献银）

沈娘子　李差官，我留一半，借与你一半如何？

李　万　那，娘子你真是个好人！（接银）你可别叫张千知道了哇！

沈娘子　那个自然！老管家，你吃过饭无有？

院　子　我匆忙赶路，尚未用饭。

沈娘子　嗯，你拿这些散零银子（递）同李差官去吃饭，你要好好地陪他多饮几杯，他是个好人哪！

李　万　娘子真会体贴人！我呀爱喝两盅，可是这些天连茶也喝不上，就甭说酒啦！老头儿，咱们走！我知道一个小馆儿，酒菜都好！

院　子　沈娘子，我就要回去，有何吩咐？

沈娘子　回到家乡，你就说我平安无事，在此等候秀才。

院子　是！是！娘子多多保重！差官，咱们走吧！

李　万　走！哎，等等！沈娘子，我们去吃饭，你可别出去呀！张千把秀才丢了，我可不能把你……

沈娘子　李差官，我并非犯人，想逃走作甚？况且，我若想走，为何不留着银子，路上花用？你么，太无有见识！拿来！

李　万　拿什么来？

沈娘子　那五两银子！

李　万　那，我浑蛋，看不出真假人来！老大爷，咱们走！

（李万、院子下。）

沈娘子　哼！（唱）

急忙去乔装巧打扮，（打开衣包，披上男衣）

逃出后门奔东关！（下）

（李万、院子上。）

李　万　我还是不放心！老大爷，我再回去嘱咐她几句！

院　子　好！你住在哪里？

李　万　那边的小店里。

院　子　那张差官也住在那里么？

李　万　是呀！手里没钱，两人住一间小屋！

院　子　如此，你去见沈娘子，我去约张差官一同饮酒！

李　万　别！别！你一告诉他，我这五两银子全得叫他抢了去，他厉害呀！算了，咱们快喝酒去吧！唉，沈小霞拿不到，我跟张千非饿死在这儿不可！

院　子　正是：你我去饮酒，

李　万　一醉解千愁！

（同下。）

第十四场

时　间　前场后两月。
地　点　保安地带。
人　物　冯丹雪　沈小霞　沈娘子　贾　石　沈　褒　沈夫人赵　四　杨　顺　路　楷　兵士（若干，杨顺部下）
官兵（若干人，来捉拿杨顺、路楷的）　群众（若干人）

（冯丹雪、沈小霞、沈娘子上。
冯丹雪　（唱）三人冒险朝前奔，
沈小霞　（唱）乌云四罩暗荒村！
沈娘子　（唱）千山万水都寻尽，
冯丹雪　（唱）找不到忠良义士坟！
沈娘子　啊，伯父！来到这荒村，人烟稀少，倘若降下大雨，伯父年迈，如何是好？
冯丹雪　快快赶路，找一人家避雨便了！（唱）
严家误国人人恨，
沈公仗义不顾身，
昭雪忠良我的本分，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沈小霞　（唱）手扶着伯父朝前进，
寻娘找弟心急似火焚，
还要亲手杀杨顺，
才能够对得起我的老爹尊！

沈娘子　（唱）多少困苦说不尽，
咬牙切齿恨贼臣！
夫妻们在济宁难以相见人遥路近，
空有报仇，一片心！
多亏了冯家伯伯仁至义尽，
逃出了虎口来到荒村。
村儿荒人儿少心酸难忍，
老公爹就在此取义成仁！

冯丹雪　（唱）为什么村荒人贫困？
都因为杨顺、路楷毒害良民！
我今亲眼见苛政，
破出性命去弹劾奸臣！

（雨落。）

冯丹雪　（唱）骤雨降下难前进，

沈娘子　（唱）树荫下面暂遮身！

（贾石打伞上。）

贾　石　（唱）避难移住小荒村，
保护沈褒与夫人。
诸位，雨势甚大，请到舍下暂避！

冯丹雪　多谢！

（众圆场。）

贾　石　随我来！

（众随入。）

贾　石　诸位请坐，待我烧些水来，与你们使用！（下）

冯丹雪　有劳了！

沈小霞　（看见壁上《出师表》）爹爹呀！（跪）

沈娘子　公爹呀！（跪）

冯丹雪　“沈青霞敬录”。我的好友呀！（唱）

见手迹哭忠良千悲万愤，

墨迹犹新不见人！

沈小霞　（哭头）我哭哭一声老爹尊！

（贾石上，又下。）

沈娘子　（哭头）我叫叫一声老公爹呀！

冯丹雪　（唱）可敬的贤人！

（贾石同沈夫人、沈褒上。）

沈夫人　小霞！我的儿呀！

沈小霞　母亲！

沈娘子　婆母！

沈　褒　冯伯伯！兄长！嫂嫂！

冯丹雪　贤嫂！

（外面喧嚷。）

贾　石　啊？外面为何喧嚷？

（赵四上。）

赵　四　贾石哥，快来快来，杀上前去！

贾　石　杀哪一个呀？

赵　四　朝中有人参劾了杨、路二贼屈杀百姓，陷害沈公父

子之罪，圣旨下，将他二人拿进京去问罪。又谁知官兵来的不多，二贼倚仗严家势力，抗旨拒捕，争斗起来。前村的乡亲们已杀上前去，我们也去吧！

贾　石　四弟，你速去鸣锣集众！

赵四　好！沈公教给我们的武艺有了用处了！（下）

沈小霞　兄弟，杀贼报仇的时机已到！

沈　褒　贾叔父，你在此保护冯伯伯与一家大小，我与大哥杀上前去！

〔沈褒、沈小霞下。

贾　石　随我来！

〔同下。

〔杨顺率兵士追官兵上，官兵少，败下阵来。

杨　顺　军士们，杀！

〔路楷上。

路　楷　都督慢走！都督，乡民们追杀上来了！

杨　顺　杀！

〔杨顺迎击乡民，败走的官兵回来与乡民协战，胜负难分。

〔沈小霞、沈褒与群众上。

沈小霞　奸贼哪里走！

〔大开打。官兵擒住杨顺、路楷。沈小霞欲杀之，官兵拦阻。贾石、冯丹雪急上。

冯丹雪　小霞住手！这两个东西不过是严家的走狗！

杨　顺　哼！丹雪老儿休要得意，我进京见了干爹严丞相，翻过手来，我怎么杀的沈青霞，也怎样杀你！

沈小霞
沈　褒　呸！（举刀欲杀杨顺、路楷）

路　楷　二位爷爷饶命！（跪）

冯丹雪　二位贤侄，严家不倒，必然包庇这二贼，天下也难得太平！适才你贾叔叔言道，沈公的尸骨埋葬在此，待我等护送尸骨入京，面见邹应龙，参倒那严家父子，严办这二贼便了！

（同下。

——剧终

青蛙骑手

（儿童歌剧）

第 一 场

时　间　在古远时代的那么一天。
地　点　青蛙骑手的家。
人　物　母亲　蛙儿　父亲

〔幕启：一片晴空，远山起伏。近处山坡上种着点青稞。山凹避静处有两间破旧的小屋——青蛙骑手的家。母亲独自在屋外缝补旧衣。

母　亲　如水光阴日夜流，
二十载风霜，青年夫妇白了头！
怕只怕没有继世的好儿女，
青山有柴谁去收？
我夫妇也曾日夜勤祷告，
含着热泪呀向江山主宰虔心祈求：
神哪，我们无贪心，只求一件宝，
有了这件宝，青山长在水长流！
神哪，赐给我们一个健壮的好儿子，
能耕能种，能骑快马猎牦牛。
神知道：没有勤劳良善的下一代，
山为谁来绿，水为何人流？
感谢神，听到了我们的虔诚祈祷，

我年过四十啊昂起了头：
谁敢再笑我是华而不实的树？
五月的红花呀，结了石榴！
唉，可是呀，怀胎七月，受尽辛苦，
生下了青蛙，圆胖的身上绿油油。
一对鼓鼓的眼，一张阔阔的口，
没有柔软的黑发盖着头。
难怪老伴儿双眉皱，
我自己呀，也怎不满面羞！
神哪，我作过什么不公正的事，
不给我们添喜只添忧！
老伴儿要将蛙儿弃到池塘里，
清风明月任它独自水中游！
我不！不！莫说一条活生命，
就是一块石头啊，娘也要紧紧搂在胸头！
自己的孩儿多么丑陋也不丑，
我与它形影不离，七度春秋。
我不肯叫它出门去玩耍，
唯恐啊，叫外人看见闲言碎语喋喋不休！
可是呀，哪个娃娃不爱玩耍？
哪个英雄成长在屋里头？
转眼不见，蛙儿又跑出去，
儿去游山玩水母担忧！
（叫）蛙儿！蛙儿！
〔音乐奏《青蛙之曲》。蛙儿负着一大捆干柴，手持

一束野花，上。

蛙　儿　上山打柴是一个好游戏，

顺手儿摘来几朵花；

有柴好生火，

野花献给亲爱的妈！（放下柴，献花）

妈，看我长得多么快！

母　亲　七岁身高四尺五，我的好娃娃！

蛙　儿　看我的力气多么大！

母　亲　这些柴火本该两人抬，我的好娃娃！

蛙　儿　我的头还没顶到天，

我的力气还不能降野马！

我要天天越岭登高峰，

天天游泳在龙潭下，

练成钢筋铁骨力拔山，

天下第一个好娃娃！

母　亲　可惜呀，你的心雄貌不美，

哪个贤慧的姑娘肯配你成家？

可怜呀，你本该自由自在去玩耍，

可怎奈外人会说闲言与歹话！

蛙　儿　好妈妈，别再多说这样伤心的话；

青蛙，青蛙，消灭害虫谁能比他！

他的功劳大，

他的品质佳，

千年万载都嘲笑他丑陋，

莫非是人间轻视品质，只重貌如花？

谁敢与我为敌，笑我的琉璃眼；
我怒目相视，瞪碎了他！
谁敢看我好欺侮，
我鼓起胸膛，准备厮杀！
放心吧，妈，我会越长越英俊，
心是金的，眉宇自会露光华！
〔父亲垂头丧气地走来。

父　亲　神明不佑寒苦人，
头人的威风啊比天还大！

蛙　儿　亲亲热热叫声爸，
是头人吗？他又欺侮了老人家？
告诉我，告诉我，
我不忍看愁云在你的眉头挂！
快告诉我，快，
我不忍看耻辱、暴力在你的背上压！
都告诉我，告诉我！
我把耻辱、忧愁送还头人的家！

父　亲　算了吧！少说话！
你呀，你就是祸根生出的芽！

蛙　儿　啊！什么？
老父亲，你，你说什么？

母　亲　父子且莫吵，
先说心腹话！
头人怎么说？
你怎回复他？

父　亲　那头人，头人……
蛙　儿　说吧！头人不是神，是神也不怕！
母　亲　说吧，我家不欠他的粮，
　　　　没有借过他的盐与茶！
父　亲　都是你，你，不听我的话，
　　　　不将蛙儿好好藏在家！
　　　　头人看见了他，
　　　　听见了他说的话！
　　　　他问我：为什么刚刚生下不就杀掉，
　　　　敢将妖怪当作好娃娃？
　　　　他问我：为什么不早些去禀告？
　　　　他有七星宝剑把妖怪杀！
　　　　他说呀：妖魔长大必成患，
　　　　惹起天怒啊，殃及千万家！
母　亲　头人要怎样？
　　　　怎样处置神赐的小娃娃？
父　亲　头人说，三天内，
　　　　三天内结果了小青蛙！
　　　　不然，不然哪，
　　　　他会杀净我们全家！
母　亲　拉住我的心上肉，
　　　　儿呀，不要伤心不要怕！
　　　　为娘的迟早有一死，
　　　　我情愿一死救娃娃！
蛙　儿　妈妈莫惊慌，

爸爸不要怕！
紫紧腰间的带，
拿起一枝山上的花，
辞别好双亲。

母　亲　儿呀，难道就这样逃出了家？

父　亲　老婆子！刀在顶上还不逃走？
难道你愿亲眼看着杀了他？
他走后，头人必来细追问，
儿呀，为保全你呀，苦了爹妈！

母　亲　儿呀，逃命吧！
不必管我们如何受惩罚！
娘去作些干粮儿带上，
好好藏在深山古洞莫思家！

蛙　儿　好爸爸，好妈妈，请听我的话：
我要啊，谁想杀我，我去寻他！

父　亲　傻娃娃，闭上你的嘴，
放下你的花！
那头人的厉害你能不知道？
刀枪如林，毒箭暗中发！
你远走高飞还怕难逃命，
怎可以找上门去请他杀？

蛙　儿　他既要杀我，
躲避不如面见他！
他的威风大，
别人怕他我不怕！

丑陋的模样不是罪！

父 亲 他还听见了你的话！

母 亲 什么话？什么话？

童言无忌，头人干吗害了怕？

父 亲 遇见耕田的老夫妇，

或是山中放牛的小娃娃，

他就乱说：世人不应分贫富，

百姓不受官欺压！

他还说，修一条大道通北京，

来来往往，汉藏成一家！

蛙儿，回答我，你说过没有这些梦话？

蛙 儿 说过！说过！

一点儿也不假！

母 亲 蛙儿，宝贝，谁教给你的这些话？

为什么不先告诉老爹妈？

蛙 儿 我时常梦见慈悲“地母”，

告诉我这三条的就是“地母”老人家！

怕爹妈不信，不敢在家中讲，

先去试试老人与牛娃。

父 亲 这些话就惹下杀身的祸！

母 亲 头人愿千年万代把百姓欺压！

蛙 儿 头人难道比“地母”大？

难道说他不愿听的就是假话？

叫声亲爱的爸，

叫声亲爱的妈，

你们难道愿意受欺压，
不肯相信“地母”的话？
母　亲　“地母”慈悲爱世人，
可是呀，千年的冰河何日得融化？
蛙　儿　“地母”的语言是蟠桃的芽，
百年千年，一代几代，终必会开花！
我们要生儿养女一代传一代，
源远流长，流到那东海呀万水之家！
那头人有三个美闺女，
天上降落的三朵花。
三朵花中我去要一朵，
烧茶作饭伺候老人家。
她生儿，她养女，
代代传说“地母”的话！
父　亲　娃娃！红日当空，休再说梦话，
哪朵鲜花肯到这苦山洼？
快，快，快去逃活命，
我的儿，我的小冤家！
蛙儿　孩儿不是说梦话，
父子情深不是冤家！
锅儿不漏因有底，
根深的树木开满了花！
我辨阴晴，识冬夏，
我知道，要战胜头人先别怕！
二老休担心，

相信儿的话，
明早青天绣锦霞，
回来的是儿和媳妇并蒂的花！
（边唱边走）我唱着歌儿去，
明天，我唱着歌儿回到家！（下）

父母亲 （追叫）蛙儿！蛙儿！（蛙儿已走远）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片刻。
地 点 头人家里。
人 物 大姐 二姐 三姐 仆甲 头人 仆乙 男女仆若干蛙儿

〔幕启：一间相当阔绰的大厅。大姐与二姐闷坐无聊。

大 姐 天下什么最虚空？
二 姐 莫非是青山寂寂，花儿为谁红？
大 姐 不对！清风吹过香十里，招来呀多彩的蝴蝶，
金色的蜂！
二 姐 莫不是天上的白云最寂寞，
终日飘来飘去西到东？
大 姐 不对！白天随着和风翩翩舞，
夜晚悄悄地吻群星！
我看哪，唉！唉！
我们姐妹最虚空！
二 姐 咱们？既非天上的云两片，
又非空谷幽寂花两丛！
身穿天堂苏杭来的绸缎，
头戴珍珠日夜明！

大　姐　绸缎不说知心话，
　　　　珍宝啊冷冰冰的不出声！
　　　　并蒂花儿不在春天放，
　　　　转眼哪风雪无情入了冬！
二　姐　大姐呀，这番一猜必猜到。
大　姐　说吧，快快说与大姐听！
二　姐　你呀，痴望着星天暗祷告，
　　　　但愿那牛郎来会织女星！
大　姐　天上的星星我不问，
　　　　我只盼地上的鸳鸯早相逢！
　　　　妹妹不要面红装正经，
　　　　哪个美女不想早日配英雄？
　　　　可叹哪，父亲更爱牛和马，
　　　　不关心女儿们的好事情！
二　姐　可叹哪，父亲更爱财和宝，不关心姑娘们的好事情！
　　　　〔三姐上，捧着茶具，伺候她们。
三　姐　大姐二姐请把茶用，
　　　　用过了，好去散闷后园中。
大　姐　我闷与不闷何劳你在意！
二　姐　我们散闷，你好偷懒睡到日西倾。
大　姐　（见三姐垂首）不许你低头，暗中诅咒我！
二　姐　（见三姐仰头）你是谁？敢怒目相视挺起胸？
大二姐　早晚撕碎你的脸，
　　　　去掉你的娇媚，只给你留下穷！
　　　　〔仆甲上。

仆　甲　小姐们，祥风吹动了门前柳，
大　姐　莫非来了求婚的美英雄？
仆　甲　大小姐，你的聪明世上少有！
二　姐　快说！快说！他带着多少礼品与仆从？
大　姐　妹妹你先少开口，
　　　　求婚的一定久慕我的名！
　　　　三丫头你将这里收拾洁净！
　　　　二妹呀，快来帮我重整花容！
　　　　好仆人，你去禀告我的父，
　　　　告诉他换上新衣把娇客迎！
　　　　〔仆甲下。大姐携二姐急下。三姐收拾屋中。
三　姐　父母双亡无弟兄，
　　　　举目无亲天地空！
　　　　别人家的粮食难下咽！
　　　　别人家的衣服暖不到心中！
　　　　虽然头人是义父，
　　　　我与奴婢地位同！
　　　　神给我一张俊秀的脸，
　　　　苦人的美丽招来恨无穷！
　　　　我无暇，也不敢，描眉敷粉，
　　　　我没有，也不盼，饰锦披红！
　　　　可是呀，姐姐们害的是嫉妒病，
　　　　我无心的一笑啊，她们都说我卖风情！
　　　　神哪，一阵清风吹去我吧，
　　　　那积雪的高山也比这里温暖，多些春风！

在那里，我拾取松枝燃起火，
烹些雪水甘且清！
在那里，我会昂首高歌与长啸，
唱得那云霞含笑天地明！
不再看这里男女的丑嘴脸！
不再听这里的肮脏的数钱声！
再没人待我如牛马，
我自己操劳，热汗哪融解了千年的雪与冰！
〔大姐、二姐回来，都顾影自怜，作出各种娇态。
大　姐　祥风吹到家门口，
吹开我身上每个小毛孔！
看，衣裳发光彩，
他的气度可象贵人，英武雍容？
体儿倍玲珑！
求婚的贵客呀，留神，不要睁大了眼，
留神我的光彩闪得你双目微微的疼！
进来吧，别怕手足失措，忘了礼貌，
我会原谅你，我的美呀你神人也会似醉如疯！
二　姐　姐姐呀，你的自信超过自知，
跟我比比吧，谁的眼比夜明珠更明？
谁的桃腮与俏眼，会在微笑里，
斟酌着透露浅意或深情？
姐姐呀，我决不与你争爱夺宠，
可是对不起，我的美丽自自然然使你拜下风！
大　姐　不要向我夸海口，

省得呀，我的胜利叫你难为情！
（转向三姐）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难道说相女婿的事儿你也敢竞争？
三　姐　唉！你的怒容我看惯，
息怒吧，把求婚的吓坏，好事难成！（下）
大二　姐　呸！呸！
（仆甲、乙引头人上。二女施礼。）
头　人　求婚的是老还是少？
带着多少礼物与仆从？
仆　甲　很难辨出老或少，
独自一个没有仆从。
头　人　你怎么越活越糊涂？
一个穷汉也值得我出迎？
仆　甲　不是我大胆惊动你，
客人说呀，你不接见就是大不敬！
头　人　不敬？不敬？什么人这样大胆狂妄？
去，去告诉他：惹恼了我呀，手下不留情！
大　姐　且慢！亲爱的父亲莫动怒，
等我慢慢把事问清。
老仆啊！那客人的相貌是丑还是俊？
仆　甲　他的相貌世上少有！
二　姐　父亲哪，你不出迎我去迎！
头　人　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许动！
大　姐　老仆啊，快说，他到底怎样与众不同？
仆　甲　他的脸，

大　姐　脸怎样？
仆　甲　比雨后的松针多着三分绿！
二　姐　绿叶正好配花红！
仆　甲　他的眼，
大　姐　眼如何？
仆　甲　两颗呀琉璃巨珠光四射！
二　姐　噢！目光炯炯是英雄！
仆　甲　他的嘴呀，
大　姐　什么样？
仆　甲　嘴角一直通到双耳！
二　姐　哎呀！奇人奇相有奇能！
头　人　算了吧，分明这是小青蛙，
　　　　前来送死，我叫他活不成。
大二　姐　青蛙？青蛙？敢来求婚，
　　　　三丫头，小妖精！快来！快来！
　　　　〔三姐急上。
大二　姐　你配青蛙正好妖精爱妖精！
头　人　叫那找死的进来吧，
　　　　自取灭亡，莫道我无情！
　　　　〔仆甲下。
仆　乙　主人，他既敢来必定有本领！
头　人　叫男女仆从执枪仗剑速到前厅！
　　　　仆　乙　下面听着：主人传唤齐进见，
　　　　各持枪刀与弩弓！

〔众仆上。

众　仆　晴天白日处处安静，

并无匪盗来进攻，

主人犯了什么病？

叫咱们拿刀动杖带弩弓！

你吃粮，我们种，

你烧柴，我们供，

我们的手脚都为你劳动，

还叫持刀拔剑替你行凶！

送了我们的命，

尸骨哪，抛在多鹰的野山中！（行礼）

参见主人公，

请你下命令！

头　人　弓上弦，刀出鞘，

准备厮杀灭妖精！

众　仆　我们会干活儿，

还没学会捉妖精！

头　人　紧紧护着我，不许多出声！

我一抬手，说声“蛙”，你们就进攻！

〔仆甲引蛙儿上。大姐、二姐惊慌后退。三姐不动声色。

蛙　儿　手举山中一朵花，

蛙郎来到头人家。

头人哪，你的闺女该出嫁，

给我哪个请你快回答！

头　人　嘟！嘟！嘟！说什么我家女儿该出嫁，
　　　　嫁谁也不嫁给小青蛙！
　　　　我正要捉你除祸害，
　　　　你来找死，别怨我将毒手下！
蛙　儿　丈人你说哪里的话，
　　　　谁见过喜气临门却把女婿杀？
头　人　谁是丈人？哪个是女婿？
蛙　儿　就是你、我，咱们俩！
头　人　小小妖魔太放肆，
　　　　口出狂言，胆敢将我来戏耍！
　　　　仆从们，仆从们，（抬手）
　　　　蛙！蛙！蛙！
　　　　（仆从们刀枪齐举。）
蛙　儿　（举起花来）你有刀枪我有花，
　　　　你那里蛙！蛙！蛙！我这里哈！哈！哈！
　　　　（头人的手不能落下来，仆从们亦不能动。）
头　人　啊？啊？啊？小妖真地有妖法，
　　　　气得我要咬碎了牙！（用力摇动胳臂，仍不能落下）
　　　　（改变态度）哎呀呀，体面的青蛙郎啊，
　　　　你爱闹着玩，我将你戏耍，
　　　　你若好意来求婚，
　　　　叫老丈人的手儿先放下！
蛙　儿　无理的手啊总想伸掌将人打，
　　　　和善的手啊愿将别人的手儿拉！
　　　　放弃你的毒狠与杀机，

我叫你高扬的手臂从容落下！

头　人　青蛙郎啊，不要误解我，

我的心慈善，我的手连一只鸡儿也不肯杀！

蛙　儿　你的唇上有蜂蜜，

心中却是毒蛇的家！

好吧，先把手放下！

说真话吧，我最恨的是虚假！

头　人　（放下手，仆从们亦收回刀枪）亲爱的青蛙郎啊，

听我几句诚恳的话：

你要牛，我愿给你四五头，

你要马，我愿给你两匹雪白的马！

请你不要再提求婚的话，

你想想，我的女儿怎好配青蛙？

蛙　儿　不要你的牛，不要你的马，

只要你家中的一枝花！

我的双亲年年头上添白发，

为孝养他们，我须早成家！

头　人　（又渐渐强硬）你年幼不分好和歹，

我越退让，你会越自大。

告诉你，并非你一哈哈，我的手软放不下；

实在是刚才忽然臂上发了麻！

蛙　儿　幸亏发麻难落下，

要不然我的身首分了家！

谁不知你是这一方的小皇帝，

你要杀谁就去杀？

头　人　他既知我是小皇帝，
　　　　你，丑陋的小东西，怎配当驸马？
　　　　好好地给我滚出去，
　　　　饶你不死，全因我的度量大！
蛙　儿　我比你的度量还更大，
　　　　饶恕你无礼，急等你的最后回答！
头　人　去！去！去到池塘高声唱，
　　　　你会找到个大眼大嘴的女青蛙！
蛙　儿　这是你的最后的话？
头　人　不！最后还有一个“杀”！
蛙　儿　你的话好笑，
　　　　我就笑哈哈！
头　人　任凭你笑，任凭你哈，
　　　　决不容你妖言惑众说疯话！
蛙　儿　你听着，我要高声笑，
　　　　吉祥的事啊理当笑哈哈！（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
　　　　（屋子震动。头人遮上双耳，身子左右摇摆。大姐、二姐亦遮上耳摇摆，三姐不动。仆从们很快地左右摇摆，如逢地震。
头　人　快快停止笑！
　　　　快快停住哈！
　　　　我的心飘荡，
　　　　我的眼发花！
　　　　我答应，我答应，

彩凤嫁青蛙！
（蛙儿停笑，众安静下来。

头　人　大闺女呀，大姑娘！
你的岁数大，理应先出嫁，
你的心地好，
知道孝敬老爹妈！
你去，你去，
欢欢喜喜嫁给他！

大　姐　父亲哪，门当户对我愿早出嫁，
不等你催，我骑上快马飞奔婆家！
我可是不能把这鲜花一大朵，
不插花瓶，却在粪上插！

头　人　姑娘，姑娘，救救我，
我给你金银锦缎和牛马！

大　姐　你爱金银与牛马，
我爱情郎俏似花！
你怕这绿脸的小怪物，
我有护身神符不怕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向蛙儿掷去。飞跑下）

头　人　青蛙郎啊，看我多诚实，
愿把女儿嫁，丝毫不虚假！
怎奈姑娘不点头，
作父亲的慈心啊不许我强迫她！
我赏你一斗金，赏你一斗银，
好好地回去待奉老人家！

蛙　儿　大姐刁怪难作贫家妇，
　　　　那厢（指二姐、三姐）还有两枝花。
头　人　青蛙郎啊，听听我的话：
　　　　欺侮人哪莫要欺到家！
蛙　儿　若讲欺人你是能手，
　　　　你那饮血的枪刀专将好人杀！
　　　　求婚若是难如愿，
　　　　我会哭喊，哭喊到夕阳烘晚霞！
头　人　你的怪笑声刺耳，
　　　　你要啼哭我不怕！
　　　　淘气的孩子善哭啼！
　　　　哭到了力尽筋疲啊，太平天下！
蛙　儿　我就试一试，
　　　　看你怕不怕，
　　　　看谁先力尽筋疲，
　　　　说好话。（哭啼）哇！哇！哇！
　　　　（天旋地转，众人皆就地转圈。）
头　人　青蛙郎！青蛙郎！
　　　　快快收住泪！立刻别再哇！
　　　　天地搬了家，
　　　　房屋要倒塌！
　　　　别再哭！别再哭！
　　　　哭声比笑声更可怕！
　　　　（蛙儿停哭，大家安静下来。）
头　人　二姑娘！二小姐！

你快行好救命吧！
快快步上前，
接过他的花！
我将一半最好的田，
我将一半肥牛和骏马，
分给你，分给你，
只要你肯嫁给他！
你吃的好，穿的好，
就会忘了他的丑陋与卑下！
几时你心中不自在，
骑上骏马来住娘家！

二　姐　我比大姐多着几分美，
她若是杜鹃花儿我是山茶！
大姐既然不肯去，
父亲如何逼我嫁青蛙？
即使我愿低头遵父命，
怎奈呀你的尊严定要红日依山下：
头人的爱女配与小青蛙，
你还怎么夸口威风大？
人人都会在你身后指指点点，
拿你呀当作酒后茶余的小笑话！

头　人　姑娘有见识，
姑娘眼光大！

二　姐　青蛙，青蛙，放弃贪心吧，
我永远永远不会将你嫁！

我不屑将你打，
不屑将你骂，
你若知道好与歹，
青蛙呀，赶紧蹦蹦跳跳转回家！（下）

头　人　你看！你看！不是我固执，
怎奈姑娘看不上小蛤蟆！
回去吧！回去吧！
我派四个仆人送你回到家，
拿着粮，拿着油，
拿着够吃半年的盐与茶！

蛙　儿　不要你的粮，
不要你的茶，
我今天必须，必须
递出手中的花！
你怕我的笑，又怕我的哭，
惹恼了我呀，我会哈哈、哇哇，双管齐下！

三　姐　青蛙郎啊，你莫哇哇地哭，
也莫笑哈哈！
我愿随你去，
请你递过手中的花！

头　人　住口！没有我的话，
看谁胆敢自己找婆家！
你的命儿苦，
劈柴磨面用处大。
我宁愿舍去几头牛，

决不许你早出嫁！
蛙　儿　她是一朵自由自在的花，
她要出嫁就出嫁！
大姐刁钻二姐坏，
请你留着两个小夜叉！
三姐呀，我爱你容颜美，
不假脂粉秀如花！
我更爱你的性格儿好，
不耻嫁到苦人家。
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花，
咱们携手回家去，
乐坏了我的慈善老爹妈！（献花）
咱们走！
三　姐　走！走！我愿跟你走！
这里呀是我的监牢不是家！
你的好话打动我的心，
我就渴望不分贫富，不受欺压！
蛙　儿　我家虽寒苦，恩爱不缺乏！咱们走！
三　姐　走！走！我愿同你走，
有恩爱的地方才是家！
头　人　站住！你走！你走！
我不给你一颗种子，一根头发，
看你用什么去充饥，
看你拿什么过冬夏！

蛙 儿 双手是我们的传家宝，
三 姐 种地、砍柴，也折花！
蛙 儿 我们的热汗滴湿了土，
三 姐 既收粮食又收麻！
蛙 儿
三 姐 你只知道爱黄金，
黄金有价，爱无价！
青山许我们去开荒！
我们并肩劳动，汗珠儿更比珍珠大！
我们会养牛，我们会养马，
不辞劳苦呀，我们连天神也不怕！（往外走）
头 人 站住！我允许你们去成家，
只要你们不再说怪话：
什么修路通北京，
什么不分贫富，不受欺压！
蛙 儿
三 姐 我们高兴说，大家愿意听，
谁能拦住百姓说真话？（又走）
头 人 站住！站住！你们敢再走一步，
我的毒弩一齐发！
蛙 儿 难道你忘了我会哭，
我会笑？哇哇！哈哈！
（头人等皆不能动。
蛙 儿
三 姐 再会吧，再会吧！

走出这阴暗的肮脏的小朝廷，
红日清风天地大！（下）
头 人 哇呀呀！哇呀呀！
我的心气碎！肺气炸！
今天放走小青蛙，
有谁见我还害怕？
追！追！追！
追上他们刀枪齐下！
〔外面蛙儿的声音：“哇哇！哈哈！”头人怒目，但不能动。

第　三　场

时　间　秋收之后。
地　点　蛙儿家外面。
人　物　仆甲　大姐　二姐　三姐　父亲　母亲　蛙儿

（幕启：景如第一场，但屋子靠后一些。靠近台口，大树数株，左右都有小道。中间一小道，通到蛙儿的家。屋子增加了一间，原有的两间也修理齐整。屋外堆起新的禾草，时时有牛羊与鸡鹅的鸣声。不问可知，蛙儿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仆甲引大姐、二姐上，往蛙儿家走。

仆　甲　头人一定猜的对：
　　　　三姐出嫁必后悔！

大二　姐　她怎能不后悔？
　　　　食无粮，眠无被！
　　　　破烂的洞房中，
　　　　共枕伴蛙睡！
　　　　乘着她后悔，我们哪，
　　　　费几句好话儿叫她知难而退：
　　　　劝她乖乖地转回家，

依旧作奴婢伺候我姐妹。
剩下丢了老婆的小青蛙，
气也气个死，活着更无味！
他若是一时死不了，
头人会给他千百个死亡的好机会！

仆　甲　（看见小屋，惊异）哎呀不对！哎呀不对！
看　（指），三姐并没有活受罪：
破烂的房屋修整齐，
一间新屋绿树如屏山作背！
（牛羊等鸣声）听，家禽人畜唤秋晴，
丰衣足食的乡村风光与风味！
姑娘啊，回去吧，
三姐的光景好，没受罪！
纵然万语千言，字字甜如蜜，
恐怕呀，她也不肯意转心回。

大　姐　她受罪，正好劝她早回家；
她享福，哼，我施巧计将她毁！
她命里注定该当作马牛，
她自在逍遥就是犯罪！
小青蛙，狂妄的小妖魔！
必须早日铲除，不许他作祟！
快走，老仆人！三姐好比小飞蛾，
我们会将蛛网织在她屋内！

（三姐手提乳桶，唱着由旁边走来。她更健美可爱了。

三　姐　秋高气爽牛羊肥，

勤俭持家生活美！
(看见她们）啊？姐姐们怎么有闲情，
不嫌地僻山高来看小妹？
大　姐　山高挡不住姐妹的爱，
二　姐　地僻拦不住马如飞！
大　姐　我们日夜思念好三妹，
二　姐　梦里啊呼唤你千万回！
大　姐　想到啊你受饥寒姐酸心，
二　姐　想到啊你不快活姐落泪！
三　姐　多谢大姐与二姐，
我婚后的生活比婚前美：
不劳大姐多关心，
不劳二姐代落泪！
我们一家恩恩爱爱，
同心协力，人旺畜力肥！
姐姐呀，即使我再苦上一千一万倍，
宁死也不去作奴婢！
现在啊，每日里清风吹送我的歌声，
我相信，青山明月听见也心醉！
大　姐　三姐呀，随我们回去吧，
头人想你彻夜难安睡！
三　姐　他呀，想我如想失去的一头牛！
二　姐　你这么说话就造了罪！
头人关心你快活不快活，
头人关心你洗面用水还是用泪！

三　姐　请你们替我告诉他，
　　　　我每逢回想过去才落泪！
大　姐　三姐不要太无情，
　　　　叫我们的善心如白费！
　　　　即使你有吃也有穿，
　　　　你的丈夫可是三分象人七分倒象鬼！
　　　　头人为此日夜愁，
　　　　也急坏了我们两姐妹！
　　　　你想啊，哪个新妇不愿夸新郎，
　　　　只有你，提起新郎就含羞带愧。
三　姐　我为什么羞？为什么愧？
　　　　蛙郎的貌随心田美！
　　　　他敬双亲他爱妻，
　　　　他爱牛羊与山水。
　　　　他爱山中的每朵花，
　　　　不肯损伤一根蕊！
　　　　他不辞劳，不畏苦，
　　　　他一边歌唱一边抡动锄与锤！
二　姐　三姐你是迷了心，
　　　　分不清哪是丑陋哪是美！
三　姐　什么是美？什么是美？
　　　　难道就是皮鞭打烂别人的头与背？
大　姐　三姐你夸丈夫美，
　　　　不过是嘴上刚强，心中却后悔！
　　　　你可敢同他去出游？

　　　你可敢携手同他去赴会？
三　姐　告诉我要赴什么会，
　　　准叫你看见手拉手儿我们一对！
二　姐　秋收已过谢神恩，
　　　百里之内老少男女齐赴赛马会。
　　　姑娘们打扮得比花更美，
　　　环绕着英俊的骑手啊歌传情，舞姿媚！
　　　你的蛙郎可敢去，
　　　疾驰骏马放光辉？
　　　你可敢当众给他牵着马，
　　　叫声绿脸情哥呀，祝你得胜归？
三　姐　（低首思索）……
大　姐　三姐呀，你若没有衣装去赴会，
　　　姐姐借给你，锦衣成套，珠翠成堆！
三　姐　红莲不靠胭脂染，
　　　红颜不靠装饰放光辉。
二　姐　到底你敢去不敢去？
　　　证明你并不口是心非。
大　姐　二姐，不要逼她强点头，
　　　叫她难过，嘴硬心中馁！
三　姐　我心口如一爱蛙郎，
　　　我敢陪他并肩携手去赴会！
二　姐　不幸啊，蛙郎若从马上掉下来，
　　　跌碎了玻璃眼珠哪里去配？
大　姐　是呀，眼珠易跌碎，

跌碎不好配！

三 姐 你们心里没有一个好念头，

你们的舌上有毒，唇污秽！

恕我不让你们家中坐，

再见吧，你我相逢在赛马会！（含怒往家中跑）

大二 姐 哈哈，三姐中计冒了火，

哈哈，青蛙必定去赛会！

快快回家禀老父，

青蛙赛马必跌碎！

拔去父亲的眼中钉，

老人家必定厚酬我姐妹！

大 姐 事不宜迟，叫他三分田与财，

你，我，他各得一份，

公平分配！

二 姐 叫他立下字据来，那就是

你我应得的嫁妆费。

赛马会上你我找情郎，

有情，有财，你我比天仙美十倍！

仆 甲 那边来了蛙姑爷，

上前迎接还是后退？

（她们急藏在树后，仆也藏起。蛙儿与父母各执农具自田中归来。）

父 亲 蛙儿呀，这几天为什么笑声少？

莫非身上不舒服？

母　亲　莫非是恐怕头人未息怒，
　　　　找上门来图报复？
蛙　儿　双亲哪，儿已是成了家的人，
　　　　理应当少贪游戏多辛苦！
母　亲　金鸡未唱你起床，
　　　　日落西山你手脚不停住，
　　　　你已够辛苦，
　　　　操劳勿过度！
蛙　儿　妈妈呀，我虽早起晚睡多辛苦，
　　　　可是啊，我的力量还不足！
　　　　前几天，又梦见了慈悲“地母”，
　　　　给我指出光明路。
父　亲　莫非还是那三条？
蛙　儿　是！一叫世人不再分贫富！
　　　　二叫百姓不受官欺侮！
　　　　三是一条大道通北京，
　　　　有无相通，汉人与我们万世永和睦！
母　亲　感谢神明，慈悲的“地母”！
　　　　做到这三条啊，人人都在天堂住！
父　亲　蛙儿呀，“地母”还有什么新嘱咐？
蛙　儿　叫我呀，先把精力养十足：
　　　　日行千里不疲劳，
　　　　雪地冰天不觉寒苦，
　　　　天南地北逢人说，
　　　　说这三条光明路！

父　亲　可是呀，百姓和头人心不同，
　　　　头人必将你拦阻！
蛙　儿　所以呀，我才应当操劳再操劳，
　　　　养足力量，穿山越岭如猛虎！
　　　　〔三姐跑来。
三　姐　父亲母亲请去用饭，
　　　　饭后啊请你们休息一下午！
父
　　亲　贤孝儿媳多么可爱，
母
　　　　真是我呀我二老的掌上珠！（下）
三　姐　蛙郎，蛙郎，我问你，
　　　　赛马会将到，你可以驰马赛箭邀神福？
蛙　儿　好三姐，容我想一想！
三　姐　想一想？噢，噢，莫非你怕相貌丑，
　　　　姑娘们不给你欢呼？
　　　　我会用尽全身力，
　　　　喊破喉咙，我给你欢呼！
蛙　儿　好三姐，的确真心热爱我！
三　姐　我爱丈夫正如你爱我这小媳妇！
　　　　好，好，你我携手去，
　　　　赛马会上叫千人万人认识我的好丈夫！
蛙　儿　三姐容我细细想一想！
三　姐　难道你失去勇敢变成懦夫？
　　　　蛙郎，去吧！去吧！
　　　　携手同行，堂堂的小夫妇！

你常言："打算得胜先别怕！"
我们藏躲，头人的锐气足！
大姐二姐刚才来看我，
想必是测探虚实面善心毒！

蛙　儿　我，我，我……

三　姐　为什么迟疑不决，吞吞吐吐？
为什么叫我伤心想啼哭？（掩面跑下）

蛙　儿　三姐莫伤心，我去，我去！
好好地商量切莫啼哭！（追下）
〔大姐等从树后探头，轻轻地出来。

大　姐　二姐你可听清楚？

二　姐　还是那三条催命符！

大　姐　没有穷没有富，
谁去享福谁受苦？

二　姐　百姓不受官欺侮，
作官还有什么好处？

仆　甲　一条大路到北京，
逛逛北京真舒服！

大二　姐　呸！呸！头人本会作买卖，
干什么有无相通修大路？
青蛙青蛙的确是妖魔，
咱们赶快回家禀告老父！
请他快快想出计千条，
别等青蛙闹得天翻与地覆！（同下）

第　四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

地　点　赛马大会。

人　物　群众若干人　仆甲　头人　大姐　二姐　仆乙　三姐父亲　蛙骑手（蛙儿）

〔幕启：远山。一片广场。远处有不少帐篷，远道而来的在帐篷中过夜。近处有看台，备头人等休息及看赛马之用。台口设大束红花——赛马的锦标，来来往往有游玩的，有卖香烛的，有卖小吃的……一群姑娘围着四位骑手正在歌舞。一些年纪较大的旁观。

姑娘们　哪里有爱情，
哪里是春天！
想要春光好，
相爱趁青年！
感谢神，及时降甘雨，
粮足瓜果鲜！
感谢神，保佑我们人畜两旺，
家家户户快乐平安！
神啊，叫老人们都长寿，

叫孩子们聪明又喜欢！
更别忘赐福给青年男女，
叫我们随心如意早结良缘！

骑手们　我们谢神显身手，
矫健如虎，轻捷如猿！
姑娘们，我们的幸福啊，
全在你们的秋波里一转！

姑娘们　说什么秋波那一转，
我们是来看驰马与射箭。
谁能箭箭中红心，
姑娘们的心啊就会激颤！
谁能够扬鞭一马当先，
姑娘们的心啊就会飞到马前边！

骑手们　我们的雕翎响处天地颤，
我们的骏马追过暴风前！
我们怎能不勇敢，
姑娘们喜爱勇敢青年！

姑娘们
骑手们　多么美的地，多么美的山，
多么美的男女，地上山前！
歌吧，舞吧，日夜狂欢。
叫美丽的地上呀永远是春天！

旁观者　地美山美万物美，
只可惜人的生活并不美满！
流尽血汗的挨饿受冻，
手脚不动的反倒粮谷堆成山！

〔仆甲执鞭引头人、大姐、二姐上。仆乙后随。人们一齐敬礼，场上静寂。

头　人　适才间是哪个口出怨言？
说什么生活不美满？（无人敢回答）
哈哈哈，有什么委屈尽管倾吐，
我是你们的朋友与青天！
说吧，谁缺粮？谁借款？
在这吉祥的日子我行善！
不要人穷志气短，
不假思索轻信谣言！
神的安排最公正，
有贫有富理当然！
官儿都爱老百姓，
不爱官的百姓才爱皮鞭！
你们对我须说实话，
我是慈心的富贵神仙！

〔众仍不语。

大　姐　他们不语，因为心有愧，
后悔随便说出怨言。
父亲哪，你的慈善人所共晓，
请上台去看我们舞翩跹！

〔仆甲、乙引头人上看台。姑娘们要躲开。

大　姐　别走，别走，咱们同歌舞！
你们的红裙绿袄招我喜欢！
这块地是我爸爸的地，

他的土地一直连到那座远山！
我家的地，你们来玩，
你们看，父亲慈善不慈善？

二　姐　（对骑手们）来吧，陪我唱，陪我舞，
我今天不管谁穷谁有钱！
（端详一骑手）今天不嫌你眼大无神虚张声势，
（端详另一个）也不嫌你鼻孔朝着天！
都唱，都舞，都欢笑，
做到啊皆大欢喜四季平安！
〔先由大姐、二姐与二骑手起舞，慢慢地姑娘们也参加进来。头人高坐台上，二仆侍立。

头　人　拐走三姐，青蛙的胆包天，
此仇不报，怎能保住我的威严？
何况他还要惑乱人心，聚众造反，
硬敢说不分贫富不怕官！
收拾他，结果他，立刻要下手，
养痈成患啊哪里有灵丹？
仆人们，四面可曾埋伏好？

仆　甲　家人们已经混藏在游人里边！

头　人　嗯！（对仆乙）再去嘱咐他们一遍，
叫他们紧记在心间！
蛙儿有一张绿色的脸，
对准绿脸的放冷箭！
必须用智斗蛙儿，
杀死他，每人赏吃一顿饱饭！

他们倘若不尽心，
蛙儿不死，每人来领四十大板！
再派一个好打手，
马上飞奔越过山，
相机而行，烧光蛙儿的破房子，
叫他纵然不死也得受饥寒！
〔仆乙下。三姐同公公上。

父　亲　三姐呀，头人高坐看台上，
你我顶好躲在外边！

三　姐　亲爱的父亲不要怕，
谢神的会上他不敢动凶蛮！
〔大姐、二姐舞罢，看见三姐。

大　姐　三姐三姐你可好？
你的蛙郎他在哪里玩？

二　姐　老人家，你可好？
老妈妈为何不在你身边？

大　姐　莫不是蛙郎自惭形秽？
莫不是你伴他同来同去有点难堪？

二　姐　莫不是妈妈不许他出来赛马，
怕他出丑现眼，连人带马跌成一团？

三　姐　你们不必心坏嘴尖酸，
勇敢的蛙郎就在后边！

大　姐　为什么在后边？
不与你并肩？
是你嫌他丑？

还是他难堪？

二　姐　为什么在后边？

走的比你慢？

难道没有马？

骑牛过青山？

大　姐　骑牛最稳当，

骑马多危险，

一个不留神，

摔成烂鸡蛋！

（姐妹狂笑着到看台去。

三　姐　蛙郎，蛙郎，为什么不快来，

莫非真在中途出了危险？

不能啊，不能！平日里你会

砍柴射猎越岭登山！

快来吧，蛙郎！快来吧！

别叫我受尽嘲笑意乱心酸！

蛙郎啊，来吧，我知道你勇敢，

你必得胜叫仇人胆寒！

父　亲　三姐呀，他既不来，我们回去吧，

这样争强斗胜叫我不安！

三　姐　我与蛙郎仔细想过：

他来赛马是为叫我们更安全。

头人阴险如狐狸，

欺软怕硬诡计多端。

我和蛙郎不敢露面，

头人会不忘旧恶，寻衅到门前！
蛙郎若来赛会得胜利，
头人反会后退暂避争端！
（锣鼓齐作，号筒齐鸣，赛马即将开始。若干骑手们结队而来，执鞭带箭。大姐、二姐下台来鼓舞最漂亮的青年们。

大二姐 开屏的孔雀不比你们美，
云里的雄鹰不比你们的羽翼坚！
我们的美青年！美青年！
用尽力，放开胆，
你们的英俊堪配天仙！
我们的美青年！美青年！
天仙离你们并不远，
现在站在你们跟前！
我们的美青年！美青年！
你们有心，我们有眼，
得胜回来幸福不浅！
我们的美青年！美青年！（她们看见三姐，走过去）

大姐 三姐看看这些美青年，
没有一个长着琉璃眼。
哎呀，我真想见见蛙郎面，
怎奈他不肯赏脸，不肯赏脸！

二姐 三姐你爱哪个美青年？
请你自己来挑选。
你若仍旧爱蛙郎，

　　　怎奈蛙郎不肯露面，不肯露面！
三　姐　蛙郎不用你们关心，
　　　我知道他比谁都勇敢！
大
二　姐　是呀，蛙郎比猛虎还勇敢！
　　　可惜呀藏在洞里不敢下山！
　　　（锣鼓再响，骑手们作“赛马舞”、“射箭舞”，而后再作“赛马舞”，疾下。
大　姐　骏马奔腾红尘遮住天，
　　　三姐呀，不见蛙郎我替你不安！
三　姐　蛙郎，蛙郎，快来吧，
　　　自信必胜的不怕来晚！
　　　（应声而上，来了个最英俊的青年，执鞭带箭，春风满面，即青蛙骑手。大家都认不出他是谁。
蛙骑手　不忍催马紧加鞭，
　　　信马游缰山水间。
三　姐　（急迎上去）蛙郎，蛙郎，噢，不是！不是！（低首含羞）
大　姐　三姐，错认了丈夫多么难堪！（用指羞她。凑近骑手）
　　　哎呀，哎呀，我不必问你的名和姓，我愿与你立刻订良缘！（骑手不理她）
二　姐　大姐你且退后点，
　　　我早与他梦里誓海盟山！
蛙骑手　（不理她）青年骑手都何在？

为何不见风驰电掣马壮人欢？

（一群姑娘都围上来。

姑娘们　你艺高胆大来的晚，

你看　（指远处），看，他们放马着先鞭。

蛙骑手　姑娘们，且看我镫里藏花巧射三支箭，

箭中红心，请你们莫吝欢呼声震天！（弯身巧射三箭，都中红心。姑娘们跳跃欢呼。随后，俯拾野花一把）

感谢你们欢呼与喝彩，

这些吉祥的花朵请佩在胸前！（散花，姑娘们争拾）

青骢马呀，施展你腾云超海的真本领，

赶上、超过，远远超过那些青年！（疾驰而去）

姑娘们　他是谁？他是谁？

骏马如龙人似仙？

大　姐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许你们多看他一眼！

二　姐　姐姐的朋友是我的未婚郎，

谁多看他一眼哪，谁就烂眼边！

大　姐　（对二姐）呸！呸！

（姑娘们大笑，三姐亦笑。

大二姐　（齐对三姐）请问你，有什么心肠哈哈地笑？

难道说蛙郎就是那个美青年？

蛙郎不敢来赛会，

他不知羞你没脸！

走，走，上台去见老父亲，
他会赏你皮鞭与锁链！

父　亲　二位小姐高抬手，
原谅三姐年轻不知深浅！
三姐呀，蛙郎想是不能来，
快随老父回家转！（拉三姐走）

三　姐　我本想在千人万人前，
显一显蛙郎的本领与勇敢！
叫百里之内父老认识他，
认识他的面貌与肝胆！
也叫头人的眼睁开，
莫道你强我们软！
为什么，为什么，蛙郎不肯来？
叫我呀受辱蒙羞难仰脸！
蛙郎啊，我不恼你也不怨，
为你蒙羞啊我定不呼冤！
老父亲，我们低头回去吧，
我不会一步一心酸！
（三姐一边唱一边搀着父亲走去。）

大　姐　二姐，放走三姐还是捉住？

二　姐　且叫她多活三两天！
三姐无足虑，蛙儿是祸胎，
打草惊蛇不上算！
（蛙骑手为首，骑手们先后驰归。姑娘们欢呼。骑手们绕场疾舞一匝。蛙骑手到台前取得红花。

蛙骑手　英雄爱骏马，
　　　　人海一扬鞭！
　　　　不见人，不见山，
　　　　万里晴空一条闪。
　　　　人与马，心相连，
　　　　齐与日月夺时间！
　　　　疾风耳边响，
　　　　热血风中卷，
　　　　豪迈好青年，
　　　　越岭超山顷刻间！
　　　　辞别众父老，
　　　　红花佩胸前。
　　　　明年赛马会，
　　　　相见再联欢！（疾走下）

大二姐　请你不要走，不要走！
　　　　我们给你设酒宴！
　　　　歌舞，酒宴，男女青年，
　　　　知心话儿说上几夜几天！（他已走远）
　　　　他已走远，唉！世上什么最虚空？
　　　　是你，是我，可怜！可怜！（相抱而泣）

第　五　场

时　间　与前场同时。

地　点　蛙儿的家。

人　物　母亲　打手　蛙骑手　父亲　三姐

〔幕启：母亲独坐屋外。膝上放着蛙儿的绿皮。打手窥探。

母　亲　三姐说的也有理：
越怕出头越受委屈！
蛙儿本来不肯赛马去，
他懂得养精蓄锐不心急。
可是呀，他不肯叫三姐含泪忍气，
他也愿试一试自己的本领高或低。
他与我轻声地仔细地相商议，
好不好暂时脱下绿蛙皮？
脱下蛙皮他就是美男子，
是呀，心藏珠玉自会貌英奇！
可是呀，脱下皮肤他寒冷，
无法度过三更灯火五更鸡！
他必须几番大胆去冒险，
功成圆满才敢不再要蛙皮！

可爱的蛙儿气壮心细，
千嘱咐万嘱咐看守这件生命之衣！
对！对！我一动不动守在这里，
象守着生病的娃娃寸步不离！
蛙儿，蛙儿，快快回来吧，
不要贪玩等到日偏西！
你的命啊交在我手里，
只有看见你啊我才能够自在呼吸！
（打手冷不防地跳过来，夺取蛙皮。母亲不放手，被打手踢倒，把蛙皮抢去。）

母　亲　救命啊！救命啊！
你，你，要东西要钱，请你随便取，
千万别伤了那张皮！

打　手　我来是为放一把火，
风高火旺，顷刻烧完一切破东西！
意外得到这件宝贝，
不烧不杀，留下你。
好叫你啊，痛苦更大，
抱着冰冷的蛙儿日夜啼！（下）
（母亲想追，但无力气立起来。）

母　亲　神哪！慈悲的神哪！
我造过什么孽？叫谁受过屈？
为什么，为什么，把赐给我的宝贝又忽然夺回去？
“地母”啊，你叫蛙儿养足力气，
你叫他逢人细讲你的好言语！

正是为试试他的力量够不够，
他才暂时脱掉那张皮！
“地母”啊，你怎么不施展无边法力，
保佑蛙儿，惩罚杀人放火的坏东西？
（蛙骑手唱着走来。

蛙骑手　马走如飞心狂喜，
这回的胜利解去犹疑，
虽然还未练成钢筋与铁骨，
可是啊的确赛马能得第一。
再能苦练二三载，
必定翻山越岭不觉疲！
那有多么快活多么好，
我会阔步疾行一日千里！
到处宣扬“地母”的好言语，
叫人间没有强把弱的欺！
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遵你嘱咐，我没敢耽延到日向西！
啊？妈妈！妈妈！

母　亲　儿！我的儿！强盗啊劫去了你的皮！

蛙骑手　啊？什么？妈妈！什么？

母　亲　强盗，强盗，劫去你的皮！
（蛙骑手昏倒。

母　亲　儿呀，儿呀，不是为娘不在意，
你走后，我抱着它呀片刻未曾离！
谁知道，祸事忽然从天降，

我想拚命都已来不及！
蛙儿！蛙儿！醒醒吧！
快与妈妈同想好主意！

蛙骑手 妈妈呀，不要伤心，事不怨你！
都怪我呀粗心不仔细！
那强盗必是头人派来的恶爪牙，
你赤手空拳，气衰年老，怎能敌！
妈妈呀，我丑我傻无关系，
只死啊为酬三姐的恩爱我愿意化腐为奇！
况且啊，“地母”的神旨不可违背，
我早晚必须脱掉那张皮。
这一关迟早必须过，
只可惜我没有细想这招棋。
我应带着他前去赛马，
一觉寒冷就披上宝衣！
妈妈呀，不要伤心哭坏身体，
大事已去，无须相对苦悲啼！

母　亲 儿呀，你的马匹在哪里？

蛙骑手 在门前草地落汗、休息。

母　亲 你能不能熬过今夜晚？

蛙骑手 熬不过报晓的三遍鸡！

母　亲 好，我骑上你的青骢马，
去找头人要宝衣！
我的血泪，哀求，与母爱，
也许能感动豺狼放弃杀机！

蛙骑手　我劝老娘不必去，
　　　　恶兽不会放松口中的鸡！
母　亲　好吧，叫为娘紧紧搂抱你，
　　　　等三姐回来定主意！（抱他）
　　　　（有马蹄声，三姐同父亲上。
三　姐　（回顾）千谢万谢好邻居，
　　　　肯将快马借给我们骑！
　　　　要不然，日落西山难到家里，
　　　　惦念蛙郎，我心里着急！
　　　　（对父亲）一路之上我思来想去，
　　　　莫非蛙郎变了模样赛马得第一？
父　亲　他若是蛙郎，应当道喜，
　　　　你不嫌他丑，当然更爱他颜如玉！
母　亲　三姐，三姐，快点来吧！
三　姐　（跑）母亲因何这样着急？
　　　　（看见蛙骑手）啊？你是，你真是那个美骑手，
　　　　为什么面色苍白身软如泥？
父　亲　儿呀，莫非劳累伤了元气？
　　　　喝杯烈酒把神提？
蛙骑手　三姐！三姐！握住我的手，
　　　　我们至死不相离！
三　姐　啊？死！死！红花刚刚才佩起，
　　　　说什么死别与生离？
母　亲　三姐，三姐，把他交给你，
　　　　我去找头人索要蛙郎的皮！

三　姐　（哭）皮！皮！蛙郎，蛙郎，是我害了你！（抱他）
　　　　你活我活，你死我死，决不相离！
父　亲　（对妻）去找头人有何用？
　　　　他久把咱们全家视作仇敌！
母　亲　我去！我去哀求说好话，
　　　　好话不行啊，一头撞去至死不屈！
蛙骑手　（声音微弱）妈妈！妈妈！不必去！
母　亲　神的孩子呀，等着我，你必须熬过三遍鸡！
　　　　（母亲要走，父亲拦阻，拦不住。父亲追下。）
三　姐　蛙郎啊，难道你熬不过鸡鸣三遍？
蛙骑手　三姐，安心吧，在你的怀中至死也欢喜！
三　姐　靠紧点，靠紧点，
　　　　叫我的热泪往你身上滴！
　　　　你莫开言，莫焦急，
　　　　休费精神休耗力！
　　　　倾尽我的爱泉的泪，
　　　　象甘露滴入莲心里！
　　　　泪流完啊，还有热血，
　　　　我的心，我的血，我的生命全都交给你！
　　　　（光渐微。父亲回来。）
父　亲　白日西沉凉风起，
　　　　将蛙郎啊轻轻地移到屋中去！
　　　　唉！神啊！我平生老实不敢多事，
　　　　为什么用重重苦难将我的背压低？（边唱边与三姐将
　　　　蛙郎抬起）

蛙郎有颗金子的心，
为什么不许他活下去？
三姐呀，守着他，寸步不要离，
我升起火来添些暖气！
蛙儿呀，莫道人间只有寒冷，
温暖就在咱们这寒家里！
（灯熄，暗转。灯再明，屋里。已至半夜。三姐仍搂抱着蛙郎。鸡鸣第一遍。

三　姐　惊闻一声鸡，
泪尽还要啼！
神哪，禁止金鸡唱，
别叫旭日按时升起！
鸡鸣三遍啊，蛙郎，蛙郎，
就、就、与世长离！（大恸，泪已成血，滴在他的脸上）
蛙郎，听我说仔细，
火旺屋中暖，金鸡并未啼！
神爱你，我爱你，
父母爱你，邻人都爱你！
活起来，活下去！
把“地母”的话呀播种在人心里！

蛙骑手　（微弱地）三姐，你的泪落在我脸上是暖的！

三　姐　（用灯照）我的泪变红，热血，热血，全给你！
若是我的热血能将你救活，
我愿流尽，流尽最后血一滴！

为救你，我不惜死，
救活你呀，好到山南山北传播好消息！（拾起短刀，割破左臂，将血涂在蛙郎身上）
我的血用爱凝成，
我的爱都交给你！
是不是热血涂哪里，哪里觉温暖？

蛙骑手 是！是！三姐，为救我呀苦了你！

三 姐 （继续涂血）说什么苦了我，
你我原来是一体！
没有你，我会惨死在头人家，
没人怜我心诚貌美丽！
我只是森林里的一棵花，
不见阳光，叶弱花枝细！
是你，是你，给我带来恩与情，
叫我的心中有了生意！
我们并肩去下田，
我们携手砍柴去。
同爱羊与牛，
同爱鹅与鸡，
日子虽苦啊，
我们的恩爱带来欣喜！
你丑，我不嫌你丑，
我的眼啊看到你心中去！
你美，我就更欢喜，
勤劳、勇敢、英俊，天仙也难比你美丽！

从今后，我管你叫青蛙骑手。
你心第一，品第一，赛马也第一！
从今后，你不必再要那张皮，
永远哪，穿着我的热血作成的衣！
你到山北，我愿随你到山北，
你到河西，我愿随你到河西！
我们一同说，一同唱，
说呀唱呀“地母”的好心意！
那该多么美，
没有贫富，没有恶霸与奴隶！
那该多么美，
好百姓啊不再受官欺！
那该多么美，
有无相通，
北京和这里互送好东西！
〔父亲上。

父　亲　三姐！三姐！鸡鸣二遍！

三　姐　他身上心里可已不战栗！

蛙骑手　感谢贤妻！感谢贤妻！
春风又吹到我的身上和心里！
世间没有妙药与灵丹，
起死回生仗着你的爱心无穷无息！

三　姐　蛙郎啊，蛙郎！（昏倒）

蛙骑手　父亲！父亲！快救三姐！
神哪，别将死罪转给我的妻！

〔父亲给三姐扎裹止血。鸡鸣三遍。

父　亲　三姐，好儿媳！
　　　　救人的不会毁了自己！

蛙骑手　三姐，热心把我们凝在一起，
　　　　我们的身、心永不分离！

第　六　场

时　间　前场次日。

地　点　头人的大门前。

人　物　群众若干人　头人的仆奴若干人　母亲　仆甲、乙
　　　　头人　大姐　二姐　三姐　蛙骑手

（幕启：头人的大门外，群众三五成组，交头接耳。头人的仆奴们武装肃立。母亲被锁在一株小树上。

群众一组　（低唱）
　　作人难！作人难！
　　下有头人上有天！

群众二组　（低唱）
　　天降灾，涝与旱，
　　头人依旧要粮、钱！

群众三组　（低唱）
　　头人莫轻犯，
　　宁可得罪天！
　　天神无刀剑，
　　头人有皮鞭！

群众四组　（低唱）
　　今朝又何事？

传唤到门前？
家无隔夜粟，
身无一文钱！

群众全体　（低唱）
为什么锁上老婆婆？
莫非当众将她审判？
她莫非欠下了钱？
还是家奴梦想挣脱铁锁链？

母　亲　我不欠他一文钱！
为救娇儿项带锁链！
我洒尽慈母泪，
好话说万千，
可是头人心比铁石坚，
反说我兴风作浪应当严惩办！
（大家同情她，纷纷耳语。

众　仆　肃静，肃静，不许交谈！
静候头人驾到，一齐参见！
（众静默。仆甲、乙导头人出来，大姐、二姐随后。头人手中提着蛙皮，象提着一块破布那样。

母　亲　（挣扎）给我！给我那张皮！给我！
人命关天！人命关天！

头　人　住口！你敢再狂喊，
我叫你立刻腰折骨断！
百姓们，不许乱动，不许开口，
低头恭立听我言：

　　　　这个妖婆（指母亲）住在小山后，
　　　　造孽呀，生下个妖精将我隐瞒！
群　众　妖精？妖精？
头　人　那妖精本是青蛙变，
　　　　绿脸金眼睛观天！
　　　　因为他，我们的庄稼长不好，
　　　　因为他，我们的牛马不平安！
　　　　我叫妖婆妖父除掉小妖怪，
　　　　省得呀天神降罪，你我受牵连！
　　　　哪知道，那小小妖魔有邪法，
　　　　一阵风卷走了三姑娘强缔姻缘！
　　　　想起贤慧的三闺女，
　　　　我们全家日夜泪涟涟！（抹泪）
大　姐　可怜的三妹吞声饮泪，
　　　　陪着个冰凉的青蛙呀共枕同眠！（抹泪）
二　姐　可怜的三妹中了魔法，
　　　　把塘中的蝌蚪叫作亲眷！（抹泪）
头　人　我越宽大，妖精越狂妄，
　　　　到处去惑乱人心散布谣言：
　　　　说什么，人间不应分贫富，
　　　　和什么只要百姓不要官！
　　　　想一想，没有富人谁来行善？
　　　　没有官府，岂不就是灭了青天？
　　　　青蛙越来越大胆，
　　　　他竟敢脱去蛙皮来到山前！

他摇身一变变成个美男子，
在赛马会上射箭扬鞭！
群　众　原来是他？原来是他？
我们都爱他人强马壮飘飘欲仙？
大　姐　当时连我也心里发乱，
真想跟他立结良缘！
二　姐　妖精只要长的美，
我嫁妖精也心甘！（媚笑）
头　人　不准乱讲！不准发笑！
听我说怎么看破个里机关！
昨晚我刚进过饭，
霞光瑞彩，降下神仙！
燃起香烛忙参拜，
神仙对我吐真言：
蛙妖脱掉这张皮，
夜间寒冷，活不到金鸡鸣三遍！
神仙说：头人哪，你的德高福气大，
这张皮啊，给你作双靴子穿！
母　亲　还给我！还给我！
还我儿子的命，别再造谣言！
头　人　住口！妖婆啊，这张皮已没用处，
你看看，红日当空明万山！
现在呀，蛙妖已经遍体冷如冰，
十个太阳难叫他温暖！
群　众　头人哪，青蛙现已死，

请忘旧怨结个善缘！
还给他的身上皮，
当作寿衣埋起，他必感激！

头 人 胡说！哪个妖魔穿寿衣？
哪个妖魔懂感激？

群 众 请头人释放老婆婆，
叫她回家去哭奠！

头 人 妖母才会生妖娃，
放走她，她还会兴妖作怪天昏地暗！
她不服从我的命令杀妖蛙，
反倒找上门来狂呼乱喊！
不服从，该打八十板！
来乱喊，应责一百鞭！
谁看她可怜，
谁就要造反！
赏她一百鞭，
铁人也打烂！
人来，人来！（二仆趋前，抡动皮鞭，鞭响三下）
打，打，打……
（二仆尚未及举鞭，马蹄疾响，蛙郎与三姐高唱而来。
三姐的左臂用小板托着。

蛙骑手
三 姐 日朗风清秋色艳，
红叶如花花未残。
这晴朗的天地，
美丽的山川，

应当啊月圆花好人长寿，
美好的生活似蜜甜！
可是呀，为什么月缺花残，
阳光下呀却一片黑暗！
慈祥的老母项带铁链，
罪恶的手啊扬起皮鞭！（过去，把老母解下）

母 亲 蛙郎！三姐！
难道这是相逢在九泉？

蛙骑手 母亲啊！鸡鸣三遍儿体未僵冷，
三姐的热血暖到我心间！

三 姐 母亲啊，快快随我们回家去，
躲开这无情的地方乐享团圆！

头 人 我看哪个敢走？
哪个目无头人，来去随便？
小蛙妖，你的皮肤在我手里，
我将它扯碎，扯碎，碎成千万片！（狠狠地扯）

蛙骑手 皮已没有用，
扯碎也徒然！

头 人 你的形体变，
魔法必丢完，
我还有弓箭，
我还有皮鞭！
小子们，一齐杀上去，
不许他生还！
（仆众不起劲地慢慢前进。

蛙骑手　我的形体变，
　　　　变成了人啊，力量无边！
　　　　我还会哭，我还会笑，
　　　　我的哭笑叫地转天旋！
　　　　〔头人低首，仆众立定。
大　姐　请你不要哈哈与哇哇！我的美青年！
　　　　你若丢下三姐，我愿带着珠宝随你上山！
二　姐　三姐呀，你在这里陪着大姐，
　　　　我伴蛙郎香荣美酒，月下花前！
母　亲　呸！呸！你们不要脸！不要脸！
　　　　我家媳妇才貌双全！
　　　　蛙儿，三姐，随娘去，
　　　　不叫那两个疯丫头任意胡缠！
　　　　〔三口儿走向群众。
蛙骑手　父老们请听“地母”教给我的话，
　　　　“地母”的话语叫人世永远是春天！
母　亲
三　姐　春天，春天，永久的春天！
　　　　人人饱暖，四季花鲜！
蛙骑手　没有贫富，官不欺民，
　　　　自由自在地织布耕田！
母　亲
三　姐　只有恩爱，没有皮鞭，
　　　　把怕冷的羊羔啊抱在怀里边！
蛙骑手　修一条平平坦坦的路，

通到北京，车水马龙日夜往还！

群 众 （合唱）

“地母”的语言金声玉振，

字字碰到我们心间！

美丽的人间，美丽的春天，

柳绿桃红，风和日暖！

再不见含冤受辱的辛酸泪！

再不见无情的锁链与皮鞭！

再不见冻死的婴儿鹰叼去！

再不见饿死的老人弃路边！

世间哪，没有怒骂与毒打，

只有啊，操作的歌声与愉快的汗！

“地母”啊，愿你的金言在人间实现，

叫豺狼虎豹都远避深山！

春天，春天，渴望来到的春天，

早些来吧，来吧，给我们带来永久的温暖！

（群众拥着蛙骑手等缓缓走去，日光更明。头人乘大家离去之际，与大姐、二姐退入院中。仆人等回头望着群众，缓缓随入，关上了大门。

——幕落·全剧终

一些说明

㈠ 此剧系根据萧崇素同志整理的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改编的。在此谨向萧崇素同志致敬致谢！

㈡ 因对西藏古今习俗都不甚熟悉，所以剧中并未强调地方色彩。排演时可以西藏为背景，亦可放在别的地方。人物皆无名，如有必要，可斟酌添上。

㈢ 剧本与萧崇素同志整理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些出入：

1. 原故事中，三姐妹都是头人的女儿，剧本中把三姐改为义女，以便更适于嫁给青蛙骑手。

2. 在原故事里，蛙皮是三姐给烧毁的，剧中改为被头人劫去，好多些冲突。

3. 最大的改动是故事的结局。原来是青蛙骑手死去，三姐在他的坟前变成一块石头。在故事形成的年代，这样的结局是很自然的。改编时，我把悲剧变为喜剧，青蛙骑手濒死，被三姐救活。

4. 此外还另有些小的改动，都是为使故事更集中、人物更鲜明些，即不一一说明。

㈣ 剧本全文都是有韵的唱词，没有说白。如嫌太多，可将某些部分唱词改为念白，但希望能够朗诵原来的韵语，勿改为散文，因朗诵韵语可配音乐，气氛较好。

㈤ 青蛙骑手可由二人扮演，前半男中音，后半男高音。前半勾脸，绿面金睛阔口，后半俊扮。